大汉兴亡四百年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汉兴亡四百年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大汉兴亡四百年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兴亡四百年 / 李金海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2
（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
ISBN 978-7-5594-3452-4

Ⅰ. ①大… Ⅱ. ①李… Ⅲ. ①中国历史 – 汉代 Ⅳ. ①K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0092号

大汉兴亡四百年

李金海 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石祎睿　乔佳晨　周汝琦
封面设计　陈　晨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452-4
定　　价　54.9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草莽英雄

第二章 帝国裂变

第三章 秦失其鹿

第四章 列王纷争

第五章 生死决战

第六章 权力游戏

第七章 烽烟又起

第八章 楚汉争雄

第九章 步履至尊

第十章 功臣宿命

第十一章 外患内忧

第十二章 遗恨未央

第一章 草莽英雄

天下大势

公元前770年，在经历镐京之乱后，面对西戎环伺，京城颓败，周室被迫东迁洛邑。此后，王纲解纽，九州辐裂，天子权威一落千丈，诸侯渐生轻慢之心。

周室衰微，诸侯争雄，天下风云激荡，数百年间，先有齐桓公九合诸侯，后有晋楚争霸中原，而在周人故地，本为中原诸侯所不齿的秦人竟也于西部异军突起。

秦自孝公起，历代君臣奋发图强，内修甲兵，外凌诸侯，阴窥周室，天下归一犹如百川归海，成不可阻挡之势。

周德虽衰，然享国八百载，天下共主之名犹存，秦在与列国征战之际尚有顾虑，不愿贸然对周下手。故而，在天下尸骨垒山、血流成河之时，周室仍得以苟延残喘，犹如风暴眼中心的一缕星火，虽有随时熄灭之虞，然仍维持一豆微光不灭。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垂垂老矣的周天子(周赧王姬延具体年岁不可考，考虑到周人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在位已近六十年，肯定很高寿了)面对秦人的蚕食鲸吞，不甘心束手待毙，纠集诸侯联军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部)伐秦，终以失败告终。周赧王忧愤而死，秦遂收九鼎，吞其土，共三十六邑，人口三万皆入秦。

自秦襄公立国起，秦人历经六百年，先后三十余代国君，终于取代了周室，向着成为天下新的主宰，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灭周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其中韩、魏两国早已奄奄一息；赵国经过长平之战，四十万壮丁被坑杀，已是一蹶不振；燕国偏安一隅，国力衰弱，不足为道；齐国濒临大海，有鱼盐之利，国家富庶，却一门心思关起门过日子，根本无心争霸中原。唯独楚国，天下九州其占过半，尚有与秦一争高低之资本。

就在周氏覆亡这一年的冬月二十四日(公元前256年12月28日)，在

楚国沛县丰邑丰阳里一户刘姓人家家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排行为季，故取名为刘季。

先秦时，年长的男子和妇人通常被称作公、媪，由于这对夫妇没有留下名字，只能姑且称他们为刘太公、刘媪。

刘太公夫妇此前已育有二子，可惜长子刘伯已早逝，幸好次子刘仲(名喜)忠厚老实，孝顺听话，夫妇二人颇为欣慰。按理说，家中添丁，是件大喜事，但刘太公却高兴不起来：家中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如今又添加一张嘴，就愈加显得窘迫了。

当时，天下征战不休。生下女儿，犹能嫁给街坊邻居，相互有个照应；生下儿子，说不定还未成年就被强行拉去做壮丁，最后死在战场上，连个埋骨之地在哪儿都不得而知。

因此，刘季的降生，并没有给刘家带来多少欢乐，相反，刘太公眉头皱得一日紧过一日，显得更加阴沉起来。

随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刘太公喜忧参半。喜的是刘仲吃苦耐劳，是个做庄稼活的好把式。结婚后，小夫妻俩勤俭持家，将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乡邻们提起刘家老二都是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这让刘太公脸上也增色不少。而忧的是，一母同胞的刘季跟刘仲有着天壤之别，整天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让他下地干活，比逼他上刀山还难。农忙季节，正是跟老天争夺口粮之时，他却脚底抹油，根本不见人影，整日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在一起，吃肉喝酒，到处赊账，完全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关于儿子的风言风语，一字不漏地传到刘太公耳中。老头子除了生闷气之外，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点招都没有。

刘季生来一副大脑门高额头，自娘胎出生以来，左腿上就密密麻麻长满了黑痣点，细数足有七十二颗。其实这就是皮肤深色素沉淀罢了，也没啥稀奇的。这种事，一般人藏着掖着还来不及，他倒好，到处吹嘘，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天生异相，丝毫不害臊。

其实做父亲的，哪个不望子成龙，盼着儿子有出息？刘太公觉得，既然刘季不喜欢做庄稼汉，就让他去读书，如今天下纷争，列国国君无不争抢人才，读书人总比一辈子戳牛屁股强，孔夫子不是说“学而优则

仕”吗？读书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碗饭吃。

在刘季出生的那天，丰阳里有家卢姓人家也生了儿子，取名卢绾。一日之内，两家人在同一日生娃，乡邻们觉得非常喜庆，特意前来两家贺喜，两家人也觉得是一种缘分，相互走动得很勤。刘季和卢绾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非常密切，胜似手足。

刘太公提议让两家孩子一起去读书学习，卢家人也恰有此意，当即一拍即合，一起送刘季和卢绾去上学了。

然而，刘季的心思不在读书上，根本静不下心来，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

读书生涯开始没多久，刘季又恢复了老样子，整日和狗屠樊哙、不良青年周勃、王陵等人胡闹，后来又和一名姓曹的寡妇鬼混到一起，还生下一名私生子，取名刘肥。

刘太公对这个不思进取的儿子彻底失望了，索性懒得管他，任他由着性子瞎折腾。

其实，刘太公作为父亲，对儿子并不了解：他眼中不求上进、形同流氓无赖的刘季，却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表面上，刘季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但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追求。

战国时期有一群人，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仗三尺剑游走于列国之间，一怒诸侯惧，顷刻之间就能做到血溅王庭，使得天下缟素。这些人被称作游侠，他们重义轻生，为一诺，死不旋踵。

游侠一般分为两类，或如墨家，建立学说，组建严密组织，以恐怖对抗恐怖，以暴力对抗暴力，以期实现政治理想；或依附显贵门下，借助贵族平台，快意人生。

当时，显贵养士成风，其中，尤以魏信陵君魏无忌、赵平原君赵胜、齐孟尝君田文、楚春申君黄歇称冠列国，并著于世，号称战国四公子。

四公子中，唯信陵君魏无忌以礼贤下士而名扬天下。魏都大梁有个

隐士，已是年逾七十的老翁，名叫侯嬴，迫于生计，做了一名看守城门的小吏。

魏无忌听说侯嬴素有贤名，便带着礼物，恭谦地前去拜望他。两人交谈之时，侯嬴提到他有位叫朱亥的屠夫朋友很有本领。

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之事，许多毫无本事的人，仅仅是由于出身血统高贵，便可以峨冠博带、身居庙堂，而大量真正有一身本领之人，却根本找不到出路，只好明珠暗投，栖身市井。为了糊口，或白发执戈守门，或屠场操刀杀猪，沦为引车卖浆者之流。

然而，出身卑微、职业低贱，并不能降低一个人的操守和志向，侯嬴、朱亥他们虽不能书剑江湖，但从未放下快意恩仇的梦想，胸中一腔赤血犹热。

后来，秦国攻打赵魏，两国唇齿相依，然魏王对秦心存畏惧，踌躇不前，信陵君遂窃符救赵，其间，侯嬴以死相报，朱亥亦因击杀魏大将晋鄙而死。

若无信陵君出现，侯嬴和朱亥的人生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在漫漫长夜中，他们或扶牛角诵诗，或击铗高歌，直到慢慢老去，化为荒郊无名野冢中一具朽骨，千百年后，一抔黄土无处可寻。

信陵君与侯嬴、朱亥，身份地位悬殊，但并不妨碍彼此心灵的沟通，为了抗击暴力强权，使无辜百姓免遭荼毒，他们共同担起千斤重担，并肩奋战，虽九死亦无悔。

这就是士之傲然风骨，这就是侠之凛然正气。

刘季成年之时，信陵君早已不在人世了，不过，沛县丰邑地处魏楚交界，信陵君和他门客的轶事依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信陵君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阻止了秦人吞赵弱魏的野心，刘季对他钦佩不已，觉得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岂能终日在案牍笔墨间浪费人生，要做就要做信陵君这样的伟丈夫、奇男儿!

信陵君虽死，但其门客散落各地，尚有不少人在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魏国外黄(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人张耳。

张耳在信陵君死后，模仿其作派，到处招揽人才。不过，信陵君是魏国宗室贵戚，门庭显赫，有的是大把金钱挥霍，但张耳不过一介布衣，岂能与之相比？很快，他的生活就陷入了困顿之中。

就在此时，恰好外黄有家富贵人家的小姐死了丈夫，正在孀居，盘算另觅夫婿。其父眼力过人，觉得张耳此人非同寻常，便亲自撮合了女儿和张耳的婚事。婚后，张耳获得了大笔资本，广泛结交能人异士，名气渐渐开始传播开了。

刘季得知了张耳的事迹后，便去拜访他，两人相谈甚欢，乐而忘返，前后共处数月之久。

在与张耳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刘季亲耳聆听了信陵君的事迹，从此对信陵君更加神往，也开拓了视野，思想境界自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刘季注定在后半生，会与张耳有更多的交集，他对信陵君的仰慕，则是终生不改。许多年后，刘季已贵为天子，路过大梁时特意到信陵君墓前致祭，还划拨了五户人家守坟，世代奉祀不绝。

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信陵君对青年时代的刘季影响深远，终其一生，从他身上都可以看出信陵君的影子，比如洒脱大度、卓荦不羁、任人唯贤等。

当刘季在底层厮混、向往游侠之际，尚不知另外一个人正在面临游侠的刺杀。列国格局正处在巨变之际，像信陵君那样，靠一击扭转乾坤的历史，能否重演？

游侠梦灭

被刺杀的人年长刘季三岁，而执行刺杀任务的游侠的年龄则不可考。

遭袭者为秦王嬴政，刺客为燕太子丹豢养的死士荆轲。

在九州版图上，秦王嬴政居西，荆轲居北，刘季居东，相隔遥远。本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人，却先后被历史的大潮以不同的方式裹挟，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嬴政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亲异人被作为人质困于赵国，其间结识

了卫国商人吕不韦。商人重利，吕不韦从这个落魄王孙身上看出了巨大的潜在价值，决定在异人身上豪赌一把，不但为他一掷千金，到处活动，铺平了通往世子之路，还将自己的小妾赵姬相赠，赵姬后来生下了嬴政。

嬴政出生后没过几年，异人就只身返秦，将这对母子留在邯郸。童年时期的嬴政饱受凌辱，备尝辛酸。直到九岁那年，秦国接连送走了两位王：先是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嬴稷驾崩，接着即位的秦孝文王嬴柱在短暂三日后又一命呜呼。就这样，嬴政的父亲异人即位，是为秦庄襄王。

但是，嬴政还没来得及长大，三年后，父亲就去世了，他以冲龄之年即位，成为秦国新君。

童年时代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嬴政的童年无疑是灰色的，他既没有享受到同龄人的无忧无虑，也没有感受过亲情的温馨，耳闻目睹的都是冰冷的算计，身边充斥的都是阴谋和诡诈，残酷的现实早早剥夺了他本该拥有的天真烂漫，无情地将一个十三岁少年按到高高在上的王座上。

世人都向往王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耀，但当真正坐到王座上时，才能感受到，身下坐的根本不是锦缎暖垫，而是荆棘。宽阔的王座，其实无处可依靠，四周是无边黑暗，令人惶恐不安。高高在上，其实就是将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无数双掺杂着各种企图的眼神，在各自角落窥伺着你，稍有不慎，你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些人中，既有文武群臣，也有王室宗亲，还有内宫宦寺，自古王者无亲情，坐在王座上，就是坐在权力角斗场，时刻准备与周边的人厮杀。只有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安全活下去。

王冠从来都是鲜血染就。

数年间，嬴政平定了王子成蟜之乱，粉碎了假宦官兼母亲男宠嫪毐政变，铲除了权相兼母亲的旧情人吕不韦，囚禁了母亲赵姬，虐杀了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同母异父的弟弟。

一桩桩流血事件，吞噬了他内心的柔情，让他变得冷酷无情，心冷如铁。

巩固内部权力的同时，嬴政还要迎接来自外部的挑战。

此时，秦国对山东六国已取得压倒性优势，当然六国亦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设法利用一切手段，阻止秦人东扩，比如韩国曾派水工郑国到秦，劝说秦王修筑水渠，企图以超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国力，使它无暇东顾。

然而，纵使六国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法阻挡大秦的滚滚铁骑，它以不可阻挡之势一路向东，席卷天下。六国疲惫不堪，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数年间，秦人亡魏灭韩，继而将昔日不可一世的赵国彻底荡平。邯郸，是秦王嬴政的伤心之地，这座城市带给他太多屈辱和伤痛，童年时代留在心头的阴影，犹如梦魇，多年来一直困扰他入眠。

屈辱和眼泪唯有以同样之物来洗涤。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嬴政亲自驾临邯郸，下令将昔日曾欺凌他的赵人全部坑杀。眼望着当年的宿仇在他脚下瑟瑟发抖、悲鸣哀号，一番挣扎后，消失于黄土之中，他感到莫大的快慰。

这一年，嬴政的母亲赵姬去世。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只想享受爱情的滋润，但是身在帝王家，爱情亲情从来都是奢侈品。赵姬的追求无疑是在自焚，最后在人生幻灭中黯然离世，或许她在最后闭眼时，已经无法认出，如今这位杀伐决断、刚毅冷酷的秦王，就是昔日呢喃于她怀中的儿子。

在嬴政享受复仇的快感之时，另外一个与他共患难之人，正陷入空前的惶恐之中，此人正是燕太子姬丹。

嬴政在质赵之时，姬丹为燕国质子，两人相识于邯郸，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难免惺惺相惜，共处得还不错。然而，斗转星移，数年后，嬴政已为秦王，姬丹却从质赵转为质秦。昔日一同寄人篱下，今朝一个端坐朝堂，一个却要仰人鼻息，如此大的变化，让姬丹无法接受，于是他设法从咸阳逃离，返回燕国。

托名于班固的《燕丹子》称，姬丹向嬴政请求回燕，嬴政刁难说，只要乌鸦白首，马头生角，就可以放他回去。姬丹悲愤无比，仰天长啸，结果奇迹出现了，树上乌鸦变白头，槽中马儿长出角来，嬴政无奈

之下，只得放他回去。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种迹象表明，姬丹能够逃出秦国，就是一个阴谋，嬴政此时志在吞并六国，燕国亦难以逃脱，他需要一个讨伐燕国的借口。

其实，姬丹也知道这是陷阱，但他已没有退路，唯有殊死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燕国苟安于一隅，燕王喜为人昏聩，根本难堪大任。正面与强秦抗争，无疑是以卵击石，区区弱燕，会被秦人铁骑碾为齑粉，唯有剑走偏锋，利用非对称方式抗争，方有一线生机。

姬丹决定，寻找一名游侠刺杀嬴政，以延缓秦人的攻势。

在春秋战国之际，想要以弱胜强，有一套特殊的方法：或使人劫持对方国君签订和平盟约，或使人刺杀敌对君主，给敌国内部制造混乱，而担任这种刺客角色的往往是游侠。

这种事，在历史上有过成功案例，比如曹沫劫持齐桓公，归还鲁国土地。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春秋之时，虽然礼崩乐坏，但诸侯还基本遵守游戏规则，况且诸强林立，相互掣肘制衡，不敢把事做绝。战国则不同，它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何况秦国一家独大，国力远胜六国，纵然刺杀成功，秦人再立一王而已，亦难以改变六国覆灭的命运。

对此天下大势，姬丹难道不知？

知道!

为何还要为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耳!

姬丹的目的，就是在天下人面前，表演一出悲壮的演出，用来唤醒六国，一起合力抗秦!

一个卫国人，被作为这出演出的道具，送上了祭台。

卫国，一个在大国夹缝中残喘的小国，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但它却拥有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人才!而且每过几年，卫国就会出现一位经天纬地的人才，他们登场后，迅速改变了大国格局和天下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

李悝、商鞅、吴起、吕不韦……这一个个耀眼的名字，都出自卫国。

数百年来，卫国似乎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人才净输出的大任，为列国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然而它自己始终落寞无名，成为战国之际的奇葩。

如今，卫国又输出了一名人才，不过这次不再是军政干才，而是一位剑客，他名叫荆轲。

荆轲虽有剑术在身，却没有书剑飘零的洒脱。在乱世中，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他漫游各地，为人沉默寡言，处事低调，几不为人知。

后来，他来到了燕国。

燕虽国力衰弱，但国人古直慷慨，豪爽大气，荆轲混迹于市井，与狗屠之辈交游，纵酒高歌，日子过得简单、随性、痛快!

然而，快意的日子总是很短暂，大争之世，连国破家亡都是寻常事，个人的安逸岂能长久？

利锥藏于囊中终难遮其锋，荆轲很快被人发现，并被推荐给了姬丹。

姬丹为了让荆轲心甘情愿去赴死，无所不用其极，几乎达到了变态的地步。比如荆轲称赞一匹宝马，他立刻杀死了马，取马心给荆轲吃；荆轲无意中赞叹一位侍女的手，他立刻剁了她的手，呈在盘中送给了荆轲。

目的就一个：逼得荆轲无法回头。

纵然如此，荆轲还是有些犹豫，推托说要等待一个友人。

其实，荆轲是对自己的剑术不自信。此前，荆轲曾和大侠盖聂论

剑，结果被盖聂气势所震慑，暗中潜逃了。世人不知就里，称赞他善于隐忍，实际上，他是自知技不如人，因此避其锋芒而已。

姬丹心想，我费了这么大劲，岂能容你半道退缩。

“先生，若不愿意去，请允许我先派遣秦舞阳去吧!”

秦舞阳，是一名燕国恶少，据说十三岁就杀过人，是姬丹给荆轲配的助手，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猪一样的队友，在刺杀行动开始前，就吓得尿了裤子，根本没帮上忙。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荆轲只好上路了。

姬丹率领众人在易水畔送行，气氛渲染得很悲壮，素衣白马，一个个脸色阴沉。这哪里是为壮士壮行，分明是给活人送殡!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刺杀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荆轲的血染红了咸阳宫的丹墀，将姬丹的悲剧演出推向了高潮!

然而，刺秦行动并没有激发列国同仇敌忾、合力抗秦，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同年，秦国大军渡过易水，燕王喜出逃，太子丹被杀。

灭燕后，秦国调动大军挥师南下，矢镝指向楚国，拉开了伐楚之战的序幕。

三年后，楚亡；又两年，齐亡。

列国纷争五百年，终归于秦。秦王嬴政在咸阳加冕称帝，自称始皇帝。

游侠时代的落幕，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帝国时代拉开帷幕。

是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三十九岁，而刘季已是三十六岁。

刘季家乡沛县丰邑，成为了大秦的一个县。

作为同龄人，嬴政俯视着新开拓的崭新帝国，睥睨天下、指点江

山，而刘季，不过是他治下芸芸众生中的千万分之一，活得犹如蝼蚁一般。

始皇帝自然想不到，就是这些蝼蚁一般的人，短短十数年后，会颠覆他的帝国。

此时，始皇帝年富力强，正带领着他的强悍团队，开创三皇五霸以来前所未有的伟业。

六国虽然被征服，但列国宗室并未被完全铲除殆尽，余孽犹在，根基尚存，稍有不慎，就会死灰复燃。

摧毁敌对势力的城郭，消灭敌人的军队，这很容易，但想要征服人心，这就很难了，数百年厮杀积淀的仇怨，岂能在短期内冰释？

消灭上层建筑，就必须瓦解其经济基础。始皇帝下令，将六国富豪大族全部迁往咸阳，置于自己眼皮底下，并制定严苛法律，让那些亡国的底层百姓整日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动辄获罪，根本不敢与秦人作对。

一个个浩大的工程，在帝国版图上如火如荼地展开。

数十万计的刑徒被押送到咸阳附近的骊山，为始皇帝修建陵寝。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北方草原的匈奴南下滋扰，数不清的民夫被驱赶到北方的高山大漠中，在崇山峻岭间修建万里长城。

数条宽阔的驰道也正在修建，其中一条从咸阳出发，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附近)，一旦北部边境有事，大秦铁骑集结后即可直达边疆。

此外，在遥远的南方，一条巨大的人工渠——灵渠，也在开凿中。

新生帝国的辽阔疆域已变成了超大施工场，朝野之间没有闲散人士，大秦帝国已彻底变成了一座囚笼。

天下的兵刃，全部被收集起来，铸为十二座高大的金人，立于咸阳宫门前。历代先贤集毕生心血著述的典籍，被收集起来后，付之一炬。

始皇帝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脚下的万千黔首，在超负荷劳作中，意志慢慢被消磨，变得麻木不仁，成为思想僵化的行尸走肉。

如此，自己和子孙们，就可以安然统治亿万年，直到永远。

战国之时，游侠奔走于列国之间，或靠三寸之舌，遍干诸侯；或仗三尺之剑，依附于显宦之家。如今，帝国一统，游侠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分子，必然会在帝国境内被铲除。作为一种古老的阶层，游侠自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有不少人，开始铤而走险，矛头直指始皇帝，展开了刺杀行动。

始皇帝为了保持神秘感，常行踪不定，好微服夜行。有一次，夜黑风高，他夜游咸阳，谁料在兰池宫附近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虽然最后刺杀未遂，但刺客们也全身而退，根本没有抓住活口。

还有一次，秦始皇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伏击，一名大力士徒手掷出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幸好只击中了队伍中一辆随行车辆，秦始皇侥幸逃过一劫。

事后得知，此次事件是韩国高官后裔张良策划的。

出乎意料的是，恐怖袭击之后，张良和他的大力士助手都安然逃脱。

不过，这些刺杀活动，无法对大秦帝国构成威胁，也不足以撼动帝国的根基。至于始皇帝本人，也根本没有被这些刺杀行动吓倒，一如既往地频频出巡。

车辚辚，马萧萧，始皇帝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他新征服的广阔土地上，西至鸡头山(今甘肃庆阳境内)之巅，东至大海之滨，皆留下他的足迹，无人能阻止他的步伐。

始皇帝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帝国行政机构，他处在帝国心脏，从朝廷中央到地方郡县，各级官署就是他的神经系统，而作为低级架构的乡、亭，无疑是神经末梢。

通过这些庞大而精密的系统，帝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始皇帝的掌握之中。如果想要在帝国境内生存下去，就必须寄附在这张神经网上，借助它不停地将万千众生吸血榨髓，吞噬生命，才能活下去。

对于刘季来说，跟庞大的帝国机器作对，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信

陵君的形象虽依然在心头，但游侠梦已经破裂。

梦虽碎，但人还得活下去。

没多久，刘季被推举为泗水亭长。

古人排行，称伯、仲、叔、季。刘季这个名，是按照家中排行取的。他后来发迹后，要进入正式社交场合，这个名字一看就上不了台面，所以改名为刘邦(具体改名时间不详)。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之后正式称呼他为刘邦。

泗水亭长

刘邦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好歹识文断字。大秦律令缜密，不识字肯定不行。再说，乡下小地方识字的人不多，只好从矮子堆里拔将军了。这是刘邦被推为亭长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亭长这活不好干——何止是不好干，简直不是人干的。

按照秦朝官职制度，亭长属于官职中的最末流。秦制十里设一亭，设置亭长一名。亭长负责地方治安，缉拿盗贼等，还要兼管徭役等民事。

筑长城、修驰道、建陵寝等超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起初干活的主要还是刑徒，然而如此繁多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建，刑徒根本不够用，唯有大量征集民夫了。

本来，许多人指望天下统一后，就再也不用打仗了，老百姓可以男耕女织，过上太平安乐的日子了。

但是，大家很快发现抱有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天下统一后，秦人执行的还是战时的法律制度，民众的负担比以前更重了。

以前列国纷争，民众尚可以自由迁徙，一旦在一个地方活不下去了，还可以跑到别国去；如今海内一统，根本无路可逃，天地间，就是一个超大劳改集中营。

秦人奉行法家思想，执行的是商鞅留下的那一套耕战制度。帝国境内的民众，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留在田里老实种地，要么扛起戈矛去打仗，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择。

至于贱买贵卖的商人、谈古论今的儒生、带着刀剑瞎转悠的游侠、到处摇唇鼓舌的纵横家、寄食高官不思为国效力的门客，这些人要么自动接受改造，为建设大秦帝国添砖加瓦，甘愿做帝国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要么就从肉体上消灭之。

所有的活，从朝廷到地方，层层加码，最后都要落实到像刘邦这样最底层的亭长身上。

具体来说，就是监督在自己的辖区内有没有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分分子。一旦有类似游侠、纵横家等身份可疑、来历不明的人士，必须盘查审问，若有作案嫌疑，必须缉拿归案，否则，亭长将会受到株连，与之同罪。

此外，为朝廷催税、征丁等事也是亭长的重要职责。

亭长都是当地人，无论催税，还是拉壮丁，面对的都是街坊邻居。乡里乡亲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凡面慈心软之人，都干不了这活。

活总得有人来干，虽然乡亲们对刘邦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看不顺眼，但如今这泗水亭亭长也只有刘邦来当了。

泗水亭虽然管辖面积不大，但杂七杂八的事情也不少——朝廷安排的差事要办好，乡邻间的纠纷要调解，还要迎接上级检查，迎来送往的应酬少不了，所有的事，都压在刘邦一人身上。

原因很简单，刘邦虽说是泗水亭的主事者，但朝廷在亭下设置的正式编制就亭长一人而已，至于你人手够不够，那不是朝廷关心的事。如果你觉得需要招聘个助手，那么只有你自己去掏腰包，朝廷不买单。

亭长看似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这种基层岗位，每天要面对大量的琐碎事务，也很锻炼一个人。

大秦律令虽然很完备，然而现实生活远超出制定人的想象。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还需要执行者相机行事，灵活把握，若是一成不变，根本没法办好差。

刘邦在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事，能装糊涂就装糊涂，能耍无赖则耍无赖，至于利用工作之便，在酒肆蹭酒、顺便在老板娘身上揩油这

种事，也没少干。

这种工作作风和处世态度，自然落不了好名声。别说是街坊邻居，就是沛县县衙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和刘邦有了工作交集之后，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评价他：“好酒及色。”

尽管萧何、曹参等人对刘邦的印象不佳，但日子一久，就发现刘邦此人，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没个正形，但实际工作能力还是很出色，品行也不算太差。

就在刘邦穿梭于县衙和乡村之间，为了征集民夫而奔波时，新一波的徭役命令正从咸阳发出。

始皇帝在万里长城、骊山陵寝、驰道等地的工程尚未竣工之际，又一系列超大工程上马了。

咸阳的宫殿多是在秦孝公时期营建的，此后虽有扩建，但总体规模变化不大。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对旧宫室不满，便在咸阳北部龙首原，仿照六国宫殿样式，大兴土木，建造规模空前的宫殿群。紧接着，另外一座更加壮丽奢侈的宫殿——阿房宫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修建。

以上这些工程，无不需要数目庞大的劳动力。

此时，在通往咸阳的道路上，到处是络绎不绝的民夫，在官吏押解下，赶往关中。

沛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家家户户已经实在抽不出壮丁了，但始皇帝的命令谁敢违抗？

刘邦只好挨家挨户上门征丁。诅咒、挨骂、唾沫星子是少不了的，但是耽误了朝廷的期限，这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大罪，因此，刘邦也顾不了太多。

这年头，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好不容易凑足了人数，又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路上的盘缠问题。从沛县到咸阳，千里迢迢，一帮子人吃喝拉撒都要花费，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朝廷不负责报销路费，钱全靠押送官吏自筹。

这叫什么事儿啊!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刘邦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不够日常开销，各家酒肆赊欠的酒债还没还清呢，兜里实在没法多掏出一文钱来。

于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凑份子，这个掏三百，那个掏两百，唯有萧何比较大度，一口气拿出了五百钱。

刘邦满怀感激，他知道萧何日子也不宽裕，能在关键时刻拿出这么一笔钱，助他解决燃眉之急，实属不易。

一行人上路了，一路上跋山涉水，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在最后期限前，将人押送到了咸阳。

在此之前，刘邦大部分时间都在沛县周围打转，没见过什么世面。咸阳城的壮丽，令他瞠目结舌，到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官署比邻而居，大街上随处可见鲜衣怒马的达官贵人。

正当他看得出神之际，忽然大街上一阵骚动，惊慌失措的人们避让不及，纷纷跪倒在地上，原来是始皇帝出行了。

在长长的仪仗队过去后，始皇帝的车驾终于走了过来，其奢华已无法用言语形容。始皇帝傲然端坐在銮舆之中，眼光直视前方，不屑地瞥了一眼匍匐在尘埃中的蝼蚁众生。

刘邦夹在人群中，偷偷抬起头，仰望了一下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那一刻，仿佛仰望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

他内心的自卑、惶恐、钦羡交织在一起，脑海中一片空白。半晌后，他回过神来，始皇帝的车驾早已远去，扬起的尘土扑在刘邦身上，令他灰头土脸。

刘邦站起来，抹了一下灰尘，呢喃般地长叹了一声：“大丈夫当如是也!”

刘邦失魂落魄般回到了沛县，继续过起他从前的日子——蹭酒、征丁、鬼混。但经过此次咸阳之行，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些变化，至于是什么，他也说不清。

其实，或许就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一粒野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田种下，只待发芽成长。

婚姻谜团

刘邦在泗水亭长的位子一干就是好多年，工作干得不算太差，人缘马马虎虎，收入勉强糊口，不知不觉已迈过了四十的门槛。

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个男人一旦过了四十，如果还一无所成，这辈子差不多就定型了。

然而，过了四十的刘邦却还未成家。

虽说他和曹氏维系着不清不楚的地下情，还偷偷生下了一个孩子，但这最多算是同居关系，不被主流社会认可。

其实，刘邦何尝不想早点结束单身？奈何太穷，加上口碑实在太差，十里八村，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

一来二去，眼看着刘邦的年龄越来越大，不知不觉间已步入油腻大叔行列，然而他还是一名老光棍。

就在这时，沛县来了一家外来户，主人翁姓吕，膝下有两子，还有一对如花似玉的闺女，分别是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长女吕雉、次女吕媭。

沛县的地界就那么大，猛不丁冒出一户移民，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许多好事者凑到一起，纷纷打听这户人家是什么来头。要知道，按照大秦的法律，平头百姓不准随意迁徙，既然这户人家能够在沛县安然落户，说明背景不一般。

很快，吕家的家底就曝光了，原来他们来自砀郡单父县(今山东菏泽单县)，不知是何缘故，惹上了仇家，为了避祸，举家迁到沛县。

吕公和沛县县令私交不错，有地方父母官罩着，就不怕仇家找上门了。

虽说有县令撑腰，但毕竟到了别人地面，只有和地方上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搞好关系，才能站稳脚跟。

吕公到了沛县没多久，就在家中设宴，广发邀请函，宴请县衙官吏、地方绅士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去赴宴。

不过，刘邦没有收到邀请函，原因很简单：他根本不够资格。

如果换成一般人，最多在背后骂几句吕公狗眼看人低、不屑与你为伍之类的话，发泄一下，也就过去了。

刘邦却不，他的思维与常人不同，在他看来，如此重要的宴会，不去蹭吃蹭喝，那才是孙子!

正可谓人不要脸皮，天下无敌。

吕公家宴之日，门庭若市，人头攒动，除了赶来赴宴的沛县地界的各色头面人物及其仆从外，还有不少是围观看热闹的普通百姓。沛县好久没出现如此热闹的景象了。

刘邦挤在人群中，嘴里不停地嚷嚷："让一让，我可是吕公的座上宾，迟到了可不好!"

四周的人都拿他当笑话，脸上露出鄙夷的笑容，谁不知道你刘季啥德行，吕公会邀请你？鬼才信!

刘邦貌似根本没觉察到众人的目光，依然使劲往前面挤。

然而，吕公宴席，不是谁都可以上桌的，而是按照席位分为三六九等，明码标价，越是靠近主人，价码越高。

宴会由萧何主持。宴会开始前，萧何宣布了一下宴会座次安排情况，份子钱不够一千的都要坐在廊下，许多人囊中羞涩，自觉坐在了廊下过道上。

此时，刘邦昂然站起来朗声道："泗水亭刘季愿出一万!"

院内宾客立刻炸了锅，纷纷将目光投到刘邦身上，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刘邦却根本不顾四周投射的惊讶、嘲讽的眼神，昂首阔步，径自进入大厅，傲然坐在席位上，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起来。吕公不明底细，很殷勤地上前招呼，刘邦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泰然接受。

在一旁担任司礼的萧何，对刘邦自然知根知底，知道这家伙满嘴跑车，爱吹牛皮，没个正形，便对吕公实话实说："刘季这小子好说大话，您可别当真。"

萧何说得没错，其实，刘邦别说一万，就连一文钱都掏不出来。

不过，吕公没有将萧何的话当回事，反而对刘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宴会结束后，客人们一一散去，唯独刘邦被留了下来。

吕府内宅，只有吕公和刘邦二人对坐，别看刘邦在公众场合咋咋呼呼的，但此刻不知道吕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心多少还是有些不安。

吕公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刘邦，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一辈子阅人无数，但像你这样相貌之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希望你多加珍重。我有一个女儿，若不嫌弃，愿意嫁给你为妻。"

吕公举办这次宴会，除了想和政商两界人物联络一下感情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物色一门亲事。

本地乡绅中，想高攀吕公的人不少，但刘邦对自己的斤两心知肚明，本来只是抱着蹭吃蹭喝的态度前来，万万没想到这等好事竟然砸到了自己头上，喜出望外之下，除了连连点头，还能说什么？

刘邦离去后，躲在帷帐后的吕夫人走了出来，一脸不爽，开始埋怨老头子："你一直说想把咱们女儿嫁给富贵人家，连沛县县令提亲你都没有答应。这下可好，轻易将女儿下嫁给刘季这号人，这不是明摆着将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天下做母亲的心思都一样，无不指望女儿嫁个好人家，一生衣食无忧，平平安安。

谁料，吕公却不以为然，也懒得跟老婆解释："这哪里是你们妇道人家能够理解的？"

就这样，在吕公的坚持下，不到二十的吕家大小姐吕雉嫁给了四十又二的刘邦，两人后来生下一儿一女，在相爱相恨中走完了一生。

纵观吕公嫁女的过程，我们总会觉得有些蹊跷，甚至不合情理。

试想，吕公不过是和刘邦有过一面之缘，三言两语之间，他怎么就能判定，眼前这个已经年过四十的老男人以后会大富大贵呢？

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中财产，抑或是相貌年龄，刘邦哪一样都不占优势，像他这样的人，全天下一抓一大把，从他身上，实在看不出丝毫咸鱼翻身的希望。

刘邦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流氓无赖的事迹整个沛县几乎无人不知，估计吕公也有耳闻，那么，为什么还要毅然决然将掌上明珠嫁给他？

吕雉自小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让她嫁到刘家，意味着从此她将开始吃糠咽菜，过蓬头垢面的日子，难道吕公真的忍心？

至于从相貌就可以看出刘邦将来会发迹，别说吕夫人不信，估计说出来，吕公自己都不信。

更令人惊讶的是，吕公后来将二女儿媭嫁给了狗屠樊哙。如果说将吕雉嫁给刘邦，吕公好歹有个勉为其难的借口，但出嫁二女儿，连个自圆其说的说辞都没有。

将一对女儿，就这样稀里糊涂一个嫁了市井无赖，一个嫁了狗屠，实在看不出吕公善于相面的本领在哪里？

那么，吕公为何这么做？

关于吕公的身世，《史记》《汉书》都语焉不详，我们无从得知他以前经历了什么，这当然是原始资料缺乏的缘故，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刻意隐瞒。要知道《史记》成书之时，去秦末尚不足百年，相关当事人去世时间也不算久远，不可能不留下一点记忆。

那么，吕公为何要隐瞒自己的身世？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他极有可能是六国亡国贵族，正因为如此，唯有设法藏匿身份，才能苟全性命。沛县县令肯定知道身份，而且双方知根知底，值得信赖，所以吕公才举家迁到沛县，至于逃避仇家之说，估计就是个托词。

唯有经历了亡国，亲眼目睹了荣华富贵朝夕间化为乌有，高官显爵

成为招来杀身之祸的祸根，才能看淡一切。财富、权力，不过是过眼云烟，活下去，才最重要。

吕公已经以敏锐的嗅觉觉察出，如今大秦帝国看似无比强大，但这不过是山雨欲来前的平静，天下被压榨的千万黔首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达到临界点，一旦擦出一点火星，就会如火山般爆发。届时，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富且贵之人了，那么，不如趁早让女儿嫁给平凡人家，或许能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逃过一劫。

至于刘邦，吕公算是看出来了，此人虽然看上去无赖，但他不按常理出牌，不畏世俗眼光，不为自己的身份所拘束，这种人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命韧性，很快就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且坚韧地活下去，所以值得托付女儿终生。

但这些话，根本不能跟别人交流，也没法给女儿交底，更没法和老伴扯清，他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对女儿做一些不露声色的宽慰。

刘邦在结婚后没多久，就很快恢复了老样子，整天不务正业，到处瞎逛，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吕雉一人身上。

为了维系小家庭四口人的生活，吕雉起早贪黑，带着年幼的儿女，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劳动，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出大家闺秀的影子，完全是一个干粗活的村妇。

一日，吕雉正在地里汗流浃背地锄草，一位老人在地头冲她打了个招呼，并向她讨一碗水喝。

老人边喝水边仔细打量着吕雉，临了放下水碗说：“夫人生来富贵相，将来必然大富大贵。”

吕雉听后很高兴，但根据自己目前的处境，她实在看不出将来会富贵，还是将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吧。于是，她便将儿子刘盈拉了过来，让老人瞧瞧，看看孩子的未来。

老人含笑点头道：“夫人你的富贵正是来自你的儿子。”

作为母亲，最开心的莫过于别人夸自己儿子将来有出息。吕雉又拉过女儿，让他看看。

老人称：“女儿将来一定同样富贵不可言。”

日子虽然过得苦，但儿女就是生活的盼头。听完老人的一席话，吕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不觉手下干活也有劲了。

老人离开不久，刘邦就来了，吕雉心情不错，便将刚才发生的事，向他复述了一遍。

刘邦一听，立马跳起来去追，他也想知道自己将来运气如何。

幸好老人没走多远，很快就被刘邦追上了。他听刘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来意后，便说：“夫人及孩子的富贵都来源于您，至于您本人，将来的富贵根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刘邦听后大喜过望。多年以后，刘邦发迹，再想去找这位老人，答谢他当年的吉言，却已是人海茫茫，再无音信了。

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老人，或许就是一位偶然顺道路过之人，看到田间辛苦劳累的吕雉，出于善意，说了几句宽慰话罢了。

不过，如果仔细一品味，不难发现，神秘老人说话口吻和吕公几乎一模一样，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暗中受吕公的指使。

看到女儿遭罪，吃苦受累，作为父亲，吕公岂能不心疼？或许他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有一丝懊悔，但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只好使人对女儿编造一席善意的谎言，让她在黯淡的生活中，不至于绝望，反而勇敢地活下去。

第二章 帝国裂变

逃亡生涯

对一个家庭来说，就算日子过得艰难，但只要一家人和和睦睦，哪怕凑在一起吃糠咽菜，也是一种幸福。

虽然对刘邦游手好闲感到不满，但眼瞅着周围家庭中的男人们一个个被带走，最终差不多都成了异乡之鬼，吕雉还是感到知足：刘邦再不上道，好歹家里有个主心骨，自己带着儿女，在田地里吃苦受累，一想到自家还有个男人，就算不能指望他撑起家庭的天空，但心里多少还是感到比较踏实。

但是，没过多久，就连这点希望也破灭了。

始皇帝的骊山陵墓工程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工程太过浩大，竣工依然遥遥无期，一批批刑徒劳累致死，人手缺口越来越大，新的征丁命令不断地从咸阳发往全国各地。

沛县收到命令后，差不多将老人及未成年男性都征集了，才勉强凑够人数，刘邦作为亭长，押解着大家，再次上路了。

吕雉站在送行的人群中，身后跟着一双儿女。她望着刘邦远去的背影，默默祈求丈夫早点平安归来，但是她不知道，他们的人生此后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被裹入历史的洪流，推到顶峰浪尖，改变整个天下的走向。

从沛县出发后，一路上，众人情绪低落，走起路来步伐迟缓、有气无力。谁都知道，通往咸阳的道路，就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亡之路，到得越早，死得越快，没有人急着去投胎。

刘邦心中万分着急。大秦的法律规定，哪怕你遇到山洪泥石流，道路冲断，或者天降风雪，大雪封山，都必须无条件按期到达目的地，不然一律处死。

秦法，从来不讲人情，不讲客观条件，执行不打折扣，它就像一台

上了发条的巨大食人机器，张着血盆大口，不断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吞噬，了无痕迹。

刘邦毕竟只有一个人，面对消极怠工的人群，他只能劝说加威胁，敦促大伙儿抓紧赶路，但是他很快发现，根本没有用。

去咸阳是死路一条，死在半道上也是一死，反正横竖都是一死，谁怕谁!

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刘邦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不少人，原来有人趁他不注意，偷偷逃跑了。

一旦有人带了头，很快发生了示范效应，隔三岔五地就有人逃跑，刘邦根本看不住了。

刘邦看出来了，按照目前的趋势，恐怕还没到咸阳，人就都跑光了，到时候自己也难逃一死。

既然如此，还不如豁出去，做个顺水人情。

一行人到了丰县西部的泽中亭，这时夜幕降临了。大家赶了一天的路，都非常疲惫，刘邦让大家停下来歇脚，顺手拿出随身携带的酒，与众人共饮，然后冲他们挥挥手道：“各位自行散去，各奔前程，逃命去吧，我与大伙儿就此别过。”

许多人听后一哄而散，但有二三十人觉得刘邦此人仗义，与其作鸟兽散，还不如跟着他，有个挑头的，心里总归踏实一些。

打定主意后，众人决定先找个藏身之地。此时，刘邦几杯酒下肚，豪气顿生，胆子也大了起来，便带着众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赶路，黑夜之中，慌不择路，不觉误打误撞闯进了一片沼泽地。

月光之下，醉意朦胧的刘邦猛地发现不对劲，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条巨大的白蛇横在路中间，吃惊之下，酒醒了大半。但现在最怕的是遇到秦兵追捕，至于狼虫虎豹，反倒不怎么害怕了。刘邦当下抽出宝剑，将白蛇斩为两截。

本来这只是桩平常之事，但后来被人不断加料，传得神乎其神，据说有人看到一位老婆婆在路边哭诉：“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结果由于挡

道，被赤帝之子给斩杀了。”说完，老婆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种事，一看就是为刘邦造势，而且手法很拙劣，到了后世，估计后人觉得这套把戏太假了，于是到了班固那里，他就编出了“汉绍尧运”的说辞，不过在当时，还是这种现编神话好使。

因为时处危急时刻，根本来不及仔细考虑，没时间编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来，但如何凝聚人心，如何壮大队伍，又是摆在刘邦面前迫在眉睫的事情。

况且，刘邦手下的一帮子人，都是些没有文化的泥腿子，对他们讲什么高深道理根本不管用，他们也听不懂，还是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好使。果然，刘邦斩杀白帝之子的说法传出去没多久，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许多在沛县一带走投无路的年轻人，都跑来归附刘邦。渐渐地，他周围聚起了一支百十来号人的队伍。

刘邦带领这些人，在芒砀山一带到处流窜，过着半野人似的生活。

一个人在外的时候，才知道家的美好。刘邦的亭长是没法当了，留下一家子人给吕雉照顾。好在沛县有萧何、曹参等人帮衬，刘邦的家人暂时没有受到牵连。

刘邦通过各种渠道，终于和吕雉取得了联系。夫妻俩时不时碰个头、见个面，吕雉也带点吃食衣物给刘邦。

日子一久，难免走漏消息，周围街坊多少风闻了一些刘邦的事，无不觉得很纳闷：芒砀山那么大，吕雉一介女子，又是如何找到他的？

吕雉肯定不能让外人知道夫妻二人的联系方式，于是假意称，刘邦头顶总是萦绕着一股云气，自己是按照云气找到他的。

众人很惊讶，开始觉得这个刘季不简单，难不成真的是神人不成？

就在刘邦亡命芒砀山之际，远在咸阳的始皇帝越发觉得坐立不安，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虽然如今整个帝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知道，帝国根基尚未扎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始皇帝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他现在能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

始皇帝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是人终究难逃一死，所以在骊山大兴土木，为自己营建身后安息之所；另一方面，他又强烈地渴望永生，因为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时间远远不够。

始皇帝是个工作狂，无论在宫廷，还是在外巡游，每天要批阅百十斤重的竹简，不完成任务，绝不休息。帝国初创，每天海量的工作、长时间超负荷的运作，加上私生活的不节制，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

世间事，从来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秦人用了数百年时间，才终于一统天下。如今，想要海内融为一体，也需要几代人的漫长过程，但始皇帝的心情太急迫，他想将所有事在自己手中做好，将天下打理好，然后放心交给后代子孙，他们垂拱而治即可。

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困扰着始皇帝。

为了消除外患，统一六国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他就命令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秦铁骑北上驱逐匈奴。

匈奴逐水草而居，来去如风，时不时南下，侵扰沿边燕、赵两国，破坏村郭，劫掠财物，俘虏人口。趁秦灭六国、无暇北顾之际，匈奴南下，占领了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

匈奴虽战斗力彪悍，但若正面大规模作战，根本不是大秦铁骑的对手，很快被逐出河套，后撤三百里，远遁大漠，以避锋芒。

相对于外患，始皇帝更担心内忧。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六国贵族中，不甘心失败的大有人在。

为此，始皇帝不顾疲劳，频频出巡，就算遭遇暗杀威胁，也丝毫没有停止巡游的步伐，目的就是震慑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好让他们明白，帝国的根基不可动摇，趁早死心。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生死较量，是双方意志的博弈，也是一个漫漫无期的过程，秦人虽然征服了六国的土地和人民，但很难在短期内征服人心。

战场上刀兵之争，秦人完败六国，但是人心之争，才刚刚开始。

为了控制舆论，帝国政府颁布命令，不得在公共场合无故集会，胆

敢聚众喧哗者，斩首弃市(注：秦法，偶语于市者弃市)，严禁私自携带书籍，严禁私自开馆收徒，至于有学习法律需求的，则可以向官吏请教。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岂能完全禁止得住？

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根本禁止不住，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东南一带，有一股王者云气。

这种事，本来就虚无缥缈，很难追查其来源，但如果置之不理，一旦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必将蛊惑人心，动摇民心。

与此同时，各种诡异的事也在接连发生。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发生了一次奇特的天文现象——荧惑守心。荧惑指的是火星，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一，即天蝎座(由三颗星组成)，荧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了天蝎座。

宇宙浩瀚，星辰灿烂，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头顶这片蓝天。夜幕降临，繁星闪烁，遥远深邃，容易引发玄思，这些数不清的星辰之间有何内在规律？它们与我们地面上的芸芸众生有何关联？

上古虽然科技尚不发达，但这并没有影响古人们对宇宙的探索。他们日夜苦思冥想，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出了精密的历法，以及对农作物成长至关重要的节气等科学规律，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令人叹服。

然而，古人探索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一切天文现象都与地上的众生活动息息相关。上天在苍穹之上，密切关注着人间发生的一切，通过一系列天象给予人间警示。

火星荧荧似火，轨迹诡异，令人难以捉摸，在古人眼中，它象征着灾祸，是不祥之兆，心宿乃帝王象征，火星侵入心宿，意味着帝王将有灾祸临头。这次天象发生后，一道刺眼的光芒划破了东郡的夜空，一块巨大的陨石伴随着火光从天而降，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

当地老百姓好奇地跑去围观，发现巨大的陨石上刻着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围观的人无不惊讶万分，觉得上苍这是在警示：始皇帝一旦身死，天下又将再次回到列国时代。

刚开始，人们还只是窃窃私语，但没多久，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社会上传了开来，也传到始皇帝耳中。

很显然，这件事是有人在暗中蛊惑人心：陨石从天而降，上面的字，不可能是外星人刻上去的，因为他们也不认识秦篆，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地有人作祟。

始皇帝下令，必须将此事彻查清楚，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暗中搞鬼。他命御史出马，在陨石坠落之地的周围挨家挨户地搜查，但是无一例外地遭到矢口否认，都称不知道是谁干的。

愤怒之下，始皇帝下令将陨石降落地区周围的百姓全都抓起来杀掉，并下令放火烧毁那块陨石。

谣言封杀了，陨石毁掉了，但始皇帝却高兴不起来。他总觉得那块陨石自此压在了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整日闷闷不乐。

陨石事件过去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年秋天，有一位使者，因有要紧公务，急着赶夜路，行至华阴一带。此处道路依山临河，不太好走，况且是夜晚，自然走不快。

突然，使者觉得不远处站着一个鬼魅的身影，面目模糊，根本看不清模样。鬼魅身影双手持一块玉璧，玉璧在夜色下泛着青光。鬼魅身影对使者说："替我将它送给滈池君。"停顿了一下又说："今年祖龙死。"

事出突然，使者半天没反应过来，等想细问时，那人早就没了影子，地上只留下那块玉璧。

使者返回咸阳后，不敢隐瞒，急忙去向始皇帝汇报。

始皇帝听后半晌不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是他又不能明说，只得随便找个理由说："祖龙大概是以前的祖先吧!"

显然，这种说法很难解释得通。更令人诧异的是，那块玉璧，竟然是始皇帝自己的。

原来多年前，始皇帝乘舟渡河，忽然风浪大作，眼看就要翻船，他情急之下，掏出怀中一块珍爱的玉璧，抛到水中，祈祷河神庇护。说来也奇怪，刹那间，风平浪静，他最终得以平安渡河。

然而，如今玉璧却被送了回来，难道是神灵不再庇佑自己了？

这一桩桩令人烦心的事接踵而来，使得始皇帝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但他是一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

多年来，他正是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将对手一个个击垮，如今在人间，没有一个人敢与始皇帝作对。

始皇帝绝不甘心向命运低头认输，就算是鬼神阻挠也不行。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定会扭转命运，让鬼神也向他臣服。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巡，过淮河，经衡山、南郡，然后乘船顺江而下，至湘山祠。恰逢大风，几乎没法渡河。

始皇帝觉得这是有鬼神作祟，便问："湘山之神是谁？"

随身博士(秦汉时掌管书籍文典的官员)回答道："据说是上古帝王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她们后来嫁给了舜帝，舜帝南巡驾崩，姐妹俩追随至此而死，遂为当地之神。"

始皇帝听后勃然大怒，心想：尔等不过昔日冢中朽骨，朕乃当今天子，竟敢与朕作对。遂下令征发三千名囚犯，将湘山上的树全部砍伐精光，最终，树木葱茏的湘山，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山丘，裸露出红色的地表层。

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始皇帝的心情并没有好起来，反而更加沮丧和失落了。

因为，他觉得虽然自己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掌握着天下人的生死，但是却没法掌握自己的生死，只能坐等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地衰老。

但是，他又是极度自负的人，不愿承认这个现实，身边大臣更无一人敢跟他提及。

咸阳的宫殿巍峨空旷，然而，始皇帝觉得，人住在里面，心就被拘

束起来了。只有在道路上行进，他才觉得生命有意义；只有行走在广袤的帝国疆土上，他才能感受到帝王的荣耀。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又一次出巡，左丞相李斯随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城，小儿子胡亥备受宠爱，嚷嚷着也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始皇帝拗不过，便也同意带上他。

车驾浩浩荡荡，离开咸阳东去。但是谁也没想到，始皇帝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长生成空

始皇帝一行离开咸阳时，正值冬十月，天气已开始变冷。

按照秦朝历法，十月为岁首。冒着严寒远行，队伍中所有人的心情都很压抑、低落。秦人尚黑，旗帜服色皆以黑为尊贵，当这支黑色的队伍蜿蜒行走在冬日旷野的地平线上时，犹如一条游走的黑龙。扈从士卒的军靴踩踏在坚硬的大地上，发出沉闷的脚步声。

包括丞相李斯在内的百官，都明显感觉到皇帝的脾气近来变得越发暴躁和不可捉摸。每当侍从皇帝、进行问对时，群臣无不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批逆龙鳞，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李斯对于皇帝的变化，早就有了预感。

李斯自楚入秦，已历时数十载。他靠着自己的才华和谨慎细微，从客卿一步一步做起，当上廷尉，最后坐上丞相高位，可谓位极人臣。他知道君王最忌讳臣子擅自猜度自己心思，但是哪个臣子不想了解君王的内心？

李斯和始皇帝的君臣关系相当微妙。

想当年，韩国人郑国谏言秦国大搞水利工程，企图用超大工程拖垮秦国国力。后来阴谋被揭穿，当时还是秦王政的始皇帝震怒，下令驱逐寓居秦国的一切六国士人，而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李斯梦想在秦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希望自己像商鞅、范雎、蔡泽、吕不韦一样，能够封侯拜相。面对突然而至的逐客令，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去。

去还是留？在这两难之际，李斯决定豁出去搏一把。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即名扬后世的《谏逐客书》，很快打动了秦王，秦王下令撤销逐客令。朝夕之间，李斯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自此他的仕途也开始豁朗起来。

其实，李斯这种投机心理由来已久。他早年曾是楚国上蔡的一名小吏，基层的生活单调乏味，有的是时间细致观察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在吃粪便，它们非常胆小，一旦听到人的脚步声或者犬吠声，立刻就会惊慌失措地四下逃窜；倒是那些粮仓里的老鼠，吃喝拉撒都在粮垛上，肆意糟蹋粮食，却不用担心受到惊扰。

李斯渐渐从这两种老鼠身上琢磨出一个道理：做人也如同老鼠，自己的命运处境，完全是由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果断离开楚国，投奔秦国。

时光如流水，当年的上蔡小吏已是大秦丞相，李斯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摆脱当年粮仓老鼠的影响。他醉心权术，投机钻营，揣摩上意，总能精准地把握始皇帝的心思，敢于力排众议，最后往往能得到皇帝的支持。

然而，近年来，情况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始皇帝开始惧怕死亡，频频接见齐燕一带的方士，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成仙得道，或者长生不死的秘方。

李斯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弟子，但他秉持法家思想，不过，无论儒法，还是法家，都对这些荒诞思想持摒弃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他对皇帝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不过，他也无力阻止，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去阻止。

如今的李斯，早已非当年的李斯。当年的他一无所有，故而敢于豁出去一搏，但如今位极人臣，荣宠至极，有了太多的羁绊，使他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勇气。

穷苦潦倒的滋味，给李斯留下了太深刻的影响，他实在舍不得失去目前拥有的一切。

如今的李斯，自己位列三公，官拜丞相，儿子皆娶公主，女儿皆嫁

皇子，长子李由更是官拜三川郡守，朝野瞩目。一旦李斯府上有个大小事，整个咸阳城都会轰动。李府门前华盖云集，往来者多峨冠博带之士，非富即贵。

李斯现在什么都不缺，最怕的就是失去皇帝的信任，他时刻想第一时间知道皇帝的真实想法。想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皇帝身边有自己的耳目，这样就能够及时掌握皇帝的言行举止了。

但是，李斯渐渐地发现他这个百官之首，想要见皇帝一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原来，始皇帝自从听了方士齐人卢生的建议，为了达到和神仙会面的目的，他尽量深居简出，避免与俗人接触。

秦都咸阳本来就有章台宫、咸阳宫等大量宫室，灭六国之后，始皇帝又在咸阳北阪上复制修建大量六国宫殿群，绵延二百余里。始皇帝为了防止群臣打扰他求仙，下令用天桥、甬道将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的宫殿楼台，相连接到一起。此后，始皇帝穿梭于这片宫殿群，行踪飘忽不定，神秘莫测，外人难以得知。就算如此，他仍然有些不放心，传令要是有人敢透露他的行踪，就立刻处死。

自大秦一统六合以来，建立了复杂高效的行政制度，执行严刑峻法，李斯和百官更是兢兢业业。因为李斯明白，华夏大地五百年来征战不休，民生凋敝，如今山河一统，是拿数以百万计的头颅落地换来的，实属不易。由于始皇帝强势，百官敬业，加上大秦铁骑威慑，国家表面上处于平静状态，但李斯也知道，失去权势的六国余孽绝对不甘心，他们现在仍然在暗中蓄积力量，一旦形势有变，他们一定会反扑。

长期以来，始皇帝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日以继夜地将自己困在小山般的简牍之中，不处理完毕，绝不休息。但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也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近年来，李斯已经从始皇帝身上看出了疲惫与衰老，要知道始皇帝现在还不到五十岁。

李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也无可解之法。

但李斯没想到，始皇帝竟将自己的健康寄托在方士身上。

始皇帝的心情，李斯很明白，天下初定，还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处

理，他不想在此时倒下。但权力也会让人上瘾，一旦掌握了权力，人就会像着了魔一般，绝对放不下它。李斯自从做了丞相以后，享受惯了百官俯首帖耳、万民瞻仰。窥得权力奥妙之后，李斯越来越怕失去手中的权力。

将心比心，始皇帝贵为天子，其尊贵天下唯一人耳，岂愿放弃？

虽然李斯对始皇帝亲近方士卢生、侯生之流不以为然，但也无力改变始皇帝的观念，只有顺从。

多年来，李斯已经习惯了宵衣旰食的始皇帝，朝廷大事最后都要靠皇帝裁决。突然之间接触不到始皇帝本人，他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迫切想知道始皇帝的想法。

多年的宦海生涯，让李斯深知始皇帝天威难测。虽然如今自己备受荣宠，但做臣子的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本分，决不能违背陛下的意愿，这也是他做官的最高原则。

虽然短期内接触不到始皇帝本人，但要说李斯对始皇帝行踪一点都不知，那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丞相，始皇帝御前的宠臣，无论是朝中群臣，还是宫中内宦侍从，谁不想攀附他？他如果想掌握一些消息，办法还是有的。

实际上，有些事，李斯根本不用主动刻意去做，就会有人主动给他送消息。

有一次，李斯出行，车队浩浩荡荡，非常奢华，他很享受这种万人瞩目的感觉，但很快宫中有人递出话来：始皇帝当时正在巡行梁山宫，车驾在半山腰，从高处将丞相的出行看得一清二楚。陛下虽然没说什么，但很明显流露出不悦的表情。

李斯接到消息后大惊失色，之后出行，主动削减随行车辆，避免招摇过市。

让李斯没有料到的是，他这种做法等于出卖了给他递消息的人，始皇帝很快发现自己周边有人暗通丞相府，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追查，但最终还是没有查出究竟是谁干的，一怒之下，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自此以后，无论是李斯还是百官，再也无法得知始皇帝的行踪了。

突然之间消息源断了，李斯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惶惶不安中等待始皇帝的申斥，但过了很久，最终也没有见始皇帝派使者前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其实李斯根本没明白始皇帝的用意，面对臣下过于招摇，哪怕是像李斯这样的近臣，始皇帝虽是觉得心中不快，但也仅此而已，并无深究之意。始皇帝自幼深受法家思想熏陶，尤其笃行韩非思想，他明白，君权表面上高高在上，但实际上高处不胜寒，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决不能让臣下揣测到自己的心思。一旦自己的内心世界被臣下窥测到，那么迟早会受制于人，因此君王必须在臣下面前保持高深莫测，让他们无所适从。

唯有如此，群臣才会匍匐在自己脚下，不敢违背君命。对百官如此，对百官之首的丞相更要如此。

始皇帝的震怒在于有人敢于透露自己的行踪，至于李斯的车辆仪仗这些，他倒是并不太在意。

对于李斯，始皇帝还是了解和信任的，但所有这些自知便可，决不能让他知道。要知道始皇帝面对的是整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器，这些人天天都在琢磨揣测皇帝的心思，哪怕稍微向他们敞开一下自己心扉都不行。

做皇帝很累，很难，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此次出行，之所以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而让李斯随行，也是始皇帝觉得自己离不开李斯，巡行途中，军国大事还是需要和李斯一起商议解决。

始皇帝的车驾一路东行，一个月后，抵达了故楚云梦泽。

云梦泽方圆八百里，碧波浩渺，其间又有山林、沼泽，是昔日楚王的狩猎区。楚亡后，不少不甘心亡国之人亡命于云梦，面对如此宽广辽阔的水域，想要捉拿逃亡之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故而，始皇帝东巡六国旧地，首先就选择云梦，始皇帝亲临，无疑是在警告那些企图对抗大秦的亡命之徒。

透过云梦朦胧的水雾，始皇帝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一片山形轮廓，随行之人告诉他，那是舜帝葬身之处九嶷山。据古籍记载，当年舜帝南巡至苍梧山(即九嶷山)驾崩，遂葬在此地。于是，始皇帝面向九嶷山举行了遥祭仪式。

接下来的路程多是水网交错的水乡，很难继续乘车马前行了，始皇帝遂弃车马，登舟楫，顺长江而下，浏览籍柯(具体地点不详)，渡经海渚(今安徽枞阳一带)，过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北)，抵达钱塘(浙江省杭州市)，最后到达钱塘江边。

钱塘江潮怒涛汹涌，无法行舟，于是秦始皇一行人向西行驶一百二十里，选择一处水面狭窄处渡河。随后，始皇帝率领百官登会稽山(位于今浙江绍兴市)祭祀大禹陵。

始皇帝先后祭祀舜、禹，并非单纯为了凭吊怀古，表达对古圣先王的敬意，更多的是安抚那些对大秦帝国存有疑虑和不满之人。

祭祀仪式结束后，李斯奉始皇帝之命，书丹刻石，立碑于会稽山上，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轨度，

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陲休铭。

李斯本是文章高手，一篇碑文写得洋洋洒洒、雄浑奇绝，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始皇帝无以复加的颂扬，以及对六王的贬斥。当这篇碑文用李斯精彩绝伦的小篆书就后，很快被刻成巨碑，树于会稽山巅。

会稽山一带本是故越国旧地，越民古来民风彪悍，民间械斗成风，视死如归，虽然后来被楚国所灭，但民风依然如故。

越人向来以大禹苗裔自居，故而始皇帝祭祀大禹以示笼络之意。同时刻石恫吓，警告他们安分守己，做大秦的顺民，且不要有非分妄念。

然而，始皇帝的恐吓并不能吓住所有人，当他离开越地，进入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时，当地居民都被逼出来膜拜皇帝车驾。面对着匍匐在尘埃中、犹如密密麻麻的蝼蚁般的黔首百姓，始皇帝心头充满了征服者的自豪感，傲然坐在车舆之上，敞开车窗，好让他们一睹始皇帝的威严与风采。

然而，始皇帝估计没想到，并非所有人都被他的威严所震慑，反而有人因此被激发了野心和斗志。人群中有一个年轻人对着始皇帝的车驾嚷嚷道：“彼可取而代之也!”

年轻人的冒失行为，吓得身边一个年长者赶紧捂住了他的嘴，悄声责备说：“不要命啦，你这样会害死我们全族人的，知道不!”

好在他们的话语被始皇帝庞大仪仗队的车轮声、马蹄声所淹没，一时间，谁也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对话。

青年人名叫项羽(名项籍，字羽，以字行)，年长者叫项梁，两人为叔侄，他们本是楚国贵族出身，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裔。楚亡后，项梁、项伯、项羽叔侄三人改名换姓，逃到吴县，潜伏起来。

祖辈的荣耀、亡国的痛苦，时刻焦灼在心头，挥之不去，他们暗自发誓，一定要光复故国，为祖先雪耻。这些年来，叔侄三人到处流窜，暗自结交志士，蓄积力量。

如今，如此近距离地面对亡国仇寇，作为一名血气方刚之人，项羽岂能按捺得住心头的怒火，一时间竟然口不择言，说出如此胆大冒失之语来。

项梁对自己这位侄儿的火暴脾气太了解了：他做事没有任何耐性，幼年时期，无论是读书还是学剑术，都是三分钟热度，很难持之以恒。就他这脾气，要不是自己及时拦住，说不定在冲动之下，就冲上去了。

经历了亡国灭族之痛后，项梁痛定思痛，知道单凭目前的实力贸然行动，无疑是飞蛾扑火，除了自寻死路，对复国大业毫无裨益。

但凡做大事，必须要忍常人之不能忍，方有一线希望。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如今天下最强大的敌人，大秦铁骑给项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楚人血性刚烈，六国侧目，然而除怒吼一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表达心中的愤怒和不甘心之外，又能如何？数十万楚军最终还不是在大秦铁骑面前灰飞烟灭？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虽然这个过程很煎熬，但只要保住复仇的种子，将来就能燃起燎原大火来。

窗外项梁叔侄的一举一动，并不为始皇帝所知，他在吴县并没有耽搁太久，很快再次踏上征程，从江乘县渡过长江后，一路向北，抵达琅琊郡。

琅琊郡本为故齐地，东临大海。

一路走来，舟车千里，始皇帝疲惫不堪，但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刻宣布召见方士徐福(又称徐市)。

燕齐一带，历来方术盛行，聚集了大批方士。这些人的研究方向也不一致，有的人追求延年益寿，有的人钻研长生不老，还有人干脆寻求神仙的踪迹，期望从神仙那里得到一些秘方，可以不死，甚至白日飞仙。

方士队伍中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不乏大量坑蒙拐骗之辈，当然，也有真心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不死药之人。

侯生、卢生骗人的把戏被识破后，始皇帝并没有死心，还是抱着一

丝希望，继续派人四处寻找仙药。

徐福就是受命寻找仙药的使者之一。如今，始皇帝抵达琅琊郡，迫切想知道徐福寻药工作进展如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不死仙药。

始皇帝在经过短暂的失望之后，很快又燃起了希望。

徐福在向皇帝汇报时称，他已经发现了不死仙药在哪里。前几年，在寻遍名山大川却毫无结果后，他又乘舟入海。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许久后，终于找到了传说中海上的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远远望去，仙山云雾缭绕，仿佛近在眼前，山上开满奇花异草，居住着海外神仙，不死药眼看就唾手可得。谁想到，突然万顷波涛中掀起漫天浪花，犹如小山般的鲛鱼跃出水面，拦住去路，臣等只好原路返回。请陛下调拨一些善射勇士携带连弩与臣再次同往，一定为陛下觅得不死药归来。

数日前，始皇帝做了一个奇妙瑰丽的梦，梦到在万顷波涛之中，他驾舟立于冲天浪尖，与海神交战。

梦醒后，始皇帝依稀还记得海神的模样，其外形跟人差不多。与随行博士谈起梦境之事时，博士对他分析道，按理说，海神是人无法看见的，都是通过大鱼、蛟龙之类来传达他的意思，陛下经常向诸神祈祷祝愿，却梦见与海神交战，为今之计，就是派人除掉这尊恶神，然后就会有善神出现了。

如今徐福又对他讲了这番话，始皇帝越发觉得自己的梦境得到了验证，原来之所以得不到不死药，就是由于恶神挡道的缘故。

谁敢挡朕的道，哪怕是神仙，也只有死路一条。

始皇帝决定亲自出海，率领大秦水师舰队，从琅琊郡(今山东青岛琅琊镇)下海，沿着海岸线向北航行。一路上风平浪静，根本没见什么大鱼，直到芝罘山(今山东烟台芝罘岛)，终于见到巨鱼(估计是鲨鱼之类的)，射杀后，才弃舟登岸。

于是，始皇帝再次派徐福入海，船上携带了大量的生活物资、防卫士兵，还有大量童男童女。始皇帝在岸上目送徐福船队出海远航，直到最后一根桅杆完全消失在海雾中，他才转身西行。帝国大量事务等着他

去处理，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

徐福这位高明的骗子，靠着他精明的谎言骗过了始皇帝，自出海以后，他的船队就消失在海平面上。至于他和他的船队最终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或许死于一场海难，或许是抵达了某个无名蛮荒海岛，然后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后世有好事者，甚至考证出他东渡抵达日本，如此不一而足。

始皇帝心中充满了期待，希望某一日徐福突然从海外归来，为他献上传说中的不死仙药。然而，徐福再也没有出现。

沙丘惊变

始皇帝带着期望与怅然，一路向西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北一带的古渡口)时，开始感到身体不适，病情迅速加重。

长期以来，始皇帝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自信，觉得自己正值盛年，来日方长；患病后，更是非常忌讳别人跟他提死字，他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千秋万世，长生不死。至于身后事的安排，始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其实，始皇帝本身就患有各种隐疾，当年大梁人尉缭曾为始皇帝相面，给后世留下一段，也是唯一一段关于始皇帝相貌的记载，上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始皇帝患有各种疾病，至少有严重的哮喘和鸡胸(曾经患过类似胸膜炎之类疾病引发的肋骨畸形)。如果结合始皇帝童年时期在邯郸的悲惨时光，完全有患上这些疾病的可能。严重的感冒、营养不良等，都很容易患上哮喘、胸膜炎这类疾病。

但这些仅仅是推测而已，从尉缭的语气可以看得出来，他先入为主地对始皇帝没有好感，自然难免掺杂一些个人好恶之词。因此，他的话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

倒是流传至今的唐人阎立本所绘的始皇帝画像，看上去仪表堂堂、高大威猛，丝毫看不出病态和猥琐。然而，阎立本去始皇帝已有八百多年，他笔下的始皇帝估计更多的是出于想象的艺术形象而已。

但不管怎样，始皇帝绝对不是像有些所谓学者推测的那样，是个严重软骨症患者。相反，他在灭六国、创建大秦帝国的过程中统揽全局，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说明始皇帝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始皇帝一直拒绝考虑身后事，固然有不愿大权旁落、防止别人觊觎自己手中至高无上权力的考虑，但同时何尝不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自信？

其实，身处帝国权力巅峰，地位决定了始皇帝看待事情的高度，他做事从来不会从单一因素考虑。为了防止在朝野形成另外一个权力核心，他坚决拒绝提前设立储君；另一方面，他又加强对皇长子扶苏的培养，为他将来接班做好必要的铺垫。

对于扶苏，始皇帝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这位长子倾注了远比其他皇子多的情感和期望，希望他将来能够接替自己独当一面，自己万一不虞，就让他来继承大秦的大统；但同时，始皇帝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儿子，无论性格还是处事，都太不像自己了。扶苏宽厚温和，待人接物文质彬彬，说话谦和文雅，更像一个儒者。

始皇帝并不反对儿子接触儒者，他自己在朝堂上设置的博士中就不乏叔孙通这样的大儒。但是始皇帝觉得，儒者作为庙堂之上的点缀品，偶尔就礼仪之类务虚之事顾问一下即可，治国大政还须依靠法家之士。须知，大秦能够富国强兵，靠的是商君耕战之策，而不是孔孟的仁义道德!

但是，扶苏似乎并未完全理解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屡屡触伤始皇帝之心。尤其是在始皇帝听从李斯建言，执意焚烧百家之言，后又坑杀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儒者等人之后，父子二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扶苏认为，如今天下初定，应该实行仁政，如此大规模的坑杀，不利于收抚人心。

始皇帝当时非常震怒，觉得正因为如今处于非常之时，才更应该实行严刑峻法。如果任由这些人在市井间肆意饶舌，传播蜚语流言，随意借古讽今，指摘朝纲，将置大秦法度于何地？

父子二人争执的结果是，扶苏被派往北方上郡蒙恬军中担任监军，督察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的事宜。

始皇帝觉得儿子需要到边疆亲身体验一下帝国目前的严峻形势，让他在军队磨炼心性，以便早日成熟起来。

可以说，始皇帝对扶苏寄予的厚望一直没变，希望他挑起大秦重担的期望也没有变。

此后数年，父子两人，一个在北方边疆栉风沐雨，一个在京城庙堂宵衣旰食，阔别日久，音信渐稀。

始皇帝是个绝不肯向任何人低头认错之人，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虽然他对扶苏的思念与日渐增，但为了保持君王的尊严，他绝对不会流露出丝毫舐犊之情。

病情不断恶化，始皇帝渐渐有点支撑不住了，但他强撑着，想等返回咸阳后，再下诏宣扶苏回京。

就这样，始皇帝在半昏半醒中踏上了返京之路。

始皇帝的健康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一举一动都被四海仰望，绝不能让始皇帝病危的消息泄露出去。

始皇帝的病情只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皇子胡亥等少数人知道，对其余随行百官都严密封锁消息。

始皇帝或许是出于本能的预感，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来日无多，途中有一次趁头脑清晰时，要求尽快传诏，让扶苏回来，等扶苏参加葬礼后，再将自己下葬。

始皇帝至此仍然没有明确宣布公子扶苏就是储君，但潜台词已经很明显了：扶苏作为皇长子，一旦归来，必然是由他主祭丧仪，这样一来，由扶苏继承大统就顺理成章了。

诏书写完密封完毕，按照规定，必须经掌管皇帝印信的中车府令加盖皇帝玉玺，才合制度，但赵高借故迟迟没有加盖印玺，因此诏书一直没有发出去。

至秋七月，始皇帝车驾抵达沙丘宫(今河北广宗)。

沙丘宫历来就是不祥之地，它原本是赵王行宫。当初，一代英主赵武灵王赵雍由于内乱，被困在沙丘宫，结果这位以胡服骑射名扬天下的雄主，竟然在这里被活活饿死，成为一桩骇人听闻的宫廷惨案。

如今，沙丘宫同样笼罩在一片不祥之中，丞相李斯脸上愁云密布，他已经察觉到皇帝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始皇帝自己也已经感到死神在向他招手，进入弥留期，意识开始逐渐模糊，江山社稷、扶苏、不死药……

七月二十日，始皇帝驾崩。

始皇帝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一举结束了五百年来的天下纷乱局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但同时，由于他独断专行、急于求成，使得新生的帝国民怨沸腾。在后世，他集毁誉于一身，千载之后，人们依然为他争论不休。

始皇帝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谜团，比如为何生前不立皇后、不立太子等。所有这些，伴随着始皇帝的去世，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始皇帝的去世，使秦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帝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李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始皇帝在外骤然去世的消息一旦传出去，无疑会天崩地裂。在这一时刻，作为帝国丞相，他首先要保持冷静，绝不能让旁人有可乘之机。

始皇帝生前子女众多，皇子有二十余人，一旦让他们得知皇位空悬，必然引起诸子夺嫡，如此一来，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自古以来，王冠从来都是鲜血染红的，为了争夺至高权力，父子反目、手足相残之事史不绝书，李斯决不允许他和始皇帝并肩开创的大秦帝国出现任何闪失。

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将始皇帝的遗体运回咸阳，然后急召扶苏回京继承大统，让帝国最高权力完成有序的交接。

就在此时，中车府令赵高找上了门。

对于赵高，李斯平日和他并无多少往来，最多也只是公事交接而已，彼此了解不多。

赵高留给李斯的印象是为人谦恭，话语不多，朝堂上似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他又仿佛始皇帝的影子，无处不在。

中车府令这一官职并不显赫，主要负责始皇帝乘舆等日常起居。但赵高还执掌着一项隐秘的权力，就是负责掌管皇帝的印玺。这是皇帝最高权力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有对丞相权力制衡的用意。当然这种作用一般很隐蔽，体现不出来。丞相上报皇帝的奏疏，经皇帝批准后，中车府令都会在上面加盖印玺，然后颁布执行，只是一道例行公事的程序罢了。

但如今不同了，始皇帝驾崩了，那么诏书印玺加盖与否，全掌握在赵高手中，他的权力隐隐凸显出来了，而李斯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如今赵高罕见地主动找上门，李斯本能地意识到，他有大事要说。

果不其然，赵高一张口就吓了李斯一跳。

赵高提出："如今非常时机当行非常之事，当立刻立胡亥为太子，以稳定人心。"

李斯听完，差点蹦起来："如此大逆不道之话，是我们做臣子的该说的吗？这可是亡国之言啊，关于身后事，陛下生前早有定论，属意皇长子扶苏，足下怎能生非分之念呢？"

赵高平静地看着李斯，李斯的表现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他心中也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多年来，李斯对宦者出身的赵高(赵高是否为宦官，史学界有争议)了解不多，赵高却在暗中对这位当朝丞相观察已久。他知道李斯的软肋和命脉，只要击中李斯的要害，他一定会和自己合作。

李斯的命脉就是权力!

如今的李斯，早已经放不下权力了，因为他输不起!

如今的李斯，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孑然一身来到咸阳的上蔡小吏了，

他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就算退一万步，他能放下手中的权力，这些人会答应吗？

赵高盯着李斯，一字一顿地说道：“敢问君侯，论才能、谋略、功勋、人望，以及得到扶苏的信任，这五点您与蒙恬相比，哪一点比得上他呢？”

李斯默然良久，半晌轻轻叹了一口气：“皆不如，你明知如此，又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呢？”

李斯沉浮宦海数十载，深深明白，相比才能、谋略、功勋、人望，为官之道，最重要的是君王的信任。他之所以能够在大秦庙堂一步步爬上巅峰，所依赖的不正是始皇帝的信赖吗？

但很明显，论起在扶苏心中的地位，自己远远没法和蒙恬兄弟相比。且不说蒙家自蒙恬的祖父蒙骜从齐入秦，已历时百年，三代人为大秦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其家族开枝散叶，已是树大根深，深受历代秦王信任；就是蒙恬本人，亲率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三百里，修建万里长城，备受始皇帝荣宠；更别说扶苏与蒙恬近几年一同驻守北疆，在战斗中建立的君臣之谊，李斯怎么比？

李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一句话都不说。赵高知道李斯被打动了，决定趁势给他再加一把火。

“我在秦宫前后服务了二十多年，目睹了无数高官的兴衰起落，还从未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能够顺利将爵位传给下一代的，他们无不以被杀告终。一旦皇长子扶苏即位，那么，丞相之位必然由蒙恬担任，届时君侯您能否以通侯(李斯封爵)身份还乡还是个问题哪!”

赵高这番话说得不动声色，李斯听得却是惊心动魄，他听出话音来了，如今的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李斯没想到自己纵横官场数十载，却被一个内宦三言两语就解除了思想武装。

赵高知道李斯此时已经完全跌入了自己为他量身打造的思想蜘蛛网。李斯尽管还不死心，想挣扎一番，但已是徒劳，此时的李斯犹如溺水之人，只要给出一线希望，必然会抓住不放手。

“我奉皇帝之命教育胡亥已有数年，也没见过他有什么过失，他虽不善言辞，但很聪明，又重义轻财、尊重士人，实在是太子的最佳人选，您可以考虑一下。”

赵高向李斯抛出了救生索。

李斯听到这里，气咻咻地说：“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我李斯只懂得执行皇帝的遗诏。”

赵高知道李斯这是在做垂死挣扎，便决定收紧绳索。他冷冰冰地说：“君侯现在听从我的建议，可长保封侯、永世相传。但若是放弃眼前的机会，恐怕就会祸及子孙，到时悔之晚矣。您看着办吧!”

李斯至此彻底屈服了，挥一把老泪，答应听赵高安排。

李斯这一世聪明、权力游戏场的绝顶高手，没想到片刻之间，就被赵高这样一个阉人给彻底缴械了。

而就在此前，赵高已经说服了胡亥。

相对于李斯而言，对付胡亥，赵高几乎没费什么劲。刚开始胡亥思想上还有顾虑，毕竟他是一个长于深宫的毛头小子，虽然平常爱瞎闹，但还是比较单纯，觉得在父亲的丧期抢夺兄长位置，强行上位的做法实在不厚道，但经不住赵高的连哄带吓，马上乖乖就范了。

赵高是胡亥多年的老师，胡亥心里对他多少有些畏惧。

当赵高游说李斯之际，胡亥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如果丞相不点头，就凭他和赵高两人，根本成不了事。

胡亥见赵高回来，急忙迎上去，迫切想知道结果。

赵高得意地说：“我不是以个人身份去和李斯商议，而是奉太子您的命令去通知李斯，他敢不听吗？”

就这样，在沙丘宫，始皇帝尸骨未寒之际，赵高和李斯达成了一桩肮脏的权力交易。

接下来，他们开始密谋对付共同的政治敌人：扶苏和蒙恬。

秦宫喋血

赵高之所以积极拥立胡亥上位，除了想要攫取更大的权力外，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复仇，而复仇的对象正是蒙恬的弟弟蒙毅。

赵高的家族原本是赵国王室的一支偏远旁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家人犯法，其母被处刑，赵高一出生没多久就被处以宫刑。

看上去，赵高此生出头无望，但他不肯向命运低头，通过自学成才，精通秦律，并擅长书法，偶然间被始皇帝发现，提拔他为中车府令。

赵高精明能干，业务能力强，而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快悄悄和公子胡亥搭上线，教授他刑法知识。

但没多久，赵高不知何因又犯罪(秦法森严，犯罪是常有的事)下狱，案子由蒙毅主持审判，蒙毅依法判处赵高死刑。

赵高彻底绝望了，他感觉自己悲催的一生就要这样终结了。

没想到，很快峰回路转，始皇帝念赵高办事能力强，离开他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趁手之人，便下诏特赦了他。

从死神那里走了一遭后，赵高每次回想起此事便心有余悸。早年的遭遇，加上阉人本身就心理扭曲，他开始将此事算在蒙毅头上，并且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向蒙毅复仇。

多年过去了，仇恨的种子早已在赵高心里生根发芽，他一直静静等待时机，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与李斯达成密谋后，赵高立刻与李斯联合假传诏书，以始皇帝的命令赐死扶苏和蒙恬。

面对措辞严厉的诏书，扶苏为人仁孝，接到诏书后不停地哭泣，但蒙恬敏锐地觉察到，这份诏书有问题。试想始皇帝巡行在外，将三十万大军交付于他和扶苏，让他们拱卫大秦的北部边境，防止匈奴南下，这是何等重任!岂有仓促地下一道没头没脑的诏书，就逼死大军主将的道理？这不符合始皇帝一贯的做法!蒙恬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劝扶苏待核实后再做决定也不晚。

但扶苏此时方寸已乱，不顾蒙恬劝慰，大哭一场后，毅然拔剑自尽了。使者见扶苏已死，便催促蒙恬自杀，但蒙恬执意不肯死。毕竟蒙恬手中掌握着三十万大秦铁骑，使者也不敢逼迫过甚，遂下令将蒙恬囚禁在阳周(今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让随行李斯舍人担任护军，蒙恬职位交给副将王离署理。

使者返回，将扶苏的死讯汇报给胡亥和赵高。胡亥觉得扶苏已死，自己受到的政治威胁已经彻底解除，便打算释放蒙恬。

但赵高坚决不同意。他知道，以蒙氏的势力，如果此时放虎归山，他日必定会重新掌握大权，届时自己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现在必须斩草除根。

恰好此时，始皇帝派去祭祀山川的蒙恬之弟蒙毅返回，赵高趁机陷害，对胡亥称："当初始皇帝本想立你为太子，可为何一直没有公开宣布呢？"

胡亥倒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顿时感到很好奇，瞪大了眼睛看着赵高，迫切想知道答案。

赵高故作神秘地说："那是有人在皇帝陛下耳边鼓捣使坏。"

"谁？"胡亥一听就来气了。

赵高轻轻说出了一个名字："蒙毅!"

胡亥初听感到惊讶，但仔细一想，马上就愤愤然了。

在胡亥看来，赵高长期侍奉始皇帝，他的话可信度很大。再者，作为幼子，他一直备受始皇帝宠爱，觉得自己被立为太子完全有可能。而蒙毅蒙恬兄弟一直跟扶苏走得近，且蒙氏长期以来一直被始皇帝倚重和信任，因此，蒙毅完全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劝说始皇帝放弃立自己为太子。

胡亥越想越生气，本来对扶苏和蒙氏，他多少有点愧疚，但经过赵高这么一说，他顿时觉得底气足了，感到自己做太子理所当然，因为他只不过是拿回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得不承认，赵高是一名心理学兼诡辩术大师，他对人性的分析特

别到位，对世人的内心洞若观火，说话逻辑缜密，让人觉得无懈可击。

于是，胡亥下令逮捕蒙毅，囚禁于代郡(郡治今河北省蔚县代王城)。

至此，赵高替胡亥除掉了政治对手，也私仇公报，打击了自己的仇人。

当时，正值酷暑，始皇帝的尸体开始散发出恶臭。再也不能耽搁下去了，胡亥、赵高、李斯等人开始踏上返京之路。

为了隐藏始皇帝已死的真相，赵高和李斯让御厨一如往日供应皇帝的饮食，百官都按时向始皇帝銮舆行礼如仪，奏报相关事宜，当然都是由赵高和李斯代为转达始皇帝的旨意。

由于长期以来，朝政流程也大抵如斯，所以也没引起众人怀疑。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始皇帝的遗体开始腐烂，尸臭越发浓重，为了遮掩，李斯令随从官员往停放皇帝尸体的辒辌车内装入腌鱼，如此一来，腌鱼腥臭和尸臭混到一起，尸臭味就被掩盖住了。

直到回到咸阳，胡亥才向天下宣布始皇帝的死讯，然后在赵高和李斯的扶持下登基称帝。由于始皇帝生前有命，废除谥号，后世子孙以数计，故胡亥被称为秦二世皇帝。

当年九月，秦二世将始皇帝下葬至骊山陵墓。

骊山陵墓自始皇帝登基初，就开始修建，已进行了三十余年，但至始皇帝死，尚未完全竣工。陵墓内部的布置完全是按照始皇帝生前的生活场景修建，等于另行建造了一座城池和权力中枢基地。

修建地宫时，向下挖透三层地下水，直挖到人工无法撼动的坚固岩石为止，然后融化了铜汁，浇灌在缝隙。地宫内特意安排了百官的位置，塞满了天下的奇珍异宝。

地宫地面做成微缩版的九州大地，用水银制成江河湖海，始皇帝的棺椁就漂浮其上，宛如巡游天下。地宫天花板仿佛天穹，用珍宝作为日月星辰镶嵌其上。

地宫入口还安置了种种机关，一旦有盗贼进入，就会被射杀。

以上对始皇帝的地宫内部场景的描述，都是出自太史公司马迁笔下，后世人们一直对此半信半疑，直到1974年，在始皇帝陵寝东部的一个陶俑殉葬坑被发现，其宏伟的规模立刻震惊了世界，然而这不过是整个陵寝园区很不起眼的一个陪葬坑而已，以此推断，地宫内部的奢华就可想而知了。

始皇帝下葬后，为了防止泄密，修建陵墓的工匠大多被活活封闭在墓道内，然后在地宫上方堆起巨大的夯土堆，其上种植树木，犹如一座小山。

始皇帝的葬礼还没完全结束，帝国上层的杀戮已经开始，从庙堂到内廷，到处散发着血腥味，而操刀者正是赵高和秦二世。

屠刀先从内廷举起。始皇帝生前嫔妃众多，秦二世为了防止有遗腹子出现，将没有生育的嫔妃全都送往始皇帝陵殉葬。

紧接着，秦二世在赵高的煽动下，派使者处死了蒙毅蒙恬兄弟。随后，又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举起了屠刀，皇子公主无一幸免。

十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当众斩首，十二位公主被押送到杜县进行肢解。

秦二世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处死自己的骨肉同胞，分明是在肆意羞辱他们，其昏聩和嗜血令天下震惊，其残忍令人发指。

一个个昔日高贵的生命，就这样陨落。

整个咸阳，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中。

秦二世正是希望通过制造这种恐怖的氛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认为如此一来，就再也无人敢质疑自己皇位的合法性。然而，他哪里知道，看似铲除了所有潜在对手，实则是剪掉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帮手，从此以后，他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命运也将不能为自己所掌握。

赵高决定将秦二世往孤家寡人、独夫民贼的道路上再推一把。

很快，一批敢于进谏直言的大臣，被以各种罗织的罪名或下狱，或处死，而一帮赵高的亲信及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占据高位。秦二世在赵高的怂恿下，整日泡在宫中沉湎酒色，朝政大权都落入了赵高手中。

与此同时，因始皇帝葬礼暂时停工的阿房宫工程重新动工，数以万计的民夫被驱赶到施工工地服徭役，天下处于近乎无男丁可征的状态。田园荒芜，海内百姓无不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表面强大无比的大秦帝国，此时犹如处在一堆干柴之上，稍微一点火星，就会撩起足以侵吞整个帝国的漫天大火。然而秦二世此时犹不自醒，为了满足飞鹰走狗的嗜好，他在皇家园林养殖了许多宝马名犬，这些皇家宠物每日消耗大量粮食，秦二世唯恐咸阳的粮食储备不够喂养他的宠物，下令从天下郡县征调粮食，而所有这些粮食都是他的宠物粮，咸阳四百里内的人都不准碰，否则全部处死。

一个王朝，不管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暴力机器、多么完备的刑狱系统，一旦将天下民众视若犬马时，它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秦二世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决定学习始皇帝巡游天下。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按照始皇帝的巡游路线，一路东行，东至碣石，南抵会稽，每到一处，就在始皇帝刻石旁边加上歌颂自己的文字，并让随行大臣集体署名，借此向天下表明自己是始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而这些文字的捉刀者，毫无疑问是丞相李斯。李斯此时已是今非昔比，只要能守住自己的权势，他不惜与秦二世和赵高沆瀣一气。他身上早就没了当初的勇气和魄力，完全沦为一条应声虫，甚至不惜助纣为虐。

大秦帝国的分崩离析已是旦夕之间，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强大的帝国并没有被外敌摧垮，而是在一场普普通通的士卒换防事件中，拉开了崩溃的序幕。

第三章 秦失其鹿

将相无种

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四月，秦二世结束了他的巡游旅程，回到京城咸阳。此后，秦二世醉生梦死，赵高作威作福，百官噤若寒蝉，天下在极端恐怖的高压下保持着可怕的宁静。

死寂一般的宁静，恰恰昭示着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风雨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毁掉一切。

同年七月，一场无边无际的细雨下个不停，沥沥淫雨没有带来丰收的喜悦，反而给不少人带来了死亡的恐惧。

在蕲县大泽乡，一群被征发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的戍卒，正被大雨所困，进退两难。这支约九百人的队伍，已经被雨水困住多日，大家急得焦头烂额，只盼望早日雨停，好加紧赶路。但连日来，天空依旧看不出停雨的迹象，而前方的道路已被雨水冲垮，根本动弹不得。

怎么办，怎么办？

对于大秦的法律，大家都非常了解。

秦律要求所有人绝对服从，不许质疑、不许颂扬、不打折扣、不讲条件，哪怕是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秦法依然必须被毫无保留地彻底遵从和贯彻。

曾几何时，秦律的苛刻冷酷为大秦锻造了一架高效的官僚机器和一支令六国闻风丧胆的强大铁骑。在它们面前，六国被彻底碾压，沦为大秦郡县。

为了实现天下一统，秦国民众被彻底绑在这架吞噬生命的杀人机器上。在长年累月的征战中，民众的忍耐度也到了极限。

好不容易四海归一，天下人都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安心

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了。但万万没料到，始皇帝不但将秦国官吏派往六国旧地，将秦国钱币发行到六国旧地，将秦国小篆推广到六国旧地，而且把秦国法律推行到六国旧地。

始皇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彻底摧毁六国的一切，直到将六国的记忆从所有人的脑海中彻底抹去。

然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六国中燕、楚、齐三国始受封于西周初年，绵延近八百年，就是韩、赵、魏三国，从三家分晋算起，也历时两百多年，如此久远的历史文化岂是朝夕之间就能被抹杀的？

因此，当秦人的文化和法律在各地推广时，六国遗民的抵触心理可想而知。秦人的法律是战时法，这对受数百年诗书礼乐文化熏陶的东方六国民众，形成了巨大的心灵压迫，使得他们很难心悦诚服地接受。

只是迫于秦法的严峻，不得不忍气吞声而已。

但统一天下十五年来，海内百姓迎来的不是太平盛世的祥宁安乐，而是无休止的征丁、服不完的徭役、交不完的赋税，民众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

这还不算。秦法严苛，百姓想不犯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自商君变法以来，秦制定的法律条款很少有变动。当它还在秦国一隅执行时，纵然苛刻，尚能够勉强执行下去；但当它被推行到征服后的六国地区之后，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原来规定中的许多条款就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但对于始皇帝来说，秦法就是铁律，执行得下去要执行，执行不下去还是要执行，对于二世皇帝来说，更是如此。

至于广大民众，秦法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生与死的问题，而是死得稍微轻松快一些，还是历经地狱一般的折磨后才能死去的问题了。

像斩首这样一刀毙命的处死方式，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除此以外，秦还设有腰斩、车裂、烹炸、凌迟等无数种刑罚。

在大秦帝国，痛快地死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而此刻，被雨困住的九百戍卒，正面临这样的煎熬。求生是人的本能，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瞥向队伍中的一个人——陈胜。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人，和另外一位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共同担任屯长(相当于小队长)。一路走来，大家通过陈胜的言谈举止，觉得此人不简单，他做事很有见地，众人都视他为队伍的主心骨。

其实，陈胜很早就表现出了他异于常人的一面。早年间，陈胜曾给别人做佣工，每日起早贪黑，汗流浃背，一年到头，被困于田间地头，日复一日。沉重的劳动摧残着肌体，消磨着意志，许多人就这样日渐消沉，甘于像黄牛一般挣扎在田垄之间，所图不过勉强糊口罢了。但是陈胜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下去，大丈夫活在世间，本该轰轰烈烈有所作为，岂能就这样虚度一生？

有一日，大伙儿结束劳动，收拾农具，在田埂上小憩片刻之际，陈胜觉得长期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刻，便环顾众人感叹道：“哥几个将来富贵发迹了，可不要互相忘记了啊!”

大伙儿听完后哄堂大笑：“咱们不过是一群给别人种田的雇工罢了，谈什么富贵，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陈胜听完后，不由得感到一阵悲哀，他明白跟这些只知道盯着眼前三分田地的人说抱负和理想，无疑是在对牛弹琴，便重重地叹息了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然而，理想还是输给了残酷的现实。

多年后，陈胜依然一贫如洗，除了在土里刨食外，别无他法。然而，即使是这种艰辛的日子，最终也无法继续维系下去了。

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朝廷下令征发闾左之民防守渔阳，陈胜也在被征集的名单之中。

周秦以来，二十五家为一闾，以里门为界，左边为平民百姓，右边为富豪，闾左之民泛指贫贱之民。

不过，关于闾左之民的具体定义，历来争论不休，因为别说在乡间，就是在城市，居民区也从来都是贫富混居，很难做到泾渭分明。

就这样，陈胜等人被驱赶上路了。

一路上紧赶慢赶，脚程还是耽误了许多，又恰逢雨季，队伍便被困在半道上，进退不得。

现在就算大家日夜兼程，亦无法如期赶到渔阳，众人注定难逃一死。

既然横竖都是一死，与其窝囊地前去送死，还不如殊死一搏，或许还有转机。于是，陈胜私下和吴广碰头，交流看法："照如今的形势，我们前往渔阳是死，逃亡也是死，同样是死，何不死得有些价值？"吴广表示同意。

夏商周三代以来，汤武革命，吊民伐罪，无不是贵族之间的战争，都是一派势力取代另一派。平民造反，古所未闻，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何凝聚人心，号召天下人起来响应，是头等大事。陈胜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介戍卒，籍籍无名，说出去不足以鼓舞人心，思来想去，他觉得唯有借助被世人广知的大人物的名头，才能成事。

公子扶苏为人仁厚，曾多次劝谏始皇帝，无论朝野，口碑都不错，却冤死在秦二世手中，天下百姓无不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以至于好多人都不信他就这样死了。另外，楚国名将项燕，民望很高，深受楚人拥戴。楚国亡国后，项燕下落不明，有人说他死于乱军，也有人说他成功逃脱后，藏匿于民间。

陈胜认为，二世皇帝本来就得位不正，皇位本该是扶苏的，何不利用他们的旗号起来造反？如此一来，天下人绝对会纷纷起来响应。

吴广深表赞同，但觉得如此大事，还是通过占卜来预测一下吉凶为好。

占卜之人向来见多识广，善于察言观色。他听了吴广委婉的三言两语之后，便猜测了个八九不离十，觉得事已至此，怎么还能犹豫不决呢，便对吴广打气道："你们的大事一定会成功，放开手脚去干吧!"

陈胜、吴广听完，顿时觉得有了底气，但为了在众人心中树立形象，必须制造舆论才行。

陈胜、吴广带队的九百人都是些没文化的泥腿子，跟他们讲大道

理，肯定行不通。再说陈胜、吴广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面对这样的群体，最管用的还是付诸鬼神，搞点神秘事件最管用。

没多久，戍卒买回来一条鱼，准备给大伙炖了吃。谁想到剖腹一看，鱼肚中竟有条白绸，上书“陈胜王”三个字，大家都感到很纳闷，难道这是上天在暗示什么？

就在当天夜里，有人隐约听到附近有狐狸在说人语：“大楚兴，陈胜王。”

深更半夜，传来如此诡异的鸣叫，显得阴森可怕，自然没有人敢去探个究竟。

不用问，所有这些都是吴广在背后搞的鬼。

不明真相的戍卒们次日看陈胜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他们越发觉得陈胜此人不简单。

陈胜、吴广感到时机成熟了，便决定立刻行动。

戍卒们手中都没有任何兵器，负责押送的两名将尉手中有佩剑，所以必须先对这两人下手。

连日降雨，两名将尉百无聊赖，借喝酒打发时光，等到陈胜、吴广找上门时，两人已喝得醉醺醺了。吴广故意找茬，扬言要逃走，两名将尉从来没有将这些戍卒放在眼里，听完不由得大怒。其中一人拔出剑来，在空中乱比画，想吓唬吴广，吴广趁机夺过剑，此时陈胜也冲上前，两人毫不费力地杀掉了两个醉鬼。

听到动静，众戍卒都围了上来。

陈胜把将尉的人头高高举起，大声说道：“诸位，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大雨，已经延误了期限，将是被杀头之人了。退一万步讲，就算侥幸不被处斩，戍边也是生机渺茫，死者十之七八。大丈夫在世，就是死也要死得其所，死得轰轰烈烈，名垂后世，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就是命中注定的吗？”

众人被陈胜的一番话激得热血沸腾，一时间群情激奋，齐声高呼：“你说咋办就咋办，我们都听你的!”

在众人的欢呼中，陈胜缓步登上高台，将两名将尉的头颅放在祭台上，然后裸露出右臂，高高举起右手。台下众人纷纷仿效，都齐刷刷露出右臂。陈胜对天宣誓，号称大楚，宣布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举行起义。

陈胜自任将军，任命吴广为都尉，当下决定先攻打大泽乡，没想到很轻松就将其攻下，然后这群破衣烂衫的汉子就怒吼着冲向了蕲县。

多年来，秦朝官吏习惯了百姓对他们俯首帖耳，秦法早已将天下百姓驯化成了帝国机器上的螺丝钉，所有官民都在帝国这架机器上按部就班地运行。但是帝国高层不知道，帝国正处在火山口上，沉积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必将吞噬一切。

当陈胜吴广率领着九百戍卒出现在蕲县城下时，城中地方官被吓破了胆，只好投降。接下来，陈胜派符离人葛婴去攻打蕲县以东诸城，一路上，地方官员要么举城投降，要么望风而逃，很快，铚、郑、苦、柘、谯等县，全被攻下。

陈胜的起义犹如一把小火，点起了燎原大火，很快席卷了楚地。看似强大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犹如泥足巨人，用手指轻轻一点，就轰然坍塌。

其中原因为何？

当年大秦铁骑纵横天下，六王俯首，六国之军有百万之众，良将如云，然而被大秦铁骑犹如摧枯拉朽般地摧毁。尔后，关东六国变为了秦国的郡县。

然而，没想到短短十余年，秦国的实力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大秦竟然经不起陈胜率领的一群泥腿子的冲击。如此大的差异，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试问，当初战无不胜的大秦军队此时在哪里？

造成帝国地方上如此空虚的正是始皇帝本人。自灭六国之后，为了防止六王复辟，始皇帝决定动用一切手段，将所有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最初阶段。

始皇帝下令，将六国贵族迁徙至咸阳，置于自己眼皮底下；征发六国百姓告别故土，北上河套戍边、修建万里长城，同时，驰道、骊山陵

墓、阿房宫都需要征发数以百万计的民夫，如此一来，内地百姓几乎被征发一空；另外，还派遣大秦军队北上驱逐匈奴，南下开发岭南。

可以说，帝国已经支撑不起始皇帝的雄心壮志了。

正因为如此，陈胜率领的区区数百名手执木棒竹竿的戍卒，所到之处，几乎一触即溃，因为地方上早被掏空了，防御力量极度薄弱。

始皇帝在世时，民间流传谶语“亡秦者胡也”，意思就是：虽然秦一直集中力量防御外敌，但没想到真正的忧患，从来都是来自内部。

陈胜等人最初不过是为了活命，才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铤而走险，但队伍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乎了陈胜的想象。

就在前进过程中，不少同样走投无路的人，纷纷加入了陈胜的队伍。等抵达陈县(今河南淮阳)时，陈胜麾下已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人，步卒好几万人，俨然已是一支初具规模的军事力量了。

陈县本是陈国故都，后来楚灭陈国，设县，及秦灭六国，陈归秦。

陈胜攻打陈县时，城内郡守、县令都不在，无人主持大局，唯有郡丞留守，仓皇组织兵力抵抗，但根本抵挡不住义军的攻势，很快城破，郡丞死于乱军之中，陈胜顺利攻入城内。

胜利来得太快，令陈胜眼花缭乱。接下来要怎么办？他需要消化一下战果，也需要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风云激荡

陈胜本人没有多少学识，也没出过远门。虽然不甘心困在田间地头，一直梦想改变命运，然而活了大半辈子，接触的人都是一群跟自己差不多的泥腿子，眼界决定了他的见识。数日来发生的一切，仿佛做梦一般，变化之快，让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久前，他还在心惊胆战，担心命不久矣，没想到转瞬之间，自己已是拥有数万之众的将军。命运就是如此不可捉摸。

陈胜激动、兴奋，也有些迷茫。当初只是一时热血冲头，就想豁出性命干一番大事，但现在面对一片大好的形势，却有点不知所措，他很

想听听别人的意见，便让人找来三老(代掌教化的乡官)和地方豪杰议事。

这些人属于地方上的德高望重之辈，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亲眼见证了楚国的覆亡，多年来已经受够了秦人的压榨，如今见到陈胜打起大楚的旗号举事，自然希望恢复故国，便对陈胜说：“将军您披坚执锐，讨伐暴秦，收复楚国国土，论功当称王。”

凡事讲究名正言顺，如果称王，就意味着与秦彻底决裂，同时也能激发楚人恢复故国的勇气。陈胜听完众人的建议后，便决定自立为王，立国号为张楚。

然而，对于陈胜称王，并非所有人都赞成，比如张耳、陈馀就持反对意见。

相比与刘邦的短暂交往，张耳与陈馀可谓生死之交，多年来他们一直形影不离。

陈馀与张耳是同乡，也是大梁人，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张耳极其相似。张耳因才华出众，娶得外黄富家女，陈馀在早年游历赵国苦陉时，被当地富豪公乘氏看中，将女儿嫁给了他。

不过，张耳与陈馀两人年龄悬殊，相当于两代人，是一对典型的忘年之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且，张陈二人都是由于娶得富家女，日子过得也很不错。

二人颇有贤名，名满大梁，魏国上下无人不知。然而，随着秦灭六国，他们的幸福日子也到头了。

秦灭魏后，要笼络一些当地名士，张陈二人被列为重点拉拢对象，秦重金悬赏征求二人的消息。但是他们岂愿为虎狼之秦效命？于是改名换姓，潜逃他乡。

这些年来，二人东躲西藏，不停地变换藏身之所，最后逃到陈县，潜伏起来。等风声渐渐过去之后，两人就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糊口。

看门，当然是很低贱的职业，常被人看不起。但二人毫不在意，因为他们心中一直怀着反秦复国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吃苦受累、任人欺辱，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就算张耳和陈馀选择了忍辱负重，但他们毕竟是英雄，心中英雄气犹在，胸中热血依然未冷，面对生活中的苟且，也终有忍无可忍之时。有一次，有个负责里巷的小吏，拿着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茬，一言不合就抡起皮鞭抽陈馀。

陈馀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热血冲头，准备动手，旁边的张耳一看，重重地踩了一下陈馀的脚背。

陈馀疼痛难忍，躬下身躯，背上被小吏狠狠抽了一鞭子，然后雨点般的鞭子落到陈馀背上。等耍完官威后，小吏扬长而去。

直到小吏的背影消失不见，张耳才将陈馀一口气拽到附近一棵桑树下，用严肃的口吻批评他："我以前是怎么叮嘱你的？现在连这么一丁点的羞辱都受不了，就跟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拼命，你觉得值吗？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疼痛让陈馀冷静下来，开始为刚才的冒失感到后悔，也为有张耳这样的好友感动，他连连为自己的冲动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就这样，两人继续隐姓埋名，看守里门，直到陈胜率领起义军来到陈县。

看着陈胜率领义军浩浩荡荡入城，张耳和陈馀觉得两人期盼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但是兴奋之余，又略感失望。

按照他们二人的设想，率先起兵反秦的应该是前六国的王室贵胄，当然最好是魏国人，退一步说，其他国家的贵族后裔也可勉强接受，但出乎意料的是，率先揭竿而起，打出抗击暴秦旗号的，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

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人能够起来拉起队伍抗秦，这也是张耳和陈馀期望已久的事，所以二人并没有太多的犹豫，就前去投奔陈胜，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实现复国梦想。

对于这样两位挺有声望的名人赶来投靠自己，陈胜自然很高兴，恰好赶上众人劝陈胜称王。陈胜此时已经下定决心称王，不过还是要做个姿态。他一脸真诚地说："二位先生对于大伙儿劝我称王一事怎么看？一

定要知无不言哪!”

二人一眼就看出了陈胜这是说客套话，但他们还是很真诚地说出了真实看法，反对陈胜称王，当然话说得很委婉。

“将军您挑头起来抗击暴秦，这种勇气和气概令人佩服，但是刚占领了陈县这样的小地方就开始称王，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您这是为了一己之私，实在不足取。”

陈胜觉得很好奇，示意他们继续说下去。

“将军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称王，秦人会将目标全部锁定在您身上，这对您严重不利。因此，您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扶立六国王室的后裔，这样一来，无疑是给秦人树立了很多敌人，他们的注意力必然分散开来，也无暇集中兵力对付您。您可以联合六国复辟势力，攻占咸阳，六国因您而复兴，他们一定感恩于您，听从您的号令，如此一来，帝业必成。”

张、陈二人的话，从逻辑上来说很有问题，陈胜造反纯粹是为了自救而已，再放大来说，也是给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找一条活路。

六国贵族自己丢的江山，就要自己凭本事从秦人手里抢回来，凭什么要我扶持他们，做梦去吧!

陈胜没有理睬他们，自顾称王了。

中肯地说，张、陈二人劝陈胜暂缓称王，扶持壮大六国势力，固然有看不起陈胜这种贫贱出身之人称王、想帮助王室贵胄复辟的目的，但同时，他们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可惜陈胜根本没听进去。

不过，陈胜点燃的这把火，已经蔓延到了各地，恐惧最大的敌人正是恐惧本身，一旦克服了恐惧，长期以来，人们被积压的愤怒像火山一般爆发了，纷纷起来诛杀地方官员，开城响应陈胜。

陈胜见形势一片大好，觉得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兵分三路，派吴广以假王(代理王)的名义率兵西征荥阳，派周市北上经略魏地，派周文直接攻打函谷关，一旦函谷关破，就可以直捣秦人老巢咸阳。

一开始的节节胜利，让陈胜产生了盲目的乐观，他完全低估了敌我

斗争的严峻和复杂，开始滋生骄傲轻敌的思想，一下子将本来就缺乏严格军事训练的义军全面撒出去，其间充满了巨大的风险。

张耳和陈馀看出来了，再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出路，他们开始盘算着如何利用陈胜的号召力和兵力去开辟新的战场。

按理说，作为魏人，二人就该带兵杀回老家去，但鉴于陈胜已经派周市去魏地，再提出去开拓魏地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在陈馀当年曾在赵国活动多年，对赵国的山川风物比较了解，也有一定的人脉资源，便向陈胜提出前往赵地发展。

陈胜听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派好友陈县人武臣为将军，邵骚担任护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拨给三千军队，前去攻取赵地。

陈胜看着大军分路出击，志得意满，仿佛秦朝的灭亡就在朝夕之间。胜利来得太迅速，幸福来得太突然，他有些把持不住自己了，便开始放纵自己，有点像猛然爆发的田舍翁，修建了奢华的宫室，整日享受美酒佳肴，飘飘然自得其乐。

有个当初和陈胜一起做佣工的人，听到陈胜称王的消息，便跑来找陈胜，结果被卫兵拦在宫门口，不让进去。

他感到很气愤，觉得你陈胜做了王怎么了，难道你忘了当初自己说的“苟富贵勿相忘”吗？便在宫门口大呼小叫：“我要见陈涉，让他出来!”

卫兵一听，这个乡巴佬竟然没大没小地呼叫大王的名讳，这还了得？卫兵立刻上前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权力容易让人健忘，权力让人膨胀，迷失本心。

此时恰好赶上陈胜出巡，他立刻高呼陈胜的名字。

被前呼后拥的陈胜，在人群中看见了他，让身边人将他放了，顺便带回了宫。

作为整天撅着屁股在地里刨食的佣工，这个人哪见过宫中阵势？但见宫闱重重，奢华无比，到处都是叫不出名儿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明晃晃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惊讶得张大了嘴，几乎合不拢了。

半天，他才操着浓重的楚音说了一句：“乖乖，陈胜做了王，这屋子也太奢华了(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

看着昔日同伴惊羡的眼神，陈胜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两人一起追忆往日的劳动岁月，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喝酒吃肉，感到非常畅快。

然而，时间一长，陈胜遇到了新麻烦。

这位同伴，逢人便炫耀自己和陈胜的关系有多铁，还说一些陈胜不愿意提及的陈年旧事，这让陈胜感到很难堪。如今的陈胜做了王，要讲体面，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但毕竟念及故人情面，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陈胜虽然不说，但身边的却已经看了出来。

权力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些你不便说、不便做的事，有人会替你说、替你做。

有人在陈胜耳边嘀咕：“您的同伴是个大嘴巴，这样下去可有损大王您的颜面啊!”

陈胜脸色难看，一言不发。

几天后，这位同伴被杀了。

消息传开，来投奔陈胜的昔日故交旧友们心都寒了，纷纷离去。

再也没有人在陈胜面前大呼小叫了，也没有人再对他说知心话了。所有人都对他唯唯诺诺，陈胜感到了权力的神奇力量，但却没有觉察到周围的人心也开始散了。

后来，派往各地的将领们陆续返回陈县汇报工作，但大家很快发现，虽然只过去了短短数月，但陈胜已经变得让他们有点不认识了。以前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惯了，自然顾不上那些繁冗礼节，但很快，不少人由于小小的过失，被陈胜任命的中正朱房、司过胡武投入大牢。

朱房、胡武私仇公报，将不少自己看不顺眼的将领，随便扣上对陈王不忠的罪名，也不经过正式的审判，就胡乱惩戒。

此时，陈胜尚蒙在鼓里，他不知道，众将领已经开始疏远他了。众人已经没了当初劲往一处使的激情了，不少人甚至开始盘算，如何脱离陈胜，自己独立单干。

陈胜刚攻占陈县时，就派葛婴攻打陈县以东的地区。

葛婴一路攻城略地，抵达东城(今安徽定远)，因为尚不知陈胜为王，便立襄强(此人身世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或许是楚王室后裔)为楚王。

葛婴这样做，在当时是情理之中，因为三代以来，还没有平民百姓敢贸然称王的，陈胜称王反而是个例外，是件石破天惊之事。

后来，葛婴听到陈胜称王的消息，觉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既然义军中已有陈王，再立新王就不妥了，便把襄强杀了。

但是葛婴立新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陈胜耳中，他非常震怒，觉得葛婴的做法实在不能饶恕，所以等葛婴一返回陈县，便下令将他抓起来杀了。

陈胜本以为，诛杀葛婴，足以震慑怀有二心的各路将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按下葫芦浮起瓢，他很快接到消息：武臣也称王了。

战国复活

武臣称王是张耳和陈馀出的主意。

张耳和陈馀跟随武臣自白马津渡过黄河，进入河北燕赵地区。他们知道燕赵之士生性彪悍，若是单靠陈胜拨付的三千兵马逐城攻取，恐怕疆土没拓展多少，自己的人马就提前覆灭了。

因此，决不能靠蛮力打拼，而是首先要收买人心。

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两点：一是揭发秦朝暴政，二是宣扬义军政策。

其实，说起秦朝，都不用刻意去抹黑，随便罗列证据，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比如抓壮丁北上修长城、南下开发岭南，害得天下百姓几乎家无男丁，罐无遗粟，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

于是，他们对当地人说：

“秦法的残暴，诸位乡亲都有切身的体会吧，这种日子你们还能忍受下去吗？如果不想，那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陈王现在已经举起反秦大旗，楚人纷纷起来，争相杀掉各地地方官吏，响应陈王。楚国两千余里的辽阔土地已归属陈王，如今陈王已经派吴广、周文率领百万大军向西进发，秦人作威作福的日子到头了。

“总之一句话，义军的形势一片大好，诸位，是时候让秦人血债血偿了，你们想为屈死在秦人屠刀之下的父兄报仇吗？想在乱世中大展拳脚建功立业吗？那么还在犹豫什么呢，抄起家伙干吧!”

毫无疑问，这篇宣传语实在太有鼓动性了，受到鼓舞的人们纷纷加入武臣的队伍，很快义军的队伍就壮大了数倍，一下子有了好几万人。武臣觉得一个将军的头衔，不足以领导数万人马，便自称武信君。

就这样，武臣带领着麾下人马，纵横河北，遇到城市便进攻，能攻下便占领，遇到城防坚固的便绕开，很快拿下了赵地十座城池。

紧接着，武臣率领大军去攻打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

此时，有个叫蒯通(本名蒯彻，后世避汉武帝刘彻讳而改蒯通)的范阳本地人，素来能言善辩，颇有苏秦张仪的风范，一张伶牙俐齿的嘴甚是了得。

蒯通自视甚高，很想有一番作为，得到武臣将要攻打范阳的消息，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机遇，便去求见范阳县令徐某。

徐某此时正垂头丧气，没给他好脸色：“先生有何贵干？”

“听说足下死期将至，特意前来吊丧。”蒯通故作惊人之语。

徐某一听顿时来火了：“我活得好好的，你吊哪门子丧？”

蒯通一听有戏，知道鱼上钩了。

故意制造矛盾，引起对方好奇心，这是说客一贯的伎俩。

蒯通一脸严肃地说：“足下担任范阳令已十年有余了吧，想想这些年来，多少家庭，因为您而失去了父亲和儿子，又有多少人被您砍了手

脚、脸上刺字？无数人暗中对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刀插入您的胸膛，只是慑于秦法严酷，忍气吞声罢了。如今天下大乱，秦法势必压不住局面了，现在武信君的大军眼看就到家门口了，您就不怕范阳城内的年轻人按捺不住，铤而走险吗？如果有人在这节骨眼，抢先一步开城投降，您又将何去何从呢？”

徐某一听，吓得后背发凉，额头冒汗，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蒯通一看徐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便提出可以替他做说客，抢先到武臣那里牵线，保证徐某能够安然无事。

徐某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便重重拜谢蒯通。

投降之事，看似是一方向另一方折辱屈膝，其实不然。同样是投降，具体情况不一，差之千里。比如城下之盟，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才投降，那就是无条件屈膝纳降，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但如果是在手中有牌，让对方有所忌惮时主动投降，那就有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是在为己方争取利益的情况下体面投降。

蒯通自然深知其中玄机。

蒯通见到武臣后，根本不像是前来乞降的，语气不卑不亢，让武臣不由得敬重了几分。

一个普通谈判者上了谈判桌，必然是漫天要价，然后讨价还价，在最接近自己的期望值时，果断成交。但一个谈判高手，不会急着露出底牌，而是先站在对方角度说话，看似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直到让对方心服口服，主动开价，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毫无疑问，蒯通是一个语言天才、心理大师和谈判高手，一开始就牢牢控制了会谈方向。

本来武臣是强势的一方，但现场的气氛，却恰好对换了位置，蒯通掌握了主动权。

“请问武信君，您会像现在这样，攻占一座城池然后占领，一城一城地打下去吗？”

武臣不说话，但他也知道，自己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损耗也不少，这样下去，别说根本无力攻占赵地那么多城池，就算攻下，也根本没有兵力把守。

蒯通知道武臣被打动了，便趁势说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逐城攻取、分兵把守的方式不可取，若是您能听取我的意见，我保证，您根本不需大动干戈，只要派出一名使节，诸城皆会开城投降!”

武臣一听，立刻来精神了：“快说说看!”

“范阳县令徐公生性懦弱，听到您率军前来的消息，恨不得率先开城投降。但是像他这样的秦人官吏，手中都欠着一笔血债，心中顾虑，害怕被清算，故迟疑不决，而范阳城内的年轻人现在都盘算着早日除掉他，然后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如今，您唯有赶紧抢先以侯爵条件，招降徐公，如此一来，不用付出任何伤亡，就可以拿下范阳城，有了您撑腰，没有人再敢图谋不轨不说，对其他城市也起了示范效应，还怕他们不争先向您归降吗？”

一切离开利益的清谈都是扯淡，蒯通没有讲家国情怀，也没有谈民生大义，而是把话说得很直白，就是让你用最小的代价，甚至不花费任何代价，争取到最大利益，除此以外，绝不说任何废话。

话说到这里，武臣除了连连点头外，还能说什么呢。

出发时，蒯通是徐某的投降信使，回来时，蒯通是武臣的招降代表，身上带着武臣赐给范阳令徐某的侯印。

后来的事情发展果然不出蒯通所料，武臣几乎没费任何力气，就有三十余城主动开城投降。

蒯通几乎完美演绎了当年苏秦张仪的故事，单靠三寸不烂之舌，就改变了河北的政治局面，这也预示着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后战国时代即将来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无不是出身历时数百年的王室家族，一般平民不敢妄想南面称王，然而陈胜不过一介戍卒，却已攘臂称王，这也激发了别人的野心。

张耳和陈馀自认为有大才，不但不被陈胜重用，反而以校尉这样的

低级职位敷衍，心中愤愤不平，便对武臣说：“陈王非六国王室苗裔可以称王，将军您如今坐拥赵地数十座城池，为何就不能称王？”

武臣还在犹豫。

张耳和陈馀便进一步对他晓以利害：“将军您对陈王忠心耿耿，我们都知道，但如果您现在就这样回去，难道没看见那些因陈王听信谗言，而被无辜诛杀的将领吗？”

一席话，将武臣对陈胜心中残存的感激之情冲得无影无踪。

武臣坚定决心，自立为赵王。张耳和陈馀也水涨船高，终于如愿以偿，陈馀被任命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随后，武臣派人通报陈王。

当时，周文西征军队受阻，陈胜心情很不好，又接到武臣脱离自己、自立为王的消息，顿时暴跳如雷，立刻下令集结军队，准备北上伐赵。

武臣等人出征时，眷属都留在后方。陈胜下令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想在大军出征前将他们杀掉，然后发兵攻赵。

陈胜被愤怒冲昏了头，但强秦未灭，怎能在自己窝里先打起来？上柱国房君蔡赐(上柱国是楚国官职，近似国相，房君是蔡赐的封号)站出来，劝陈胜先消消气，让他冷静思考一下，目前谁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自然是秦人!谁是我们的盟友？当然是武臣!所以现在要做的，不是着急去攻打武臣，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消灭秦人!

在秦人没被灭掉之前，公然与武臣撕破脸，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敌人，给秦人送去一位帮手。战争就是尽量增加己方的盟友，削弱敌人的帮手，而不是相反。

如今武臣称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还不如索性公开承认，遣使去恭贺，还可做个顺水人情。

陈胜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觉得蔡赐分析得有道理，便下令将武臣等人的家眷接到陈县来，封张耳儿子张敖为成都君，表面上看是厚待，实际上是扣为人质。

武臣本以为陈胜会派人来斥责他，没想到却迎来贺喜使者，多少有些意外。

陈胜在信中除了说了一些客套话之外，也提议，往后楚赵两家齐心合力，一起西向伐秦，以雪被秦人亡国之耻。

武臣本来就心中有愧，看了信后更觉得陈胜说得在理。但张耳、陈馀可不这么想："大王您称王，陈王心中自然是十万个不愿意，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派使臣来贺罢了，当不得真。如今秦国在，楚国自然不会拿您怎么样，但一旦灭秦，接下来就要拿赵开刀了。所以伐秦的事就交给楚国好了，我们最好向北面燕国一带扩张，一旦我们拥有燕赵大地，就算楚国灭了秦，想要找我们麻烦，也得掂量一下。"

武臣一听，得!就这么干，立刻派部下韩广率领军队攻燕国。谁承想，韩广一到燕，就自己称王了。

在韩广看来，既然你武臣可以背弃故主称王，那我为何不能依葫芦画瓢？

不过，韩广心中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自己的妻儿老小还在武臣手中，但身边人觉得他过虑了：目前，赵国的内部尚未完全平定，西边有秦，南边有楚，无不对新生赵国虎视眈眈，武臣等人的处境很艰难，他们不想，也不敢再与燕为敌。

果不其然，赵国很快将韩广的家人送上门来。

然而，燕国人只想对了一半，他们忘了武臣身边还有张耳和陈馀这样的牛人。

武臣送来韩广家人，其实就是为了麻痹燕国人。前脚刚送完人，后脚武臣与张耳、陈馀就亲率大军赶到，驻扎在赵燕边境，伺机攻燕。

为了侦察敌情，武臣夜间出来勘察地形，不料却遇到了燕国巡逻兵，被逮了个正着。

赵王被捉，顿时让燕国人觉得底气十足，想趁机狮子大开口，狠狠宰一刀，从赵国身上割下一块肥肉来，于是放出话来："想要赵王活着回去，就必须给燕国割一半土地!"

面对突发情况，赵国只好遣使前往燕国商谈。燕国人态度很强硬，三言两语谈不拢，直接将使者宰了，同时捎信给赵国：“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没兴趣长时间地等下去。”

燕国人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张耳、陈馀束手无策，不救武臣，肯定说不过去；割让一半土地，他们也不敢作这个主，一时想不出啥好法子。

就在此时，有一位无名英雄登场了。

燕国军营出现了一个陌生人，自称是来自赵国军营的一名伙夫，要求见燕国主将。燕人觉得好奇，想趁机刺探一下对方虚实，便接见了他。

“足下想知道我们的大将军陈馀和丞相张耳，现在最迫切的愿望是什么吗？”来人一见面就反客为主问道。

“不就是想让赵王早点回去吗？这还用问!”燕国将军很不屑地回答说。

“错!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您不把赵王杀了，反而把他放回去!”

“哦，这倒奇了，说来听听!”

“南面称王，哪个人不是朝思暮想？赵国本是武臣、张耳、陈馀三人一起打下来的，只是张陈二人碍于面子，让年长的武臣占了先罢了。如今赵王被捉，对他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趁机将赵国一分为二，各自称王，然后以为赵王复仇的名义向燕国复仇，试问燕人能抵挡得住吗？”

燕国主将一听，顿时泄气，看来再继续扣押武臣，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还不如趁早放回去，免得授人口实。

连张耳和陈馀都无法解决的事，没想到让一个无名小角色三言两语解决了，燕人不但放了武臣，临走还送了一辆车，让伙夫驾车载着他回去。

燕赵两国间暂时达成了和平，而就在此时，魏国也复国了。不过新

魏王不是陈胜派去的周市，而是前魏国公子魏咎。

周市渡河后，很快就拿下了魏国旧地。部下也劝他模仿武臣，自己称王，反正如今手头有兵有地盘，都可以称王。

但周市拒绝了部下的劝进，他决定还是找一位前魏王室后裔担任新兴魏国的王。

恰好有一位合适人选，他就在陈县。

当年，魏国亡国后，有两位公子活了下来，即宁陵君魏咎和堂弟魏豹(也有说法他们是亲兄弟)。陈胜起义后，魏咎兄弟俩抱着复国的梦想前往陈县，投奔义军。

陈胜在内心深处根本不愿意看到魏国复国，他的本意是进一步扩充楚国的势力范围。如今武臣和韩广盘踞赵、燕，已经够让他心烦了，岂能再让魏国复国？因此，当周市派人前往迎接魏咎时，自然是吃了闭门羹。

但是，周市不死心，坚持不懈地派人去接人，一时间，魏地与陈县之间，车马往复，不绝于途。就这样连续跑了五个来回后，陈胜经不住周市的软磨硬泡，终于点头答应。

魏咎成功复国，对周市感激不尽，立刻封他为国相。

就在此时，齐国也复国了，前齐国王族族人田儋称王。

说起来，田儋称王与周市还有些关系。周市当初北上之际，经过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包围了城池。狄城县令下令紧闭城门，想以拖待变，心想楚人远道而来，只要时间一长，自然会散去。

田儋与堂弟田荣、田横都是当地豪门大族，在狄城颇有势力，也很有民望。此时，陈胜称王、武臣自立的消息也传到田儋耳中，他觉得时机来临了，可以乘机复国了。

经过一番谋划后，田儋假意称自己的奴仆犯了法，将他捆起来后，鼓动了一帮子年轻人，一起押送奴仆到衙门，请求县令正法。

县令不知底细，出来接见，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田儋兄弟

砍了脑袋。田儋趁势控制了狄城，然后率领城内守军反击周市，周市的目的本来就不在齐，所以很快就撤兵而去。

田儋随即率军光复齐国疆土，自称齐王。

短短数月之内，秦国数代君臣前赴后继终于完成的一统天下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山东六国除了韩国外，楚、赵、燕、齐、魏纷纷复国，天下一夜之间，又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局势。

不过，后战国时代的列国，与前战国时期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些国家是前王室死灰复燃，如魏王魏咎、齐王田儋；有些是根本没有任何根基的平民称王，如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新老王室并存的局面其实很微妙，并不能存续太久。秦人自然不甘心失败，很快发起反击，而列王之间，也是各怀心思，蠢蠢欲动。

就在天下风云激荡，群雄纷争之际，在芒砀山亡命逃亡的刘邦也迎来了命运转机，沛县来人捎来书信，要他立刻下山。

两名叛徒

在逃亡期间，刘邦身边已经有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

本来刘邦以为自己下半辈子，就会像现在一样，在东躲西藏、担惊受怕中度过，但万万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

前来送信的是樊哙，樊哙与刘邦是连襟，为人直爽，应该信得过，况且有萧何的亲笔书信，事情应该假不了。

萧何在信中称，奉沛县县令之命，要求刘邦尽快回来，共商大事。

这些日子以来，刘邦已经受够了这种没有任何盼头的逃亡日子，突然接到这样的喜讯，自然非常高兴，反正天塌不下来，先回家再说。

就这样，刘邦带着一帮弟兄下山，在樊哙的陪护下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回家之路。谁曾料到，等他们兴冲冲赶到沛县时，却发现城门紧闭，被拒绝入城。

原来，陈胜起事的消息传到沛县后，沛县县令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各地城池被义军攻破、郡守县令被杀的消息源源不断传

来，其中不少消息是以讹传讹，故意夸大。沛县县令被吓得席不安枕，夜不能寐，只好召来主吏萧何和狱椽曹参商议对策，打算开城向义军投降。

萧何与刘邦素有往来，觉得刘邦撇下了一大家子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节，总在外面晃悠，也不是个事儿，便趁机对县令说："陈涉造反，首先针对的就是像您这样被朝廷任命的官吏。现如今最要紧的，自然是加强人手，守住城才是。如今您提出归降陈涉，恐怕沛县父老没人信，也无人响应，弄不好还会跳出几个二杆子，对您不利。"

守城守不住，归降又干不成，进退两难，这可如何是好？

看着愁眉不展的县令，萧何趁机提出："如今还有个办法，不妨一试。"

县令一听，立刻催促萧何快说。

萧何说："何不召集在外逃亡的那些人归来？这样一来，既可以增加帮手，也可以镇住那些不听话之人。"

县令病急乱投医，遂让萧何赶紧张罗，让刘邦等人回来。

信使派出后，县令渐渐冷静下来，品咂了一会儿，总觉得不对劲。这些亡命徒回来后，能不能成为帮手两说，恐怕还会忙中添乱，到那时恐怕悔之晚矣。于是，县令立刻改变主意，下令紧闭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

县令觉得这一切都是萧何和曹参暗中捣鬼，于是下令捉拿二人。

一切来得太突然，萧何和曹参想出城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趁着夜色，偷偷从城墙外顺着绳索溜了出来，然后一溜烟跑到刘邦营地，将城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刘邦心中明白，单靠自己手中的这数百号人攻城，恐怕胜算无几，因此决定对城里居民发起心理战。次日，刘邦让人将一份帛书绑在箭矢之上，射入城中。很快，帛书被城内守军发现，众人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天下苦秦久矣，如今烽烟四起，诸侯皆已复国，战火很快会波及沛县，到那个时候，血染城垣，惨遭杀戮恐怕在所难免，难道还能指望那个秦人委任的县令替我们保护家园吗？这无疑是白日做梦，父老乡

亲们，赶紧行动起来，干掉这个秦人的走狗，选一个有能耐的自己人出来，带领大伙儿干吧，要是再晚一步，恐怕真来不及了!”

没过多久，这封信就传遍了沛县的大街小巷，受到感染的人们一哄而起，冲入县衙，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入城。

刘邦总算到家了，可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如今，兵戈四起，说不定哪天冷不丁冒出一支军队，像沛县这样的小城池，还不轻而易举给灭了？为了保全父老，必须选一个能挑事儿的人出来主持大局。

沛县就这么大，能干事儿的人还凑不够十根手指。算起来，萧何和曹参曾长期在县衙做事，既有头脑，又见过世面，毫无疑问，他们是当仁不让的首选人物。

当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们身上时，二人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连声说，自己能力不足，名望欠缺。

实际上，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和底层小吏的通病：圆滑、胆小怕事、不敢担当。

谁不知道，眼前这份差使可不是什么升官发财的美差，弄不好随时可能掉脑袋，被株连九族。

连萧何和曹参都推辞，就实在找不出合适人选了。数来数去，也就刘邦了，毕竟刘邦好歹干过亭长，况且这次他的表现，也让大家刮目相看。

对，就他了。

刘邦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啥？不行不行，并非我胆小怕死，只是就我这点能耐，挑不起这副担子，大伙儿还是另选贤明吧!”

大家说：“行了，你也别再推辞了，你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传闻，大家都有耳闻，况且我们刚才算了一卦，在座的就数你福大命大。”

众人不由分说，将刘邦按在了主座上。

刘邦再三推辞，最后实在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

从现在起，沛县就在刘邦带领下脱离秦帝国管辖，正式自治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件大事，必须搞个隆重的仪式才行。于是，杀牲献祭，祭祀黄帝和战神蚩尤，把牲血涂在旗鼓上，宣誓举事。

秦制，一县之首，大县被称作县令，小县被称作县长。如今刘邦脱离了大秦帝国，自然不能用秦人官名了。按照过去楚国的规定，县首被称为县公，于是刘邦被推举为沛公。

仪式结束后，萧何、曹参、樊哙等人一刻没闲着，马上行动起来，到处动员、招募沛县的年轻人入伍，很快征集了两三千人。

刘邦觉得，与其困守沛县一隅之地，不如主动出击，扩大地盘，这样存活下去的概率更大一些，遂带领这支刚刚拼凑起来的队伍，先后攻占了胡陵县(今江苏省沛县龙固镇东北部，后毁于黄河水患)和方与县(今山东省鱼台县西)，然后回防丰邑(今江苏丰县)。

沛县和丰邑皆属于泗川郡辖区，当时泗川郡(秦末汉初为四川郡，及汉武帝时改为泗水郡)还在秦人手中，刘邦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郡守不可能不知道，遂命郡监平(名平，姓不详)率兵围攻丰邑，结果被刘邦大败。

早年，秦军强大的战斗力，给世人留下了心理阴影，没想到初次交战，却是如此不堪一击，这极大鼓舞了刘邦的斗志和勇气。

于是，刘邦决定让雍齿守卫丰邑，自己引兵赴薛县(今山东省滕州市)攻打泗水郡郡守壮(名壮，姓不详)。

此次出征倒是很顺利，刘邦很快打败了敌人，泗水郡郡守壮战败被杀。然而，刘邦没想到，在他出征之际，后院起火了，魏国国相周市成功策反了雍齿，雍齿降魏了。

雍齿本是豪强大族出身，骨子里瞧不起刘邦这种流氓作派之人，加上周市的威逼利诱，很快就倒戈，投入魏国怀抱。

当刘邦带着胜利返回时，没想到自己老巢让人给端了。看着丰邑城头飘扬着的魏国旗帜，刘邦火冒三丈，下令务必夺回丰邑，活捉雍齿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然而，城还没攻下，刘邦自己却先倒下了，在怒火攻心之下，他一

病不起，只好返回沛县疗养。

在这世间，由于立场不同，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手，一类是队友。人活着遇到值得尊敬的对手是幸事，他们可以促使你变得更加强大，但对叛变的队友决不能宽恕。

雍齿的叛变让刘邦恨得咬牙切齿，终其一生，多次经历生死考验，再多敌人都可以淡忘，但他对雍齿的恨一直难以消除。这个心结，他至死都解不开，只是到最后，反而是刘邦先死了，雍齿却活得好好的。这还不算，他死后，子孙反而是世袭侯爵，一直延续了八九十年。

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刘邦现在要做的就是设法除掉雍齿这个叛徒!但仅靠自己这点力量，实在是力不从心，看来只有寻求外援了。

如今，陈王是反秦义军的盟主，有困难当然该找他，但是没想到，陈胜自己此时已经命丧叛徒手中!

陈胜攻下陈县后，做出了许多错误决策。许多部下被派到各地开拓新的疆域，其中不少人翅膀硬了后，就撇开陈胜单干了。另外，陈胜误听谗言，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将领，跟他一起起事的人都与他离心离德了。

这一点，就连陈胜的岳父都看出来了。

陈胜称王后，老岳父大老远来看他，但陈胜对老人的态度很冷淡，态度很不端正，老人很生气，骂他道：“你这臭小子，连对自己的长辈都如此无礼，还指望得到人心、得到天下吗？”

说完扭头就走，陈胜自己也意识到做过头了，马上向老人赔礼道歉。但老岳父最终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部下离心，亲人离开，陈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此时，西征战场又接连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当时，秦人在全国范围内，节节败退，势力范围数月间急剧萎缩，几乎回到了战国时代的模样，周文率领楚军都攻到函谷关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义军的尖刀就要插进秦人的心脏了，决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秦人决定反扑。但是，咸阳城内已无军可发。因为秦国的精锐之师都远在河套和岭南，路途迢迢，想要召回恐怕来不及了。

好在当时关中地区还有数十万刑徒在修建骊山陵墓，这些人多是精壮劳力，于是朝廷下令给予这些刑徒自由，发配武器，临时拼凑了一支军队，由少府章邯带领，东出反击周文。

少府一职，主要负责征税和皇家用品管理，跟军事根本不搭边，但章邯这名税务官很快就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华。

章邯率领七十万刑徒军东行，迎头撞上周文带领的楚军(周文军队具体规模史书记载差异很大，有的称十余万，也有记载一百二十万)，结果楚军一触即溃，掉头就跑。

周文一路狂奔，十天后，逃到了渑池(今河南三门峡渑池县)。

但章邯率领秦军穷追不舍，简直是阴魂不散。周文不得已，只好再次迎战，结果被再次打败，周文眼看无法再逃，只好自杀。

周文兵败自杀的消息传开，另外一支义军队伍也开始出现内讧。

假王吴广带领大军围攻荥阳已经有些时日。驻守荥阳的是李斯儿子、三川郡守李由，是个厉害角色，吴广等人毫无办法。

时间一长，军心开始涣散。将军田臧认为，目前义军进退两难，不是对手太强大，而是主帅吴广太无能。

田臧认为，如今周文已死，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调整作战方式，再不能在荥阳城下继续耗下去了，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与其等章邯率领秦军前来，还不如主动出击。但田臧知道，这些道理到了吴广那里，根本讲不通。这些日子以来，吴广自以为是、傲慢自大的性格，已经让田臧忍无可忍，既然如此，何不先下手为强，干掉吴广，自己带兵迎敌？

田臧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诸将领，大家一致同意。

就这样，敌人尚未到来，义军队伍开始内讧，由田臧等人假传陈王命令，杀死吴广，然后将头颅送到陈县。

面对昔日的同伴被杀，陈胜不知是迫于现实，还是自己也已对吴广

产生厌恶，没有对此次军士哗变进行任何谴责和惩处，反而派人给田臧送来令尹的官印，并拜他为上将军。

陈胜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无疑是变相鼓励身边人犯上作乱，这种恶习一旦开了先河，就会有人起来效仿。

田臧没多久就死于秦军手中。章邯倒是越战越勇，打得楚军节节败退，陈胜派出去的邓说、伍逢等人皆被打得一败涂地，仓皇逃回陈县。陈胜震怒之下，斩了邓说，但已于事无补。

章邯率领秦军已抵达陈县，没多久陈县沦陷，上柱国蔡赐战死，陈胜仓皇出逃，跑到城父(今属安徽省亳州市)。

但章邯很快追到城父，陈胜只好让部下张贺出城迎战秦军。陈胜站在城楼上观战，望着城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秦军，他开始感到有点恐惧和绝望了。张贺带领的那点人马，很快被秦军碾为齑粉。

陈胜走下城来，失魂落魄，万念俱灰，没想到失败来得如此彻底。他下令紧闭城门，严防死守，现在唯有祈祷奇迹出现，一觉醒来，城外的敌人已撤走。

然而，奇迹还没有出现，自己阵营内部却已经出现了分化。大家都看出来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城父城破是早晚的事，一旦城池陷落，估计没有人能躲过秦人的屠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煎熬着城内每个人，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死亡的气息一步步靠近时候的无助和恐惧。

陈胜有个车夫叫作庄贾，一直贴身跟随，不离左右。此刻，对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同样煎熬着他。

为了活下去，他最终选择了背叛，杀死陈胜，开城向秦军投降。秦军蜂拥而入，城父陷落。

陈胜振臂一呼，点燃了燎原大火，漫卷了帝国全境，但他最终没有像个战士一样倒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身边叛徒的手中，不能不说这是个极大的遗憾。

陈胜虽然死了，但他掀起的这场反秦怒潮，早已令四海汹涌。昔日

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已沦为汪洋孤岛，被吞没已是迟早之事。

因此说，陈胜死得其所，死得轰轰烈烈。陈胜虽然称王不过短短六个月，但用实际行动向后世阐述了这样一个真理：当一个政权逼得百姓没有活路，哪怕它看上去强大，但其实只要轻轻划出一根火柴，就足以将它埋葬!

至于杀害陈胜的庄贾，最终也难逃惩罚。

陈胜的中涓(官职，负责宫室洒扫，后世多由宦官负责)吕臣在新阳(今安徽界首北)组建苍头军(头上裹青色头巾，故名。也有说队伍中多是奴隶出身，秦汉时奴婢被称为苍头，故称为苍头军)反击秦军，很快收复了陈县，重建张楚，处死庄贾。

但是短短一个月后，也就是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二月，秦国军队再次攻陈，吕臣不敌，只好撤离转移，踏上寻找新的战略伙伴之路，决定开辟新的反秦战场。

背叛陈胜的庄贾被严惩，但背叛了刘邦的雍齿还在丰邑逍遥自在。

陈王已死，刘邦只好向别人求助。

很快，刘邦得知陈胜的旧部秦嘉和东阳宁君(东阳人，姓名不详)立楚国王室贵族景驹(楚国王室芈姓，分为熊、昭、屈、景四支)为新楚王，就驻扎在留县(今属山东省微山县)，便立刻动身前往留县。

此次留县之行，彻底将刘邦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切得益于他在途中结识了一个人。从此以后，刘邦个人的命运兴衰与此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第四章 列王纷争

道逢张良

刘邦率领着他的数千人马，急匆匆往留县赶。途中岔道上，他遇到一人，也带着百十号人往留县方向走。

既然大家同道，便将队伍合在一起，结伴而行。

刘邦发现眼前这位的长相实在太秀气了：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宛如画中之人，要是不说话，看着还以为是女扮男装，但一交谈才发现，此人谈吐不凡，见识独到，对当今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一路走来，两人越谈越投机。通过攀谈，刘邦对他的身世有了初步了解，于是更加赏识他。

此人名叫张良，字子房，世居韩国，出身名门，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历侍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韩厘王、韩悼惠王，都坐到国相的高位，可以说他们一家在韩国位高权重，家世显赫。

张良早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会接父亲的班，继续担任韩国国相。然而，秦军的铁骑踩碎了张良平静的生活。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大将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韩王安被俘，韩国灭亡。

亡国后，怀揣家仇国恨的张良四处飘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向秦人复仇。

一切都要给复仇让位。当时张良弟弟已死，遗体尚陈列在厅堂之上，但张良根本顾不上下葬，便带着三百家仆，踏上了复仇之路。

在那些日子里，张良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韩国亡国时城破人亡的场景，到处都是血海尸山，每次醒来，他都惊得汗津津的。

复仇!复仇!复仇!

然而，他复仇的对象是大秦帝国，敌人实在太庞大，自己的力量太

过渺小，如何才能复仇？

张良有过沮丧、失落和孤独，但仇恨的火焰一直在胸口熊熊燃烧，一刻也没有熄灭。

寒来暑往，张良带领着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到处寻找复仇办法。有一年，他从沧海君(又称仓海君，秦郡县没有沧海一地，估计是一名东夷酋长)处寻得一名力大无比的大力士，此人可以舞动百二十斤的铁锥。

于是，张良决定冒险，舍命一搏。他趁始皇帝外出巡游之际，埋伏于博浪沙，想一击毙命，毕其功于一役。

始皇帝的出行车队阵势浩大，随行车辆众多，根本搞不清本人坐在哪辆车上，结果击中一辆副车，始皇帝本人毫发无伤。

好在张良事前规划周详，提前考虑到了撤退方案，因此躲过了秦兵追捕，安然逃过一劫。

刺杀行动失败后，张良逃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日子过得简单无聊，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

好在下邳这种小地方，没有人认得他就是朝廷的通缉要犯，为了解闷，张良偶尔外出散步。有一天，他离开住所，闲庭信步，走到一座桥上时，一位身穿粗布衣服的老头拖拉着鞋子从他身边走过，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冲张良喊道：“喂，小子，下去将我的鞋捡上来!”

张良本来心情就不好，听这老头这么没轻没重地使唤他，不由得火气噌噌往上蹿，但又看那老头一大把岁数，心想，算了，用不着跟这种上了年纪的人一般见识，便下去将鞋子帮他捡了上来。

“呶，帮我穿上!”老人语气间非但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而将一双臭烘烘的脚丫子伸到张良面前。

张良心头的火气顿时往上冲，没想到这个老家伙如此蹬鼻子上脸、不知好歹。但转念一想，既然已经帮他捡了鞋子，干脆就好事做到底，遂猫下身子，帮他将鞋子端端正正地穿上。

老人脸上浮现出了神秘的笑容，用略带赞许的眼神看了看张良，然后迈步远去。张良忽然觉得这老人不简单，但一时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来，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一时间忘了回神。

半晌，他忽然看到老人回来了。

“我觉得你这小子值得开导开导，记住五日后，天色蒙蒙亮之际，来这里与我碰头。”老人冲他撂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良猛地反应过来：自己遇到了高人!他急忙俯下身行礼，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声：“是!”

等他抬头时，老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时间过得很快，五天转眼间就过去了。张良如约赶到桥上时，发现老人早已在那里等候。一看见张良，老人就怒气冲冲地说：“年轻人赴老年人的约，竟然自己迟到，如此不懂规矩!我走了，记得五天后早点来!”说完拂袖而去。

时间又过去了五天，这一次张良长了记性，雄鸡唱晓后，立刻动身。但等他赶到桥上时，不由得暗自叫苦，原来又迟到了，老人又把他训了一顿，让他过五日再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赴约的时间，当天夜里张良担心睡过头，根本不敢睡觉，半夜就穿好衣服，急忙往桥的方向冲。等他到达时，四下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张良暗自庆幸，终于没有迟到，便在桥上耐心等待老人到来。

过了好一阵，老人终于姗姗来迟，看到张良在此等候，觉得很满意，便掏出一卷书递到张良手中：“回去好好参悟这本书吧，以后就可以做帝王师了，十年后您就会崭露头角，十三年后到济北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

说完后，老人便径自离去。此后张良再也没有见过他。

夜色中一片黑咕隆咚，张良也看不到书上写的内容，等到天色发白，才发现老人送他的是《太公兵法》(托名周朝初年名臣姜尚的兵书，应该是战国时人所著)。

得到《太公兵法》后，张良朝夕研读，兵法从不离身，越读越觉得

精妙，其内容如大海般广博。从此张良的个人谋略突飞猛进，做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冲动冒失了，做事四平八稳，处乱不惊，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

后世人认为张良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与他下邳圯上受书经历有莫大关系。宋代大文豪苏轼还特意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留侯论》，专门讨论此事。

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圯即桥之意)之所以反复折辱张良，就是要消磨他心头的戾气，帮他改掉冒失冲动的急躁脾气，让他明白成大事必须善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不要因为一时的热血冲动，而丧失了对事物的正常判断。

苏轼之论，权当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但张良的这次经历实在蹊跷，从头到尾都透露着神秘气息。

这位老人是谁？他身世如何？他是如何得知张良的品行的？是通过别人之口，还是近距离长期观察？他反复考验张良，并给他授书，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由于老人临走前说了一句不知所云的“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后世称他为黄石公，后来道教还奉他为神祇，更加增加了他的神秘性。

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这件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张良欲言又止、云遮雾绕的陈述，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避世高人影子，但其本来面目却隐藏在历史深处。

之所以这样，恐怕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张良有着难以明言的苦衷，刻意隐瞒了一段他求学的经历，故意编造了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以迷惑后人。

至于真相究竟为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了。

后来张良又接触到了因杀人避祸的项伯，为他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庇护。张良没有想到，他当时无意间的仗义之举，在后来的生死关头，救了他和刘邦的性命。

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这些年来，张良的性子改变了许多，但为韩国复仇的信念却从来没有丝毫动摇，他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张良明白，单靠一己之力，是绝对无法报仇雪恨的，也不能完成复兴韩国的大业，唯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反秦力量才行。

半年前，陈胜举兵的消息传来，让张良看到了希望，但他没想到陈胜败亡的速度如此之快，心中希望的火苗很快被扑灭了。

不过，眼看楚、赵、燕、齐、魏纷纷复国，张良心中复国的火苗再次被点燃，恰好他听到景驹被拥立为楚王的消息，便带领自己的仆人赶来投奔，没想到在见到楚王之前，遇到了刘邦。

通过交谈，张良发现刘邦此人表面上看嘻嘻哈哈，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实际上悟性极高。以前他曾经将研究《太公兵法》的心得与别人交流，可惜没几个人能听得懂，但刘邦只须听个三言两语就能明白其中道理，张良对刘邦渐渐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这世间总有一些人，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天赋过人，张良觉得刘邦就是这样的人。

景驹那边具体怎么样，张良还不得而知，但刘邦手下好歹有数千人马，何况他和刘邦处得很好，张良便决定先投靠刘邦，刘邦自然欢喜得不得了，马上任命他为厩将(负责车马后勤军需物资等方面的官吏)。

刘邦与张良抵达留县，见到景驹后，希望给他调拨一些兵力，好夺回丰邑。

然而就在此时，章邯部将司马枿率领的秦军已经在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屠城，之后杀气腾腾地扑向砀县(今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并很快将砀县攻克。

大敌压境，情况万分紧急，收拾雍齿的事只能暂且放一放。刘邦急忙收拾收拾，跟随东阳宁君西进迎敌。

在萧县西与秦军遭遇，结果初战不利，刘邦只好折回攻打砀县，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刘邦终于破城，夺回了砀县。

战斗结束后，刘邦清点战俘，共收编了六千多人，自此兵力一下子

达到九千人。有了这支近万人的队伍，刘邦信心满满，返回去攻打丰邑。

然而，数日下来，战事依然没有丝毫进展，丰邑仍牢牢掌握在雍齿手中。刘邦除了大声辱骂，发泄一番外，毫无办法。

不得不承认，雍齿是块硬骨头，愣是据守小小丰邑，扛住了刘邦的多次进攻，纵然增加了兵力，刘邦还是对他毫无办法。这已是当年三月的事了。

就在刘邦跟雍齿较劲的时候，项梁、项羽叔侄二人已经盯上了景驹、秦嘉君臣。

项梁曾背负命案，在吴中避难。时间一长，他就跟当地乡绅士大夫有了热络关系。项家本是楚国大族，项梁对丧葬礼仪之类的日常生活事务，乃至朝廷徭役产生的纠缠之类的事情一清二楚，处理起来自然应对自如。一来二去，大家都对他们一家子刮目相看。项梁在当地很快累积了相当多的人脉，人气也日渐高涨。

项家叔侄在陈胜起义后不久，也开始暗中谋划起事。

大秦帝国已是千疮百孔，各地原帝国官员除了被杀的和逃跑的之外，尚有一些在职，但多数人已根本不关心帝国的死活，只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局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群雄并起，要么主动占得先机，吃掉别人，要么等着被人吃掉。

会稽郡守殷通不甘心等着被别人上门吞掉，决定主动出击。他素来知道项梁名声，便找他来商议：“现在江西(长江自芜湖至南京段呈南北向，秦汉时将此段东西两岸称为江东和江西)一带已经大乱，这是老天要灭亡大秦，先发制人，后发则为人所制，我想让你和桓楚领兵出征，你看如何？”

殷通自以为对当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最危险的敌人从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就潜伏在身边。

想要反秦，必须掌握一块根据地才行，如今殷通主动送上门来，项梁心中便动了杀机：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项梁遂假意称：“如今桓楚在外逃亡，飘忽于江湖之间，外人难以得

知他的行踪，好在我侄儿项羽交友广泛，一直跟他保持着单线联系，要不我让他帮你打听一下？”

殷通一听觉得，如此再好不过了。

项梁遂走出厅堂，项羽此时正持剑站在走廊下，他对项羽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要他看自己眼色，相机行事。

说完，项梁重返酒席，对殷通说：“我侄儿就在外面，可否允许他进来，您可以交代他去找回桓楚。”

殷通尚蒙在鼓中，不知危险降临，欣然同意，于是宣项羽进来。

项羽犹如一阵旋风，阔步走了进来，看上去器宇轩昂、英武逼人。殷通正在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根本没有注意身旁项梁的举止。

项梁向项羽使眼色，一语双关说道：“可以行动了!”

项羽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剑割下了殷通脑袋，殷通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已经命赴黄泉。

项梁一把从殷通尸体腰间拽下了郡守印信，系在自己身上，然后手持殷通的头颅，走到廊下。

郡守府的卫兵们顿时蒙了：刚才郡守大人还与这位项先生谈笑风生，怎么眨眼之间就成了丧命鬼？

众人手握武器，面面相觑，根本不知该怎么办，院内一片寂静，只听见血滴从殷通头颅一滴一滴落下，落在廊下青石板上，泛起朵朵血渍之花。

半晌后，众人才反应过来，呼啦啦将项羽叔侄包围在中央，想为郡守复仇。郡守府内卫队人数众多，他们本以为可以很轻松地拿下项梁叔侄，但他们低估了项羽的战斗力。

但见项羽手持长剑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所到之处人头滚滚，转眼间鲜血四溅，百余人已倒在他的剑下。

众人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纷纷扔掉兵器，表示愿意听从项梁的命令。

项梁趁势下令召集郡守府所有官吏，宣布自己为会稽郡守，项籍为裨将，号召起兵反秦。面对满院子倒在血泊中的尸体，谁还敢说不？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项梁便在吴中征集青壮年，最后集结了八千精兵，提拔有胆识的豪杰之士担任校尉、侯、司马等职务。这八千江东子弟兵成了项梁叔侄反秦的最初兵力，也是以后历次战斗中的中坚力量。

项梁渡江

项梁刚刚夺取会稽郡不久，就接到陈胜旧部召平的邀请信，让他火速渡江，西来攻打秦军。

召平本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陈胜起兵后，就命他带兵打回老家去，开拓新局面。但谁想到广陵还没攻下，就传来了陈胜兵败的消息。

如此一来，召平陷入两难，进退失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章邯率领秦军在各地取得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召平很担心秦兵一旦到来，自己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局面。

危急时刻，召平急中生智，假意用陈胜的名义写信给项梁，封他为上柱国，让他速速渡江，西进抗秦。

说白了，这是召平为了自救想出的花招。

项梁刚刚渡江，就听到东阳已经发生内乱，县令被杀。

作为秦末众多被杀郡守、县令中的一员，东阳县令为官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但作为帝国底层官吏，在民众眼中他就是暴秦罪恶的代表，被人民的怒火吞噬掉是意料之中的事。

发泄完怒火后，民众们觉得如今天下大乱，总得选个新人来主持东阳大局。但一时间实在找不出个能力强的人，便推举原东阳令史(县令属吏)陈婴出来收拾乱局。

陈婴这个人没有啥突出优点，就是为人诚实谨慎，把东阳交到这样的实在人手中，大伙儿觉得放心，起码他不会瞎折腾。

自陈胜称王后，凡是割据一方之人，无论阿猫阿狗都想称王，过一

把称孤道寡的瘾。

大伙儿觉得："得了!陈婴你也别担任什么劳什子县令，干脆称王算了，反正咱们就听你的，不想再听他人吆喝了。"

面对突来变故，陈婴一时间消化不了，便满怀忐忑地回到家中，跟母亲商议，该如何处理。

知子莫若母，自己儿子有几斤几两，老太太心中如明镜一般，以他的性格，肯定不是做王的料，便劝道："自从我过门做了你们老陈家媳妇，数十年来，就从未听过咱祖上出过什么高官显贵。现在突然让你称王，我琢磨着总不是啥好事，不如还是让给别人吧，这样一来成功了自然少不了封侯，万一干砸了，你也不是带头挑事的，起码容易为自己开脱不是？"

陈婴听后觉得，还是老太太说得在理，于是返回去，跟众军官和县吏商议。

等陈婴返回县署时，发现士兵们齐刷刷头上裹了青色头巾，看上去整齐划一，很有气势，约有两万余人，大家精神头十足，众人觉得咱们有这些兵马，独立称王已经足够了。

陈婴耐心劝导说："咱们想要干推翻秦朝这样的大事，必须有个能干的人来带头，而且最好是名门望族之人，项家世代为将，在楚国可谓家喻户晓，不如归附于他们，你们看如何？"

众人之所以推举陈婴，也是矬子里拔将军，不得已的选择，如今有更好的选择，当然乐得同意。

于是陈婴率东阳县归附项梁。项梁刚渡江，就白捡了偌大块地方和两万人马，自然求之不得。

等项梁率领大军渡过淮水时，又有一些人马加入，带头的是英布、蒲将军(姓名不详)。

英布是六县(今安徽六安)人，早年触犯秦律，被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故又被称为黥布。

英布人生坎坷，命运多舛，曾经被押送到骊山修建始皇帝陵寝。

在那些非人的日子里，他不仅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还要忍受监工辱骂、鞭打，忍饥挨饿更是常有的事儿。

骊山陵墓工地上，每天都有人由于积劳成疾，死于非命，然后被拉出去填埋沟壑。

英布知道，要是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有一天，也会倒毙在这里。他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哪怕这是宿命，也要豁出去跟命运之神搏一把。

再严密的监视体系，也总有漏洞。终于有一天，英布瞅准机会逃了出来，然后聚啸山林，成为江洋大盗。

作为盗贼，固然快意人生，但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

陈胜起义后，英布决定结束江湖生涯，于是带领数千人马，前往九江郡番县(今江西上饶市鄱阳县)，拜见县令吴芮。

吴芮很赏识英布，将女儿嫁给了他。英布早年被人预言他受刑后有称王的命数，别人都将此事视为笑谈，但英布自己一直念兹在兹，始终没忘。当他听到陈胜兵败的消息后，决定趁乱世建功立业，遂带领兵马北上，正赶上吕臣被秦军打败，从陈县撤出。

英布便联合吕臣发起反击，在青波击溃秦军，重新夺回了陈县。

就在此时，项梁率军渡江西来。英布审时度势后，便前来投靠项梁。至此，项梁已经有了六七万人马，驻扎在下邳。

接下来，项梁面临一个难题：将如何对待楚王景驹？

项梁是扛着复兴楚国的大旗来号召人心的，如此就该臣服于景驹，听从这位刚刚即位的新楚王指挥，共同灭秦兴楚才对!

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项梁自认为是项燕之后，怎么可能听从这位没有任何根基和影响力的楚王安排!

其实，景驹也没拿项梁当自己人，他听到项梁渡江的消息后，就与秦嘉驻军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之东，想要阻止项梁西来。

景驹称王之初，想通过抗击秦军，打一些硬仗来建立威望，但苦于

自己兵力不足，便派使者公孙庆到齐国，打算联合齐王田儋共同抗秦。

谁承想，田儋根本不承认景驹称王的合法性，当面责问公孙庆：“如今陈王兵败，下落不明，景驹为何不请示齐国，就擅自称王了？”

公孙庆一听，不由得火大了：景驹是陈王的继承者，理应是诸侯盟主，他称王为何要向齐国请示？便反唇讥讽道：“齐国也未曾向楚国禀明就称王，楚国为何要通报齐国？天下谁不知，是楚国率先起兵反秦，要说号临天下，怎么也轮不到齐国头上吧？”

田儋一听，不由得一阵冷笑，明明自己上门求人，还如此嘴硬，便不由分说，下令将公孙庆拉出去砍了。

景驹的齐楚联盟计划告吹了，他的命运也几乎注定了，不过是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列王争雄中的一位过客罢了。

项梁对外放话：“陈王兵败，下落不明，秦嘉、景驹一伙，不但不想着如何为陈王复仇，反而率先僭越称王，如此大逆不道之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嘉、景驹哪里是项梁的对手，很快被打得稀里哗啦，两个人都死在乱军之中。项梁趁机吞并了秦嘉的军队，驻军胡陵(今江苏省沛县龙固镇东北，原址已淹没在水下)。

项梁渡江以来，一帆风顺，兵力不断壮大，地盘日益扩张，基本上还没遇到真正的对手和敌人。此时，章邯的前锋军队已经抵达栗县(今河南省夏邑县)，项梁兵分两路，一路由朱鸡石、余樊君率军去攻打栗县，另一路由项羽率军前往攻取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

然而，两路人马的进展都不顺利。栗县战线上，楚军被全面击溃，余樊君战死，朱鸡石仓皇逃了回来，当时，项梁已经攻占了薛县(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听到前线溃败的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

项梁认为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朱鸡石、余樊君太无能，根本不容分辩，就下令将朱鸡石拉出去砍了脑袋。

与此同时，项羽在襄城的战斗也很艰难。项羽太低估襄城守军的战斗意志，只得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攻，最终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勉强攻下襄城。

恼羞成怒的项羽，下令将襄城军民，不论老幼全部坑杀。

此时距离陈胜遇难已有数月，陈胜兵败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在天下传开。项梁知道，如今再不能以陈王下落不明来搪塞，当初他正是以景驹谋逆称王的罪名将他消灭的，总不能自己称王吧，这样无疑是扇自己嘴巴!

未来怎么办，举什么旗，战略方向在哪里，需要群策群议。项梁召集各路将军，前来薛县商量。

楚地反秦力量得知了消息后，都纷纷赶往薛县，沛公刘邦也前往参加会议。刘邦选择归附景驹主要是为了求援，夺回丰邑，但如今景驹已死，项梁成为了反秦的主导力量，归附项梁也是必然的选择。

人在乱世，想要活得久，只能选择与强者站在一起。

有个名叫范增的老翁也来投奔项梁。范增，居鄛人(今安徽巢湖西南)，已年过七旬。在过去的七十年中，范增亲眼见证了昔日的强楚一步步走向衰落，领土被秦人逐步蚕食，最终亡国。

秦人统一四海后，残虐百姓，生灵涂炭，范增选择了冷眼旁观。没有人知道，这些年来，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许多同龄人都早已化为朽骨，冢上枯草离离，范增却靠着顽强的生命韧性活了下来。

总有一些人喜欢自我设限，比如三十岁必须完成什么，四十岁达到怎样高度，过了某个年龄段，此生将一无所成，正是这种自我设限，反而束缚了自我追求和人生的广度。

但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勇于突破这些世俗的条条框框，他们在迟暮之年才开始展现人生的光芒，比如周初名臣吕尚，早年一事无成，四处碰壁，但他并不灰心，选择在渭水垂钓，终于等到周文王的赏识，为周室开创了八百年江山。

比起吕尚，范增还要年轻十岁。岁月沧桑，给了他足够的沉淀，他额头的皱纹间都密布着策略和计谋。当范增一袭白衣、银须飘飘地出现在楚军军营时，项梁眼前一亮：他现在迫切需要有高人为他指点迷津。

范增没有藏着掖着，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将军可知陈胜为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犯了战略性错误!”

项梁感到有点意外，没有言语，表明他在倾听。

“秦灭六国时，对楚国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用欺诈之术骗怀王至秦，然后胁迫割地，由于怀王没有答应秦人，最终客死他乡。对于怀王悲惨的遭遇，至今楚人提起来，犹然同情。楚国虽亡了，但人心没散，灭秦复仇的决心没变，人们无不对神明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起兵后，没有选择立楚王后裔，而是自立为王，这种做法，无疑是自取灭亡!”

项梁微微点头，范增继续说：“将军起兵以来，楚国各地的将领争先恐后地来投奔您，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念将军您的家族是楚国将门世家!他们指望您重新拥立楚王室后裔为王，然后在新王的号召下，发起反秦战斗!”

明白了，范增这番话语背后蕴含的潜台词是——如果项家仿照陈胜自立为王，那么下场也跟陈胜差不多。

楚国在六国中很特殊。在战国之世，它的疆域最为辽阔，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直接与秦抗衡的国家，故当时有“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楚怀王曾被推举为合纵长，率领六国兵力围攻函谷关，一度对秦人构成极大威慑。

然而，楚国虽然也曾经历过吴起变法和屈原“美政”时代，但都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局面。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相(或类似实权人物)如公孙衍、张仪、蔡泽、魏冉、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人，无不是外来人士，这是因为商鞅变法彻底铲除了秦国宗亲和世家大族的势力，因此，哪怕是来自敌对国家之人，只要才华出众，是能够治国理政的干才，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秦国上下能做到唯秦王之命是从，举国如一。

反观楚国，历代令尹无不是王族和世家大族，就是楚王也常常受到掣肘。正因为如此，当初楚国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根本没法做到令行禁止，合全国之力抗秦，最终灭亡。

楚国虽然灭亡，但这些大族的势力并没得到彻底铲除，其根基犹在。如今项梁举兵反秦，唯有重新尊奉楚国王室，竖起楚王大旗，才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这些道理，项梁心知肚明，如今范增的一席话，让他彻底坚定了信念，重新拥立楚国王室后裔。

楚国亡国后，王室或被杀，或四处逃散，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很难。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打探，项梁终于找到了一位楚怀王流落民间的孙子(此时楚怀王去世已经近百年，他是怀王直系孙子的可能性不大，但作为楚王后裔应该不假)，此人名叫心。亡国之后，昔日王孙身上没有丝毫王家痕迹，落魄不堪，众人找到他时，他已沦为一家大户人家的牧羊人。

这样一位没有任何根基又具有王室血统的人物，对项梁来说无疑是楚王的最佳人选。既可以将他作为一面旗帜，号令众人，又可以将他作为掌上傀儡，方便操控。

为了唤起楚人对楚怀王的哀思，坚定对秦人复仇的决心，项梁立心为王，对外依然称他为楚怀王，建都盱台(今属江苏省淮安市)，封陈婴为上柱国，领五县，项梁自称武信君。

此时的刘邦正在攻打丰邑。

刘邦投靠项梁后，首要目标就是从雍齿手中夺回丰邑。丰邑是刘邦的老家，但乡邻们却支持雍齿，公然与自己对立，屡次攻城都以失败而告终，太伤感情了。

这一次，刘邦带来项梁增援他的五千人马，还有十员将领。这些人都是战斗精英，双方一交战，雍齿哪里是对手，只好弃城而逃，一溜烟跑到魏国去找周市了。

刘邦很顺利地拿下了丰邑，总算出了心头一口恶气。

刘邦得偿所愿，然而，张良依然壮志未酬，多年来，始终为恢复韩国而到处奔波。如今六国中，楚赵燕齐魏都已复国，就差韩国一家了，张良便向项梁提出，立韩国公子横阳君韩成为韩王，光复韩国，并作为侧翼响应项梁反秦。

张良的理由充足，项梁自然没法反驳，遂同意立韩成为韩王，让张良担任司徒，并象征性地给了他们千余人马，前去韩国故土发展。

王的命运

张良本以为凭借自己的智谋，趁着六国复兴的大形势下，很快会光复故国。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秦军在章邯的带领下四处反击，刚刚复兴的魏、赵、齐等国已是岌岌可危。他们起初夺下了几座城池，但很快被秦人重新夺回，无奈之下，张良只好在颍川一带打游击，以等待时机。

就在此时，刚复国不久的魏、赵、齐三国，很快就王冠易主了。

首先是赵国发生了内乱。李良是赵国一员干将，他为武臣夺回了常山(今河北正定县)，而后又奉命出征太原。由于秦兵派重兵在要塞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上)布防，李良受阻，无法前进，只好返回邯郸求救。

快要抵达邯郸时，李良遇到一支阵势庞大的队伍，仪仗几乎和赵王差不多。李良以为是遇到赵王武臣出巡，便急忙下马，跪匐在道旁。

车驾中坐的并非武臣，而是武臣的姐姐。她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没有认出李良，以为不过是普通外出操练的士兵，便随意派了个人跟李良打个招呼，就扬长而去。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打开车窗露个面。

李良望着远去的车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愤怒，我带领将士们在四方浴血征战，却被一介妇人轻视!回过头来，看见自己手下将领都在看着他，在自己部下面前丢了面子，李良觉得又羞又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部下们看着一脸难堪的上司，也感到愤愤然，一时间群情激奋。有人站出来为李良抱不平：“如今天下大乱，有能耐的即可称王。赵王本来就不如您，如今一个妇人，都敢如此慢待您，不肯下车回礼，让将军您蒙羞，还等什么呢，请将军下令杀了她!”

将士们都振臂高呼：“杀了她!杀了她!”

此前，李良曾接到过秦人以秦二世的名义发给他的招降书，他也颇踌躇了一阵，但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如今气愤之下，李良决定反赵降秦，遂下令立刻追击，杀了那个蠢货女人。

尚在醉意朦胧中的武臣姐姐，被稀里糊涂割了脑袋。一不做二不休，李良索性下令偷袭邯郸。一切来得太突然，邯郸守军还没弄清怎么

回事，就被李良率军杀进城来。

赵王武臣和丞相邵骚被乱军所杀，邯郸被洗劫。好在张耳、陈馀由于耳目众多，提前得知了消息，这才逃过一劫。

李良趁机将邯郸赵军招入麾下，人马一下子扩充了好几万。李良深知，张耳、陈馀在赵国根基很深，要是不除掉此二人，势必是个祸害，遂带兵追杀。

张耳、陈馀在逃亡途中，有个门客给他们出主意说："您二位都是外来户，想要笼络赵国民心恐怕比较难，不如重新拥立赵国王室后裔，以赵王的名义号召全境，何愁赵人不归附，干不成一番大事业？"

两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便跑到信都(今河北省邢台市)，拥立前赵国宗室贵族赵歇为王。

后来，赵军卷土重来，陈馀率军打败李良，李良走投无路，前去投奔章邯。

此时，章邯已经在楚地北返的路上。

为了尽快消灭敌人，秦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给章邯帮忙。消灭了陈胜后，章邯觉得楚国的威胁已基本解除，便北上攻打魏国。为避免打草惊蛇，他命令士兵夜间衔枚急行军。等到魏军发现秦军的踪迹时，为时已晚，魏王魏咎已被困于临济(今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

魏国刚刚复国不久，兵微将寡，情急之下，魏王派国相周市亲自到齐楚求救。

得知魏国危急，齐王田儋亲自率军来救援，楚国方面则让将军项它、田巴来救魏。

齐王田儋率领的齐军根本没经过战争洗礼，而楚国援军过于孱弱，面对章邯手下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很快被歼灭。

齐王田儋、魏相周市皆阵亡。

魏咎本来将所有希望放在齐楚援军身上，没料到他们如此不堪一击，他彻底绝望了。

魏咎的一生，历经了家国覆灭、四处流浪，好不容易让魏国在自己手上重新复国。然而，命运总是如此变化莫测，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刚给了他希望，然后又狠狠地从他手中夺走。

命运就是如此残酷!

一个人经历一次亡国灭家已经令人痛彻心扉，然而，魏咎却将迎来第二次亡国。

然而，这位短暂的王，在明知命运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展现出了王者的风范。

他没有选择向章邯跪地求饶，也没有临阵跑路，而是坦然地面对死亡。

魏咎站在城楼上，城下是刀剑如林、杀气腾腾的秦军。他平静地跟章邯提出，他可以选择去死，但希望章邯能够放过城中百姓。

任何战争，无论正义，还是侵略，不管以何种名义发动，归根结底，受到伤害最深的永远是广大无辜的民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人生最后时刻，魏咎没有辱没他身上高贵的血统，保持了一个王者的尊严和担当!

面对这样的对手，纵然是敌对方，也令人肃然起敬。章邯默然良久，然后仰起头说：“好吧，我答应您!”

章邯不是不知道，庙堂上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擅自与敌人在战场上谈条件，毫无疑问会授予政敌把柄，沦为日后攻击他的口实，但是，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同意放过城中百姓。

他知道，此刻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王，更是一名悲剧英雄，一个伟岸的灵魂!

同样，章邯也是一名英雄，他明知大秦帝国大厦将倾，但仍想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英雄的内心是相同的，哪怕是战场上生死相搏的敌人，也并不妨碍

惺惺相惜。

临济城头，一团烈焰冲向天空，魏咎平静地走了进去，贪婪的火舌很快吞没了他的身躯，将他化为一堆灰烬。

章邯信守了他的承诺，放过了临济城内的百姓。

齐军战败后，田荣带领齐国残部东撤，秦军为了斩草除根，全力追击，魏咎的弟弟魏豹趁乱逃了出来，一溜烟跑到楚国，向楚怀王求救。

多一个盟友，就等于给敌人树立了一个敌人，楚国自然不愿意看着魏国就这样被秦人消灭掉，于是楚怀王给魏豹支援了数千人马。魏豹带着这些人又再次杀回老家去了，不多时，又陆续夺回了一些城池。

田荣被章邯死死咬住不放，最后在东阿(今山东东阿县)陷入了秦军的团团包围之中。当时正值七月，天上下着绵绵细雨，正在攻打亢父(今天山东济宁南部)的项梁，听说田荣被围，不顾道路泥泞，立刻引兵前来救援。

经过一番激战，秦兵最终被打败，章邯被迫向西撤退。齐军解围后，田荣终于能够喘一口气，重新返回齐国，但是一回国就得知，国人已经拥立田儋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任相国，田角的弟弟田间为将军。

田荣感到非常气愤，我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擅自立王。如今田儋已死，按理也该是他的儿子称王才是，怎么轮得到田假头上？于是他下令驱逐田假，立已故齐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王。自己担任齐国国相，弟弟田横为将军。

可怜田假还没来得及焐热王座，就被拉下马来，只好跑到楚国寻求政治避难。田角出逃，亡命赵国。此前，田间由于求援，已经到了赵国，于是兄弟俩滞留赵国。

项梁知道，虽然在东阿击败了章邯部队，但那不过是章邯率领的小股先遣队罢了，如要全面与秦军开战，就必须争取到齐国和赵国的支持。

但没想到，田荣此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全然不念及项梁对他的救命之恩，反而向楚赵两国提出：想要得到齐国的支持，就要先把人交出来，至于杀不杀，以后再说。

项梁自然不答应，人家到我这里寻求避难，就这样把人交出去，往后还怎么在列国间立足？遂一口回绝。同样，赵国也拒绝了田荣的无理要求。田荣非常生气，觉得楚赵两国不给面子，遂拒绝出兵。

没有齐国人帮衬，咱们楚国人照样可以揍秦人!项梁命令项羽、刘邦率军去攻打城阳，另一路楚军去攻打濮阳。

项羽作战勇猛，或许是出于对秦人的愤恨，或许是为了给敌人造成心理震慑，让他们彻底丧失斗志，不敢与楚军作对，攻下城阳后，项羽继襄城之后，又一次下令屠城，城阳全城军民无一幸免。对于此次屠城，刘邦态度如何，史书没有明言，估计是保持了沉默。

此次与项羽的并肩作战，让刘邦见识到了项羽的勇猛无敌，也目睹了他的残暴酷虐。项羽来自贵族阶层，刘邦出自民间，出身不同，立场迥异。项羽的目的是夺回昔日失去的荣光，刘邦的初衷不过是为了继续活下去。如此，项羽在战场上肆意杀戮，在所不惜；刘邦虽品行无赖，但至少知道民间疾苦，不会滥杀无辜。

两人之间的裂痕，估计已经在此次作战中，不知不觉间产生了。

在另一条战线——濮阳城下，楚军也击败了秦军。但是章邯是个强劲的对手，他虽然兵败失利，但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再度振作起来，绕濮阳城深挖壕沟，引来河水注满，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短时间内，楚军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项梁不想在濮阳浪费太多时间，他想尽快扩大楚国的占领区，将战线进一步向前推进，如果周围地区都落入楚人之手，濮阳自然会不攻自破。于是，项梁命令项羽、刘邦去攻打定陶(今属山东菏泽市)，然而依然受阻，毫无进展。

项梁遂命令二人放弃定陶，引兵西向，进攻雍丘(今河南省杞县)。

驻守雍丘的秦军主将正是丞相李斯长子、三川郡守李由。李由虽然负隅顽抗，但最终不是楚军对手，雍丘被攻陷，李由本人也死于曹参之手。

李由战死，秦楚激战之时，帝国庙堂上的权力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斗争双方正是李由父亲、大秦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

李斯处于守势，赵高步步紧逼。赵高背后有秦二世撑腰，有恃无恐；李斯自始皇帝死后，已是左支右绌，进退两难。

赵高自大权在握后，便开始大肆报复昔日得罪过他的人，许多无辜之人因此含冤而死。刚开始，赵高还有些担心，怕他专权横行的不法事迹传到秦二世耳中，遂对皇帝连哄带骗，让他安心在宫中享乐，至于朝堂上的那些烦心事交给自己就好了。

秦二世早已被赵高的迷魂汤灌得不辨东西，他本来就对朝政之事很厌烦，既然有人愿意替他分担，那再好不过了。于是，秦二世便将政务悉数交给赵高，自己则一门心思在宫中寻欢作乐，好不逍遥自在。

起初，赵高还选择性地挑些事务去汇报，但秦二世厌烦自己玩乐的兴致被打断，就对赵高说："这些事你自己看着办就好了。"如此正中赵高下怀，他开始独揽朝纲，不再将文武百官放在眼里，俨然以代理皇帝自居。

如今，赵高权力之路的绊脚石只剩下一人，那就是丞相李斯。

李斯之死

李斯身为大秦丞相，是百官之首，又是先帝时期的老臣，其子女皆与皇室联姻，人脉极广，在朝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可谓树大根深，想要扳倒他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世人看来无法完成的事，却难不倒赵高。因为赵高明白，就算是位高权重的李斯，也有他的短板，只要抓住了李斯的命门，就不愁扳不倒他。

在帝国境内，哪怕是百官之首的丞相，想要稳固权力，都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皇帝的信任!

这个问题，在始皇帝时期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如今时代不同了，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斯是否能在丞相宝座上继续坐下去，那必须看当今天子的心情。

李斯虽然醉心于权力钻营，但他是个尽职尽责之人，将大秦社稷安

稳看得高于一切。他与赵高有权力之争不假，但这一切在帝国大局面前都要让位。

每天都有关东地区的战报送到李斯手中，他心急如焚，看着自己与始皇帝呕心沥血打下的江山，就这样一天天烂掉，岂能坐视不理!

只是秦二世把自己关在深宫之中，想见一面实在太难。

就在李斯一筹莫展之时，赵高找上门来了。

“如今关东大乱，盗匪横行，君侯作为大秦丞相，难道就不站出来劝劝陛下吗？”

赵高一席话，让李斯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实在不相信这样的话会出自赵高之口。

看着一脸目瞪口呆的李斯，赵高心中暗自冷笑，脸上却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如今关东造反，天下乱成一团，但皇帝却依然故我，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该如何是好啊!我很想站出来劝他，奈何我人微言轻，在陛下那里根本说不上话。”

李斯思想上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前不久他刚惹恼了秦二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他不得不迎合皇帝，违心地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加大对官员的惩戒和对百姓的盘剥。

不过，李斯最终还是被赵高的演技给征服了，半晌后说：“我倒是想劝劝陛下，可惜现在连见他一面都很难。”

赵高见李斯上套了，赶紧说：“这个事交给我，我来安排!等皇帝一有空，就立刻通知您。”

赵高走后，李斯便在家耐心等待。没过几天，赵高果然派人捎话给他，让他赶紧收拾一下，进宫觐见。

李斯进宫见到秦二世时，皇帝正玩得开心，哪有工夫理他？三言两语，还没切入正题，李斯就被撵了出来。

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李斯感到很郁闷。这自然是赵高在暗中捣鬼，他故意选择皇帝玩乐得兴高采烈时，让李斯去见驾，让秦二世感到很扫

兴。

次数多了，秦二世就对李斯产生了厌恶之情：“丞相这是怎么回事，平常朕空闲之时，他不来汇报，总是趁朕玩乐时来搅局。他这是成心跟朕过不去，还是欺朕年轻，将朕不放在眼里？”

赵高顺势在一旁添油加醋道：“陛下要是不问，我实在不敢说，李斯对陛下心怀不满!”

秦二世感到纳闷：“他有啥不满的？”

“当初沙丘宫密谋之时，李斯全程参与，他认为有大功于陛下，但自您登基以来，却没给他升官，他肯定心怀不满!”

沙丘宫政变是秦二世不愿触及的忌讳之事，如今赵高提出来，他对李斯的嫉恨不由得更加深了几分。

始皇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如今李斯官居丞相，位列三公，拜爵通侯，已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他还想要什么？

“陛下试想一下，丞相长子李由身为三川郡守，却放任盗匪在其辖区自由横行，这是为何？首先起来作乱的陈胜是楚人，丞相也是楚人，他们两个家乡相去不远，是邻县之人，陛下不觉得其间有些蹊跷吗？更令人费解的是，楚国反贼经过三川城时，李由竟然装聋作哑，龟缩不出!”

秦二世气得脸色都发青了，然而赵高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害怕了。

“据说，李由和楚国反贼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保持秘密联络。但由于一直还没拿到证据，我不敢给您汇报。这些话，也只有我才敢跟您讲，别人都不敢跟您提及，陛下您恐怕还不知道，现在在外面，丞相的权力远比您大，世人如今只知丞相，不知陛下您哪!”

“他这是想干吗？!”秦二世此时又是愤怒，又感到疑惑，觉得李斯这样做，实在没有理由啊!

“丞相想称王!”

秦二世万万没想到，李斯竟然有这样的野心，但他也明白丞相位高

权重，单凭赵高的片言只语就将李斯问罪，那是不可能的，必须拿出实证来才能服众。于是秦二世派人去调查李由勾结乱贼的证据。

李斯宦海沉浮数十年，岂能坐以待毙？他立刻上书，针锋相对，揭发赵高，称赵高才是潜伏在皇帝身边最危险的敌人，如果现在不严加提防，迟早有一天，会像当年齐国田常取代姜齐一样，取代陛下您。

可惜，秦二世轻轻一句就将李斯反驳得无言以对：赵高是个宦官，他能掀起多大风浪!

是的，争夺皇图霸业最大的动力，就是能够将江山传给子孙后代，宦官没有子孙，自然就没有篡位的动机了。不但秦二世这么看，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这么认为。纵观后世，东汉、唐、明等宦官猖獗时期，都是由于皇帝认为宦官是家奴，朝臣是外人，相比满朝文武，宁可相信宦官。但是历史也一再证明了，宦官专权对国家的祸害、对百姓的荼毒，远比权臣擅权厉害得多!

尽管赵高已经将大秦帝国彻底推向了危亡边缘，但在秦二世眼中，他这位昔日的启蒙老师、现在的贴身侍臣，简直是完美无缺的圣人!

赵高为人诚信守法，道德高尚；赵高为官廉洁奉公，努力工作；赵高做事精明强干，善解人意；赵高上能为皇帝分忧，下能深入民间，体察民生疾苦。

这样的人，朕不信任他还能信任谁？这样的人，朕不重用他还能重用谁？

秦二世觉得李斯这是嫉贤妒能，他开始为赵高的人身安全担忧了，要知道李斯可是帝国的丞相，他要除掉一个人，还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必须将这件事第一时间转告赵高!于是，李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传到赵高耳中。

此时的李斯和赵高已是形同水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丝毫没有回旋余地了。

“现在朝堂之上，能够让丞相有所顾忌的，就只有我一人了，如果我死了，他恐怕就要行田氏代齐的故事了，我死不足惜，我是担心陛下您

哪!”

此时，如果李斯用非常手段除掉赵高，其实还是有很大胜算的，然而作为一名长期笃信法家学说之人，他宁肯采用正常渠道，运用规则来扳倒赵高，也绝不采用暗杀之类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赵高。

李斯知道，要想扳倒赵高，就必须制约秦二世，再不能任由他胡闹下去了。

可惜，李斯面对的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之人。这种人最可怕。

李斯觉得单靠自己一己之力，分量还不够，于是联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指出如今关东民众蜂拥而起造反，官兵坚决镇压，乱民被诛杀的不计其数，但仍然没法平息下去，究其原因是徭役、赋税实在太重，百姓实在不堪忍受。现在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请陛下停止阿房宫工程，减少四方戍边兵役、运输等徭役，让民众休养生息。

然而，秦二世却有他的浑蛋逻辑。

现如今的一切徭役赋税等规定，都是先帝时候开始推行的，先帝能够从诸侯兼并天下，攘除四夷，又修建宫殿，海内无事，天下安定，这是你们都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如今为何到了我这儿却行不通了呢？

朕即位不过短短两年，就盗贼四起，你们非但没法平息，反而要废除先帝开创的事业，你们既没有报答先帝，也不能为朕尽忠分忧，那要你们有何用，你们又有什么资格占据高位？

在秦二世看来，先帝不会错，朕也不会错，错的都是你们这些臣子，天下大乱，并非朝廷赋税过重，而是你们这些臣子执行不力!

秦二世的一番歪理邪说，呛得冯去疾、李斯、冯劫三人瞠目结舌，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皇帝并非仅仅斥责一番了事，而是紧接着下令，将他们这几位位居三公高位的大臣投入大牢。

这些年来，凡是被送进大牢之人，很少有活着离开的。冯去疾、冯劫下狱后，明白接下来将迎来无休止的酷刑折磨，他们实在不愿意忍受

狱吏的羞辱。与其在牢中苟延残喘，还不如保持尊严地去死，于是他们很快自行了断。

李斯没有像冯去疾、冯劫一样选择自杀。一方面，他没有二冯的勇气；同时，他对自己的辩才很有信心，相信自己能打动皇帝。

秦二世将李斯案件交给赵高审问，调查李斯、李由父子谋反事宜。李斯被定性为涉嫌谋反，这意味着秦二世绝不放过李斯身边的一切人，很快李斯的族人、门客都统统被逮捕下狱。

起初，李斯还想辩解，但赵高哪里会给他解释的机会，一上来就按倒李斯，狠狠打他一千大板，杀一下他这位丞相大人的威风。

李斯哪里受得了如此酷刑，为了保命，被迫屈打成招，含冤认罪。

李斯此时还对秦二世保留着一丝幻想，他希望皇帝能够幡然醒悟，赦免自己，就像当初自己上《谏逐客书》后，始皇帝收回成命一般。

可惜秦二世不是始皇帝，李斯注定再也没有第二次那样的运气。

李斯在狱中精心构思了一篇奏疏，文章采用欲扬先抑，正话反说的手法，表面上看对自己大肆数落一顿，实际上对秦二世历数自己三十年来对秦国立下的赫赫功绩，其中包括协助始皇帝消灭六国、为国选拔人才、驱逐蛮夷、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

李斯幻想，秦二世看到后，会念及自己的功劳，网开一面。

但是李斯费尽心思写就的这篇奏疏，根本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而是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看都不看，很轻蔑地说了一句：“囚犯有啥资格给皇帝上书？”随手就扔到一边。

赵高觉察出来了：李斯虽然认罪，但终究不死心。

为了让李斯彻底死心，将案子办成铁案，赵高觉得决不能让李斯翻供。

正当李斯满怀期待地等待皇帝的赦免诏书时，牢房中先后来了好几拨人，其中有御史、谒者、侍中，他们耐心询问案情，李斯以为是皇帝派他们来复核案情，便将以前的供述统统推翻，将自己蒙冤下狱、被迫

屈打成招等情况如实相告。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是朝廷的监察官员，而是赵高的门客临时客串罢了。

接下来，李斯被再次拷打了一番。

等秦二世派人到牢中提审李斯时，他难以分辨真假，唯恐又是赵高派人来试探他，便不敢再翻供，将赵高扣到他头上的罪名全部认了下来，并在供词上签名画押。

秦二世看到供词，心中的最后一丝疑虑也都消失了，他庆幸道：“幸亏有赵君，若不然，我就是被丞相出卖了，亦蒙在鼓中，不得而知啊!”

就在这时，秦二世派出去调查三川郡守李由的人返回来了，汇报称，他们在抵达三川时，楚军已经杀死了李由。

既然死无对证，就可以随便捏造罪名了，赵高趁机坐实了李斯谋反的罪名。

李斯最终被判处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头，夷三族。

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李斯，被押解出牢房，与他同行的是他的二儿子。

什么功名富贵，此刻统统化为烟云。

咸阳街头围满了围观的人群。上一次出现如此多人，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李斯的伯乐和政敌吕不韦被秦王撵出京城，后来死在了前往蜀地的途中。

咸阳街头的青石板，每一寸都被王侯将相踩过，每一寸都染满了英雄血。

商鞅、白起、韩非的血浸入咸阳的土地，张仪、魏冉、范雎、蔡泽落魄的背影留在咸阳的夕阳中。

功与名，英雄冢，不许人间见白头!

如今该轮到李斯了，李斯，斯人如鼠，他有着绝世的才华，建立了

前无古人的功业，然而终其一生，很难称得上英雄二字!

春秋战国以降，百家蜂起，儒法墨道、阴阳纵横，各有先贤人物：孔孟老庄，自不必言；就是当年齐国矬子晏婴，也被世人称为晏子；张仪苏秦毫无立场可言，唯利是图，靠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搅得天下不得安宁，但也被后世尊为张子、苏子。

然这种待遇注定与李斯无关，尽管他的功业远超过这些人。

在最后时刻，李斯开始有点懊悔。三十年前毅然走出上蔡家门的那一刻，他一直引以为傲，如今，他开始有些怀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

李斯回过头，看着儿子，怅然说：“我现在多么怀念当年在上蔡老家的时光，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我父子二人牵上黄犬，一同到上蔡东门外追逐兔子，那该是多美好的情景，可惜永远没机会了。”

说完，父子二人相对无言，唯有失声痛哭。

李斯死得非常凄惨，可谓受尽侮辱和痛苦折磨。他先被脸上刺字，而后割掉鼻子，随即砍掉左右脚，接着施以鞭刑，最后才将血肉模糊的李斯拦腰斩断，割下头颅挂在高杆上示众，尸骨则被捣成肉酱，拿到市场上卖掉。

那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犹如人间活地狱。

从来都是作法自毙者，先有商鞅，后有李斯。他们在制定非人的暴政虐法残害天下万千百姓时，就该料到，迟早有一天本人也会落入自己设计的彀中!

李斯死后，丞相一职自然成了赵高的囊中之物。

李斯一死，赵高最后一个权力障碍被清除，从此朝政大事都由赵高说了算。

秦廷朝堂上权力斗争的大幕终于落下，此时关东地区项梁带领的楚军，正在与秦军生死相搏，大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

第五章 生死决战

权力重组

战场上捷报频传，项梁先后击败了章邯和李由，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刚开始在心头紧绷的弦逐渐放松下来，他觉得昔日战无不胜，令六国闻风丧胆的秦军也不过如此，如果按照目前这种速度，破函谷，入咸阳，也是指日可待了。

项梁的傲慢，引起了一旁宋义的焦虑。宋义在楚国未亡前曾出任令尹，人生的高度决定眼界的高低，他深知现在还不是翘尾巴的时候。

骄兵必败，古训犹在，岂能因为打了几场胜仗就放松警惕？古人云“行百里半九十”，如今秦楚交战，其实还处于拉锯胶着状态，究竟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在这节骨眼上，切不可泄气。

宋义顾不了太多，直接对项梁劝道：“自从最近接连取得胜利后，将军您开始有些自满，士卒们也出现了怠惰现象，疏于训练，产生了轻敌情绪。然而，秦军却还在源源不断增兵，如此下去，我实在为您忧虑!”

一来二去，宋义的话说得多了，项梁觉得宋义不但胆小怕事，而且整日在耳边聒噪，实在烦人，想着干脆把他打发得远远的算了，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落个清静。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派宋义出使齐国。

宋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一下赶往齐国。走在半路上，宋义恰好遇到齐国派来的使者高陵君显(高陵君为封号，名字叫显)。一打听，知道他是去求见项梁，便苦笑了一下说：“我看武信君兵败是早晚的事，你要是不想去枉自送命，就放缓脚程，别急着赶路，免得遭池鱼之殃。”

高陵君显一听，觉得反正也没有什么急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便不再急着赶路，而是晃悠悠往前走。没多久，果然传来项梁兵败被杀的消息。

章邯此前虽然与楚军在东阿交战时吃了亏，损失了一些兵力，但根本没有伤筋动骨，其基本实力犹在。当初章邯从骊山陵墓工地招募的刑徒军就有七十万，其后秦二世又从全国各地征集兵力支援章邯，而项梁

手下的军队充其量也就七万多人，秦军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对楚军拥有压倒性优势。

就在项梁得意忘形之时，章邯却在暗中蓄积力量。定陶城下，两军交战时，秦军倾巢而出，楚军猝不及防，全面溃败，项梁战死沙场。

当时，天上正下着连绵细雨，楚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泥浆中，在朦胧雨雾中，一眼看不到边。

这场雨看起来没完没了，从七月一直下到九月，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当时，项羽和刘邦带领楚军在外黄县与秦军厮杀，战局僵持不下，只好转移战场，前往攻打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长途奔袭、连续作战，使得楚军将士疲惫不堪。恰在此时，他们接到了项梁的死讯，这对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楚军上下情绪低落，失败的气氛在军营中弥散开来。

项羽、刘邦与随军出征的吕臣一合计，觉得再留在陈留，恐怕对己方不利，遂率军向东撤退。

项羽觉得现在再让楚怀王留在盱眙不合时宜，万一让秦人趁机劫持了，那就麻烦大了，便决定将他转移到彭城。紧接着，他对战略部署做了调整，吕臣驻扎彭城之东，刘邦屯驻砀地，项羽自己亲自率军驻扎在彭城西面。

项梁战死，楚军不得不暂时战略收缩，从全面进攻，转入防守阶段。

项梁之死，使得楚国内部权力结构也开始产生微妙变化。自被拥立为王以来，楚怀王一直被当作朝堂上的一个摆设，仅仅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已。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项梁做出的安排，至于楚怀王本人，根本没有置喙的资格，唯有签字画押而已。

然而，没有人甘愿做傀儡，任人摆布。起初，楚怀王因来自民间，没有军政经验，不敢也没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坐在王座上时间久了，岂能长期容忍臣下对自己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对权力的渴望，在他的内心逐渐膨胀起来。

只是，对于一个来自民间的放羊娃来说，又有什么本钱与树大根深的项梁家族博弈呢？弄不好，项梁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会把他废除。

因此，怀王做好了长期隐忍的准备，等待时机，再慢慢从项梁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然而，没有想到项梁突然死了，这无疑是强化王权的绝佳时机。于是怀王果断出手，宣布将吕臣和项羽麾下的军队合并到一起，收回军权，由自己亲自指挥。

楚军内部，除了由项梁叔侄的江东子弟兵组成的嫡系部队外，还有包括吕臣的苍头军，刘邦、陈婴等人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中，项梁的班底是重点防御和打压的对象，刘邦、吕臣等人则要设法拉拢利用，用来平衡江东兵。

这些日子以来，楚怀王尽管本身没啥权力，但处于权力核心圈，耳濡目染，他自然也学会了不少。很快，他宣布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统领砀郡兵马；封项羽为长安侯，号称鲁公；任命吕臣为司徒，吕臣之父吕青出任令尹。

大家看似都升官了，但其实变相地剥夺了项羽的军权。

不过，在怀王看来，吕臣、刘邦、陈婴等这些人毕竟不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往后是否对自己忠心，是否靠得住，还得两说，因此，必须组建自己的班底才行。可他不过是项梁从民间找来的苦孩子，身边哪有自己人？

就在这时，滞留在楚国的齐国使者高陵君显的一番话，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高陵君显和怀王闲谈时，无意间提到了宋义关于项梁结局的准确预测之事。

怀王一听，大喜过望，没想到身边还有这等高人，便召见了宋义。经过一番谈话，怀王越发赏识他，觉得自己身边就缺宋义这样的人才，便有意将他揽入麾下，遂提拔为上将军，委以重任。

受到怀王如此器重，宋义自然感恩戴德，誓死为他效忠。

悄然之间，怀王已完成了新的权力布局，试图自此将权力收入自己

手中，从而乾纲独断，不再受人掣肘。

他这种做法，自然是惹恼了项羽。在项羽看来，要是没有我们项家叔侄，你现在还是个放羊娃。以前看你不露声色，没想到蔫儿坏，如今我叔父尸骨未寒，你就忘恩负义，想卸磨杀驴，典型的一个白眼狼!

项羽正愤愤然之时，接到赵国紧急求救的消息。

原来章邯在击溃楚军，杀死项梁之后，觉得楚国大势已去，剩下的一帮残兵败将根本不足为虑，便引兵北上，准备一举击垮赵国。

章邯挟败楚之余威，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进入了赵国境内。赵国刚经过李良之乱，加上赵王歇新立，人心未稳，被秦军猝然间杀了个措手不及，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秦军很快抵达邯郸城下。

赵王与张耳、陈馀仓皇出逃，章邯轻松进入邯郸。

邯郸数百年来一直都是赵国的都城，为了彻底摧毁赵国，防止赵人重新集结，章邯下令将邯郸城郭完全拆除，然后将城内的居民全部迁往河内(本属于魏地，泛指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地区，汉初设立河内郡)。

赵王歇出逃后，在张耳护送下进入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西南)，陈馀在逃亡途中，一路收拢前线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差不多集结了几万人马，然后驻扎在巨鹿城北，他们被称为河北军。

章邯驻军巨鹿南面的棘原(具体位置有争议，大致位于今河南安阳县西北部)，大将王离率领秦军围困巨鹿城。

王离出身将门世家，其祖父为王翦，其父乃王贲，皆是大秦赫赫有名的战将，王翦更因为率领秦军灭楚而名扬天下。

始皇帝时期，王离作为蒙恬的副手，一起北上驱逐匈奴，督建长城。及蒙恬含冤被杀，王离取代蒙恬，肩负起捍卫帝国北疆的重任。

王离手下有三十万大军，都是秦军中的精锐之师。陈胜起义后，六国死灰复燃，纷纷复国，天下大乱，纵然章邯率领数十万大军四处出击，依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兵力捉襟见肘。于是，秦二世命令驻守长城的秦军除了留下一部分防备匈奴外，其余二十万大军皆随王离南下，

加入平息内乱的队伍。

面对秦军压境，赵国危若累卵，一面加强防守，一面派人到各国去求救。

如果说，此时章邯和王离封锁赵国边境，以秦军强大的兵力，赵国别说派出使者，就是从巨鹿城内飞出去一只麻雀估计都很难。然而使者一拨又一拨地从赵国赶来向诸国求救，催促赶紧出兵救赵。

赵国使者之所以能够顺利突破重围，固然有赵国人在生死危亡关头，豁出命来硬闯的原因，但也不排除章邯故意放水的因素。

章邯自率领刑徒军出关东征以来，除了在东阿，因寡不敌众被项梁击败外，在对阵楚、魏、齐等国军队时，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诛陈胜、败吕臣、灭项梁，一路走来，可谓罕有对手。

但是章邯也有苦恼，那就是原六国广大地区，已是遍地烽烟，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刚平定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又造反了。

数月来，章邯率领大军纵横南北，数次往返于大河两岸，前后行军数千里，纵然秦军将士作战英勇，不怕吃苦，不惧牺牲，然而如此长时间、高强度、远距离的持续作战，将士们已是达到疲劳极限。

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目前这种局面，是章邯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在攻打赵国都城邯郸时，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出现在章邯的脑海中。

单纯对付弱小的赵国，其实不难；但是章邯想以灭赵为契机，一举歼灭六国所有有生力量!

因此，当王离围困巨鹿后，章邯并不急着赶去与之会合，而是赶着修建甬道(为避免敌方干扰，两边筑起通道)，从黄河岸边一直修到王离大营，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王离手中。

章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赵国使者之手，将各国军队吸引到巨鹿城下，然后以逸待劳，围城打援，从而彻底消灭各国军力，达到一战而定天下的战略目的。

不得不说，章邯的这一战略规划，相当高明，而后来的事情发展，也不出他的所料。

秦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王离军营中的饭香味源源不断地飘到巨鹿城头。王离按照章邯部署，并不急着求战，而是下令将士们养精蓄锐，做好大战前的准备。

但是城内的赵军已经坚持不住了。自从秦军围城以来，城内外一切联系全部中断，更别提粮食补给了。

张耳急得团团转，照这样下去，就算秦军不攻城，随着城内粮食的消耗殆尽，赵国君臣恐怕也要活活饿死。

张耳此时开始有些怨恨自己的好朋友和老搭档陈馀了，他手中好歹还有数万大军，怎么不对秦军发起反击？难道就这样看着我们坐困愁城，见死不救？是不是到了生死关头，就忘了我们当初休戚与共的誓言？

张耳等不及了，便派人到陈馀军营，催促他抓紧时间与秦军开战。不过，陈馀却另有想法，他知道单凭自己手中这点兵力，与秦军开战无疑是羊入虎口，自找死路，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各国援军到来，然后合兵一处，发起对秦的反击。

陈馀觉得，越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越要保持冷静，不能自乱阵脚。自己手中这点兵力，可是赵国最后一点家底，决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白白葬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根本不见各国援军的影子，困在城内的张耳的信心也一点点被消磨殆尽，性子也变得越发急躁，于是派部下张黡、陈泽二人前往陈馀军营。

二人一见到陈馀，就转述了张耳的狠话：“想当年，你我可是生死之交，现在赵王和我命在旦夕，您坐拥数万大军，却置我们生死不顾，假若您心中还念及我们往日的友情，为何不豁出去与秦人拼搏一番呢？至少还有十分之一二的胜算吧？”

陈馀听后，既感到憋屈，又非常气愤。

“如果单凭一时血性，就去与秦军拼命，除了枉送性命外，根本于事

无补。我的目的，不是求与秦军同归于尽，而是替赵国保留最后一点力量。万一赵王和张先生不幸殉国了，还有人替他们复仇不是？”

张黡、陈泽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大声冲陈馀嚷嚷道：“现在就算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并非没有任何意义，至少能够证明你对张先生信守诺言!”

陈馀百口莫辩，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便说：“并非我怕死，而是就算死，也要死得有价值，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好吧，我先拨给你们五千人马，你们先去试探一下秦军!”

张黡、陈泽气鼓鼓地带着五千人马，前去挑战，结果不出所料，全军覆没，无一幸免。

此时，赵国的使者还在各国朝堂上做着外交努力。各国态度不一，有的同意派兵，有的还在观望。

燕赵唇齿相依，一旦赵国陷落，燕国自然难以独存，燕王韩广派部将臧荼前来救援。齐国国相田荣对楚赵两国没有交出政敌田假、田角等人一直心怀不满，所以选择观望，没打算出兵相助。齐国将领田都对田荣见死不救的做法很不满，便率军背叛田荣，前来救赵。

张耳的儿子张敖，在代地征集了一万多兵力赶来。各路援军都在陈馀军营旁边安营扎寨，但畏惧秦军之强大，彼此观望，没有人愿意主动出击。

各路诸侯都各怀心思，希望别人冲锋在前，好保存自家实力。

秦军也没有攻击各路诸侯军队，章邯在等待楚军的到来。因为谁都知道，楚军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反秦的首倡者，只要彻底击溃楚军，余者皆不足为惧。

此时，楚国朝堂正陷入争论之中。有人认为应该先救赵国，有人认为应该先入关中，直捣秦人老巢。但多数人认为如今秦军依然强大，贸然进入关中，说不定就会陷入秦军的重围，各方争执不下。

最后，众人都望着楚怀王，希望他一锤定音，做出最后的决断。

楚怀王其实心中已经有了主张，他提出：“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在关

中称王。”

这相当于与众将领签订了一份契约，大家都必须遵守；同时，这又是一份激励协议，鼓励大家争相入关灭秦。

面对怀王提出的约定，众人都无话可说，表示赞同。

要说战斗力，楚军诸将领之中，无人能出项羽其右，按理入关灭秦的重任就该由他来扛起。

然而，项梁死后，项羽满脑子都是如何给叔父复仇，如今章邯就在赵国，他当然想去跟秦军死拼，至于其他的事，都可以放一边。

项羽这种想法，正中怀王下怀。

因为，怀王并不想派他入关。

怀王对项羽的所作所为颇有不满。在战场上，项羽固然无人能敌，但也极端残忍暴虐，凡是他率军经过之地，无不寸草不生，尤其是在攻下襄城后，阖城百姓无论长幼全部被坑杀，简直骇人听闻。如果让他入关，恐怕只会更加激起秦人的反抗，还不如派一个敦厚长者前去，更妥当一些。

思来想去，怀王觉得还是派刘邦去比较合适，至少他不会滥杀无辜。

自陈胜、项梁举事受重挫后，不少士卒走散，散落各地，怀王命令刘邦一路向西，重新聚拢这些人，然后走南线西进入关，让项羽前往救赵，然后从北线西进入关。

对刘邦，怀王倒是放心；对项羽，则有些顾虑重重。一方面担心项羽不顾大局，滥杀无辜；另一方面，他好不容易重新掌握了兵权，现在让项羽出征，担心自己又被架空。于是，他让宋义担任上将军，号称“卿子冠军”，统领全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都归宋义节制。

怀王精心谋划，觉得如此一来，项羽必定无法跳出自己掌控，楚国的最高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时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

失而复得

对于怀王的安排部署，项羽虽然很不满意，但也没有立刻跳出来反对，而是选择遵从。

自项梁死后，项家的势力不断被蚕食，楚国也面临着自复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目前大家还是同在一条船上，在这个时候，如果为了争权夺利挑起内斗，搞得船都翻了，对大家都不好。

不过，好在江东八千子弟犹在，足智多谋的老先生范增对项家也是忠心耿耿，暂且低头也没什么，未来的道路还长，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但是，自随叔父起兵以来，项羽多次独当一面，战场上所向披靡，养成了目空一切的坏脾气。如今，却让他受宋义这样一位只会耍嘴皮、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之人指挥，心中自然非常不服气。

一路走来，项羽心中冷笑，看他宋某人如何在战场上布兵摆阵。

谁料，大军抵达安阳后，宋义便下令安营扎寨，就地待命。

项羽觉得很郁闷，明明大敌当前，理应立刻渡过黄河与秦人决一死战才对，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赵国被秦国灭掉？

赵国如果被灭，楚国就少了一个帮手，秦人更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诸侯，届时局面恐怕会更加糟糕，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怎么统率三军，怎么能让将士们心服口服？

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羽对宋义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就这样，大军在安阳驻扎了整整四十六天。楚军上下，开始军心涣散，将士们都感到百无聊赖。

最后，项羽实在忍无可忍，直接冲进宋义的住处，跟他理论起来："如今，秦军围困赵军，形势十万火急，上将军为何在此停顿月余？还望马上渡过大河，与赵军里外夹击，一举击败秦军，如果再这样耗下去，恐怕真来不及了。"

宋义却看上去气定神闲，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听完项羽的一番话

后，非但没有急躁，反而不缓不急地说道："按照足下之论，就好比去只顾拍死叮咬牛身的虻虫，但对附在牛毛中的小虮虱根本毫发无伤。章邯虽强大，但也不过是围绕牛身的牛虻而已，我们真正要消灭的敌人，就是秦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项羽是个不爱读书之人，对宋义的奇谈怪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宋义看着一脸懵懂的项羽，感到很得意：这个项籍说白了，终究也是一介武夫啊。遂耐心继续给他解释说："我们与其掺和秦赵之战，还不如静观其变，等他们分出胜负再说，如果赵国败了，咱们再趁机对付已是疲惫之师的秦军，假如赵国战胜，咱们擂鼓西进入关，一举灭秦!"

说了半天，你这是要坐山观虎斗，想坐享其成呀!

我们来这里是救赵，而不是置人家死活于不顾的，项羽听到这里，气得一言不发。

宋义还以为项羽被自己说服了，便自鸣得意地说道："要是身披铠甲，手执长矛，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我是不如将军你；但要说运筹帷幄，制定战略，将军你比老夫就差远喽!"

项羽听出来了，宋义这老家伙是在讥讽自己只懂得上阵抡刀砍人，却不懂如何用兵。说白了，就是蔑视自己，把自己看作一介莽夫而已!

项羽听完宋义的一番高论后，再也懒得和他扯，气呼呼地离开了。

宋义随后下达了一道命令：全体将士目前要做到像老虎一样凶猛，像羊一样执拗，像狼一样贪婪，蓄积力量，原地待命，谁要是敢违背命令，擅自行动，一律定斩不赦!

宋义这道命令，就是冲着项羽来的。

大将领兵在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战术调整，但出兵救赵是楚国君臣商定之事，也是怀王亲自下的命令，宋义竟然在半道上止步不前，坐观成败，难道就不怕因贻误战机而被治罪吗？

其实，宋义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怀王暗中交代的。

其中的缘由也很简单，怀王不想让项羽夺了抗秦援赵的功劳，否则将来他功高盖主，难以约束，最好是让宋义抢得头功，实在不行，能拖

则拖，为刘邦西进入关争取时间。一旦刘邦抢先一步入关灭秦，届时项羽纵然有救赵的功劳，也只能屈居刘邦之下。

项羽正在生闷气的时候，又听到一个消息：宋义派儿子出使齐国，去担任齐国国相，并且亲自将他送至无盐县(今山东东平县无盐村南)，在那里大摆筵席，宴请宾客，整日饮酒作乐。

此时，天降大雨，气温骤降，楚军将士们饥寒交迫，宋义作为堂堂上将军，竟然抛下将士们，只顾自己儿子的仕途，全然不顾将士们的感受，更将救赵大事抛诸脑后，是可忍孰不可忍!

楚军军营中已经有了不满的声音，将士们牢骚满腹，项羽的愤怒也达到顶峰，他觉得可利用众人对宋义的不满情绪，一举除掉他，重新夺回军权。

项羽便召集部下，对众人慷慨陈词道："我们受怀王之命，前往救援赵国，将士们铆着劲就等和秦军决一死战，没想到却在这里停滞不前。今年到处饥荒，庄稼歉收，百姓困苦，食不果腹，军营中现在已无存粮，将士们每天靠吃蔬菜拌豆子充饥。目前，我们唯有尽快渡河，从赵国境内取得补给粮食，这才是当下的首要任务!"

项羽目光从台下每一张脸孔扫过，众将士都在静静听他发表演说。

接下来，项羽加重语气，愤怒地说："可如今有人竟然不顾将士挨饿受冻，自己大宴宾客，吃喝玩乐，却以'待秦军疲惫之机，再发动进攻'的理由胡乱搪塞，拒不渡河，试想以秦之强大攻击疲弱新立之赵国，其取胜是意料中事，我们哪有机会等到秦军颓废疲惫后再攻之？难道秦人会自动变弱小吗？我军近来受挫，吃了败仗，武信君殉国，楚王为此常常寝食难安，如今将举国之兵托付给上将军，希望他能扭转目前不利的局面，他可好，非但不体恤将士们，反而一门心思只为自己考虑，亏他常常以忠臣自居，请问他的所作所为，是哪门子忠臣？!"

众人感到义愤填膺，这些日子以来，压在心底的对宋义的不满，立刻被点燃了。

十一月，某日，宋义回到军营。

晨会之际，项羽径自闯入宋义大帐，砍下他的脑袋，拎着走出帐

来，冲着将士们大声说：“宋义秘密与齐国勾搭，阴谋反楚，幸亏楚王英明，已暗中下令，命我就地处死他!”

大家本来就对宋义送儿子去齐很不满意，况且人都给杀了，纵然有人对项羽的话半信半疑，但慑于他的威猛，哪敢说半个不字，于是便异口同声说道：“当初是项家拥立楚王，首倡大义，光复楚国，如今又是将军您诛杀乱臣贼子，为国再立新功，这上将军的位置本来就是该您来担任，请勿再推辞。”

项羽便在众人的簇拥下，代理上将军一职。

走马上任后，项羽立刻命人去追赶宋义之子宋襄，此时，宋襄已进入齐国境内，不过还是被项羽派去的人干掉了。

事后，项羽派桓楚去向怀王汇报事情经过。

怀王得知宋义被杀，非常震惊，万万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扶持的亲信，就这样被项羽除掉了。如此一来，楚国所有的军权都又重新落到项氏一族手中了，以前所做的各种努力，也全都化作泡影。

纵然有万种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只能面对现实。怀王只好派人到大营，拜项羽为上将军。

重新夺得楚军指挥权后，项羽当下命当阳君英布和蒲将军，领兵两万渡过黄河驰援巨鹿。

为了扭转赵国目前的被动局面，英布和蒲将军在渡河之后，并没有着急与秦军开战，而是设法破坏秦军的运粮甬道，破坏前方后勤补给。

陈馀得知楚军来援，信心倍增，派人前往项羽大营，敦促他立刻率军渡河北上。

项羽在完成对楚军内部的重新整合、掌握了绝对指挥权后，便命令大军渡河。

时在秦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

一场决定秦楚命运的生死之战，即将爆发。

整个天下人都屏住呼吸，静待在巨鹿城下即将发生的一场前所未有

的惨烈厮杀。

这场战斗关乎天下人未来的命运：秦胜，则天下重归一统，六国之人又重新俯首，任由秦人奴役；楚赢，则海内列国获得自由，再次回到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生或死，是个大问题!如何选择？

想要活下去，那么，就要敢于去死!

只有敢于面对死亡的勇士，才有资格活下去!

唯有抛弃一切幻想，断绝一切后路，将自己彻底逼入绝境，才能向死而生!

项羽指着滔滔大河，对将士们说："我们将迎来最强大的敌人，诸君务必抱着必胜的决心，否则就不要幻想活着返回楚地去。请大家凿沉船只，砸烂一切锅碗瓢盆，烧掉营帐，我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除了拥抱胜利，别无选择!"

受到鼓舞的楚军将士们，立刻行动起来，忙成一团。在叮叮当当声中，船底被凿穿，江水汹涌而入，船只渐渐沉入波涛之中，炊具全部被砸了个稀巴烂，最后，楚军一把火烧了大营。

在熊熊烈火的映衬下，项羽带领楚军昂然向巨鹿进发。

楚军的士兵身上只带了三天的口粮，胜利或者灭亡，就在此一战了!

就在这时，前末代齐王田建孙子田安背叛田荣，攻下济水以北的地方后，率军前来与项羽会合。

楚军一抵达巨鹿城下，就立刻包围了王离军营，发起冲锋。短兵相接勇者胜，秦军被突然间杀出的楚军打了个蒙头转向，仓促应战。秦军一路追撵赵军，势如破竹，如今在巨鹿城下屯兵日久，已经有了懈怠和轻敌情绪，再加上粮道被切断，粮食供应不足，将士们常吃不饱肚子，完全没了当初虎狼之师的威风，所以一上阵，就被动挨打。反观楚军，是抱着死中求生的决心而来，越战越勇。

很快，秦军败北，项羽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下令继续发起攻

击，楚军将士越战越勇，一连发起九次战斗，接连将秦军击溃。

楚军将士们个个犹如猛虎下山、贪狼逐羊，无不以一当十，从气势上全面压倒人数远多于己的敌人，秦军不甘失败，负隅顽抗，拼死反击。

巨鹿城下，秦楚两军拼命厮杀，战鼓声、呐喊声、厮杀声、刀枪剑戟碰撞声混合到一起，震动四野，天地变色。

各路诸侯援军涌上军营壁垒，围观秦楚两军的厮杀，面对空前激烈的战斗，无不胆战心惊，没有人敢跨出军营一步。

在还没有分出绝对胜负之前，所有人都宁愿明哲保身，优先保存自家实力。

直到最后，秦军全面溃败，兵败如山倒之际，各路诸侯才如梦初醒，赶紧出兵投入战斗，夺取胜利果实。

此战秦军惨败，损失严重，都尉苏角战死，王离副将涉间眼看大势已去，放了一把火，投火自杀，而王离本人则被俘(王离结局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极有可能死于项羽之手)。

至此，楚军大捷，将士们气势如虹，各路诸侯军无不心悦诚服。

待到战争结束后，诸侯军将领们前往楚军大营参见项羽。众人进入辕门后，见军营内一派肃杀，刀剑如林，盔甲鲜明。项羽威风凛凛，端坐于中军大帐，浑身散发着刚从战场归来的血腥气，众人不由得内心发怵，纷纷匍匐在地，跪行至项羽脚下。

实力决定一切，众人当下奉项羽为诸侯联军的上将军，统率节制各国军队。

项羽一战而名扬天下，自此各国无人敢挑战楚军盟主的地位。

何去何从

巨鹿被秦军包围已有数月，眼看到了山穷水尽之际，终于得救，赵国君臣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赵王赵歇、国相张耳出城，到楚营拜谢项羽。

其间，张耳见到了陈馀。

这对多年的忘年交，在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之后，彼此早就没了当初的情谊，如今，张耳对陈馀充满了怨恨。

回想以前，为了胸中理想，共同流浪天涯，多年来相扶相持，一起走过了坎坎坷坷，两人对彼此的友谊深信不疑。然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象，在生死关头，还是只求自保，说什么刎颈之交，说什么生死不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张耳冲着陈馀发泄数月间积累的愤懑和不满，陈馀百口莫辩。

事已至此，心已寒，情已断，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张耳的目光在陈馀身后搜索，但始终没看到自己的老部下张黡、陈泽身影。

张耳不想再和陈馀纠缠，直接问："张黡、陈泽去哪里了？"

陈馀实话实说："他们不听劝告，已经死在秦军手里了。"

张耳不禁顿生疑窦，不信这是事实。他立刻质问陈馀："是不是由于两人一再催促出兵，被你杀了？"

陈馀听到这里，顿时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羞辱，立刻跳了起来："如果说，对于我没有及时出兵，你有误解，尚可理解，但没想到我在你心中竟然是如此卑鄙无耻之人!没想到你如此不惮于用恶毒心理推测我，难道你以为我真的很稀罕将军的官位吗？算了，给你就是了!"

陈馀气呼呼地将将军印摔给张耳，径自出门上厕所去了。

如此一来，张耳反而有些不自在了，一脸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说了不少狠话，但张耳内心还是对陈馀存有幻想，毕竟数十年的友谊，岂能说断就断。

在座的一位门客看出了张耳的心思，便劝张耳道："古话说得好，'天予不取，必受其咎'，趁着这机会，正好收回陈将军军权，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张耳听后，顿时拿定主意，立刻拿起陈馀将军印，拴在腰间。

陈馀从厕所返回时，发现将军印已佩戴在张耳身上。他刚才的做法本来是赌气之举，本想张耳要是给他服个软，赔个不是，两人完全可以重归于好。

但陈馀没料到，张耳竟然如此绝情，全然不念数十年的情谊，顿时心灰意冷，既然赵国庙堂之上已无法容我栖身，那么我就去逍遥江湖。

陈馀带领了一帮子自己的亲信，约数百人，一起隐居大河之畔，整日垂钓狩猎度日，选择暂时蛰伏，静待时机来临。

等张耳和陈馀再次重逢时，双方已是战场上生死相搏的仇敌，这是后话了。

巨鹿城的这些日子，给赵王歇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实在不愿再在这里停留下去，便起身返回信都去了，留下张耳与项羽一起继续迎战秦军。

楚军虽然击溃了王离率领的秦军，但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轻松，因为章邯率领的二十万秦军主力完好无损，一场恶战还在等待项羽。

王离近乎全军覆灭的惨败，让章邯震惊不已。他知道，此时楚军军锋正健，不可与之争锋，遂下令后撤，暂避楚军锋芒。

章邯的计划是选择战略后撤，借以助长楚军骄傲自满的情绪，然后再寻找适当战机，反击楚军。当初的项梁就是被章邯用这种战术打败，如今，他想故技重演。

经过数次有计划的后撤后，章邯占据了较有利的地形，两军暂时处于对垒相持的态势，秦楚双方都在等待战机。

然而，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来自战场上，而是来自身后。

自章邯率军出征以来，诛杀陈胜、击溃吕臣、斩项梁、死魏咎、逐赵歇，可谓战功赫赫。本来已经命悬一线的大秦帝国，在章邯带领秦军的奋力拼杀之下，硬是从死亡边缘线上被拽了回来。

如果此时帝国庙堂之上执政者仍为始皇帝时期的冯去疾、李斯、冯劫等老臣宿将，纵然巨鹿新败，章邯也不会有任何畏惧。战场之上，本来就瞬息万变，岂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胜败本兵家之常事，待养精蓄锐后，卷土重来，秦楚最终谁得天下，尚在两可之间。

然而，章邯已经没有机会了。

在过去数月间，章邯与诸侯征战杀伐之际，他的背后始终有一双阴鸷的眼神盯着，让章邯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沙场节节取胜之时，还好说；如今在巨鹿受到挫折，朝廷立刻派使者来前线斥责章邯："我大军在巨鹿城下遭遇惨败，此刻，正是重整旗鼓、与楚军一决雌雄之时，足下却为何率军后退？"

章邯感到惶恐不已，大战在即，实在经不起背后有人捅刀子。世人皆知，如今的朝廷，实际上已沦入赵高之手。使者名义上是传达秦二世的诏书，但章邯知道，这其实是赵高的意思。

朝堂上发生的血案还历历在目，章邯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被赵高怀疑上了，于是赶在第二拨使者来临前，抢先派长史司马欣回京，向赵高汇报前线战况，并解释一下自己的战略意图。

司马欣快马加鞭，疾驰返回咸阳，根本顾不上休息，就直接奔赴皇宫，然后在司马门外苦苦等候了三天，连赵高的影子都没见着。

第三天过后，司马欣明白过来了，赵高是不会见他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章邯失去了赵高的信任。

再不能等下去了，司马欣决定赶紧赶回军营，向章邯汇报。在返回途中，司马欣多了个心眼，他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另选一条道路赶了回去。

果不其然，司马欣刚出咸阳，赵高立刻派人来追杀，只是最终没见到司马欣，只好回去禀告。

司马欣马不停蹄地返回大营后，急忙将自己京城之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章邯。

自司马欣走后，章邯一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该来的还是来了，如

今前有敌军重重，后有朝堂卑鄙构陷，章邯本来还有明确的战斗方向，但这一瞬间，他迷茫了，他现在是为谁而战，流血牺牲又是为了什么，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看着主将陷入了沉思，司马欣在一旁说：“如今朝堂由赵高专权把持，忠臣良将是没有出路的。假如我们战胜了楚军，毫无疑问，再造大秦、中兴帝国这样大的功劳，势必会盖过赵高，以他嫉贤妒能之心性，绝对不会容忍将军您的风头压过他，如果战败了，更是难逃一死。如今，我们是无论胜败，都难逃一死，全军将士的生死全在将军一念之间，何去何从，还望将军您深思啊!”

章邯一时无语，不知作何回答。

章邯并不怕战败，也不畏惧死亡。率领将士们出关东征以来，每天都面对无数的生命从他身旁倒下，杀戮和死亡始终与他相伴。

如果是为了帝国的安宁和天下重回一统而倒在战场上，这对于一名帝国将军来说，是一种荣耀，章邯从来没有丝毫犹豫过，他一直有着战死疆场的思想准备。

然而，现在他惶恐了，感觉自己就像陷入了一个无边的黑暗旋涡中，周围是强大的磁场，强有力地将他拽进黑暗深渊，但他毫无办法，愈挣扎，吞噬力量愈加强大。

自己一死易耳，可麾下二十万秦军将士怎么办？他们可是陪自己九死一生，如今难道连给他们一个希望的机会都没有吗？

正当章邯陷入痛苦煎熬之时，敌对阵营派人送来一封信，写信人是陈馀。

信不长，但句句击中章邯要害。

“秦国有史以来，但凡名将都没有好下场，当年白起南征北战，南下攻破楚国都城鄢郢，北上打败赵军，坑杀赵国马服君赵括四十万大军，一生为秦国攻城略地数不胜数，但结果还是难逃被赐死的命运。蒙恬向北驱逐匈奴，开拓榆中几千里疆土，最后还是被处死于阳周。他们明明是建立了旷古未有的功劳，却为何难逃一死？其中奥秘就在于他们的功劳实在太大，朝廷又拿不出与他们功劳相匹配的东西来赏赐，所以唯有

找个理由，处死算了。

“足下为将以来，在外征战已是三年有余，您手下折损的士卒恐怕是数十万计了吧，但结果如何呢？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诸侯并起，势力愈加强大。赵高不过是靠着溜须拍马爬上去的，出现如今的局面，他当然很担心二世皇帝治他的罪，那怎么办？为了推卸责任，他肯定会将您推为替罪羊。总之，无论有功无功，您都是要被砍头的。

“天要亡秦，这事如今无论愚蠢还是聪慧之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如今秦国庙堂之上，已无人倾听足下意见。无人可依靠，在外又独自奋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保全自己，能长久吗？足下不觉得可悲吗？事已至此，您何不干脆临阵倒戈，加入诸侯联军，一起西向伐秦，尚可裂土称王，这总比您和妻儿老小一起遭到秦国朝廷杀戮强吧？!走哪条路，您看着办。”

字字直戳章邯心口，他开始有些动摇了。不过，陈馀毕竟只是个前赵国将军，他面对的可是项羽带领的以楚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和谈事宜具体能否谈妥，项羽的态度很关键。

章邯决定先派一名叫始成的侦察官到楚军军营，探探项羽口风，表达自己和谈的意愿。

然而，始成白跑了一趟，和约没达成。

因为，项羽此时也看出了章邯的处境。他知道如今章邯手下还有一定战斗力，要是尚未交锋就接受投降，他内心深处无法接受。一方面是他心中的怨恨还没有发泄掉，毕竟章邯才是杀害叔父项梁的元凶；另一方面，现在章邯只不过是迫于形势才投降，唯有彻底将秦军打疼打怕，然后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投降。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后顾之忧。

于是，项羽派蒲将军领兵昼夜兼行，渡过漳水三户津，在漳水南面集结，发起冲锋，秦军此时士气低落，再次战败。当然其中很有可能有章邯故意示弱的成分在。项羽遂率领楚军主力再次在汙水(颜师古称在邺城西，具体位置不详)发起大规模攻击，大破秦军。

走投无路的章邯，再一次派人到楚军大营求见项羽，请求订立和约。

与敌军约和这样的大事，项羽自然不能独断，便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项羽确信，章邯现在求和，绝没有诈降的可能，再者如今自己军营中粮食已经短缺，在这种情况之下，楚军根本无力再打一场持久战。

将领们都表示同意约和。于是，项羽与章邯相约于洹水之南的殷墟见面。

八百多年前，这里曾是强盛不可一世的商王朝都城，但终被周武王率领大军攻破，昔日的王都，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最终化为一片废墟。

八百年后，项羽约章邯在殷墟会谈，这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项羽这等于是向天下宣誓，他即将彻底摧垮大秦帝国，神州大地即将在商周易代八百年后，再迎来一次改朝换代。

殷墟之上，残壁断垣之侧，尽是田垄纵横。项羽和章邯一起对天盟誓，签订和约，章邯宣布向楚军投降。

自此，大秦帝国最后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倒下了，成了压垮帝国最后的一根稻草。

自此，大秦帝国的覆灭进入了倒计时。

盟誓仪式结束后，章邯百感交集，屈辱、无奈、悲怆与凄凉一起涌上心头，不由得两行清泪潸然而下，他向项羽倾诉自己的遭遇，控诉赵高的倒行逆施和祸国殃民。

多么具有讽刺性的一幕，作为秦军统帅，最终只有向自己昔日的敌人才有机会倾诉内心的委屈。

项羽表现出了胜利者的大度，安慰章邯一番后，封他为雍王，让他留在楚军大营，让司马欣担任上将军，率领秦军向关中进发。

就这样，昨天伐楚的主力军，一夕之间，变为攻秦的先锋军。

表面上，章邯已投降，双方自然是一家人了，应该不分彼此。

然而，彼此间长期积累的仇恨岂是朝夕之间就能冰释的？很快，小摩擦就出现了。

楚、赵、燕、齐等诸侯军中，有不少人曾经被朝廷征发，或押解到关中服徭役，或先集中到关中，然后被发往各地屯戍。在这期间，他们饱受秦军的嘲笑、鞭笞、责骂，如今秦军沦为降卒，他们自然想把自己当年遭受的耻辱加倍还给他们。

于是，秦军降卒被诸侯军吆来喝去，当作奴隶般使唤，甚至随意打骂，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

时间一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秦军营内传播开来。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岂愿过这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的生活？

一些人暗中聚集，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

对于章邯降楚，秦军将士间其实争议很大，有些人并不赞同，再加上投降后遭受的种种屈辱，不满的情绪在军中弥漫。

有人说："我们被章邯将军蒙骗，投降联军，看看如今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倘若接下来攻打关中战事顺利，还好说，咱们好歹能回到故里；但如果失利，我们必然会被胁迫，跟着诸侯联军东撤，朝廷为了打击报复，必然会株连我们的妻儿老小，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们纷纷附和。

然而没多久，秦军的不满言论，便被诸侯联军安插到降俘营中的眼线得知，立即上报给项羽。

如果二十万降俘暴动，其后果不堪设想。项羽得知后，不敢掉以轻心，立刻召集英布、蒲将军等高级将领商议对策。

项羽说出了他的担忧："秦军人数众多，他们并非心甘情愿投降，只不过是无奈之举。一旦进了函谷关，他们如果不听从将令，发动哗变，我们肯定无法约束他们，届时必然酿成大祸，与其等到无法收拾局面再想对策，还不如趁早除掉他们，你们怎么看？"

英布、蒲将军等人表示赞同。

待大军行至新安县(今河南省义马市千秋镇二十里铺村附近，现在的新安县是隋朝以后所置)，项羽下令将除了雍王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等原秦军高级将领以外的二十万秦军降卒全部坑杀。

此时，距离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相去仅仅五十余年，可谓冤冤相报。

但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疑云重重。

秦军投降后，并没有完全被解除武装，而是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建制。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必须事先做到完全保密，让秦军将士根本察觉不到楚军的意图。

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有一种可能，就是章邯等人受到项羽的胁迫，为了活命，违心欺骗自己的老部下，以某种看似能自圆其说的理由诓大家去挖坑，待坑挖到足够深时，楚军突然冲出，往坑内填土，最终将所有秦军将士活埋。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为何面对自己数十万老部下一夜之间全部被杀，史书上章邯等人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记载，而是保持了沉默。

当然这也仅仅是猜测而已，至于历史真相，千年之后的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大屠杀一定充满了诡诈、谎言和欺骗。

想想两千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大坑内，随着土石的落下，二十万人充满了愤怒、绝望、恐惧，有人挣扎、有人咒骂、有人乞求、有人哭泣，直到大坑被填平，声音渐渐稀疏消失，积土之下，仍然不时有人蠕动，直到最后完全陷入沉寂。

数十万计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永远消失于地下。

后世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来推测，楚军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将二十万秦军降卒全部坑杀。所谓坑杀二十万人，数字绝对是夸大了，当初在新安被坑杀的，只是部分对项羽心怀不满之人，而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追随章邯、司马欣、董翳等人入关了。在楚汉战争时期，跟随章邯等人与汉军作战的，仍然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或许章邯等人，为了保住一部分人性命，只好被逼无奈地牺牲了另外一部分人。

自古杀降不详，项羽在新安坑杀降卒，表面上看，是清除了不稳定

因素，但同时，他的残暴之举也失去了人心，为自己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无对比就无差别，跟项羽的残暴相比，刘邦的入关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他采取了与项羽截然不同的方式，一路走过，很注重笼络民心。

高阳酒徒

在项羽渡河北上、巨鹿激战之际，刘邦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秦军激战，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同样惊心动魄。

楚军的主力部队都被项羽带走了，刘邦刚从彭城出发时，身后只有一支稀稀疏疏的小部队，但他还是上路了。

后刘邦取道砀县(今河南永城市芒山镇)后，至成阳和杠里一带，攻打驻守的秦军，很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初战告捷，刘邦自然很高兴。没多久，又在成武打败了东郡郡尉。

离开彭城四个月后，即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刘邦率军到达栗县，遇到刚武侯(姓名不详)。刘邦将他手中的四千多人马夺了过来，整编进自己的队伍中，部队得到了扩充。

随后没多久，刘邦联合魏将皇欣、武满的军队，攻打秦军，打了个小胜仗。

就这样，刘邦一边打一边前行，由于秦军主要部队都被章邯带去河北了，因此，刘邦遇到的都是些小股部队，起初的几次交锋，基本属于小打小闹。

待刘邦带领队伍抵达昌邑县(县治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城南昌邑村)时，当地有一名江洋大盗带领着他的一帮手下来帮助刘邦攻城。

此人名叫彭越，字仲，是昌邑本地人。

彭越早先潜伏在钜野泽(古代著名大沼泽，今山东巨野县境内)捕鱼，与人结伙，活跃在大泽之中，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及陈胜吴广起义后，彭越身边就有人鼓动他趁机起事，他没有同意。

一年后，彭越周围聚集了百十号年轻人。眼看天下已是风起云涌，

英雄并起，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再无法按捺得住，一起推举彭越担任头领，带着大家一起干。

彭越却推辞不想干，挑头造反这事是个危险活儿，做盗贼和造反，虽说都是违法活动，但有着本质区别。但最后他实在经不住众人的死磨硬缠，只好勉强答应了，便约大家次日日出之时集合，要求任何人不得迟到，否则斩首!

这些人平时都散漫惯了，以为彭越也就随口一说，没太当真。第二天红日高升时，多数人已到齐，但仍有十多人从远处稀稀落落地赶来，到最后还差一人。彭越让大家一起等，直到中午，那个人才晃悠悠地赶来。

彭越面向众人，一脸严肃地说道："我年纪大了，本不想揽这事，是你们执意要我挑头。第一天集合，就有这么多人迟到，按理都该杀头，但毕竟不能把这么多人全杀掉，只好将最后才来的那位拉出去斩了!"

说完，彭越命令小队长立刻动手。

大家都以为彭越在开玩笑，吓唬吓唬而已，便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说："行了行了，多大点事儿，下次让他注意就是了。"

但是，彭越脸上始终没有任何表情，冷若冰霜，坚决将那人斩了。此时，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彭越不是在开玩笑。

那人最终还是被斩了。

事后，彭越将人头放在土台上，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瞬间，众人吓破了胆，再也没有人敢嬉笑打闹。

彭越用一颗人头立威，很快做到了令行禁止。

当时，正赶上章邯东出、接连击溃陈胜、吕臣、魏咎等人，义军被打散，到处流窜，有些人听到彭越的名声，便赶来依附，没多久，彭越便拥有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

彭越听到刘邦要攻打昌邑的消息后，估计觉得大家对付的共同敌人都是秦军，便赶来协助攻城。

不过，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昌邑最终还是没未攻破。刘邦目的是打到关中去，没打算在昌邑久留，遂撤兵继续向前。至于彭越，仍然留在了巨野泽，继续过着草莽生涯。

这是刘邦和彭越的初次结识，他们虽然在短暂并肩作战后各自分开，但两人之间注定要在此后半生纠缠在恩怨情仇之中。分开是为了重逢，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刘邦继续西行，率军行经高阳(今河南杞县高阳镇)。

军队中有一个骑兵是当地人，好不容易回到故乡，自然要回家看看，路上恰好遇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翁，老翁叫住了他。

老翁名叫郦食其，是一名看管里门的小吏。一个人活到六十岁了，依然不过是个看门人，可见他是个失败者。

然而，职业贵贱并无关一个人能力的高低。恰恰相反，黑暗的社会，常常将一些能人逼得走投无路，为了糊口，沦为看门人。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侯嬴、张耳、陈馀等，都曾看过大门。郦食其也是这样一位胸怀大志但无处施展的大才。

郦食其嗜书如命，博览群书，但读书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的家境一贫如洗，生活落魄不堪，连吃饭穿衣都难以保证，常常饿着肚子，不得已只好干起守大门的营生。就这样，郦食其眼看行将就木，看上去注定要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余生。

不过，对这样一位既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一官半职的糟老头，就是当地地方官和豪强，也不敢轻易招惹。谁都知道这老头不好惹，周围的人都在背后称他为狂生。

郦食其并非没有机会。近几年，陈胜、项梁这些人的队伍，从他门前过去了好几拨，如果纯粹为了混口饭吃，他可以随便加入一支队伍，以他的能力，混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手到擒来。

但郦食其耳闻目睹了太多事，知道这些人没一个靠得住，都是一些刚愎自用、容不下人的主儿。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低调隐藏，避免引来这些暴发户的注意。

开门关门，迎来送往，郦食其一如既往地过着单调而平静的日子。

直到这一天，他见到了刘邦手下的一名骑兵。

虽然过了多年，但郦食其还是一眼认出了这人是自己一位故人的儿子，便立刻叫住了他。

遇到故人之子，又听说他来自刘邦军营，郦食其便提出，希望他帮忙引荐一下自己。

骑兵战士看了看这位老师叔，一脸为难。

“您恐怕不知道，沛公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这些儒生。以前有些儒生来投奔，他很讨厌儒生们动辄咬文嚼字，说些大而无边的空话，惹得性起，好一顿破口大骂，然后上前一把揪下人家儒巾，直接往里撒尿，那场面甭提多尴尬了。”

郦食其似乎并没有退缩的意思：“你见了沛公就说，‘我老家有位郦先生，已六十多了，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为狂生，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骑兵战士还是有点不放心，但又推托不过，只好说：“那我去试一下，不过您一定记得，千万别以儒生模样去见他。”

“记得了，你尽管去吧。”

骑兵战士回去后，如实向刘邦禀告。

刘邦一听有这么个怪老头，觉得有点意思，便派人传话给郦食其，让他来参见自己。

郦食其赶到后，言语很诚恳，态度很谦和，恭恭敬敬地让人将自己的名片(当时纸张还没发明，拜访者一般把名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递了进去。

刘邦当时正在洗脚，便问：“来的是一个咋样的人？”

传话之人如实说：“看他峨冠广袖，像个读书人，应该是很博学的儒生。”

刘邦讨厌儒生，便说：“出去转告他，说我忙于谋划征讨天下的大事，没空见一名儒生，让他早点滚!”

传话之人没办法，只好将刘邦原话转达。

谁料郦食其一听，怒睁圆眼，手按宝剑，大声喝道：“快点!再转告沛公一声，我是一名高阳酒徒，并非儒生。”

传话之人吓了一跳，不小心将手中的名片掉到了地上，急忙捡了起来，一溜烟跑进去，再次向刘邦通报：“外边那个人，真是个壮士，他一声喝，吓得我连名片都没拿稳，掉在了地上。”

刘邦一听，觉得很有意思，顿时来了精神，便问道：“他说啥来着？”

传话之人哆哆嗦嗦地说：“他说‘滚回去，给我再次通报，老子我是个高阳酒徒。’”

刘邦一听，嗨，得了，这人有点意思，合我口味，便说：“请客人进来!”

郦食其进屋后，发现刘邦正坐在床沿上，叉着两条腿，让两名侍女给他洗脚。

秦汉之际，有裆裤子还没发明出来，人们普遍穿的是裤裆不缝合的袴(主要方便便溺)，外面罩上类似围裙的“裳”，因此，对人叉开腿是一种极端轻蔑侮辱的动作。比如当初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就倚柱冲着秦王叉开了腿。

刘邦此时正在洗脚，大概是没有穿“裳”。所以当时的场面，无疑不忍直视。

不过，郦食其显然早有心理准备。

按理说，初次见面，上门拜见，自然要下跪磕头，但郦食其只是作了个长揖，然后不卑不亢地站立到一旁，明知故问道：“请问沛公，现在打算何去何从，您是想帮秦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诸侯灭掉秦呢？”

刘邦一听，不由得火大了，他生平最厌恶的就是这种有话不好好说非要绕个弯弯道道的儒生作派，便破口大骂：“你这酸儒，说的全都是屁话!天下人都被秦朝害惨了，吃尽了苦，遭够了罪，如今诸侯都纷纷起来抗击暴秦。你说，我怎么可能帮助它去攻打诸侯呢？”

郦食其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看不像，如果是真的想要起兵讨伐暴秦，那就应该礼贤下士，收揽天下英雄豪杰，收拢民心才对，但看您现在这副傲慢对待长者的架势，哪有一点真的想抗击暴秦的样子？”

刘邦猛地醒悟，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赶忙站起来，都顾不得擦脚。他穿戴整齐，扶郦食其坐下，命人赶紧准备酒菜，请郦食其一起吃饭。

席间，刘邦请郦食其坐在主宾席，并一个劲地为自己刚才的态度道歉。

郦食其见刘邦摆正了态度，知道是时候亮点干货了，便对刘邦纵论天下大事，说起六国之间如何合纵连横，说得头头是道。刘邦听完喜出望外，才知道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老头子是位当世高人，便虚心请教道：“那么请问先生，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郦食其一脸正色说：“实事求是地说，就您手下这帮人，充其量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满打满算尚不足万人。就这点兵力，与强秦抗衡，无疑是羊入虎口。不过，我倒是可以为您指一条明路。”

刘邦一听，顿时喜上眉梢，请郦食其赶紧讲。

郦食其便说：“沛公您如果想要成就大业，就先从占领陈留开始。陈留地处天下要冲，交通便捷，城内粮食充足，城墙高大坚固，我和陈留县令私交不错，愿替您走一趟，劝他归降您，如果他不听劝告，我就在城内做您内应，您从外攻城。如果有了陈留这样的地盘，您何愁大业不成!”

刘邦一听欢喜得不得了，没想到这个老头一上门，就送了这样一份大礼，立刻说：“行，我全听您的!”

郦食其说干就干，没有久做停留，马上赶去拜访陈留县令，一见面就对自己这位老相识展开了游说攻势。

“您看，如今天下大乱，全天下人都起来反抗秦朝暴政，您应该顺应潮流，站出来一起抗秦才是，没想到您却顽固不化，还在为这样的朝廷守城，我私下里常为您的安全担忧哪!”

陈留县令一心想做个尽职守法的地方官，一听郦食其这番话，吓坏

了，马上让他闭嘴：“大秦的法律有多严酷，您又不是不知，就冲您这番话，按秦律已是灭族的大罪了。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不会按您说的去做的。”

郦食其知道他根本听不进去，知道再费口舌也是白搭，便没再说话。陈留县令也以为自己这位老友不过是一时性起，随口一说，所以也没当回事，当晚，让他留在自己住处。

由于一时疏忽，陈留县令就丢了性命。

夜半时候，郦食其趁陈留县令不注意，杀掉了他，带上首级，连夜从城墙溜下来，一口气跑到刘邦军营。

刘邦命人将县令脑袋挑到竹竿上，展示给守城士兵们看，并冲城头喊话：“兄弟们，抓紧时间赶紧投降吧，你们的县令都被我斩首了!”

守城士兵们一看，吓了一跳，刘邦人还没进城，县令的脑袋已经到了人家手中，陈留城内还不知潜伏了多少杀手，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后脑勺发凉。

县令一死，城内群龙无首，众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一合计，最终同意开城投降。

郦食其有个弟弟叫郦商，在陈胜起义后，他就行动起来，到处招兵买马，此时已经有了几千人马。郦食其将郦商引荐给了刘邦。随后，郦商带领自己的队伍前来归附，之后为刘邦立下了不少战功。

刘邦很轻松地拿下了陈留后，一下子掌握了武库中存放的大量兵器，以及大量粮食。手中有了这两样战略资源，刘邦很快就征募了大量兵员，在陈留前后待了三个多月，他的队伍一下子扩充到了好几万人。

如此一来，刘邦就有了进攻关中的底气。

这一切，当然都要感谢郦食其，于是刘邦封他为广野君。自此以后，郦食其帮助刘邦周旋于诸侯之间，争取盟友，化解危机。

刘邦一生识人无数，但要说最对脾气、最合得来的人，郦食其算一个。他们都属于那种不愿受世俗陈见约束、嬉笑怒骂皆出自真性情之人。

萧何、张良这些人让刘邦觉得可以倚重，甚至值得敬重，但能够让刘邦没有任何思想顾虑的，终其一生，唯郦食其一人而已。

以至于，郦食其去世多年以后，刘邦仍然对他念念不忘。

第六章 权力游戏

刘邦入关

刘邦在陈留实力大增后，继续向前推进。然而，前进的道路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他带领郦商等人，前往攻打开封县(属荥阳郡)，战事受挫，便转攻白马县(属东郡，今河南滑县一带)，在那里战败秦将杨熊，遂乘胜追击，在曲遇再次击溃杨熊。

吃了败仗的杨熊一路狂奔，逃到荥阳。虽然从战场上捡回了一条命，但由于朝廷追究战败之罪，他被秦二世派来的使者斩首。

另一边，刘邦掉头南下，攻打颍川郡。颍川本为韩地，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攻下颍川后，刘邦进行了屠城。

相对于项羽，刘邦较少进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杀戮，却为何在颍川展开屠城行动？

或许是颍川战斗非常激烈，给刘邦以重创，他出于报复进行屠城；也或许是刘邦为了瓦解敌人斗志，以便加快入关灭秦的节奏，而不得已采取这一下下之策。

刘邦一路走来，为了避免影响阻滞前进的步伐，基本上打得过就攻占，拿不下则绝不在一个地方过多纠缠，直接放弃，然后继续前行。

纵然如此，入关之路依然前途漫漫、关山重重。如果这样一城一池地攻下去，显然不是办法。假若一战就能够震慑敌人，使之后的敌人望风而降，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估计，刘邦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所以对颍川屠城。

张良自和刘邦分别以来，一直与韩王成一起在颍川打游击，但基本没啥起色。得知刘邦的消息后，张良便带领自己的人马赶来会合，两人再次相见，非常高兴。

在张良的相助下，刘邦很快平定了韩地。

这些日子以来，张良算是看明白了，仅靠着自己手中的这点人马，复仇兴韩几乎没有希望。为今之计，唯有引外援灭秦，然后才能复兴韩国。

当初，张良辞别时，刘邦不过是项梁帐下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而已，一举一动无不仰人鼻息。孰料短短数月，他竟然脱离了项梁叔侄掌心，独自率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西征关中。这一切，使得张良不由得对刘邦刮目相看。

于是，张良下定决心，跟随刘邦一起西征伐秦。韩王成同意了张良西去的请求，他自己则留在了阳翟。此外，有一名叫韩信的前韩国贵族也赶来投奔刘邦。韩信是韩襄王的庶出孙子，长相仪表堂堂，身高八尺五寸，韩国亡国后，他一直隐藏在民间，得知刘邦要入关灭秦，觉得是个机会，便主动提出，愿意为刘邦效力。刘邦便任命他为将军，留在营中。

就在此时，刘邦得到消息，原赵王武臣的旧部司马卬蠢蠢欲动，也打算渡过黄河，攻函谷关入秦。

自己浴血奋战，就是为了入关灭秦，岂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刘邦赶紧北上，进攻平阴(古县，治孟津，隋废除，并入洛阳县)，切断黄河渡口。

粉碎了司马卬渡河南下的企图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六月，刘邦经洛阳南，穿越轘辕山，占领阳城，进攻南阳郡。在犨县(今河南鲁山县)以东，击溃南阳郡守吕齮。

吕齮战败后，一溜烟跑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躲了起来。

刘邦志在尽快攻入关中，觉得只要将利剑插入秦人心脏，地方郡县自然会分崩离析。因此，他不打算再跟吕齮纠缠，而是直接引兵西去，攻打武关。

刘邦的冒险计划，很快被张良劝阻。

武关作为关中四塞之一，历来易守难攻。就这样孤军深入，万一久攻不下怎么办？如此一来，前有险关，后有敌军，恐怕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刘邦一听，恍然大悟，立刻下令掉转马头，返师围攻宛城。

经过数月来的大小战役，刘邦军队已非初别彭城之时，战火的洗礼锤炼了一些能征惯战的将领，比如樊哙、郦商、周勃、夏侯婴、灌婴等人。

樊哙、夏侯婴、周勃是跟随刘邦一起从沛县出来的老弟兄，郦商和灌婴则是后加入者。

夏侯婴原本是沛县负责养马驾车的小吏，与刘邦关系密切，两人之间无话不谈。夏侯婴只要路过泗水亭，就去找刘邦聊天，互相拿对方开涮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刘邦由于开玩笑过火，误伤了夏侯婴。

按照秦法，随意伤人，无论有意还是误伤，都属犯罪，要被重罚。如果隐瞒不报，则罪加一等。

很快，有人向官府揭发了刘邦。

刘邦身为亭长，知法犯法，要罪加一等。为了包庇刘邦，夏侯婴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但是，很快案子翻转，夏侯婴因做伪证，被重责数百板子，还在牢里待了一年多。不过，刘邦因此逃过了一劫。

有了这份过命交情，自刘邦起事以来，夏侯婴便深受信赖。他依仗自己过硬的驾车技术，每逢开战，都率领战车部队冲锋在前，将敌人阵列撕开一条口子，为后方步兵作战打开局面。

至于周勃，原本家境贫寒，靠编制蚕具为生，业余之时，则靠在沛县大户人家的丧礼上做鼓吹手，捞点外快。周勃生得孔武有力，自幼习武，弓马娴熟，能拉开硬弓。周勃的好身手，后来在战场上有了用武之地，为刘邦立下了赫赫战功。

与夏侯婴、樊哙、周勃这些刘邦的多年兄弟不一样，灌婴加入刘邦麾下稍晚一些。当年，项梁兵败雍丘，战死沙场，刘邦狼狈溃逃，撤回砀县。灌婴就在这时，成为刘邦队伍中的一员。他起初担任内侍中涓官，主要负责刘邦的生活起居。

灌婴原是睢阳的一名贩卖丝缯的小贩，非常勇敢，每次作战都争着向前冲，屡次打败秦军，刘邦对他非常器重。

正因为有了手下这帮悍将，刘邦才能不断壮大。尤其是樊哙，打起仗来不要命，每逢作战，都身先士卒，多次第一个登上敌方城头，可谓战功卓著。

此次回师反攻宛城，樊哙再一次冲在最前。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刘邦下令卷起旗子，趁着夜色急行军。等到天明时分，他们已将宛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南阳郡守吕齮本来还在为刘邦撤离而庆幸，谁料到一觉醒来，城外已人欢马嘶，眼看大势已去，自料已是插翅难逃，于是打算自杀。

舍人陈恢站出来，拦住了他。

“敌军还未进城，您就寻死，是否有点过早了？不妨缓缓再做打算，也犹未晚。”

当天晚上，陈恢连夜从城墙溜了出去，一路小跑，直接赶到刘邦军营，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听说怀王有约，先攻入咸阳者为关中王，是有这回事吧？”

刘邦无法否认，只能点头承认。

“可您如今选择滞留宛城，估计是担心一旦离去，宛城守军就断了您的后路。但是以宛城之大，且四周有城池数十座，您一时半会儿恐怕也拿不下。况且现在城内守军都觉得，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倒不如豁出去坚守。时间一长，您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更会耽误抢先一步入关称王的大事!”

陈恢没有回避，也没有哀告求饶，反而将刘邦的处境一语道破。刘邦不得不承认，陈恢说的是事实。

不容刘邦反驳，陈恢紧接着说：“我为您想了个法子，您和南阳郡守签约，约定他如果投降，就给他升职，然后让他留在原地驻守，您则带着他的军队西去，如此一来，南阳郡得以保全，而您不但没了后顾之忧，反而平白得到一支军队，大可以放心西去。另外，一路上其他地方守军看到宛城先例，肯定争着向您投降。”

刘邦一听心花怒放，连声说好。

于是，刘邦封南阳郡守吕齮为殷侯，驻守宛城，封陈恢为千户食邑。

由于陈恢的外交斡旋，宛城得以保全，数以万计的军民免遭战火之苦。此后，果然如陈恢所言，刘邦一路上少了很多阻力，沿途不少地方纷纷开关投降。

待刘邦抵达丹水县(今河南淅川县西)，守将戚鳃、王陵开门归降。刘邦随后回攻胡阳(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遇到吴芮部将梅鋗，两人合兵一处，攻打析县和郦县(两县原为楚国析邑和郦邑，大致为今河南内乡县)，二地很快都投降了。

刘邦志在夺取关中，故一路上非常注意笼络民心，特别强调军纪，严令军队不得沿途随意劫掠。

刘邦的做法，很快收到了成效。本来敌视楚军的秦地百姓渐渐转变态度，开始欢迎刘邦的到来。

如此一来，刘邦的行军速度就加快了，当年八月，抵达武关(位于今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北岸)之下。

武关素称秦楚咽喉，北依少习山，南临武关河谷，历来是秦楚必经之要塞，当年楚怀王就是被骗入武关而不得还。

多年来，都是秦人出武关欺压楚人，没想到如今刘邦竟率领楚人来到武关之下。一想到即将攻入秦人腹地，洗刷百年耻辱，将士们都倍感振奋。

经过将士们的英勇奋战，武关被攻破，刘邦率军直扑蓝田县南部的峣关，咸阳遥遥在望了。

楚军攻破武关的消息很快传到咸阳，赵高开始着急了。

自章邯兵败投降以后，赵高已经意识到，大秦帝国崩溃是无可挽回了，但他认为，秦国有关河之险，大不了从关东地区退回关中，关起门来重新做诸侯。

想当年，六国联军多次在函谷关外陈师百万，企图破关灭秦，结果还不是每次都兴师动众而来，无功而返。因此，赵高以为只要牢牢将秦

二世掌控在手心，即可富贵无忧，至于关东诸侯入关，仿佛是远在天边之事。

秦二世在赵高的蛊惑之下，整日在宫中吃喝玩乐，将朝中大事全部交给了赵高，偶尔他会问一下，关东贼寇现在怎么样了？

赵高信心满满地回答道：“不过是几个小蟊贼在闹事罢了，有我大秦虎狼之师在，他们的覆灭也就是早晚的事，陛下大可不必在意，只管恣意享乐就好了。”

秦二世对赵高百般信任，听到这番话，自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便不再过问。

然而，天下汹汹之事，纵然瞒得过秦二世，但瞒不过朝野之人。秦军在关东战败、诸侯军不断逼近的消息，早已在咸阳大街小巷传开，街头巷议是没法堵得住的。

赵高开始有些担心了，生恐哪个不长眼之人，私下给秦二世走漏风声。当然，重点防范对象还是那些大臣，尽管在经过一系列大清洗后，如今庙堂之上大多数都是赵高的自己人，但人心隔肚皮，别看他们表面上对自己唯唯诺诺，谁知道内心咋想的。

思来想去，为挖出朝堂上那些与自己不同心之人，赵高决定做一次忠贞测试。

有一天朝会之时，赵高命人牵来一头鹿，然后笑盈盈地对秦二世说：“陛下，请看眼前这个牲畜是什么？”

秦二世一听，还以为赵高在和他逗乐，便笑着说：“丞相怎么问如此简单的问题？朕虽说见识不广，但鹿还是识得的。”

谁知赵高一脸严肃地回答说：“陛下谬矣，这哪里是鹿，分明是一匹马，不信您询问一下大臣们。”

秦二世不以为然地说：“那好，诸位仔细看看，这到底是鹿还是马!”

朝堂上那些机灵鬼马上明白赵高的用意了，都立刻高声回答：“陛下谬矣，眼前明明就是马!”

唯有少数几个人低声嘟囔道：“这不就是一头鹿吗!”

秦二世揉了揉眼睛，但看到的还是鹿，但众人分明说是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再不敢随意在国政大事上发表意见了。

此次朝会后，凡是说鹿的，全部让赵高给秘密处决了。

自此以后，朝堂上彻底陷入死寂，没有了任何杂音。

赵高本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然而，他很快接到刘邦率领的楚军攻破武关的消息。

赵高万万没想到，楚军来得如此之快。此时，想要再隐瞒，恐怕做不到了。秦二世虽然很浑蛋，但丢掉祖宗江山他肯定不干，一旦他得知楚军已抵达咸阳近郊，自己必然凶多吉少。

赵高越想越怕，整日心惊肉跳，惶惶不安，索性称病不出门，不再去上朝。

人总是有一种本能的预感，面对大祸临头，原本在宫中寻欢作乐的秦二世，开始隐隐觉得不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间秦二世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乘车出游，正当他欣赏美景之时，忽然从路边跳出一只白虎来，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拉车的左骖马咬死了。

秦二世在梦境中被吓醒，感到如此凶梦，必是不祥之兆，便让占卜师给他解梦。占卜师说：“这是泾水神在作祟。”

秦二世心想，神灵不可得罪，便在望夷宫斋戒，然后让人将四匹白马投入泾河，祭祀河神。事后，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开始怀疑梦境是否跟关东贼寇作乱有关。赵高总说贼人难成气候，但为何至今不见大军凯旋，也不见有人来献俘？

秦二世越想越不对劲，渐渐对赵高起了疑心，便命人到赵高府上，质问他关东剿寇到底进展如何，为何近日不来汇报？!

面对来使的训斥，赵高越想越怕。事到如今，瞒是瞒不住了，想要自保，唯有铤而走险了。

帝国末路

赵高找来女婿咸阳令阎乐(赵高自幼被处以宫刑，按理说没有儿女，故有史学家对赵高宦官身份存疑)和弟弟赵成，密谋抢先一步下手，除掉秦二世，然后立公子子婴为帝。

子婴的身世扑朔迷离，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史书中留下的是一片空白。说明子婴做人很低调，以至于让世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做人没有存在感，要么是平庸无能，是可有可无之人，要么是拥有大智慧之人。老子云“大智若愚”，真正智慧超乎凡人的人，别人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

秦二世即位初，便对自己的同胞手足大开杀戒，使得始皇帝子女无一幸免，子婴却能逃过屠刀，安然无恙地活下来，说明他是个富有生存智慧之人。

但在赵高眼中，子婴是个毫无用处的废物，拥立这样的人为君，正好可以将其作为台面傀儡，任由自己摆布。

然而，子婴绝非是个没有魄力的胆小怕事之辈。尽管长期以来，他一直韬光养晦，闭门不出，但当初听到蒙恬兄弟被下狱后，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劝秦二世不要听信谗言枉杀忠良。

虽说最终没有救下蒙恬兄弟，但在高压恐怖之下，依然敢于站出来，说明子婴绝非懦弱之辈。这件事，也让他明白了在这个颠倒黑白的时代，任何伸张正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大秦这棵大树的根，已经被彻底刨断了，如今唯有眼睁睁看着它垮掉。子婴此后选择了明哲保身，冷眼看着秦二世和赵高在朝堂上掀起一系列血腥屠杀，缄口不言。

不过，秦二世和赵高能够放过子婴，多少与他的身世也有些关系。

关于子婴的身世，众说纷纭，在史书中至少有四种说法：

一说他是秦二世兄长的儿子，但这种说法很经不起推敲，因为始皇帝终年不过五十，就算子婴是长子扶苏之子，恐怕也不及弱冠，但子婴自己的儿子都至少接近成年了，一看就很矛盾。

二说他是秦二世兄长，但此说同样很难成立：秦二世即位后，为了

清除潜在威胁，将十七名兄长全部诛杀，岂能单独让年长于己的子婴独存？

三说他是秦二世叔辈，即始皇帝的弟弟。

四说他是秦二世的堂兄，即始皇帝兄弟的儿子。

相对而言，第三种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出自《史记·李斯列传》)，因为年龄比较吻合。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永远不得而知了。

赵高物色好接替秦二世的人选后，立刻部署、发动政变。他让负责宫廷安全的郎中令(姓名不详)做内应，诈称有大盗闯入宫禁，阎乐遂借口入宫缉盗，带着一千多兵丁赶到望夷宫前，二话不说就将卫令仆射捆了起来，然后大声训斥："大盗都闯入宫中了，你们是怎么守卫的？为何不加以阻拦？"

卫令根本不信阎乐的说辞，立刻驳斥道："宫禁重地，防卫森严，岂是寻常盗贼能够随便进入的？"

阎乐担心夜长梦多，不愿再纠缠下去，于是直接下令处死卫令，然后带兵杀入望夷宫。

宫中的值班郎官、宦官、宫女被突然闯进来的杀气腾腾的士兵吓得四处乱窜，顿时尖叫一片，也有胆大的奋力抵抗。阎乐下了命令，一路遇到的活人格杀勿论。

很快，望夷宫过道上，横七竖八倒了数十具死尸。

阎乐带领手下一边往前冲，一边四处张弓乱射，直到杀入皇帝寝宫，仍然不停手，皇帝龙榻帷帐都被乱箭射中了。

秦二世一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大声呼叫侍卫，但是此时皇帝侍卫已经被阎乐的气势吓坏了，没有人敢上前护驾。

只剩下一名贴身宦官留在秦二世身边，不离左右。秦二世这才明白是有人发动政变，但为时已晚，只好对身边的宦官说："你以前为何不早告诉我，不然事情也不至于糟糕到现在这个地步!"

宦官无可奈何地回答道："正因为我不敢说，才能保住性命。要是我提前告诉您，恐怕早就脑袋搬家了，还能活到今天吗？"

秦二世一时间默然无语，不知该如何作答。

阎乐没工夫等他在那里瞎磨蹭，只想早点送他上路，便阔步上前，逼视着秦二世说："足下骄横恣意，滥杀无辜，如今整个天下之人皆已背弃了您，足下现在还是抓紧时间考虑一下自己吧!"

秦二世心中还存有一丝幻想，觉得自己待赵高不薄，事情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便提出想见见赵高。

谁料到，阎乐冷冰冰回答道："不行!"

直到此时，秦二世还以为赵高只不过是想要他的皇位，便说："好吧，实在不行，我只想要一个郡来称王。"

阎乐依然冷冰冰回答道："不行!"

秦二世只好又说："实在不行，我愿意做个万户侯。"

阎乐仍然冷冰冰回答道："不行!"

秦二世到了这时候，还不死心，他仍不相信赵高会要他的命，便说："好吧，那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携带妻子儿女去做个寻常平民百姓人家总可以吧。"

阎乐一阵冷笑，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奉丞相之命，替天下百姓诛杀足下，你就算说再多废话，都没有用!您看是自己动手，还是需要我们帮忙？"

说完，他冲自己的手下做了个向前的手势。

秦二世终于明白，自己断无生路了，只好自杀身亡。

处死秦二世后，阎乐立刻回去向赵高汇报。赵高觉得事不宜迟，便召集朝臣、宗室公子，宣布已诛杀秦二世，并说："关东六国复辟，大秦帝国已经崩溃，此时再顶着皇帝的空头衔，就会显得名不副实。况且，秦本来就是一个诸侯王国，现在只不过重回从前罢了。所以，新君不能再称帝，只能称秦王了。"

至于秦二世，被赵高草草掩埋在杜县南面的宜春苑中。纵观秦二世的一生，就如来到人间胡闹了一场，然后匆匆谢幕。秦国六百年，三十余代国君前赴后继开创的基业，被他一手画上了终止符。

赵高知道如今大秦已是朝不保夕，为了个人富贵和身家性命，他开始做两手准备：一面为了稳住局面，宣布立子婴为秦王；一面私下派人与刘邦接触，为自己寻找后路。

赵高自以为做得很隐蔽，但世上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他暗中与楚军勾结的消息，还是被子婴得知。

子婴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如今赵高之所以立他为王，不过是给朝野装个样子罢了，一旦不称意，随时都会除掉自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子婴和两个儿子谋划一番后，决定不配合赵高。他待在家里闭门不出，只等赵高上门。

按照礼制，新君登基，需要先独辟一室，斋戒五日，以示郑重。然后在负责礼仪的官员的引导下，至宗庙向秦国列祖列宗告祭，接受天子印玺，才算礼成。

虽说如今是特殊时期，新君登基大典的有些烦琐礼节可以删繁就简，但基本礼仪还是必须完成。

五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子婴那边不见任何动静。赵高有点着急，便接二连三派人去催促，但是子婴依然纹丝不动。

赵高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之上飞扬跋扈，只要他跺跺脚，咸阳城都要晃三晃；如今子婴这小子竟然不知好歹，公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赵高非常恼火，要是换作平时，他早就下令把人抓起来了，但如今情况不同，子婴好歹是准秦王了，总不能将他绑了押往宗庙拜祭吧。

赵高强压心头怒火，决定亲自走一趟。

现在，赵高几乎已将所有政治敌手清洗完毕，自然不把子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放在眼里。权力容易让一个人膨胀，丧失对形势的正常判断。过度的自信，最终让赵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抵达子婴的住处后，赵高让随身卫队留在外面，独身一人去见子婴。

一进门，赵高便冲着子婴气冲冲地嚷道：“国家大典在即，公子怎么如此儿戏，迟迟不动身？”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脑袋就被砍了下来。

子婴随后下令，灭赵高三族，赵高家人全部押到咸阳街头，斩首示众。

咸阳历经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政变、杀戮，人们都在静静等待王朝覆灭时刻的到来。

子婴即位称王，成为秦国六百年来最后一位君主。此时的咸阳城内，早已是人心惶惶，一片凄凄切切。

这时，刘邦已经绕过峣关，在蓝田击溃秦军后，驻军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南，是秦军卫戍京城重地)。

此前，刘邦接收到赵高派来的秘密使者送来的密信，密约事后双方均分关中，并立称王，但是刘邦根本懒得理睬。我带领将士们历经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打到你家门口，这才想起来跟我谈和，晚了!

一个月后，刘邦得知，秦廷发生政变，赵高被处死，子婴已称王，便派人去咸阳，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子婴不过空有秦王虚名，手下无兵无粮，穷途末路，坐守困城，如果执意负隅顽抗，不过是让更多无辜者流血罢了。

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还是给人间多留一些生命吧!于是子婴选择了投降。

刘邦带领楚军，浩浩荡荡地向咸阳进发。

行至轵道亭(今陕西西安东北处)时，他见到了前来迎降的秦王子婴。

子婴默默跪在道旁，脖子上系着绳子，手里捧着天子印信，身后白马素车，气氛异常肃杀。

刘邦接受了投降，并很大度地让子婴站起来，让他跟随自己一同进城，并让人给他妥善安排起居饮食，闲杂人等不得打扰。

咸阳自秦孝公定都以来，经过数代君臣的不断经营，尤其是始皇帝一统六国后，在咸阳北阪原上按照六国样式营建宫室，亭台楼阁，数不胜数，收藏着从天下搜刮的奇珍异宝。秦二世即位后，尤好犬马妇女，整日穷奢极欲，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

刘邦进入咸阳宫后，被眼前的富丽堂皇惊得瞠目结舌，只觉得到处是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疼；宫室殿宇之间，到处弥漫着脂粉的清香。恍惚之间，他觉得自己有些飘浮，脚不着地，犹如置身天堂，真是如痴如醉，妙不可言。

自此，刘邦一头扎入深宫，再也不见踪影。

此时的咸阳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大街小巷中到处是散兵游勇，他们争相闯入昔日公卿将相和豪门大族府邸，争夺金银财帛，朝廷府库也遭到洗劫，金钱美色激发出所有人的贪欲，让人犹如中了魔怔一般，癫疯发狂。

唯有萧何保持了头脑清醒，他没有参与劫掠财物，而是命人抢先一步进入宫室档案库、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将所有图文档案、地理图册、户籍档案、典章书籍等抢救保护起来。

有些人不解其意，嘲笑他放着金银珠宝不去抢，反而争夺这些没用的竹简木牍。萧何不为所动。他长期在衙门当差，深知这些文献资料的重要性，破坏一个世界容易，但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却离不开这些东西。

咸阳，昔日的帝京，现在到处是明火执仗。本是打着诛灭暴秦旗号的义军，现在跟强盗已经没啥两样了。

有些明事理的人都看出来了，照目前这个样子下去，早晚会出大乱子，楚军很快会丧失民心，迟早步上秦二世的后尘。但他们知道刘邦的性格，如果现在去劝谏，无疑是在给他添堵扫他的兴，弄不好会自讨没趣。

唯有樊哙是个粗人，没有那么多顾虑，更加上和刘邦特殊的关系，

他便直接找上门去，劝刘邦赶紧出去，约束一下外面的将士们。

但刘邦当时正在兴头上，根本听不进去。

樊哙没办法，只好退了出来。就在这时，他猛地想起，如今只有一人能劝得动刘邦，那便是张良。于是他拉着张良一起去找刘邦。

张良一见到刘邦，便问道："以秦之强大，却骤然灭亡，您今日能够以布衣之身躺在咸阳宫中，沛公可知，这是为何？"

不等刘邦回答，张良便自问自答道："那是因为秦朝残暴无道，失去了天下人心!沛公怀着为天下人铲除秦朝暴政的初衷，带领将士们一路披荆斩棘，才进入关中。如今刚刚攻下咸阳，正是该向世人展示您勤俭朴素的时机，却为何只顾自己享乐起来了？难道您以为现在真的到了高枕无忧的时候吗？俗语说得好，'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还望您多听听樊哙的建议!"

张良的一番话说得鞭辟入里，刘邦打了一个冷战，那一刻，他脑海中猛地跳出项羽的名字来。刘邦这段时间沉湎酒色，留恋宫禁乐不思返，究其原因，除了取得胜利后想彻底放纵一下外，跟听信别人谗言也有莫大关系。

自打入关以来，就有人私下给刘邦出主意：如今天下这么乱，咱们既然已拿下关中，干脆就别再掺和关东诸侯那些明争暗斗了，直接封闭函谷关，关起门来称王关中，舒舒服服过日子就是了。

这番话正中刘邦下怀，这几年来，他先是在外逃亡，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日子，紧接着又率兵跟秦军打仗，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整日刀头舔血，如今实在疲惫了，想好好歇歇。

张良的话，让他开始有种不安的感觉，意识到自己差点酿成大祸，急忙连连向张良致歉，然后立刻动身出宫，下令封闭宫室，安抚城内百姓，严禁士卒趁火打劫。

经过短暂的骚乱后，咸阳城内渐渐平静下来，生活秩序开始回归正常。

刘邦率兵撤出咸阳，回驻霸上。

经历了短暂的头脑发昏后，刘邦很快清醒过来，目前还不是捞钱和沉迷于温柔乡的时刻，现在的头等大事，是赶紧笼络人心。唯有如此，才能在关中站稳脚跟。

于是，刘邦让人召集关中各县地方上有头脸的人物到霸上军营。

这些人满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以为刘邦会跟以前那些秦朝官员一样，向他们征丁和摊粮；没想到，刘邦根本不提这些，而是给他们开展法制教育，宣布废除一切秦朝旧法，只保留三条：杀人偿命、伤人和抢劫者，根据犯罪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刑罚。并表示自己来到关中，就是为了为民除害，根本不会欺凌百姓，大家只管安居乐业就好了。会议结束后，刘邦又派人跟原来的秦朝官吏一起到各城乡巡回宣传。

秦地百姓得知后非常开心，大家争相拿出酒肉粮食，酬谢刘邦部下士卒。刘邦一律谢绝，称自己库藏的粮食都多得吃不完，哪里需要给父老们再添麻烦。

不得不说，刘邦这一手实在漂亮，一下子抓住了人心。长期以来，关中百姓受够了秦朝官吏的欺压，一下子被刘邦如此宽松的法律和人道的政策吸引，大家都争相奔走，就怕刘邦不留下做秦王。

刘邦回到霸上后，刚过一月，项羽就率领诸侯联军破函谷关，向关中杀来。

生死宴会

得知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的消息，项羽异常恼火。

当初各自从彭城领兵出征时，项羽本没太将刘邦当回事。看着这个年长自己将近一辈的老男人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几千人马西征，项羽对他们充满了悲观，心想这些人估计还没到关中边缘，就要在路上消耗殆尽了。

然而，谁曾料到，正当项羽巨鹿大战，威震诸侯之时，刘邦却悄无声息地捷足先登了。

在项羽看来，正是由于他消灭了秦军主力，才让刘邦这老小子捡了漏。自己在前方浴血奋战，胜利果实却落到了他人手中，岂能善罢甘休？

新安坑杀降卒后，项羽日夜兼程，直奔函谷关而来。

刘邦当时一心想做关中之王，便在有些人的鼓噪之下，派兵把守函谷关，想把诸侯们拒之门外。

函谷关虽然坚固，但在猛将英布的猛攻之下，最终还是被攻破。于是项羽率军渡过大河，长驱直入关中，暂驻戏水西岸的鸿门(今陕西临潼新丰镇鸿门堡村)。

此时，刘邦阵营内却出了内鬼。左司马曹无伤偷偷派人给项羽捎信说："沛公想在关中称王，为了笼络秦人，让子婴出任丞相，独吞咸阳城内所有珍宝。"

曹无伤这番话无疑是点燃了项羽胸中的怒火，使他下定决心，坚决除掉刘邦。

于是，项羽晓谕全军，让将士们厉兵秣马，做好战争准备，等次日吃过早饭，全军出发，一举将刘邦消灭。

至于曹无伤为何给项羽通风报信，是他原本就是项羽安插到刘邦身边的耳目，还是与刘邦有个人恩怨，不惜给敌对方通风报信，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曹无伤毫无疑问将刘项两家推向了火线，再无任何回旋余地。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几乎令人窒息，一场大战看似无法避免。此时，项羽麾下拥有雄兵四十万，刘邦兵力不过十万，双方力量非常悬殊，如果开启战端，毫无疑问，刘邦一方将被碾为齑粉。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双方兵力的比拼，更是双方统帅意志的较量，以及权谋、战术的博弈。

作为项羽的首席参谋，范增自投靠项家以来，亲眼见证了项梁败亡、项羽崛起。他知道，在战场上，项羽作战勇猛，可以以一敌百。然而，就是这位看似战无不胜的战神青年，内心却有着另外一面，他有时做事犹豫，迟疑不决，颇有些妇人之仁，这恰恰是为君者之大忌。

为君者，当杀伐决断，不能讲小仁小义，唯有冷酷果决，才能执掌天下。

对于项羽在战场上的战斗力，范增倒是不担心，他就怕项羽一时踌躇，放过刘邦，以致错失良机，便想乘着项羽在气头上，再给他拱一把火。

“沛公此人，原本就是市井无赖，贪财爱色，可我听说，自打他入关以来，反而不再敛财，疏远美女，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志向已经不再停留在钱财美色上，而是有了更大的野心。据我派出去观察云气之人回来报告说，刘邦军营上空五彩云气聚合，呈现龙虎之状，这可是天子之气的征兆!我们应该趁刘邦羽翼未丰之际，一举灭了他，可不要错过目前的大好机会!”

项梁死后，项羽真正能依赖的人不多，关键时刻能帮他拿主意的就剩下范增了。两人的关系既是君臣，亦是亲人，为了显示对范增的尊敬，项羽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亚父。

范增和项羽谈话时，在座的还有项羽的叔父项伯。

项伯当初避祸下邳，曾蒙张良收留庇护，一直感念于心。如今大战在即，一旦开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了报答张良的恩情，他决定冒险去通知他。

身为项羽的叔父，却给敌对阵营通风报信，这种事交给手下人，难免走漏风声。项伯决定自己亲自走一遭。

夜色正浓，项伯悄悄溜出军营，快马加鞭赶到霸上刘邦军营。

见到张良后，项伯顾不上叙旧，将项羽军营大概情况跟他简要介绍了一下，说明目前的局势非常严峻，再留在刘邦身边就是死路一条，劝他赶紧收拾一下，跟自己一块走。

张良听后，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在营帐内缓缓踱步。他知道，刘项二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现在怎么办？只顾自己，撇下刘邦和将士们，径自去逃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将来还有何面目立足于天地之间？况且，复兴韩国的大业还没实现，就这样撂挑子走人，实在非大丈夫所为。

项伯还在一旁催促，劝他别再犹豫了，赶紧动身。

张良停下踱步，对项伯诚恳地说：“我是奉韩王之命，随沛公入关，如今形势危急，我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未免太不仗义了。临走前，可否让我跟他打声招呼，你看怎么样？”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项伯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同意，叮嘱他抓紧时间，长话短说。

张良遂紧急求见刘邦，将项伯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刘邦。

刘邦大惊失色，急得团团转：“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沛公，到这个节骨眼了，赶紧说实话，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张良在一旁催促说。

刘邦只好承认：“此前有人给我出馊主意，说只要守住函谷关，拦住诸侯联军，不让他们入关，我就可以安心做关中王了，我当时误信了这人的话。”

张良急得跺脚：“沛公不想想，就凭咱们这点兵力，能挡得住项羽吗？”

刘邦自知理亏，唯有保持沉默，半晌才低声说：“这还用说，肯定不如项羽，只是眼下该怎么办呢？还望先生帮忙拿个主意。”

看着刘邦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张良只好说：“如今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项伯身上了，但愿他能在项羽那边，替您说上几句话，说您压根儿就没有背叛之心。”

刘邦没想到张良如此神通广大，很好奇他跟项伯是怎么结交的，张良便将当初如何收留项伯之事给他讲了一遍。

刘邦一听，觉得在生死关头，项伯能够跑来报信，说明此人看重情义，顿时心里有了主意：看重情义之人一般是抹不开面子的，如此就好办多了。他便问张良：“先生与项伯年纪孰长？”

张良回答道：“他比我大。”

“好好好，那我就按兄长之礼待他，赶紧请他进来见见面。”

于是，张良出来请项伯进去。项伯本不想见刘邦，但也不好驳张良

面子，只好进去相见。

刘邦的态度异常殷勤，亲自给项伯斟酒，主动提出两人结为儿女亲家。这样一来，酒也喝了，亲也攀了，双方的气氛开始有所缓和了。

项伯毕竟是背着自家侄子来给敌方通风报信，多少有些尴尬，心里有点虚，但事已至此，便当面问刘邦：“外面都在传言，您想关起门来，做关中王，是否有这回事？”

刘邦一听，立刻拍着胸脯说：“谣言，这绝对是谣言!项将军一家对我有恩，我刘季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自我入关以来，便对吏民登记造册，统计人口，对府库财货一律封存，不敢动一丝一毫，就等着上将军前来接收。至于派人去把守函谷关，那是为了防止盗贼乘时作乱，哪里是针对项将军的？这其中必定有误会，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等上将军到来，哪敢有丝毫反叛之心？这中间的曲直和误解，还要仰仗项伯兄在上将军面前替我澄清一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项伯再也不好意思推辞，只好叮嘱刘邦：“该说的我一定会转达到，但明天您本人务必亲自上门来向上将军道歉和解释。”

项伯不敢再多停留，趁着夜色，又急匆匆赶了回去。

一回到军营，他急忙去找项羽，将此行经过及刘邦的原话复述了一遍，并替刘邦帮腔道：“不管怎么说，沛公还是有功的，要不是他提前入关，我们哪有这么轻松进关中？现在反过来去攻打人家，怎么都说不过去吧，不如给他个请罪的机会，看他怎么说。”

项羽本来就耳根软，经过项伯这么一蛊惑，态度开始出现松动，便答应接见刘邦。

在短暂的一夜之间，原本剑拔弩张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将士们本来只等项羽一声令下，就直扑霸上，结果迟迟不见动静。

次日凌晨，天色刚发白，刘邦仅带着百名护卫骑兵，在张良和樊哙、夏侯婴等人的扈从下，前来项羽营中请罪。

其实，当天夜里，刘邦满脑子胡思乱想，彻夜难眠，做着各种推测，至天明时，终于下定决心，亲往项羽军营。

刘邦与项羽曾经并肩作战过，对项羽的性格还是有所了解，他明白项羽此人吃软不吃硬，要是跟他硬碰，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如今唯有尽力放下身段，或许才有转机。

只要保住性命，别说装孙子，就是真当孙子，对刘邦来说都不是个事儿。

进入大营之前，樊哙带着卫队留在外面，张良陪同刘邦一起进去参见项羽。一进入营帐，刘邦立刻俯伏在地，向项羽高声请罪：“我和上将军一起反击暴秦，将军转战河北，我浴血奋战于河南，但没想到，侥幸先一步进入关中。一别半载，不意在关中与上将军重逢，实在倍感欣喜，只是万万没想到，有小人从中作梗，使得上将军与我产生隔阂，实在让在下惶恐不安。”

听完刘邦的一席话，项羽反而感到有些不自在，便实话实说：“是沛公你的左司马曹无伤给我来信，不然我怎么能得知内情？”随后便安排酒宴，让刘邦和张良入席，一起饮酒。

席位的安排也颇有用意，项羽、项伯坐西朝东，范增坐北朝南，对面便是刘邦，张良却被安排到项羽对面。这样的安排，从表面看，并无可厚非，因为张良现在虽然侍从刘邦，但理论上还是韩国臣子，只是刘邦的盟友而已，让他独坐一面，以示尊重，无可厚非。其实，这样做的另外目的，就是将张良和刘邦分开。

此刻，刘邦内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张良和他分开，就是临时交换一下意见，都不可能了。

宴席气氛沉闷、单调，让人感到压抑，几乎喘不过气来。刘邦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只见高坐在主席上的项羽，手持酒杯，若有所思，沉吟不语，难以揣测到他此刻的内心世界。倒是项伯，表面上看很镇定，但看得出来，他和自己一样紧张，此刻正在警惕地环视着现场每个人。

再看张良，他倒是若无其事，只顾低头品酒。坐在刘邦对面的范增，看上去老成持重，实际上，他已经有些焦躁不安了，不断轻声咳嗽，然后频频摆弄自己的玉佩，目光有意无意地投向项羽，似乎在暗示什么。

刘邦突然恍然大悟：范增这是在敦促项羽下决心，然而项羽似乎还在犹豫，对范增的暗示视而不见。

刘邦开始额头冒冷汗，他此刻如坐针毡，握着酒杯，有一口没一口地酌酒，嘴里却根本尝不出酒的滋味。

大帐内的空气近乎凝滞了，众人都不说话，只听到水漏的滴答滴答声。

范增终于按捺不住了，编了个借口，出来找项羽堂弟项庄。

“上将军心肠太软，被刘邦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却不能就这样坐视不理，待会儿你进去给大家敬酒，然后以助兴的名义舞剑，寻找时机一举除掉刘邦!如果今日放过刘邦，将来你我恐怕都会为他所擒，不得善终。”

项庄听后满口答应，便随范增一同入帐。

刘邦见项庄佩剑执盾，一身戎装，立刻感到不妙。

给席上众人敬酒完毕后，项庄便说：“军营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这样单调地饮酒，实在无趣，不如我给大家舞剑助兴如何？”

本来陷入沉思的项羽，似乎来了兴致，点头同意。

刹那间，大帐内剑光四起，霍霍生风，项伯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便站出来说：“一人舞剑，不如双人并舞，我愿和项庄一起为大家助兴!”说完，拔剑与项庄对舞起来。

项庄屡次剑指刘邦，但只因项伯挺身相护，没法得手。

张良一看情形不妙，立刻溜出大帐，一溜小跑，跑到军营门口。樊哙见刘邦进去半天了，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正在着急，看见张良一脸慌张地跑了出来，便冲上去问道：“现在里面情况如何，沛公没事吧？”

张良喘着气说：“情况万分紧急，容不得细说，现在项庄在里面舞剑，企图对沛公不利，你赶紧进去看看!”

樊哙一听，急了，立刻嚷道：“形势如此危急，请让我进去，与沛公生死与共!”

说完操起盾牌和利剑，就往军营里面冲。

军营门口的卫兵正准备阻拦，谁承想樊哙力大无比，执盾用力一扛，卫兵们纷纷被撞倒在地。樊哙趁势横冲直撞，闯进了大帐，看到西面主席位置的项羽，便面西而立，须发皆张，怒目圆睁，直盯项羽。

樊哙的突然闯入，瞬间改变了大帐内的气氛，原先跪坐的项羽看着眼前这位不速之客，本能地坐直了身子，手下意识地按到腰间剑柄上，问道："来者何人？"

张良立刻接过话茬，介绍道："这位是沛公的参乘(贴身侍卫)樊哙。"

项羽见樊哙生得孔武豪壮，用略带激赏的语气说："真是一位壮士!来呀，赏赐他一杯酒。"

左右人员端过来一大杯酒，樊哙毫不推辞，接过后一饮而尽。

项羽略带笑意地说："再赏壮士一条猪腿下酒。"

左右人员很快端上一整条猪腿，但是没经过任何烹饪，而是生肉。樊哙感到周围向他投来嘲弄的目光，不过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将盾牌按在地上，将猪腿置于其上，然后用剑直接割肉吃。

看着大口吃肉的樊哙，或许是出于英雄惺惺相惜，项羽被樊哙的豪迈气度所感染，便继续问道："壮士，还能再喝酒不？"

樊哙一边嚼着肉，一边说："死都不怕，一杯酒算啥!"然后一抹嘴继续慷慨陈词："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杀不完，处刑唯恐不能用尽酷刑，以致天下大乱，海内豪杰都起来反抗。当初在彭城，怀王和众将领约定'先攻破秦地，进入咸阳之人为关中王'。如今，沛公先一步攻破了秦地，进入咸阳后丝毫不取，下令封闭宫室，驻军霸上，一心只等您的到来——"

樊哙语锋一转，说："沛公只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才派人把守函谷关。面对如此功劳，就算封侯也不为过，如今非但没有任何赏赐，反而凭小人的闲言蜚语，就要杀有功之臣，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您执意如此，恐怕距离步暴秦后尘已不远了，我实在为您感到不值，还望您多加考虑!"

项羽万万没想到，樊哙表面粗犷，实则粗中有细，一番说辞有礼有节，逻辑缜密，实在无懈可击，就算是苏秦张仪再世，恐怕也不过如此。

一时间，他竟然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只好讪讪地说："壮士且坐下说话。"

樊哙便在张良旁边坐下来。

经过樊哙这么一搅局，范增想刺杀刘邦的图谋，一时半会儿无法得逞了。

刘邦看到现场气氛有所缓和，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借口外出解手，顺便将樊哙也叫了出来。

"我想趁现在有空，直接离去，只是没来得及跟项羽辞别，恐怕不合礼数。"刘邦颇有些顾虑地说。

樊哙一听，大大咧咧地回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婆婆妈妈。自古做大事者不拘小节，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哪里顾得上这些，直接走就是了!"

刘邦便打定主意不辞而别，让张良留下来替自己向项羽致歉。

张良觉得，就算致歉，也不能这样空着手，便提醒刘邦："沛公来的时候，可曾带了什么礼物？"

刘邦刚才在席间完全被吓坏了，忘了献礼，经张良一提醒，才记起这回事，说："我来的时候，带了一对白玉璧，本想献给项羽；另外一双玉斗，送给范增，只是方才害怕项羽发怒，不敢亲自献上，正好你替我献给他们吧。"

刘邦稍停顿一下，又叮嘱张良说："现在原路返回恐怕来不及了，我打算经骊山下，取道芷阳，抄小路返回，如此一来，路程缩短不少，你暂且别急着进去跟项羽打招呼，等我们差不多到营后，再进去不迟。"

张良答应下来，看着刘邦一行人疾驰远去。

刘邦来的时候由夏侯婴驾车，如今情况紧急，根本来不及乘车返

回，便一个人径自骑马返回，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四人，匆忙之间，无马可骑，便握剑持盾步行，从小道返回。从鸿门到霸上，相去四十里，由于走小道，路程节省了一半，只有二十里路的样子。

项羽在大帐，左等右等，不见刘邦返回，便派都尉陈平出来催促，张良估摸刘邦差不多已经安然回到军营，便随陈平进去。

一进入大帐，张良便向项羽致歉："沛公不胜酒力，无法亲自来辞别，只好让在下替他献上礼物。"

项羽问道："沛公现在在哪里？"

张良如实回答："沛公觉得您对他有些误解，害怕被责备，便自己先回去了，现在估计已经到达霸上营地了。"

事已至此，项羽虽有些失落，但也大度接过玉璧，放在坐席上。

范增觉得被刘邦耍了，又恨项羽不成器，错过了大好时机，知道再也无法挽回了，接过玉斗后，放在地上，拔出剑狠狠地将它击碎，冲项羽愤愤说道："唉!你这臭小子，看来是没法和你一起共谋大事了!将来能够与你争夺天下的，必定是沛公，错过今天这样的机会，看来我们这些人，早晚都会沦为沛公的阶下囚。"

项羽默默不语，任由范增数落。

此刻他的内心充斥着懊丧、失落、悔意，可谓五味杂陈。

其实，范增所说的，项羽何尝不知，如果方才除掉刘邦，只须伸个手指就行了，诛杀刘邦一人易耳，但接下来的局面，又将如何应付？

之所以放走刘邦，正是因为他项羽与刘邦这种市井无赖不同。刘邦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要脸面，可以不择手段，什么阴损招数都能使得出来。但项羽做不到，他出身名将世家，自幼受贵族教育的熏陶，这使得他宁愿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比拼，也不屑于干一些蝇营狗苟之事。

大丈夫当光明磊落，设宴引人入彀，然后伏击杀之，如此卑鄙龌龊之事，项羽做不出来。

项羽可以在战场上垒尸成山而面不改色，但若使这种下三滥招数，

他下不了手。

项羽是真英雄，刘邦是真小人，然而在现实中，英雄往往难敌小人，两者的区别是：英雄做事有底线，而小人可以做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在以后的时光中，刘邦正是拿捏住了项羽的这一弱点，步步为营，逐渐由弱变强，最终转败为胜。

此外，鸿门宴上纵虎归山，固然与项羽遇事迟疑优柔的性格有关，但他肯定也有别的顾虑。

随项羽入关的除了楚军外，还有其他诸侯军队，如果项羽真的在刘邦反迹未露的前提下，仅凭别人的三言两语和道听途说，就将刘邦置于死地，那么，其他诸侯会怎么看？会不会兔死狐悲，一起联合起来反对他？另外，别忘了，刘邦麾下还有十余万大军，更有萧何、曹参等能臣干将，他们有感于新安杀降的前车之鉴，必将誓死抵抗，自己真的经得起一场残酷拼杀带来的伤亡吗？

退一万步说，就算上述的一切暂时没发生，项羽在舆论上也必将陷入被动局面，项羽现在最重要的目的是灭秦复仇，而不是其他。

正是樊哙的那番话深深触动了项羽，使他最终没有狠下心来杀刘邦。

此刻，他唯有安慰自己，以自己的势力，谅刘邦也不敢跟自己作对，对付刘邦这点自信，项羽还是有的。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是他此生所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至于刘邦，一回到营中，就下令将曹无伤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拉出去宰了。

权力规则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鸿门宴结束后没几天，项羽率领大军向西进发，进入咸阳。

咸阳，这个令项羽夜不能寐、咬牙切齿的都市，如今，他终于来了，他带着复仇的信念而来，而他身后是数十万楚人子弟。此刻，项羽在心中默默念叨：楚国的列祖列宗，项燕先祖，我们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铮铮誓言!

秦王子婴，作为亡国之君，被揪到了项羽面前。

项羽俯视着由于惊恐而缩成一团的子婴，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快感，此刻，子婴自身是否无辜已不重要，秦人百年来对楚人及关东六国所欠的血债，必须由你来偿还!

项羽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子婴杀了。

在项羽看来，咸阳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皆是六国儿女的尸骨所累积，渭水泛起的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天下百姓的泪光。这些暴秦的建筑，无处不浸透着罪恶和肮脏，还留着它们干什么，就让它们与秦帝国及嬴氏子孙一起化为灰烬吧!

项羽亲自点燃了第一把火，然后命令将士们四处放火。

很快，整个咸阳城都被烈焰吞噬，变成一片火海，火焰直冲云霄。在寒冷的冬季，秦国数代君臣精心营建的咸阳燃烧起来了，热浪传到数里之外，滚滚烟尘让人快要窒息。项羽目睹着昔日皇家的亭台楼阁化为灰烬，复仇的快意在胸间激荡。

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昔日帝京化为了一片焦土。

项羽又命人去刨掘始皇帝陵寝，但由于骊山陵墓太过庞大，士卒们挖了许久，也没找到墓道口，只好将陵园地面建筑破坏殆尽后，收手作罢。

至此，项羽觉得大仇已报，心满意足，便打算带着搜刮而来的财物东归。此时，有个姓韩的书生站出来劝他说：“关中有山河之险，易守难攻，且沃野千里，这里是定都和建立千秋霸业的绝佳之地，就这样放弃了，实在可惜。”

只是，经过了大火焚烧和士兵劫掠，咸阳早已破败不堪，项羽实在不想留在这里，况且他思乡心切，一心只想返回故乡，便对韩生道：“人生在世，若是富贵了不回到家乡，让家乡父老得知，就如同穿了锦绣衣

服在大晚上走路，有谁看得见？”

韩生没想到，赫赫有名的项羽的眼界竟然如此狭窄，目光竟然如此短浅，大丈夫当建立万世功业，扬名于后世才对，怎么一门心思只想回到故乡，在乡邻面前显摆，实在是滑稽可笑。

一出门，韩生便冷笑道：“以前听人说，楚人就像戴了帽子的猕猴一样，徒有人形罢了，今天看来，果然是这个样!”

韩生刚说完没多久，话便传到了项羽耳中。

项羽一听勃然大怒：这个不知死活的酸儒，竟敢背后损我!他马上下令将韩生投入大锅，活活煮了。

如今秦已灭，天下再无共主，未来要怎么办？

楚怀王曾与众将领有约，先入关者为王。项羽自己不想留在关中，又不愿刘邦占了便宜。但他也不想背上不遵守约定的恶名，便派人到怀王那里，问他现在已经入关，接下来该怎么办。

明明有约在先，却派人去请示，项羽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就想借怀王之口，废掉起先的约定，如此一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了。

项羽自信，自己的用意，怀王一定掂量得清，并且会很识相地传回自己想要的结果。

但出乎意料的是，怀王派人传达的意见只有两个字：“如约。”

怀王的倔强，让项羽恼火不已。

怀王当初不让他入关，反而令他北上救赵，以至于落在刘邦后面，在天下诸侯面前陷入被动，项羽心中对怀王充满了怨恨。既然你不知趣，就休怪我撕破脸皮，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项羽遂将各路诸侯将相召集起来，商讨说：“怀王此人，本是我叔父项梁所立，根本没有什么功劳，只不过天下大乱之初，立他是为了方便讨伐暴秦时有一面旗子而已。然而，三年来，风餐露宿，冲锋陷阵，消灭秦朝的，还不是我项羽和在座的诸公!因此，凭什么由他主持？裂土封

王是咱们之间的事，跟怀王无关。”

诸侯将相们此刻只关心自己能否捞到好处，至于什么名分大义，才懒得管，便纷纷赞成项羽的主张。

于是，项羽遥尊怀王为义帝，名义上抬高了身份，实际上进一步架空了他，根本不再拿他当回事。

灭秦的目标已经实现，一旦没了共同的敌人，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之间的裂痕就会出现，只不过迫于项羽的威势，暂且没有人敢出头罢了。

各路诸侯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分享胜利果实。

作为灭秦后新征服之地，关中如何瓜分，是个万众瞩目的问题。将它交到刘邦手中，项羽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但世人都知道刘邦是首个入关灭秦之人，如果众目睽睽之下言而无信，万一引起诸侯不服，背上不履行约定的骂名，弄不好会在舆论上陷于被动，失去道德制高点后，再也无法约束天下诸侯。

项羽和范增商量一番后，最后决定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对外诡称汉中也属于关中之地，封刘邦到汉中、巴蜀之地做汉王，建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

毫无疑问，范增支的这一招实在阴险，巴蜀之地道路艰险，自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去了就别想出来了。

更何况，巴蜀自秦时起，就是流放犯人之地，民风彪悍刁蛮，刘邦一旦进去，就会被地方事务缠住，疲于应付，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更别说与项羽争夺天下了。

至于关中，项羽以秦都咸阳为界，将其一分为三，分别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原秦朝降将。

咸阳以西之地封给章邯，称雍王，建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长史司马欣，以前曾是栎阳狱掾，项梁当年犯命案，亏他搭救，才逃过一劫，项羽出于感恩之心，将咸阳以东到黄河的地方封给他，称塞王，建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附近)。都尉董翳，在秦军降楚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使得章邯最终下定决心降楚，因此，将咸阳北

面的上郡之地封给董翳，称翟王，建都高奴(今陕西延安)。

项羽之所以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名降将，表面上是奖励他们主动归降之功，实则另有目的。秦人生性刚烈，脾气暴，不好管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秦人管理秦人。

然而，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对楚人是功臣，在秦人眼中则是耻辱。他们三人以身侍敌，二十万关中儿郎在新安被坑杀，家家失子，户户丧夫，又引敌入关中，将咸阳化为一片焦土，关中父老对他们恨之入骨，怎么会甘心听命？

另外，刘邦若在汉中不安分，想重返关中，必先经过三秦之地，如此一来，三降王外有刘邦窥伺，内有百姓不满，必然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对于关东原六国之地，项羽并没有按照原来疆域封给六王后裔，而是重新划分疆界，划出许多新的邦国，封给诸侯及有功将领，加上三秦及汉，共有十八个王国。

魏王豹本是个平庸之人，在灭秦的过程中没有太大建树，项羽便将魏国一分为二，分为西魏和殷国，魏王豹改封为西魏王，建都平阳，称王于河东之地(今山西临汾西)。

原赵王武臣部将司马卬，因平定河内，屡立战功，被封为殷王，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申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县东北)人，本是赵国国相张耳的宠臣，巨鹿之战后，率先攻下洛阳，于黄河边迎接项羽南下，为项羽入关开辟了道路，故封为河南王，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韩王成身份不变，仍以阳翟(今河南禹县)为都。

赵国国相张耳名气很大，且又追随项羽入关，便封他为常山王，下辖原赵国之地，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至于原赵王歇被迁到代地，称代王，定都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

阳君黥布自归顺项羽以来，北上救赵，扈从入秦，逢战必冲锋在前，勇不可挡，战功卓著，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封九江王，建都六县(今安徽六安北)。

鄱君吴芮在陈胜吴广起事之初，就打出反秦旗号，率百越之兵与诸侯军并肩作战，后又追随项羽入关，故封为衡山王，建都邾县(今湖北黄冈北)。

楚国柱国共敖率兵攻打南郡，功绩卓著，封临江王，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

燕国将领臧荼曾参与救赵，又追随项羽入关，故将他封为燕王，建都蓟县(今北京西南)。原燕王韩广没有参加巨鹿之战，也没参与入关灭秦，便迁徙他到更遥远的辽东称王，建都无终(今河北蓟县)。

齐国将领田都因不顾国相田荣阻拦，执意救赵，后又加入入关灭秦行列，故被封为齐王，建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前末代齐王田建之孙田安，也因在项羽救赵时，攻下济水北岸数座城邑，从侧翼支援项羽，随后没多久，就主动率军归降楚军，封为济北王，建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

原齐王田市被改封为胶东王，建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齐国国相田荣虽然也是最早起来反秦之人，但由于他屡次和项梁作对，并在巨鹿之战时拒不出兵救赵，项羽对此耿耿于怀，在分封诸侯时，根本就没考虑他。

番君吴芮部将梅鋗奉命配合刘邦作战，在攻取南阳郡析县和郦县等地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后来入关之战中更是功勋卓著，但他大概是由于跟随刘邦作战的缘故，因此没有封王，只封为十万户侯。

另外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他便是陈馀。当年他和张耳一起北上，将赵地从秦人统治下拯救出来，先追随赵王武臣，后又拥立赵王歇，在巨鹿之战中坚持抗争，拒不降秦，劳苦功高，按理应该封王。只是，由于他和张耳意见不合，半路撂挑子走人，没有追随项羽入关。因此，封王名单上没了陈馀的名字。

不过，项羽考虑到陈馀在反秦战争中影响力较大，加上本人颇有贤名，听说如今他人在南皮县(今属河北)，便将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有九郡，建都彭城。

分封完毕，项羽与诸侯纷纷散去，前往各自的属国。此时，楚怀王仍在彭城，名义上还是诸侯总盟主、项羽的上司，但如果回去后，和他共处一城，总让人心里疙疙瘩瘩，感到不舒服。况且，项羽对他执意执行当初的约定而不更改，难以释怀。

其实，自从项羽诛杀宋义擅权以来，楚怀王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根基之人，被推上权力游戏的牌局，注定会输得一塌糊涂，因为手中没有底牌，拿什么跟人斗？

怀王所拥有的只是王的空头衔罢了，所以在项羽的强烈暗示下，他对入关的约定仍不肯松口，就是想最后赌一把，想用入关的约定套住项羽，利用诸侯和项羽的矛盾，对项羽加以制衡，以便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可惜，权力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博弈，没有任何实力，单凭一纸约书，就想绑住项羽手脚，无疑是痴人做梦。

封王仪式结束后不久，楚怀王便接到项羽在东归途中捎来的口信，称自古以来帝王拥地千里，必身居上游，足下现在已被尊为义帝，再居住在彭城实在有些委屈了，还是迁居到他处为好，于是提议他搬到长沙郴县。

跟繁华的彭城一比，义帝实在不愿去穷乡僻壤的郴县，故磨磨蹭蹭不想动身。项羽很恼火，派人再三催促。

义帝没办法，只好上路了，身后跟着稀稀疏疏不多的近臣和侍从。就是这些人，走在半道上也很快三三两两地开了小差。

不过项羽依然不肯放过他，暗中命令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务必在途中把义帝处死。

义帝最终被九江王英布追到郴县杀死。

韩王成虽然在分封之时，保住了王位(估计与张良力争有关)，但项羽始终不肯让他就国，而是找了个借口，把他带到彭城，随后以韩王成没有军功为由，废除了他的王位，降级为侯，紧接着，没过多久，就把他给杀了。

至此，自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秋，陈胜吴广掀起反秦风暴

以来，历时三年多的灭秦斗争暂时画上了句号。

从表面上看，项羽成了此次改朝换代斗争中最大的赢家。然而，殊不知，此时一场更大的斗争风暴，才刚刚拉开大幕。

埋下新的战斗引信的正是项羽本人。

一切都要追溯到那份分封诸侯名单。从表面上看，项羽分封是本着公正公平原则，以军功大小和灭秦战斗中贡献多寡为依据，实则充满了精心算计和谋划，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处处设计，步步陷阱。

这份分封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范增的手笔。

它看似能够让诸侯相互掣肘，以达到战略平衡的目的；但项羽哪里知道，这是为自己到处埋雷。

到达彭城没几天，天下又生乱局，项羽不得不再次踏上征途，开始新的战斗。

第七章 烽烟又起

原因为何

自始皇帝一统六合以来，在近乎国家恐怖主义的高压统治之下，新兴的大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个年头，便在陈胜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中轰然倒下。然而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无事，反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大厮杀，神州大地再起遍地烽烟，这究竟是何原因？

自春秋以降，列国征战不休，致使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尸骨遍野，迩来已是五百年，海内之人无不渴望消弭刀兵。

在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后，原六国地区的百姓，无不渴望自此可以过上太平生活。然而，数百年的征战带来的战争创伤，岂是在朝夕之间能够弥合的？秦人与关东地区之间的六国遗民并没有因为天下一统，就放下了彼此的警惕和猜忌。

在一统六国后，秦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时法律制度。相反，为了防止六国死灰复燃，唯有采取更加高压的政策。另外，所谓的天下一统，其实就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彼此共融的策略。

秦只是将原来秦人的东西，比如法律、文字、度量衡、兵制、钱币等等，强行在关东地区推广执行而已。

如此一来，给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遗民的感受，就是强烈的被征服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屈辱，而非天下一家的归属感。

正因为如此，陈胜振臂一呼，响应如云，六国纷纷复辟。

秦之所以轰然倒塌，并非方向性错误。恰恰相反，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证实了四海归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心所向。秦的灭亡，究其根本原因，是为政过于残暴和苛刻，没有针对地域差异采取任何法律调整，也没有实施任何收拢民心的措施，导致最终被反抗者的烈焰所吞噬。

秦统一六国，是以少胜多的单方面征服。与之不同的是，项羽率领诸侯入关，颇似当年周武王孟津会盟。六国贵族代表云集，项羽完全可以在强大优势兵力的威慑下，与他们协商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建立一个崭新制度的国家，而这个新的国家的政府将由原关东地区所有贵族代表组成。

然而，项羽根本没有意识到摆在面前的巨大历史机遇，他目光短浅，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复仇，而不是消弭仇恨上。他本人的志向也不在建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而是停留在做类似齐桓晋文般的霸主而已。

从表面上看，项羽分封诸侯，与当初周武王分封诸侯，颇有几分神似；然而从本质上来说，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周武王灭商以后，也曾大肆分封诸侯，且不说除了分封功臣以外，还认可了当时林立的诸侯、部落等，基本没有制造出新的矛盾点来。另外，周武王派出自己的兄弟子侄到广大东方去开拓新的殖民点，燕、齐、鲁等地，原本是一片蛮荒之地，所谓的分封，其实相当于开了一张白条，需要他们去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

项羽分封面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原关东六国，大多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虽然曾被秦灭亡，但各国宗室在民间的影响力犹在，这也是项梁起兵时，只得立楚怀王，而不敢自立的原因。

项羽的分封，目的是在秦亡后空出的权力真空地带上，制定新的秩序。然而，他在制定新秩序的同时，却在破坏契约精神，比如，怀王约定先入关者为关中王，天下皆知，但他随意毁约，将刘邦赶到巴蜀，招来世人非议：你自己不遵守诺言，有何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此番分封，非但没有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反而扩大了旧有矛盾。比如张耳、臧荼、田都三人，原本是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田市的部下，项羽却随意迁徙原来的旧王，新立他们为王，这相当于鼓励犯上作乱，必然惹起新的纷争，韩广就是因为不愿意搬家，让臧荼给杀了。

项羽走的最臭的一步棋，就是将对他毫无威胁的义帝给杀了，这无疑是给了政敌以绝佳的攻击借口：既然你杀害了你的上司，我们这些你的属下为何不能反对你？

当项羽迁徙田市去做胶东王的消息传到齐国后，国相田荣坚决拒绝

执行。田荣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是最早一批起来反秦的，齐地是由他和前齐王田儋一起打下来的。他之所以没有参加巨鹿之战，是因为楚赵两国包庇自己的政敌田假、田角等人在先，更何况他也曾救魏国，先王田儋还为此命丧疆场。而今，你项羽为了酬谢田都，分割我齐国的土地，封他为王，为何不割让你楚国的土地，却要牺牲我齐国的利益？

五月，田都回齐国上任，田荣二话不说，直接率军攻打田都。田都不敌，只好仓皇跑到楚国。

齐王田市不如田荣这般胆大，觉得项羽惹不起，跟他作对肯定没有好下场。眼瞅着田都被田荣驱逐，田市却高兴不起来，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后来干脆瞒着田荣偷偷溜了出来，私下去做了胶东王，将齐王的位置让了出来。

田荣得知后，非常恼火：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没想到你却烂泥扶不上墙!一不做二不休，田荣干脆派人追赶田市，在即墨将他杀了，而后自立为王。

田荣称王后，得知彭越活跃在巨野泽一带，手下有一万多人马，觉得这股力量可以为自己所用，便派人将他招安。没过多久，就命彭越灭了济北王田安。田安五月上任，七月被杀，在位不过两个月。

至此，田荣将齐、济北、胶东三齐之地，重新统一为新的齐国。田荣恨项羽不公，便紧接着派彭越去伐楚，项羽命萧公角应敌，却被彭越击败。

得知田荣起兵反楚后，陈馀派人来和他接洽商谈，双方结盟，相约共进退。

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而陈馀却仅得了南皮周围三县，爵位不过侯爵，他感到愤愤不平。

长期以来，陈馀与张耳齐名，他们一起辅佐赵王武臣北上收复赵地，武臣死后，共同拥立赵王歇。在巨鹿之战时，又并肩抗秦，后来张耳随项羽入关，陈馀隐居不出。

陈馀认为自己与张耳功劳相当，如今张耳称王，自己却不过象征性地被封给数县，岂能咽下这口气!更何况当初二人共同拥立的赵王歇，如

今竟被撵去北方代地，张耳自己倒好，霸占了赵地，亏你素有贤名，不过是假仁假义罢了。

因此，陈馀一听到田荣反楚的消息，立刻秘密派遣张同、夏说来游说田荣：“项羽做人实在不公，他把原来的诸侯王都改封到穷山恶水的地方，而自己的部下却被封到最好的地盘称王，实在让人愤愤不平。听说大王违抗了项羽的命令，并带头起兵反楚，实在是太好了，也希望大王给我增援一点兵马，助我攻打张耳，帮赵王歇复位。事成之后，赵国愿意做护卫齐国的屏障，齐赵两家共同携手抵抗项羽。”

田荣正缺帮手，与赵国结为盟友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便立刻调拨部分兵力给陈馀。

陈馀便发动自己下属的三县兵力和齐国援军一道攻打常山国。世事就是如此难料，陈馀和张耳这对多年的忘年生死交，如今却沦为了战场上的仇敌。陈馀长期率兵作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张耳哪里是对手，很快就被击败，仓皇出逃。

陈馀随后将赵歇迎了回来，让他重新成为赵王。赵歇对陈馀感激万分，为表达谢意，将代地封给陈馀，让他去做代王。不过陈馀还是放心不下赵王歇，就选择留在赵国，派夏说为代国国相，替自己署理代国国内大小事宜。

至于张耳，常山王的宝座尚未焐热，就被陈馀赶了下来，他感到非常沮丧。接下来何去何从？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去投奔刘邦，毕竟当年他们有过一段深厚的交情，虽然时过多年，但毕竟感情基础还在，想来刘邦一定不会亏待自己；另一条路是去投奔项羽，如今诸侯之中项羽实力最强，况且自己的王位还是项羽封的，找项羽替自己出头对付陈馀，是水到渠成，情理之中的事，张耳自己也倾向于去投靠项羽。

不过，如果真的去了楚国，意味着从此要看项羽脸色。项羽脾气火暴，为人傲慢，到他那里，日子未必好过。张耳正犹豫时，得到消息，刘邦已经重返关中了，遂在部下甘公的劝说下，拿定主意前往投靠刘邦。

张耳赶到关中时，刘邦正在攻打废丘，与雍王章邯的军队激战，见到自己年轻时的好友，刘邦非常开心，待张耳礼遇备至。

张耳既感动，又惭愧，没想到短短数月间，自己丢了封国，重新被打回原形，变得一无所有，而刘邦却起死回生，日渐壮大，从巴蜀直接杀回了关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刘邦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至于变化如此之大？

这些日子以来，刘邦其实也过得不容易，他之所以能够在短暂时间内迅速重返关中，得益于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

起初，刘邦得知自己被封到巴蜀时，心中是既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项羽给他派了三万兵，护送前往汉中就国，说白了就是强行逼着他上路。诸侯中有不少人都很同情刘邦，主动前来追随，多达数万之众。

虽然非常失落，但刘邦还得感激张良，要是没有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别说封王，说不定在鸿门宴上，自己就已命丧黄泉了。

为了表示谢意，刘邦赏赐给张良黄金百镒、珍珠二斗，张良转手将珠宝赠送给了项伯。要不是项伯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此刻刘邦说不定早就被项羽消灭了。对于这份人情，怎么感谢都不为过。更重要的是，项伯作为项羽身边的眼线，必须维持下去，一定要利用好。

刘邦立刻反应过来，他马上派人厚赠项伯，顺便拜托他在项羽跟前求个人情，希望可以得到汉中。虽说项羽此前已经对外放话称，汉中也是关中的一部分，将汉中封给刘邦，就等于兑现了先入关者为关中王的“怀王之约”。

但说归说，万一项羽半道变卦，直接将刘邦撵到巴蜀，也不一定。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项伯拿了双重厚礼，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项羽最终也同意将汉中封给刘邦。

于是，刘邦带着情绪，从杜县(古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杜城，至汉，改名杜陵县，移治于今长安区东杜陵南五里处)出发，经蚀中(即子午道，是从关中通往汉中的古代通道，大致从今陕西长安区子午镇起，沿子午谷南穿过秦岭，至安康市境内)，缓缓向秦岭深处进发。

按照道理，张良作为韩国臣子，灭秦之后，辅助刘邦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该返回韩国，向韩王成复命才是。不过，这些日子以来，与刘邦

共处的时光，让他对刘邦有了进一步了解，觉得刘邦此人从表面看，实在不对士大夫胃口，实则为人颇有气度，将来必成大事，所以在临别前，打算送刘邦一程。

张良陪着刘邦同行，一直送至褒中县(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城镇东)，两人才分别。临行前，张良对刘邦说："大王如今前往汉中，一定不能露出丝毫不情愿的样子，相反，要摆出此生老死巴蜀、绝不东出的姿态来，唯有如此，才能让项羽彻底失去戒心。"

刘邦问道："依先生看，怎样才能让项羽放心呢？"

张良回答道："最好的办法莫若断了自己后路，入汉中后一把火烧了沿途栈道。"

从关中入汉中，沿途许多地方，都是崇山峻岭，根本没法修路，唯有在悬崖峭壁上凿上石眼，然后架上木制栈道，才能勉强通行，一旦烧了栈道，就无法返回关中了。

火烧栈道，如同当初项羽破釜沉舟一般，都是对外摆出一种决心和姿态。刘邦立刻领会了张良的意图，只要人在，一切都有可能。

聪明人懂得如何隐藏自己。只有收敛锋芒，才有机会大放异彩。唯有愚蠢的人，才会到处张牙舞爪，唯恐天下不知。

如今，项羽威赫天下，风头无二，在这个时刻，想要保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低调做人，最好能让项羽忘记自己的存在。

疾风过岗，劲草俯焉，风过无痕，草色如新。

褒中栈道被刘邦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他走一程，烧一程。秦岭深处升起的浓烟，让项羽彻底放心了，他安心带领大军东归了。

火烧栈道的妙处就在于，对刘邦来说，固然是断了后路；但对项羽而言，何尝不是再也无法入汉中消灭刘邦了？张良的意思很明白：目前，刘邦要尽力争取发展壮大的空窗期，待到羽翼丰满、天下有变之时，四海之内，究竟谁得天下，尚不一定呢。

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等刘邦抵达汉中后，才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交通闭塞，环境艰苦，民生艰难，怎么看，都不是

个能让人反败为胜的地方。

刘邦有些泄气，将士们更是士气低落、意志消沉。大家都感到很沮丧，本来指望追随刘邦入关灭秦，好衣锦还乡、封妻荫子，但万万没想到，历经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夺取了关中，却被发配到这种蛮荒之地。

日子一长，士卒们凑在一起借酒消愁，楚人多善歌舞，众人便借着酒劲放声高歌，表达对家乡妻儿老小的想念。人的情绪会传染，歌声传开，许多人不由得潸然泪下。

没过多久，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思乡之情，便开始偷偷溜走。刚开始，刘邦还派人去追捕回来，但再往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根本禁不住。

然而，有一天，刘邦得知一个消息，萧何不见了，十有八九也跑了。

刘邦气得直跳脚，破口大骂萧何不是个东西。

自沛县起兵以来，萧何一直陪伴在周围，猛然间没了他，刘邦瞬间觉得被断了膀臂，既恨又无助，各种情绪堵在心头，一时缓不过来。

不过没几天，萧何又自动出现了。

刘邦又是欢喜，又是恼恨，边笑边骂他：“你这家伙倒是说说看，这些日子死哪里去了？”

萧何解释说：“我是去追赶逃亡之人了。”

刘邦一听，不大相信，说：“这些天，逃亡的人多了去了，也没见你去追谁，怎么突然间想起追人了？分明是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不过萧何一脸严肃，根本不像撒谎：“大王您是想就这样长期扎根汉中，还是打算东出争夺天下？如果您打算就此终老汉中，我这趟就当白跑了；但您如果想要重返关中，我这次追赶之人您一定用得着，而且还必须重用他!”

刘邦一听，又骂道：“你这不是废话吗，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实在让人感到憋屈，我一天都不想多停留。你且说说，你去追赶的究竟是

什么人物？”

“是韩信。”

对这个名字，刘邦一点印象都没有，既然萧何如此器重，相信也是有些能耐，便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就封他做一名将军吧!”

萧何摇摇头，说：“大王如果像对待那些普通逃亡将士一样对待韩信，注定是留不住他的。因为那些人的去留，对大王的大业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往后很容易求得，至于韩信，是当今真正的无双国士。对国士，当以大礼待之才行。”

多年来，从萧何口中如此称赞一个人，倒是第一次。刘邦一听顿时感到很好奇，很想马上见见韩信，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韩信拜将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诚哉斯言!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不一定非要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和折磨，但生活的艰辛绝对会磨砺人的心性，锤炼人的毅力。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生活的苦难，会让一个人的性格更加坚韧，生命力更加强大，而韩信的人生正是如此。

韩信，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他早年家境贫寒，经常填不饱肚子，吃了上顿没下顿。

虽然有一身本领，但由于没有背景，亦无人推荐，自然无法跻身仕途，又不会经商谋生，所以只好流浪在市井底层，为了填饱肚皮，到处蹭饭。

韩信与下乡南昌亭亭长有点交情。无奈之下，只好觍颜跑去他家蹭饭。刚开始，人家觉得也没啥，最多也就添双碗筷而已，也没太计较。但是韩信吃得口滑了，一连数月，天天去赶饭点。时间一长，亭长老婆便开始厌恶他，觉得一个大男人，天天来蹭饭，实在厚颜无耻，便不给他好脸色看。

直到有一天，韩信估摸着到了饭点，又跑去蹭饭，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饭菜上桌。原来，女主人早就把饭做好了，一家人已在屋内吃过了。

过了好一阵，韩信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他感到又臊又气，只好转身离去。

人可以置气，但肚子不争气，还是饿得咕咕叫。韩信只好跑到城下壕沟钓鱼，但是，根本无法填饱肚子。一来二去，有个在水边漂洗衣物的老太太注意到了他，觉得他很可怜，便将自己带的饭菜分给他一部分。

韩信深受感动，便感激地对老太太说："等将来有一日我发迹了，一定不会忘记您老人家今日的一饭之恩，必会重重答谢您。"

老太太一听，没好气地说："行了，年轻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一定是遇到了难处，我老婆子只不过是可怜你，可没期望什么回报!"

虽然经常难饱三餐、落魄不堪，但韩信依然没有意志消沉，时刻注重自己的仪表，一柄利剑从不离身(佩剑加冠是春秋以来贵族的象征，韩信的祖上有可能是落魄贵族)，只是在外人看来，韩信的作派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连肚子都填不饱，还在那里装模作样，驴死不倒架。

淮阴市井间有个屠夫少年，打算让韩信好好出个洋相，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也让他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少斤两，省得他整日在大街上晃悠碍眼，穷显摆。

某日，屠夫少年在大街上拦住了韩信的去路，一脸蔑视，斜瞅着韩信说："哎，小子，别看你身材高大，整日腰间挂着一口破剑，看上去人模狗样，其实说白了，你就是个胆小怕事的鼠辈。你要是真有本事，就上来一剑捅了爷。要不然，啵，从我裤裆底下爬过去!"

说完，他便冲着韩信撩起外衣，叉开双腿。

街市上顿时炸开了锅，人们议论纷纷，目光都盯在韩信身上，有人摇头，有人起哄，有人讥笑，都抱着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就等

着韩信出丑。

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如此公然挑衅和羞辱，凡是血性男儿，谁能受得了？

不少人觉得，韩信肯定受不了这番侮辱，会拔剑而起，与屠夫少年拼个死活。

然而，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韩信僵直地站在那里，双眼死死盯着屠夫少年的裆部，始终一言不发。

时间一秒秒过去，周围起哄的声音更响亮了。

此时，韩信大脑飞快地在转，怎么办，怎么办？

拔剑决斗，对付一介市井无赖，不过易如反掌耳!然而，如此一来，轻则使人受伤，重则闹出人命。按照秦法，私斗之人，无论是何理由，一律斩首弃市。

就为了这样一个卑贱烂人，让自己一腔热血白流，不划算，实在不划算。自己还有远大理想和人生抱负，岂能为了跟这竖子怄气而付出性命，果真如此，与愚妇匹夫有何区别？善忍者岂非真豪杰哉!

正当众人以为韩信被吓傻了时，韩信的心潮渐渐平复下来，他整了整衣冠，俯下身子，匍匐向前，犹如匍匐在宫阙前一般，从容地钻过了屠夫少年的裤裆。

街市上看热闹之人，在哄堂大笑之余，也感到有些失望，没想到韩信竟然是如此蛋。

数年以后，天下大乱，项梁在吴中举兵，随后渡过淮河北上，经过淮阴。韩信得知消息后，觉得机会来临了，便持剑去投奔项梁。

只是项梁看重乡谊，重用的多是吴中子弟，韩信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后来，项梁死于征战，项羽崛起，掌握了楚国军政大权，韩信又觉得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便主动自荐，向项羽献策，阐述自己的作战方略。不过，项羽此人一贯刚愎自用，哪里容得下一介无名小卒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根本听不进去。

在之后的数年间，天下局势骤变，巨鹿之战、西进入关等一系列大事，根本没有韩信什么事儿，他依然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

对一个胸怀大志之人来说，浑身本事却没有施展的舞台，无疑是一种煎熬。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华日渐流失，韩信不想就这么虚度岁月。

韩信决定结束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于是毅然离开项羽帐下，打算另谋出路。恰好得知刘邦被封为汉王，将要迁往巴蜀，遂投奔汉营，想在刘邦手下碰碰运气，后来跟随大军一起翻山越岭，进入汉中。

谁承想，命运似乎总跟韩信过不去，他只是被授予一个负责迎来送往、接待宾客的小官。这还不算，没多久，不知何故，他还被指控犯法，押解送上刑场。

与韩信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的还有另外十三人，负责此次监斩的官员正是夏侯婴。

刽子手手起刀落，人头颗颗落地，转瞬之间，十三人已命赴黄泉。眼看刽子手提着明晃晃的行刑刀，冲着自己走了过来，那一刻，韩信回首往事，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实在窝囊和憋屈，一身本事还没来得及施展，就死到临头了，实在不甘心，心想，横竖大不了都是一死，不如豁出去一搏。

抬头仰望，刺眼的阳光，使得韩信几乎睁不开眼，依稀间看到了坐在上首的夏侯婴，便大声吼道："汉王是否不想与项羽争夺天下了，难道就这样随便处死一名壮士吗？"没想到一个死囚还有这般胆色，夏侯婴觉得此人定有不同寻常之处，立刻下令暂停行刑，让人将韩信带到面前，一看究竟。

人带来了，夏侯婴一看，韩信生得器宇轩昂，仪表堂堂；再跟他攀谈了一阵，愈发觉得韩信谈吐不凡，是个人才，干脆下令将韩信放了，并推荐给刘邦。

不过，刘邦估计当时心情不好，也没觉得韩信有啥过人之处，给他安排了个治粟都尉(负责生产军粮的官员)的职位，打发了事。

虽然死里逃生，又被授官，但韩信依然感到很郁闷。他志在两军阵前建功立业，不想整日跟后勤伙夫打交道，消磨时日。

后来，韩信无意中结识了萧何，两人谈话很投机，萧何慧眼识珠，认为韩信此人具有大将之才，本想找个机会向刘邦推荐，但韩信已等不下去了，失望之余，没打招呼，径自跑了。

听到韩信逃亡的消息后，情急之下，萧何没顾上跟刘邦打招呼，直接骑上马去追。幸好韩信还没走远，萧何马不停蹄，紧赶慢赶，终于追上，好说歹说，终于将他劝回来了。

对萧何的识人眼力，刘邦还是很相信的，既然萧何如此推崇，便让他带着韩信前来，表示愿意拜他为大将军。

春秋战国以降，诸国军制基本大同小异，一般设置上将军一职，统率诸将，直接听命于国君。比如战国时，秦之白起、魏之庞涓、燕之乐毅，皆担任上将军一职。

楚国复辟以来，宋义、项羽先后担任上将军一职，众将皆归其节制，地位崇高，军权极大。刘邦起兵后，历次战争俱由自己亲自统领作战，再加上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故上将军一职一直空悬至今。

如今，形势不同了，刘邦迫切需要一名帅才，能够统率大军东出，与项羽一决雌雄，就想设立一位高于诸将的大将。现在恰好萧何能够提供这样一位合适之人，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由韩信出任，称作大将军，其职权与上将军等同。

刘邦能够很痛快地答应，萧何自然很高兴，但也有顾虑。他知道刘邦脾气不好，爱骂人，像大将军这样崇高的职位，岂能随随便便任命，如此显得太随意了。

萧何便劝刘邦："大王您如果像吆喝小孩子一样对待韩信，那可不行，授予大将军这样重要的职位，必须有任命仪式才行，越是隆重，越能体现您对人才的重视。"

刘邦本是大老粗出身，日常大大咧咧惯了，不太注重繁冗礼节，经萧何一提醒才注意，便命人抓紧时间筑造一座拜将台。他自己按照萧何的意见，暂时放下日常事务，独辟一室，斋戒数日，然后占卜选好吉日，只等时间一到，登台拜将。

汉王准备拜将的消息传出后，众将领兴奋异常，都以为大将军一职

非自己莫属。

拜将之日如期而至，当刘邦宣布大将军人选的名字时，众人面面相觑，一脸茫然，相互询问：“韩信是谁？”

拜将仪式结束后，刘邦留下韩信，决定和他单独谈话，想听听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

刘邦首先开腔：“丞相在我面前，屡次不吝言辞地夸赞你，不知你对当前天下局势有何高见？”

韩信明白，是时候亮点干货了。此时的刘邦，已经是久经沙场之人，想让他放心将军权交给一个作战资历基本空白之人，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简单谦让后，韩信并没急着说出自己的未来规划蓝图，却反问刘邦：“大王想要东出争夺天下，主要对手自然是项羽了，请大王如实回答，您自认为与项羽相较，孰弱孰强？”

刘邦半天不说话，许久后，低声说：“我的确是不如他。”

韩信听后，立刻站起来向刘邦行大礼，大声恭贺道：“大王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短处，便是胜利的开端，说实话，臣下也认为您不如他。不过，臣下曾侍奉项羽，深知此人之短，与他的长处一样明显!”

刘邦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不妨给我讲讲。”

韩信便不再保留，开始侃侃而谈。

“诚如大王所知，项羽作战勇猛无比，无人能敌，以至于千人阵列之前，震怒之下，一声怒吼，无人敢动。但是他为人刚愎自用，不懂得唯才是用。两军对垒，靠的是千军万马齐心协力，而项羽却唯知逞匹夫之勇，却不懂得如何发挥属下之长，试想这样的人，焉能长久？

“至于待人接物，项羽看似待人彬彬有礼，说话口吻温和，一旦遇到手下生病，他常常泪流满面，将自己的吃食亲自送给病人。看似体恤下属，与将士们同生共死，然而，对立下战功的将士，本该被厚赏重金，赐予高官显爵，他却握着印章在手上反复磋磨，以至于快要磨掉边角，都迟迟舍不得放手。他只知小恩小惠，却不懂赏罚分明，这是典型的妇

人之仁。”

对于项羽这种做法，刘邦深有体会，听到这里频频点头，示意韩信继续说下去。

“项羽背叛怀王之约，依仗强大的军力，迫使诸侯臣服，分封之时，驱逐原有的诸侯王，倒是那些本是诸侯手下的将相，由于后来改换门庭投奔项羽，成了他的亲信，全被封王。这破坏了天下秩序，惹得天怒人怨，诸侯们无不对项羽背信弃义的做法恨之入骨，如今的项羽早已人心尽失。”

韩信的这番话说到了刘邦心坎里，正是由于项羽背约，才让自己称王关中的梦想成空。但他此时并不想发牢骚，只想听韩信接下来怎么说。

“项羽看似聪明无比，实则不懂天下大势，他放弃关中这样的四塞之地，建都彭城，无疑是放弃了制约天下的有利地势。同时，项羽流放了义帝，等于失去了道义的力量。另外，项羽动辄屠城，经过之地，百姓饱受荼毒，民心丧尽，世人只是迫于淫威，不敢公开反对罢了。

“综上所述，项羽虽有天下霸主的威名，其实不过徒有其表罢了。盛衰之势、成败之道，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可以衰败，弱者可以变强。要打败项羽，大王只须反其道而行之即可。只要汉王您重视人才，将士用命，再强大的敌人，也会被击败。将占领的地方，封给有功之臣，必然人心归附、心悦诚服。

“现如今，驻扎关中的是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原秦朝降将，当初他们率领秦人子弟出关作战，数年之间，伤亡无数，后来又哄骗部下投降，却被项羽在新安坑杀二十多万人，只有他们自己得以脱身，安然无恙。种种前因后果，使得秦人早已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有变，肯定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卖命。

“反观大王您，自入武关起，废黜秦朝的严刑峻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对百姓秋毫无犯，秦地之人无不盼望您做关中王。况且，按照怀王之约，大王您本就该称王关中，由于项羽背约，将您封到汉中，关中百姓无不为您感到愤愤不平。

“目下，大王只要传檄关中，沿途之人定会闻风而降，秦地父老必将

箪食壶浆迎接您，平定关中是早晚之事。”

韩信的一席话，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论据非常充分，将楚汉双方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刘邦心花怒放，倍感与韩信相见恨晚。

谈话结束后，刘邦立刻行动起来，着手东出关中的事宜，命令萧何负责征收巴蜀租税，保证后勤粮食等军需供给，并要求诸将领都做好准备，全力以赴，返回关中。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为八月，《汉书·高帝纪》记载为五月，此处从《汉书》)，刘邦从故道(即陈仓道，属陇西郡故道县，具体路线是大致从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出大散关，沿故道水谷道，至凤县，再折东南入褒谷，出谷抵汉中)出兵，攻击章邯雍国。

为了方便读者诸君理解，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公元前206年这一年纪年问题加以解释，以免产生误解。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要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秦亡楚(汉)兴。

这一年，按照干支纪年为乙未年，当年冬十月，刘邦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一个月后，项羽入关，诛杀子婴，焚毁咸阳。又后两月，即春二月，项羽分封诸侯，自称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

在中国古代社会，纪年绝非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正朔，标志着帝国法统的确立，是丝毫不能马虎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孔子作《春秋》，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简短的六个字，被后世学者穷其一生研究，企图从字里行间抠出所谓的春秋大义，为何？因为纪年问题隐含着政治斗争、政权交替、王朝正统等政治哲学范畴。

同样的问题，在大汉王朝建立后，也困惑着世人：如何回过头来看公元前206年发生的这一切？大汉王朝的政权法统确立时间要从什么时间算起？

按照一般王朝更替的规律来看，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但是，汉朝是

个特例。为了王朝的法统正确性，学者们争论不休，从西汉刘向父子到东汉班固等学者，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其实，直到近代，还有不少学者在为此争论不休。

一切根源，都源于项羽。

汉朝的建立，不同于以前夏、商、周、秦四代王朝，它们在确立自己中央王朝地位以前，大多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演变，数十代人继承有序，权力的更替既来自所取代的旧王朝，更来自对久远祖先的历史继承。然而汉朝不同，它的开创者刘邦来自社会最底层，短短数年，骤然崛起，灭秦亡楚，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显然，当时的旧理论解释不了新问题。

汉初史官编织一些神话故事，比如刘邦的母亲曾被蛟龙附体，因而妊娠，生下刘邦，还有刘邦斩白蛇之事，被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等等。这些故事尽管企图神化刘邦，然而它们本身实在太低级，漏洞百出。所以直到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还得替刘邦编织祖先谱系，将刘邦的祖先追溯到尧帝那里，宣称汉绍尧运。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要回归到公元前206年，回归到项羽身上。

公元前206年冬十月，刘邦首先入咸阳灭秦，他的权力是继承于大秦帝国，所以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等的记载，皆以此为汉元年记事之始。然而，刘邦称汉王，已是四个月以后的事了，而且他的汉王称号是项羽册封的。

公元前206年政治纪年的实际情况是，冬十月为秦王子婴元年(虽然很短暂)，旋即秦亡后，从冬十月到春正月之间是属于空窗期，春二月起应该是西楚霸王元年。至于刘邦，从理论上讲，他是项羽分封之王，论正朔当尊项羽才是。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从秦亡到刘邦称帝这四年应当算作一个独立的王朝，称为楚朝，就如同当年秦国统一六国后，称为秦朝一个道理。

然而，这种观点，从汉以来就不被承认。

因此，从历史事实来看，称公元前206年为汉高帝元年，显然违背事实，因为刘邦称帝要到四年以后。刘邦就国后，便以封国号纪年，所以从公元前206年春二月起，便称作汉元年，由于刘邦称帝后没有改

元，故可以追溯公元前206年为汉高帝元年。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冬十月至次年春二月归类为一年，是因为至汉武帝时，采用太初历，用这种历法追溯汉以前的历史，而秦朝正月相当于汉太初历的冬十月，故以十月为一年岁首。

言归正传，对于刘邦从汉中重返关中之事，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叫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意是说，刘邦为了麻痹项羽，表面上派人到褒中修建焚毁的栈道，实际偷偷从陈仓道出兵，出其不意重返关中。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出自元朝戏文，《史记》《汉书》并无相关记载。

不过，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刘邦命令樊哙攻击西城县(治今陕西省安康市西北)，摆出一副要从子午谷返回关中的架势，而自己亲率大军向西出陈仓道。

陈仓在咸阳西数百里处，刘邦采用迂回战术，出其不意地杀回关中，围攻陈仓雍国守军，打了章邯一个措手不及，雍军战败溃逃。章邯弟弟章平组织部队，试图在好畤县(今陕西乾县东)一带狙击，但防线很快被樊哙带领的汉军突破。樊哙身先士卒，率先冲上城头，一路杀入城内，杀死县令和县丞，因战功被刘邦升为郎中骑将。

雍军溃不成军，一路逃窜，逃回雍国都城废丘(今陕西兴平市)。汉军乘胜追击，包围了废丘，然而，章邯毕竟是一代名将，防守有术，汉军久攻不下。

废丘整整被围困了一年，在这一年内，章邯率领部下苦苦支撑。

章邯作为秦末最杰出的军事天才，自陈胜乱起以来，关东诸侯并起，几乎被他悉数击溃，濒临崩溃的大秦帝国在他手中一度看到了中兴希望，但是他最终没有败给战场敌手，却败给了庙堂上的权力倾轧。

投降项羽后，旋即发生了新安坑杀降卒事件，二十万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转瞬间化为屈死冤魂，这件事成了章邯的梦魇。

故汉军重围之下，明知突围无望，但章邯依然拒不投降。

大丈夫在世，蒙垢受辱，岂能一而再，再而三？自率刑徒军东出以来，转战南北，几死者多矣，未料废丘成为最终坟场。

废丘被围一年后，汉军久攻不下，失去耐心，引河水灌城，章邯俯剑自杀，终不再降。

废丘本是周懿王都城之一，至秦被废，沦为丘墟，孰料数百年后再次毁于战火，滔滔河水摧毁了这座古城所有的一切，只剩下茫茫大地真干净。

与章邯不同，三秦之王中的另外两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选择了投降，就这样，刘邦经过短暂蛰伏之后，尽得关中之地。

美男来投

听说刘邦出汉中，占领关中，项羽非常恼火，想要亲征，但此时关东地区已乱，一时抽不开身，便想设法将汉军堵住，不让其出关。此时，韩王成已被杀，项羽便任命曾经担任过吴县县令的郑昌为韩王，前往抵御汉军。

刘邦坐稳关中后，想起家人还在老家，遂派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会合南阳王陵军队，前往迎接太公、妻子吕雉和两个孩子。

项羽得知汉军东出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到阳夏县(河南太康县)一带防守，汉军受阻无法前行，只好无功而返。刘邦迎接家人的行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父母妻儿都安然无恙，而王陵却已永远失去了母亲。

说起来，王陵与刘邦也是沛县同乡，不过他出身豪族，家境远非门庭寒酸的刘邦可比。刘邦当年见到王陵还要叫一声大哥。王陵为人耿直，说话直来直去，肚中没有那么多弯弯肠子，所以对颇有无赖样的刘邦不大看得起，对他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刘邦沛县起兵那一阵子，王陵也纠集了一帮子人马，约有数千人，活跃在南阳一带。刘邦入关之初，经过南阳，但王陵对刘邦观感并未改变，故没有来与他会合。

等到刘邦自汉中重返关中后，天下形势为之一变，谁都看得出来，将来争天下者，必是刘项二人，该何去何从，如何选择？这个问题考验着王陵。

思来想去，王陵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附刘邦。不过，项羽一方也想积极争取王陵。为了胁迫王陵归降，项羽还将王陵的母亲接到了楚营，虽

然表面上展现了周到的礼节，但其实就是把她扣为人质。

听说母亲被扣押，王陵非常焦急，于是派使者前来探望。

项羽在接见来使之时，有意让老太太在场，想以此要挟王陵归降。

王陵母亲为人贤淑通达，她不想让儿子因自己为难。在使者辞行时，她私下去送行，泪流满面地对使者说：“望你回去后，给我儿子捎句话，尽心为汉王效命，我看汉王为人宽厚，将来定能夺得天下，不要因为我而分心，我就以死为你饯行吧!”

话音刚落，还没等使者反应过来，她就抽出剑，自刎而死。

老太太坚定的意志激怒了项羽，就算她死了，项羽也没放过她，下令将老太太的遗体给煮了。

王陵母亲为了坚定儿子的信念，不惜付出性命，但并没有因此换来刘邦的感激之情。相反，刘邦对王陵没有在他入关之初就尽早来归顺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刘邦称帝，诸将功臣皆已封侯，就连大仇人雍齿都封了侯，只是迟迟不肯册封王陵。

在王陵归附刘邦之际，张良也从小路赶来。

张良原本一心复兴韩国，抵达韩地后，四处经略，但没想到项羽杀了韩王成，派来了郑昌。张良自然没法接受郑昌为韩王，便动身重返关中。

此后，张良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多病，不能亲临战争前线，只能时常陪伴刘邦左右，赞襄军机，出谋划策。

从韩国出发前，张良还给项羽写了一封信，为他分析当前局面，替刘邦解套。

“汉王的目的，只是想按照怀王之约，拿回关中罢了，只要一得到关中，他必然会心满意足，不再进一步东进了，大王尽管放心。依我看，倒是齐国和赵国，才是您目前的主要敌人，田荣、彭越、陈馀，这些人才是楚国的心腹大患。”

为了表明所言不虚，张良在书信之后附上田荣、彭越在梁地一带鼓

动策反的文书。张良书信抵达之时，恰好赶上项羽部将萧公角被彭越击败。如此一来，项羽便下定决心先北上攻打齐国，将对付齐王田荣作为首要大事，至于刘邦就先放到一边。

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正月，项羽率领大军至城阳县(今山东菏泽东北)，击溃齐军，齐王田荣战败后，慌不择路，逃遁至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被当地老百姓杀死。

项羽得知田荣已死，便立一直避难楚国的田假为齐王。

既然齐国有了新王，平复齐国的任务就应该交给田假才是，但项羽为了报复田荣，并没有停止战争，而是继续率领楚军向北推进，一直打到北海郡(下辖今山东青州、寿光、昌乐、潍坊等地)，沿途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一路上，楚军抢夺妇女，焚毁房屋，许多地方的城郭被夷为平地，一旦抓获田荣的老部下，便就地活埋。

项羽的暴行激起了齐地百姓的怒火，他们纷纷聚集起来，反抗楚军。

齐国王室也开始重新收拢战败后散落四处的士卒们，田荣的儿子田广在田横(田荣之弟)的倡议下，被立为了新齐王。在田横的号召下，田广的身边很快聚拢了几万人马，重新从楚军手中夺回了城阳。

现在齐国出现了两位王：前齐王田假和新齐王田广。

项羽自然不干，立刻率军攻击城阳，试图一举除掉田横，永绝后患。然而，城阳在田横的死死防守下，始终没有被攻破。

正当项羽准备进一步加大攻城力度时，他突然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彭城被刘邦攻陷了。一时间，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在齐地作战的楚军将士们。

前方作战受阻，后方又沦陷，现在进退失据，这可如何是好？

项羽在短暂的震惊之后，马上恢复了平静。他沉着地思考了一番后决定，除留下部分部队继续攻齐外，自己带领楚军主力，连夜赶回楚国，从刘邦手中夺回彭城。

一路上，项羽心急火燎，彭城收藏着他从咸阳掠夺来的财货宝物，

他可不想让它们就这样轻易落入刘邦手中。

此时的彭城灯火通明，到处笙歌燕舞，刘邦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曾经对和项羽对决的结果做过一万次假想，但没料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他几乎没费多大周折，就轻松拿下了项羽的老巢。

刘邦有点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在项羽出征齐国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刘邦抓住时机，迅速出击，出函谷关，招抚百姓。河南王申阳眼看形势不妙，立刻向刘邦投降，成为了楚汉之争中首个倒向汉的诸侯。

紧接着，刘邦派当初随他一起入关的韩襄王之孙韩信，以韩国太尉的身份出征韩国，韩王郑昌出城投降，刘邦便让韩信担任韩王。为了区别与他同名同姓的淮阴韩信，史书中称他为韩王信。韩王信非常感激刘邦帮他登上王位，便率韩军继续追随刘邦作战。

出关初战告捷后，刘邦返回关中。由于咸阳已被项羽所毁，便暂以秦旧都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一带)为都城，稍做休息整顿后，就开始向关中外围地区扩展，没多久，便占领陇西郡(郡治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南)和北地郡(郡治在义渠，今甘肃庆阳市西南)。在攻占北地战争中俘虏了章邯的弟弟章平，至此，雍国彻底覆灭。

同年三月，刘邦从临晋关(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西岸)渡过黄河，兵临西魏国。西魏王魏豹本是平庸之人，自知不是汉军对手，便主动投降，加入刘邦队伍。

刘邦继续北上，攻占殷国，殷王司马卬很快就成了汉军俘虏，刘邦将殷国改为了河内郡。

灭殷之战平淡无奇，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之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战之后，有个楚国官员来投奔刘邦，此人名叫陈平。

刘邦周围臣僚，除了张良外，大多是五大三粗的糙老爷们儿。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眼前一亮：他的长相实在漂亮，身材修长，面如冠玉，站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实在醒目养眼。

但陈平绝非那种徒有其表的花样美男，而是胸怀韬略的大才之人。

陈平，阳武县户牖乡(今河南原阳)人，幼年之时，家境贫困，但他很早就表现出了与同龄人的不同之处。作为农家子弟，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如何耕种，而是一门心思读书，尤其喜欢研究黄老之学。

陈平家中有薄田三十亩，以当时低下的土地产出，就算精耕细作，也只能勉强混个肚圆，而陈平平日里到处游学，根本不管农事，家庭重担都压在了兄长陈伯一人肩上。

好在陈伯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无怨无悔地独自一人支撑着家庭，让弟弟去钻研学问，参与社交。但嫂子却不这么看，家中出了个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小叔子，实在是倒了老霉。

陈伯长年累月在田间劳作，两手老茧，一脸风霜，反观陈平皮肤白皙，高大漂亮，兄弟俩反差实在很大。有些人觉得很纳闷，就老陈家这种家庭环境，陈平看上去反而像出生在殷实之家，便好奇地问："陈平平常都吃些啥，身体发育这么好？"

嫂子在旁一听，不由得更加来气，便语含讥讽地说："都是吃糠咽菜罢了，家里有了这号小叔子，倒宁愿没有!"

陈伯顿时脸上挂不住了，一气之下，就将老婆撵回了娘家。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陈平的年龄也日渐增长，早就过了婚配的年纪，但依照陈家的家境，富人家自然不愿意将闺女嫁给一个穷小子，但陈平的眼光很高，一般穷人家的姑娘他又瞧不上。

高不成低不就，陈平的婚事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陈平闲暇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家料理丧事，好歹也可以挣点外快，贴补一下家用。由于外在形象好，加上口才不错，办事也干练，陈平在十里八乡深受欢迎，经常出现在户牖一带的丧礼上。

在一次丧礼上，陈平因出众的外貌，引起了一位出席丧礼人士的注意。此人名叫张负，是当地比较少有的大户人家。

张负家庭条件优渥，衣食无忧，但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张负也有自己的烦恼。他有个孙女，自身条件没的说，就是命数不好，先后嫁了五次人，然而新郎在婚后不久，都莫名其妙地死去。时间一长，人们都开始怀疑张家小姐是个不祥之人，十里八村的人，一提起来，唯

恐避之不及，更别提有人上门提亲了。

眼瞅着孙女年纪轻轻历经五次不幸的婚姻，孀居在家，饱受流言蜚语侵扰，张负心里说不出的痛苦。总不能就让孙女这样一天天消沉下去，得设法帮助她寻找终身伴侣，开启新的家庭生活，振作起来才行。

陈平在丧礼上做事很得体，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张负看在眼里，顿时对这位年轻人有了不错的印象。

丧礼结束后，张负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待到陈平回家时，远远地跟在后面。只见陈平穿过市区街道，走出城门，绕过几条高高矮矮的巷道，步入一条城墙附近的简陋小巷，走进巷子尽头一家寒酸破旧的民居。他的住处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仅用一张破席权作门扇。

不过，张负发现陈平门前车辙纵横，这说明他交游广泛，朋友圈子中不乏富贵之人。一个人暂时处于困境，并不能说明什么，但人脉能证明他的人品和潜质。

看着门前深深的车辙，张负心里有了主意，一回到家，立刻找来儿子张仲，表示打算将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一听，怀疑老爹是否老糊涂了：陈平家徒四壁，人又懒，不好好劳动，在街坊邻居间就是个笑话，除了生得一副好皮囊外，他还有什么？将女儿嫁给他，不是往火坑里推吗？坚决不同意。

但张负不以为然，他觉得像陈平这样的人将来不发迹，那才是没天理。张仲最终拗不过老爷子，只好同意将女儿嫁给了陈平。

张负知道陈家家境不好，为了让婚礼办得更加体面一些，特意给陈平资助了钱物和酒肉。孙女出嫁前，张负还特意叮嘱她，过门后，不要因为陈家家境贫寒，就流露出傲慢情绪，在礼数上有所懈怠，敬重兄嫂要如侍父母。

陈平婚后获得了妻家的资助，家庭生活也逐渐宽裕，交际圈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宽，开始参与公共事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古代社会是极其隆重的大事，能够主祭的都是德高望重之人。祭祀完毕后，分胙肉看似是一件小事，其实是对一个人办事能力的考验。能否公平分到胙肉，不仅仅是一块肉的问

题，还关系到能否得到祖先神灵的庇佑。故而，凡是参与祭祀之人都极其重视这个环节。

随着陈平声望的提高，他被推举为里中社祭的主持。祭祀仪式结束后，他将胙肉分得非常公正，得到了乡邻们的交口称赞：“老陈家的小伙子做事真的很公平啊!”

陈平听后，并没有因为受到赞誉而感到洋洋得意，反而长叹一声：“假使有一天，让我治理天下，同样能做到跟现在分肉一样公正合理。”

岁月会改变一个人，任你天纵英才，如果终日混迹于乡里，随着时光流逝，锐气逐渐消磨，终究会变成一名平淡无奇之人。陈平不甘心就这样下去，让自己变成历史长河中一粒尘沙，了无痕迹。

等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来后，陈平得知周市立魏咎为魏王，正在与秦军开战，觉得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便辞别兄长，和一帮年轻人去投奔魏王咎，被任命为太仆(负责管理君王车马的官员)。

太仆要经常跟随君王出行，陈平常常趁着魏王咎空暇之际，给他提了很多建议，但是都被束之高阁，根本没被采纳。估计是因为陈平常给魏王出主意，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他们在魏王面前不停地搬弄是非，诬陷陈平。

陈平百口莫辩，觉得再待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便瞅了个机会，逃离出来。

等项羽兴起后，陈平前去投奔楚国。后来，又随着楚军入关灭秦。项羽戏下罢兵，东返彭城不久，得知司马卬背叛了自己，大怒之下，任命陈平为信武君，带领原来魏国旧部前去攻打殷王司马卬。

司马卬当时刚就国不久，兵弱将寡，不过是想趁汉、赵、齐等诸侯叛楚之际浑水摸鱼罢了，孰料项羽这么快派人来揍他，惊慌失措之下，赶忙向陈平投降了。

陈平平定殷国叛乱，南下归楚途中，项羽派人任命他为都尉，赏赐黄金二十镒。然而，陈平人还没到彭城，司马卬又投降了汉王刘邦。

对于司马卬的反复无常，项羽异常愤怒，迁怒于陈平，责怪平叛不

彻底，决定等他一回到彭城，就将此次北上平叛之人统统处死。

不过这一消息，提前传到了陈平耳中。

陈平得知后，大惊失色，看来楚国绝不能再回去了，如今看来，唯有去投靠汉营了。打定主意后，陈平派人给项羽送还了官印和黄金，然后独自一人沿小道逃亡。

得知了刘邦此时在修武县(今河南获嘉县)，陈平便打算渡河北上。

赶到黄河渡口后，在情急之下，陈平没来得及细想，就随便跳上了一艘摆渡船。等船行至河中央时，陈平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发现船夫总是有意无意地用眼光打量着他。

坏了，陈平猛地反应过来，自己上了贼船。

这船夫准是看自己着装华丽，将自己当作了怀揣金银珠玉逃亡的达官贵人，万一他起了歹意，使点手脚，自己恐怕就要命丧滔滔急流之中了。

如果现在向船夫解释，自己身上早无余财，恐怕难以打动他。

情况紧急，陈平心中万分焦灼，但脸上没有流露出来。猛然间，一个念头涌上心头，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件件脱掉身上的衣服，赤裸上身后，赔着笑，站起来说："看船家非常辛苦，要不我帮你一起摇船吧。"

船夫看到陈平身上并无钱物时，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死了心，再没了图财害命之心，便收回目光，使劲摇船，陈平终于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黄河。

赶到修武汉军大营后，陈平通过魏无知(生平不详，陈平后来发迹后，仍不忘他的举荐情义，特意请刘邦封赏了他)介绍，见到了刘邦。当时投奔刘邦的人络绎不绝，与陈平一起求见的就有七人，所以，刘邦也见多不怪。一开始，刘邦也没太当回事儿，仅仅是象征性地接见了一下他们，并吩咐左右，等用过饭后，带他们到客舍休息。

君臣初次见面，给对方留个深刻印象非常重要，否则以后想要出人头地就很难了，陈平当下抓住机会对刘邦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

现在就对汉王说，情况特殊，不能耽搁。”

刘邦本打算离开，听后便留下来，单独和陈平会谈。

陈平历经魏楚两国，又追随项羽多年，眼界很广，经验丰富，加上出众的相貌，一番畅谈后，颇得刘邦欢心。刘邦从陈平口中得知了许多楚国的底细，觉得此人很不简单；又听说陈平在楚营担任都尉，便同样任命他为都尉，担任参乘(君主出行时，同乘一车，负责保卫或备顾问应对)，主管刘邦的安保工作。

消息一经传开，汉营内一片哗然。

什么？从楚营来了一名逃兵，不知给大王灌了什么迷魂汤，单凭三言两语，就与汉王同车出入，爬到我们这些老部下头上去了，这还了得？

一时间，汉营内议论纷纷，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好在刘邦对陈平坚信不疑，时间一长，非议也就渐渐平息了。

底层的七嘴八舌是没有了，但刘邦身边那帮老弟兄心中的妒火依然在燃烧，只是他们一时插不上嘴。因为，刘邦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如何与项羽决一高下，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任何人饶舌，破坏内部团结。

惨败彭城

刘邦在修武没有做太多停留，就立刻率军南下渡过平阴津(黄河古渡，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抵达洛阳新城县(今河南伊川县西南)，此时有位当地姓董的三老找上门来。

一见面，董三老就问刘邦：“请问汉王兴师动众，与项王大动干戈，究竟为何？”

刘邦从汉中返回关中时，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依据怀王之约，关中应当归属自己。可如今他已经将关中收入囊中，又要出关东征，当然是为了争夺天下，但一时间又说不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他呆了半晌，支支吾吾，不知作何回答。

董三老见状，便说：“自古以来，作战讲究师出有名，若是师出无

名，在舆论上站不住脚，气势就弱了许多，想要战胜敌人，就要困难很多。那么，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设法搞臭对方，让他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如今项羽倒行逆施，暗杀了义帝，所作所为，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当得而诛之。大王应当为义帝举哀发丧，并通告诸侯。如此一来，就像当年商汤王、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一样，您兴的是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四海之内谁人不仰慕您的义举，天下诸侯一定会纷纷加入您的队伍，何愁不胜项羽？”

刘邦一听，乖乖，没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董先生，竟然说出如此一番大道理来，他越听越觉得在理，当下一拍大腿，下令汉营三军将士皆着缟素，为义帝发丧三天。

发丧那天，汉军大营笼罩在白色的海洋中，将士们都穿上孝服。刘邦自己也披麻戴孝，露出左臂，扯着嗓子号啕大哭，泪眼婆娑，看上去比死了亲爹还痛苦。尽管大家都知道汉王在演戏，但也不得不跟着哭，于是整个汉军大营内哭声震天，天地动容，山河失色。

与此同时，刘邦向各路诸侯派出使者，称：“当初天下诸侯共同拥立义帝，向他称臣。如今项羽这个逆贼，竟然杀害了我们的君王，面对如此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决定征发自己全部兵马沿长江、汉水东下，征讨项羽，愿意追随我的，就请派人前来!”

使者先到了赵国，找到陈馀，递交了刘邦的书信。

陈馀此时仍对张耳耿耿于怀，便传出话来：要是刘邦杀了张耳，他就愿意派兵参战。

刘邦虽然无赖，但却不会随意出卖朋友。张耳是他早年的至交，又不远千里来投奔他，一路追随到汉中，岂能随意杀人？但又不想拂逆陈馀，毕竟如今到了与项羽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赵国是诸侯中的大国，是一定要争取的。

思来想去，刘邦想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法子：他随便找了一个跟张耳外貌相似之人，杀死后，将头颅送给陈馀。

陈馀一时间难辨真假，信以为真，便派兵随汉军一起征讨西楚。

刘邦麾下共汇集了汉、西魏、韩、赵等诸侯联军共计五十六万人。

待大军抵达外黄县(属于魏地)时，活跃在这里的彭越，也带领属下三万人马前来归顺刘邦。

刘邦当初在西进入关时，曾与彭越有过短暂交往，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

彭越自受齐王田荣之命进入梁(魏国在魏惠王时迁都大梁以后，又称作梁)以后，先后已攻下十余座城池，有兵有地盘，俨然已形成气候，犹如一名小国之王。

刘邦当然不希望看到彭越再壮大成新的诸侯，便趁势劝他拥立魏豹，将原本西魏国与彭越的地盘合二为一，由魏豹继续做魏王，彭越出任相国，彭越接受了刘邦的提议。然后，刘邦让彭越继续去平定梁地，魏王豹则跟随自己一起出征彭城。

由于楚军主力皆跟随项羽征讨齐国，彭城的防守力量非常虚弱，根本没法抵挡得住刘邦率领的数十万大军，很快就沦陷了，刘邦在诸侯的簇拥下，涌入彭城。

三年前，刘邦离开彭城时，身边不过数千人而已，当时的他，根本没有远大目标，只想早点摆脱项家叔侄的掌控，如果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能够安身立命，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此后他一路筚路蓝缕，历经千难万险，队伍逐渐壮大，谁承想到，三年后，待归来时，自己身后是五十六万雄武之师。

正是天道轮转，没想到我刘季也有今日!

彭城街市繁华依旧，宫殿巍峨耸立，只是换了主人。霸王宫中，到处堆积着项羽从咸阳掠夺而来的奇珍异宝，可笑项羽英勇一世，从关中千里运宝，只不过是替我刘季做了一次搬运工而已!

刘邦在诸侯和将士们的一片山呼万岁中，已经有些难以自持了，此情此景，让他感到似曾相识。

当初，初入咸阳之时，刘邦也曾有过这种胜利的陶醉，但由于樊哙的搅局和张良的力谏，他在咸阳宫没享受几天，便被迫无奈搬了出来。紧接着，被项羽撵到巴蜀穷山恶水之地，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

好了，如今拿下了项羽的老巢，麾下数十万大军，再何惧之有!此时若不及时行乐，更待何时？

刘邦决定彻底放纵自我，日日宴会宾朋，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上行下效。汉军上下全部放松了警惕，陷入狂欢之中。

然而，刘邦万万没想到，危险正在步步向彭城逼近。项羽正在日夜兼程，从齐地赶来。

刘邦沉浸在完败项羽的幻觉中，然而，他不知道楚汉之争才刚刚开始。在战场上永远不要低估敌人，尤其是像项羽这样强大的对手。刘邦尚不知，他已经犯了致命错误，轻敌会让他付出不可承受的惨痛代价。

项羽率领三万精兵，皆是身经百战之士，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以一当百的勇士。

天色微亮，地处彭城外围的萧县，已经被楚军骑兵包围。汉军将士此时尚处在懵懂状态，楚军突然发起了攻击。

这些日子以来，汉军上下，都以为楚军已经陷入千里外齐国的战争泥潭，根本没有任何作战思想准备。此时，楚军犹如从天而降，突然杀出，他们顿时乱作一团，仓皇之间，根本来不及组织兵力展开抗击，很快就被楚军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

紧接着，项羽率领将士们急速行军，风驰电掣般向东扑向彭城。至日中时，已出现在彭城之下。

虽然名义上，刘邦麾下有五十六万大军，然而，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各路诸侯军仓促间会集到一起，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诸侯们虽然表面上追随刘邦，实则各怀鬼胎，盘算着自己的利益，大敌当前之时，首先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与项羽殊死一搏。

当年巨鹿一战，使项羽名扬天下，新安坑杀二十万秦降卒，更使闻者无不丧胆，所以当项羽出现在城下时，尚未开战，汉军内部已经生了怯意。

刘邦此时尚未酒醒，但也只好匆忙迎敌。

楚军人数虽然不过三万，但皆是战斗力强悍的骑兵，而汉军步兵居多，虽人数占优，但短时间根本发挥不出优势，经不起楚军冲击，很快就败下阵来。

一看前方战败，汉军士卒立刻乱了阵势，四下逃窜，慌乱之中，纷纷跳入瀫水和泗水，被淹死和死于楚军之手的达十几万人。

另有汉军士兵企图往南山里跑，楚军在后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灵壁以东的睢水边，十余万汉军将士一起拥堵在河边，在楚军的追杀下，纷纷跌入水中，河面上到处漂浮着死尸，以至于堵塞了河道，睢水为之不流。

刘邦已陷入楚军层层包围之中，眼看就要被项羽俘虏。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作，风从西北吹来，顿时天地一片昏暗，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不少房屋被大风掀了屋顶，一时间飞沙走石，难辨南北，而楚军恰好处于风口，被狂风吹得无法睁眼。刘邦趁着慌乱之时，带着几十名贴身护卫，逃了出来，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不知道看什么书，关注公众号：三秋君
备用公众号：三秋菌 网址：sanqiu.cc


微信搜一搜

三秋君
获取更多精品书籍，漫画，杂志

第八章 楚汉争雄

逃命要紧

刘邦仓皇逃离彭城战场，狼狈无比。数日前，麾下数十万大军，前簇后拥，是何等的威风。他万万没料到，朝夕之间就被项羽击溃，彻底打回原形，惶惶然犹如丧家之犬，为了保命，唯有拼命逃亡了。

在逃亡途中，刘邦想起家人还在沛县老家。

自派王陵迎接老婆孩子受挫以来，刘邦全身心扑在开疆拓土上，一时间没顾上去接家人。如今，他已与项羽彻底闹翻，家人的处境必然万分危险，事不宜迟，刘邦赶紧派人回家接人。

不料，楚军已抢先一步，到沛县缉拿刘邦家眷。

吕雉得知消息，急忙带上太公(刘媪此时已去世)和两个孩子出逃，慌乱之中，孩子们走丢了。吕雉听说了刘邦的消息，扶着老人，踉踉跄跄沿着小路赶来，试图与他会合，谁料却遇到楚军，被捉后，押解到彭城。

幸运的是，刘盈和鲁元公主(刘邦女儿，姓名不详)，遇到了刘邦。起兵入关后，刘邦与一双儿女已经三年多没见面了，此时，四周都是楚兵，他根本没空细说，赶紧拉孩子们上车，一起跑路。

然而没多久，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不用说，是楚军撵了上来。车马毕竟笨拙，没有轻骑灵便，只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刘邦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知道，一旦落入楚军手中，项羽一定会烹了他。

刘邦催促夏侯婴加快速度，但车马已是奔跑到了极限，任凭如何抽打，再也无法更快。在车内颠簸的刘邦，将眼光落到一双儿女身上。突然之间的变故，让两个孩子还处在惊恐不安中，仍没有回过神来。

他们许久没有见到父亲，已经有点怕生，一边用怯怯的眼光打量眼前这位灰头土脸的老男人，一边努力搜索记忆，让他跟脑海中父亲残留

的影子联系到一起。

谁承想到，这个老男人，突然一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接着催促夏侯婴加快速度往前赶。夏侯婴一听身后的响声，回过头看见两个孩子已经跌入尘埃，甩出很远了。

这做爹的心咋如此狠毒，夏侯婴急忙停下车，赶紧将刘盈和鲁元抱回来，放在车上，继续往前赶车。

但刘邦仍然觉得这两个孩子在车上，就是个累赘，没跑出几步，又将他们推下车，夏侯婴再一次将孩子们抱了回来，如是三番五次。

刘邦一心只顾逃命，见夏侯婴如此婆婆妈妈，不由得怒火冲天，拔出剑威胁说："你要是再敢将他们拾回来放在车上，我就宰了你。"

夏侯婴面不改色，梗着脖子说："就算现在形势紧急，也不能扔下孩子们不管!"

刘邦气得要死，但又不敢真的杀了夏侯婴，否则谁给他赶车？实在无奈，只好同意带上孩子们一起跑。危难之际，为了自身安全，毫不犹豫地抛弃亲生骨肉，刘邦的冷酷无情，给一双儿女幼小的内心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使他们终生难以走出孤立无援的心理阴影。

好在夏侯婴驾车技术娴熟，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值得庆幸的是，刘邦内兄吕泽当时驻兵下邑(今安徽砀山县)，相去不远。刘邦沿偏僻小道赶去下邑，一路有惊无险，总算到了军营。

战败后，流散各地的士卒，听到汉王人在下邑，也陆陆续续赶来，刘邦周围逐渐聚拢了一些人马。

不过下邑这种弹丸之地，不能久留，一旦项羽引兵前来，根本没法与敌相持，刘邦随即率领部下离开，先后辗转砀县、虞县(今河南省虞城县北)一带。

早先归顺刘邦的诸侯们，他们降汉之时，本来就心有不甘，只不过迫于形势而已。如今，得知汉王兵败彭城的消息，便纷纷倒戈，叛汉归楚。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率先出走降楚，陈馀听说张耳尚在人世，早先汉王送来的人头，不过是拿他人的替代而已，觉得自己被愚弄了，便

宣布与汉断绝关系。

此时的刘邦，正可谓破鼓万人捶，墙倒众人推。

待刘邦抵达荥阳时，魏王豹借口回家探亲，但一回到魏国境内，就派兵严守黄河渡口，与汉断绝往来，宣称魏国不再掺和楚汉之争，只愿固国自守。

一路上，刘邦开始思索，自己之所以被项羽一战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缺乏得力干将。大将是军魂，只要所托将领得当，两军交战之际，将领不怯战、不畏敌，布防得当，彭城之战，也不至于堂堂五十万大军被项羽区区数万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项羽相比，刘邦有个优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自我，检讨不足之处，这也是他能够多次从低谷走出、赢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栽跟头并不怕，只要人活着，一切可以从头再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刘邦并没有气馁，战场胜败乃寻常事，重要的是懂得在失败后总结得失，从跌倒的尘埃中重新站起来。

数年前，自己不过是一名泗水亭长，走在市井之间，受人讥讽和嘲笑，如今纵然兵败如山倒，但好歹还有大量属于自己的地盘，身边有千军万马，又有什么好沮丧的!

刘邦虽然读书不多，但在洞察人心方面，堪称大师。他知道，想要调动周围人的积极性，单靠口头说教，根本没有用。何况他除了会骂人，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唯有用利益和好处，激发部下的欲望和野心，才是战胜敌人的不二法宝。

“大家都说说吧，就目前我们的处境，接下来该咋办？我打算将函谷关以东之地，封赏给那些与我共建大业之人，只是不知谁可堪当大任？”

刘邦的语气很诚恳，他环视着手下的谋臣和将领们。

众人都不说话。刘邦开出的条件看似很诱人，其实谁都知道，这是空口许诺，如今关东地区，多在项羽手中，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将它变为现实了。

张良首先打破了沉默："想要击溃项羽、消灭楚国，有三人可堪大任。一人可争取，一人可联盟，一人可重用。"

刘邦一听，立刻问道："请子房为我细说。"

"九江王英布早年追随项家叔侄，他自恃勇猛，灭秦之战中又战功赫赫，与项羽早已生龃龉，尽管两人表面上尚未破裂，实已不合。项羽攻打齐国时，曾要求英布同行，但英布称病推辞了，只派出区区数千人敷衍了事。大王您率诸侯军破彭城之际，英布再次观望，对楚军没有任何援助，使得项羽对他非常嫉恨，多次遣使责备英布，英布惶惶不安，两人翻脸是早晚的事。

"项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对英布下手，是因为他已与齐、赵交恶，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就剩下英布了。大王应趁英布摇摆不定之际，赶快派人争取英布到我们这边来，只要英布归附，无疑断了项王膀臂。

"另外，彭越在梁地配合齐王对付楚国，此人可以引为外援。至于汉军内部，要说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自然非韩信莫属了。大王只要肯允诺将关东之地，分封给这三人，击败楚国、平定天下，指日可待!"

只是，英布可不是随便用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毕竟如今刘邦新败，天下诸侯纷纷离散而去，要拿什么打动他？

英布与项羽不合，并不等于就会投入汉的怀抱。因此，前往九江的使者，不但要能言善辩，而且还要胆识过人，懂得随机应变。英布的脾气跟项羽一样火暴，万一一不小心惹恼了他，丢掉使者性命事小，刘邦恐怕再无法与项羽抗衡。

和张良谈话后，刘邦便开始物色出使九江的使者人选。

当时，郦食其已被派往魏国去说服魏王豹，刘邦看了看身边之人，有些犯愁，不由得发牢骚："说说你们这些人，都有什么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派得上用场!"

有个叫随何的谒者(秦汉官职，负责宾礼司仪、宿卫宫廷，常充任皇帝使者)站出来说："不知大王指的是什么，说出来臣等也好为您分忧。"

刘邦没好气地说："如今天下形势，楚汉相争，想要战胜项羽，最好能争取到九江王英布叛楚归汉。只要英布拖住项羽，使他无暇分身，为

我争取几个月时间，我就有机会争夺天下了，只是你们有谁愿意替我出使九江？”

周围一片寂静，无人搭话，于是，随何接话道：“臣下愿意替大王出使九江。”

刘邦只好派随何前去，临行前，给随何安排了二十名随从，跟着他同往。

随何离开不久，郦食其就从魏国回来了。他告诉刘邦，魏王豹已铁了心要与汉分道扬镳，他特意捎话给刘邦：“汉王为人傲慢自大，一向目中无人，动辄骂人，训斥诸侯大臣就像骂自家奴才一般，我实在受够了，再也不愿看到他。”

刘邦听完，气得破口大骂，但此时汉军与楚军零星冲突不断，来来往往，打拉锯战，一时还顾不上其他事。

刘邦目前首要之事，就是设法稳定自己队伍，教训魏豹之事，只能暂且缓一缓了。

刘邦抵达荥阳后不久，一些其他诸侯的败军，也零零散散赶来，其中就有被迫加入楚军的秦人李必、骆甲，他们不甘心在项羽手下受辱，趁着混乱也来投奔汉营。

李必、骆甲曾在楚军中担任骑兵将领，他们替刘邦拉来了一支可观的骑兵队伍，这对刘邦无疑是雪中送炭。欣喜之余，刘邦打算由他们继续带领骑兵队伍，与楚军作战。

不过，有了楚营受人挤对的经历后，这两人学聪明了，连连推辞，表示只愿出任偏将，在汉军老将领帐下效命。对于这样的请求，刘邦自然求之不得，便让他们担任左右校尉，听从中大夫令灌婴统一指挥。

李必、骆甲在楚军多年，自然对项羽的作战方略非常熟悉，现在他们倒戈反击，打了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很快遏制住了敌人的进攻，汉军上下，自此开始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楚军再也无法向前挺进一步。汉军趁势抓紧时间，修筑通往黄河岸边的运粮甬道，从敖仓搬来大批粮食，有效缓解了军中粮荒。

就在这时，萧何也从关中征发兵丁，凡是能征集之人，无论老幼，

悉数被押送到荥阳。

如此一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汉军军力大增，萎靡不振的士气又重新振作起来。但刘邦终究有点不放心关中后方。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刘邦返回栎阳。

由于连年战乱，关中经济萧条，到处闹饥荒。谷价飞涨，远比金银珠玉金贵，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富贵大族，拿着真金白银，也不见得能买到粮食，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绝人寰的现象。

关中的稳定关系到汉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不能乱。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刘邦连续采取了一系列稳定人心的措施，他宣布六岁的儿子刘盈为太子，由丞相萧何辅佐，坐镇关中；同时，在栎阳大兴土木，营建宗庙、社稷、宫室。这等于在告诉关中父老，他是打算将关中作为自己的大后方来经营，绝不会放弃。我将太子都留在了关中，大家只管安心就是。

到了八月，刘邦决定重返荥阳前线。临走前，他特意叮嘱萧何，太子和关中之事，全权拜托于他，遇到大事，可派人到荥阳请示，如果情况紧急，可相机行事。

将自己儿子和大后方全部交给萧何，对刘邦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长期以来的共处时光，让直觉告诉刘邦，萧何为人谨慎稳重有余，野心和魄力不足，相对于他人，还是交给他比较放心。

刘邦一回到荥阳，周勃、灌婴等人就来打小报告，状告之人是陈平。原来，陈平归汉以来，处处受到刘邦器重，已经让一些跟随刘邦从沛县出来的老部下妒火攻心。

周勃、灌婴本就看他不顺眼。后来，刘邦又让陈平负责监察臣僚，他们更加难以接受，心想，这小子凭着一张漂亮脸蛋，就想对我们这些老臣指手画脚，简直白日做梦，当年哥几个追随汉王抗击暴秦之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但让陈平负责督查众将，是刘邦下的令，总不能反对汉王的命令，只能设法搞臭陈平，让他彻底在汉营将士面前抬不起头。如此一来，他

就算不滚蛋，也无颜监察众人。

你不是长得帅气洒脱吗，咱就先拿你的外貌说事，让你惹一身骚!

周勃、灌婴煽动了一帮子人，找到刘邦，故作神秘地说：“我们实在为大王感到不值啊，陈平此人别看长得人模狗样，其实就是一个绣花枕头，肚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才学。别看他在人前一本正经，其实为人龌龊不堪，听说他在老家跟自家嫂子勾搭成奸、不清不楚，事发后，待不下去了，只好逃了出来。”

刘邦不动声色，周勃、灌婴明白，单凭泼点脏水，很难一下子将陈平扳倒，不过他们本来也没指望仅靠三两句市井绯闻就达到目的，只是在爆大料前给刘邦添堵罢了。

周勃、灌婴对刘邦太了解了，像所有君王一样，他最恨臣下对自己不忠，表里不一，背着自己做两面人。

“大王您想想，当初陈平去投奔魏王咎，但没多久，就改换门庭，投奔楚国，在楚国依然无法得到项羽的信任，只好来我们汉营。个中缘由，到底是魏王和项王不能容人，还是他陈平本身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们听说，陈平利用大王授予他的督查权，大肆受贿，收纳众将领的财物，对大家的评查，完全看谁给他钱多，给钱多的就给好评，给钱少的就给差评。

“像陈平这样在家伤风败俗、在朝事君不忠、在官贪赃枉法之辈，实在是十足的乱臣贼子，愿大王明察，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周勃、灌婴一番话说得有鼻子有眼，使得刘邦不由得起了疑心，便立刻找来魏无知问个究竟。要知道陈平可是他魏某人举荐的，如果周勃、灌婴检举之事属实，定要治他荐人不察之罪。

面对刘邦的责难，魏无知的脑子在飞快运转，思考该如何应答。魏无知名为无知，但他本人绝非是个无知之徒，恰恰相反，他是个富有智慧之人。

如果换作一般人，对于旁人的检举，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举证，将对方的证据一一驳倒，为自己洗刷嫌疑。

但魏无知注定不是常人，他没有急着为陈平开脱。

因为如果试图这样做，就等于跌入周勃、灌婴等人设下的圈套，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处处被动。

有些事，注定说不清，比如陈平和嫂子暧昧之事，总不能将陈平嫂子从老家传唤来当堂对质吧，但除此以外，又别无他法。另外陈平受贿之事，无论有无，定要对众将一一审查，如此一来，汉营上下必然人人自危，军心不稳。目前楚汉对峙，军心要是出现丝毫的动摇，就会引发一些难以预测之事，给楚军可乘之机。

退一步来说，就算最终查清陈平是无辜的，也会被惹得一身骚，君臣之间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亲密无间，他会沦为众人的笑柄。

魏无知于是很平静地回答道：“我推荐陈平之时，只看重他的才能是否对国家有用，至于他个人私德，根本没有考虑。换而言之，假若陈平像尾生(古代守信的典范人物)那样，在道德上无可挑剔，但对国家的未来前途毫无裨益，大王要他又有何用？眼下楚汉对峙，我以为大王用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他能否给您出谋划策、帮助击退敌人，至于他是否私通嫂子、收受贿赂这些，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高!实在是高!

魏无知巧妙地回避了周勃、灌婴检举的证据，列出了当下孰轻孰重的选择题，犹如四两拨千斤，化解了陈平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尽量避免了诘难周勃、灌婴。

现在不是论对错、辨是非的时机，而是分轻重、明缓急之时，究竟要怎么办，大王您看着办。

刘邦本想狠狠教训一下魏无知，没想到，他三言两语就将问题又抛回给自己，却又无法反驳。刘邦憋着一肚子气，决定招来陈平，亲自问个究竟。

横扫河北

刘邦从魏无知那里吸取了教训，和陈平见面时既没有提盗嫂之事，也没拿个人道德说事，待到两人一见面，他就直接质问陈平的职业道德和政治操守。

“当初，你侍奉魏王，却在他败亡之际，弃他而去转投楚国；及诸侯与楚离心，又离开项王，来投奔于我，一个讲信义之人会做出这样朝三暮四之事吗？在我手下还没干几天，就开始收受贿赂，这是正直之士该做的吗？”

如果说，当初陈平初降之时，刘邦拿这番话责问，是情理之中；然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刘邦才拿频繁改换门庭之事说事，陈平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刘邦想知道的不是陈平频繁跳槽的原因，而是他下一步会不会像背弃其他人那样，背弃自己。

从刘邦表面的气势汹汹背后，陈平看出了他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在如今的乱世，陈平可以自由选择，但他刘邦不能。魏咎败亡，陈平可以投奔项羽；项羽衰落，陈平可以投刘邦。但刘邦一旦失败，必彻底完蛋，无路可走。

尤其是目前遭遇新败，诸侯纷纷背叛，刘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精明如陈平，又何尝不知汉营目前的境况。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稳定军心，而不是苛求道德操守。

自受命监察诸将以来，陈平就开始大肆受贿捞钱，那些人送了钱后，自然心安理得了，不再担心自己由于小过失被追究了。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情景：陈平的受贿，反而促进了汉军上下稳定团结。

试想，如果陈平在这个时候严苛待人，难免人心浮动，甚至不排除有人趁机出走，改投项羽。

从陈平自身角度来说，他在汉营资历浅，朋友少，想要站稳脚跟，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汉王的信任和支持。但如何赢得刘邦的信任，从而让他对自己放松戒备，单纯靠道德和才能远远不够。

追求道德操守，是太平盛世的事儿，适逢乱世，道德早被丢到尘埃里，碾成碎末了。如今，想要人君对你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手中有自己的把柄，这远比你清廉如水管用。

面对刘邦的指控，陈平没有反驳也没有否认，反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离开魏王咎，那是因为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他败亡那是活该。我不想为他殉葬，没有任何价值地白白牺牲不值得，所以我走了，去投奔项羽。

“可我到了项羽那里一看，他身边重用之人，不是他的宗亲，就是他的姻亲，作为一介外人，待在他那里，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根本没有施展机会。我不想虚度光阴，所以才前来投奔大王您。

“之所以频繁跳槽，并非我陈平见异思迁，此山还望那山高，而是因为魏咎和项羽有眼无珠!

“我独自来到大王帐下效力，举目无亲，但要吃饭穿衣，生活开销样样少不了，哪一样不花钱？不接受众人金钱，个人日子怎么过？

“钱都在这里，一分都不少，如果大王觉得我还可以留在帐下，替你出谋划策，那么我没二话；反之，如果大王觉得我没有任何用途，钱一个子儿都没少，全在这里，我自己走人。”

陈平说得很坦然，没有任何掩饰和托辞，直接把话挑明了。

如此一来，刘邦反而觉得有些不自在了，连忙向陈平致歉，并当场宣布由陈平出任护军中尉，负责汉军上下所有将领的督查工作。

周勃、灌婴等人一看，揭发行动非但没有扳倒陈平，反而进一步稳固了他在刘邦心中的地位，自感无趣，就再也不吱声了。

稳住内部队伍后，刘邦决定是时候教训一下魏王豹了。

自彭城一战后，诸侯们都领教了项羽的厉害，普遍看衰刘邦，纷纷脱离汉阵营，如果不扭转目前这种局面，将来势必难以与项羽抗衡。刘邦招来郦食其，向他询问魏国的底细，想知道魏王豹手下将领有哪些。

郦食其出使魏国时，除了劝说魏王归降外，还肩负着刺探军情的任务，所以他特意搜集了一份魏国主要将领的名单：大将为柏直、骑兵统领将军为冯敬、步卒统领将军为项它。

韩信此前受命平定关中，此时关中战事基本平定，现在也赶到荥阳与刘邦会合，他在旁听了郦食其汇报后，为了谨慎起见，再次向郦食其确认了一下：“你确定魏军主将不是周叔(估计是魏军中比较有声望的将

领)？”

郦食其肯定道：“绝对没错，是柏直!”

韩信一听，便放心了：“柏直不过是一介竖子罢了，不足为虑。”

刘邦也笑道：“魏王必败无疑，柏直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冯敬虽然出身名门，是秦朝名将冯无择的儿子，也有些本事，但料他不是灌婴的对手。至于项它，也不过是平庸之人，必定难敌曹参。”

于是，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起去攻打魏国。

魏王豹自打定主意脱离刘邦后，算定汉军要是攻打魏国，必然从临晋(今陕西大荔朝邑镇)黄河渡口摆渡，就在黄河对岸蒲坂津(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部署重兵，严防汉军渡河。

韩信见状，顺势下令汉军士兵在河面陈列船只，摆出一副随时渡河攻击的架势，害得魏军上下紧张兮兮，时刻紧盯着河对岸的汉军的一举一动。

就在此时，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黄河河面上，悄然漂浮起许多特大号木瓮，随着波涛悄然漂向河对岸。

在这些木瓮中潜藏着汉军战士们，一靠近河岸，他们立刻整军集结，杀向魏国都城安邑。

原来韩信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在临晋渡大张旗鼓，就是为了牵制魏军注意力，好在夏阳渡河。

等魏王豹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汉军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没多久，便攻破安邑，魏王豹成了俘虏。汉军趁势发动攻势，等到九月时，已收复了魏国全境，将其划分为河东、上党、太原等郡。魏王豹被韩信押解回荥阳。

刘邦虽然痛恨魏王豹的反复无常，但如果贸然下令处死魏王豹，固然发泄了心头的怒火，一时痛快了，却必然会彻底激怒赵、齐等诸侯，他们在绝望之下，必然更加死心塌地地追随项羽。所以为了稳妥起见，刘邦并没有杀死魏王豹，反而释放了他，为了显示大度，还让他留在荥阳，和御史大夫周苛、枞公一起负责城防。

韩信攻下魏国后，主动提出一鼓作气攻下赵国和代国。张耳曾任赵国国相，对赵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归汉以来，张耳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没做出多大贡献。于是，刘邦提出，让张耳跟随韩信一起北上。

代国弱小，赵国强大。赵国居南，代国处北。

按照一般的用兵原则，汉军的作战方略应该是由南向北攻打，先灭强赵，后灭弱代。但是韩信用兵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世人眼中所谓的规则，从来难以束缚韩信。

韩信决定先消灭代国，再攻取赵国。

陈馀虽然被封为代王，但他一直在赵国辅佐赵王歇，代国实际上由国相夏说主持国政。灭代之战可以说非常轻松，国相夏说在阏与(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亦有说法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被汉军生擒。

就在韩信准备发起灭赵之战时，刘邦派人传来命令，称荥阳方面战事吃紧，面临楚军的严峻挑战，需要重兵防御，便从韩信军中抽调了主力精锐之师。

不过，汉军依然按计划进行攻赵。想要进入赵国，必须突破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上)。

井陉口是太行山著名的八大隘口之一，它设在一条穿越太行山的狭窄驿道上，可谓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如此重要的关隘，赵军自然高度重视，早早派重兵把守。赵军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是主场作战，后勤保障充足，兵力号称有二十万，就算刨除水分，仍然比汉军有优势。

反观汉军方面，韩信和张耳手下兵力不过数万，部队精锐已被刘邦调走，况且自渡河作战以来，长途作战让士卒疲惫不堪。此外，汉军远离大后方作战，军需辎重后勤供应很困难。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此战皆对汉军不利。对于双方的优劣处境，汉赵两军的指挥层都有清醒的认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在短短不到两月的时间里，灭掉了魏、代两国。赵国上下都非常震惊，自赵王歇以下，全都高度关注着井陉口的

战事。成安君陈馀亲自率军赶来，想将汉军狙击于井陉口。

陈馀属下广武君李左车是赵国名将李牧之孙，深谙兵法，面对当前的战局，他建议说："韩信自渡河以来，灭魏亡代，俘虏魏豹，生擒夏说，汉军气势如虹，加上有对赵国了如指掌的张耳在傍赞襄、为韩信出谋划策，实在不可小觑。不过汉军的短处就在他们是客场作战，需要千里运粮，如今汉军进入井陉道，峡谷内道路崎岖狭窄，难容两辆军车并行，这样一来，汉军运粮势必更加艰难。因此，请求将军给我调拨三万人马，我先沿偏僻小道奔袭，一举切断汉军粮食供应。而您目前只要深挖壕沟，筑高壁垒，坚持不出兵与敌人交战，如此一来，汉军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出十日，我必将韩信、张耳人头献于将军帐下!"

然而，陈馀很自负，根本听不进去。

陈馀是儒生出身，博览群书，满腹韬略，先后辅佐武臣、赵歇两代赵王，一心想在秦末乱世中再造赵国，根本不将李左车放在眼里。一听李左车在他面前大谈作战战术，心中很不舒服，便开始用教训的语气给李左车上课："阁下难道没听过《孙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我军数倍于汉军，且面对的是经过大战之后的疲惫之师，尚不敢与之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交锋，传出去岂不令天下人耻笑，以为我赵人皆胆小怯懦之辈？再说，若现在不趁着汉军疲弱之际与之交锋，万一等汉王派来大批援军再交战，恐怕对我不利!"

读书多固然是好事，但读书不会变通，也会坏事。陈馀虽是政坛老手，但总保留着一丝儒生的天真烂漫，近乎迂腐。他觉得自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可以与汉军正面交战，没必要搞这些诡诈之术。

然而，陈馀或许忘了，孙子还有句名言："兵者，诡道也。"

做人堂堂正正，为官光明磊落，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在战场上，刀剑无眼，要的是你死我活，作为一军主将，一念之差，关系到数以万计士卒的生死存亡，岂能以世俗仁义道德来做决策依据？

战争性质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之上唯有输赢，没有正邪，为了取得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陈馀最终没有听李左车的意见，由于他的迂阔，赵国输掉了战争，也因此改变了楚汉之争的历史结局。

两军交战，情报工作至关重要。赵军高层的战略决策，很快被汉军细作侦探得知，迅速传到韩信耳中。

其实，作为一代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李左车能想到的，韩信也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在发动井陉口之战前颇有顾虑，没有贸然派兵深入井陉狭道，而是一边观望，一边思考如何破解赵军。

万万没想到，陈馀竟然拒绝李左车如此良策，实在是天赐良机!韩信得知后大喜过望，悄然率军进入井陉狭道，在距离井陉口还有三十里处停下脚步。

战争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军主将的智慧博弈。纵然得到了赵军战略意图的情报，但韩信依然不敢大意。他派人从井陉狭道两边山崖寻找隐蔽山道，攀缘至最高处，借着树木隐蔽侦察敌情。

确定赵军无异样后，韩信便精心抽调了两千名轻骑兵，要求每人手执一面汉军红色军旗，在夜半时候集结。

夜色正浓，井陉狭道深处，四下一片悄然，唯有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韩信对两千执旗手做着临行前的部署："你们今夜即刻从小道上山，做好隐蔽，静观赵军一举一动，待到明天天明，我军将发起对敌冲击战。待我军佯败后，赵军必然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届时你们务必一鼓作气，冲入赵军壁垒，拔掉赵军军旗，插上我大汉军旗!"

随后，两千将士悄然进入两边大山，很快消失在朦胧夜色之中。

紧接着，韩信又召集众将领，传达军令，称天明击溃赵军后，汉军上下将举行庆功宴。将士们都有点半信半疑，但嘴上都满口答应。

韩信也看出来了，众人心怀狐疑，以为他在夸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目前的形势，赵军处于有利地势，完全可以以逸待劳，根本无须着急出来与汉军交战。而汉军主动求战，人家不见得会上当，更别说短时间之内消灭赵军主力了。

韩信便解释道："赵军目前占据了有利地形，自然不会轻易出战，但只要我们处于没有退路的地带，亮出主将旗帜，赵军必然按捺不住。求功心切之下，定会出来作战。"

次日，待到天色刚蒙蒙亮，韩信派万余汉军走出井陉口，沿河摆开阵势，让仪仗兵吹吹打打，高高亮出主将旗帜。

背水作战是兵家大忌，赵军从关隘高处，看到汉军竟然选择如此列阵，大笑不止，嘲笑汉军主将不懂兵法，这分明是自寻死路，遂打开营垒，主动发起了攻击。

汉军上下拼命反击，与赵军陷入激烈厮杀。

越是要使诈，就越要做得真实，决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两军激战时久，韩信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佯装不敌，汉军将士丢盔弃甲，掉转身就往河边跑，军旗和战鼓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赵军岂能放过，在后面紧追不放，直追到汉军设在河边的营寨外。关隘内的赵军，看到汉军大败，便倾巢而出，一面抢夺汉军丢在地上的战利品，一面向汉营扑来。

于是，两军又再次厮杀，汉军殊死相搏，死死咬住赵军，一时间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此时，被韩信安排的两千执旗骑兵，趁着赵军后方空虚之际，快速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将汉军的红旗竖了起来。

赵军觉察时，为时已晚，但见自家关隘城头飘扬着无数汉军旗帜，早已变成红色海洋。赵军不知底细，不知到底来了多少汉军人马，以为汉军已经彻底占领了自家营地。如今，前方有韩信、张耳死缠滥打，根本难以脱身，后方又丢了老巢，赵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顿时军心大乱，再也无心恋战，士卒们开始四处流窜，只顾逃命。

赵军将军依然不甘心失败，想方设法地阻止属下，拔剑砍杀了不少逃兵，但依然难以拦截住溃败之势，最后自己也在人流的裹挟下，往后逃亡。

不到半日工夫，战场上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刚才还在追撵汉军的赵军，现在被汉军追杀得狼狈逃窜，最后不是被杀，就是成了汉军俘虏。

至于陈馀，也在泜水(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南)河边被汉军杀死。

回首当年，张耳和陈馀这对情同父子、义类管鲍的生死好友，誓同生死，一起逃亡，相互提携。然而，再坚贞的友谊也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贫贱时，就算为对方付出生命，也甘之如饴。待两人复兴赵国后，都位至将相高位，不知何时，裂隙的种子已悄然种下，猜忌和怀疑取代了信任与真诚。

至巨鹿之战后，共同的生死考验，非但没有让两人冰释前嫌，反而让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是什么原因，让这对刎颈之交一步步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土地，是权力……在这些世间利益面前，往日的友谊和誓言，变得一文不值。

先有张耳夺取陈馀的军权，陈馀蒙垢含羞，远遁江湖；后有陈馀攻取张耳领地，逼得张耳无容身之地，唯有远走关中，投靠刘邦。

事情到了这一步，两人的相爱相杀也没有停止。驱逐张耳后，陈馀并没有就此消减对他的怨恨，反而当刘邦要求陈馀出兵相助时，陈馀直接提出要张耳的人头!

陈馀估计没料到，当他向刘邦送出对张耳的追命信时，也就给自己脖子套上了索命套，而亲手给他套上绳索的正是张耳。

只是不知，当张耳再次看到血肉模糊的陈馀时，是否想起了当年陈县的那个午后，他拽着浑身鞭伤的陈馀一口气跑到里门外桑树下，谆谆教导他要懂得忍耐。

一切都回不去了。自此，当年名扬大梁的名士张耳、陈馀，唯有一人存活于世。

何去何从

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人才，所以提前传话全军，务必活捉他，切不可伤其性命，若捉住他，赏千金。在清点俘虏时，有人发现了李左车，于是捆绑押送到韩信面前。

李左车忐忑不安，不知韩信会如何处置他。没想到韩信亲自给他松绑，并将其按到首位坐下，礼遇备至，犹如执弟子礼。李左车感念韩信知遇之恩，便留在了他身边。

韩信对将士们兑现了庆功宴的承诺，众人满怀敬仰地轮流给韩信敬酒。不过，大伙儿心头的疑问并没有就此完全消失，对韩信明显违背兵法作战却能赢得胜利感到很好奇。

比如与赵军背水交战，这种将自己完全置于绝境的作战方式，是近乎于自杀式的赌徒行为。现在回想起来，大伙儿都有点后怕，万一战斗失利，等待己方的命运就是全军覆灭。

这难道就是一名熟读兵法的主将的战法吗？

面对众人的疑问，韩信哈哈大笑："诸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两军作战乃是生死相搏，应以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岂能为兵法教条束缚？况且兵法上不还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军若不处在毫无生路的境地，能激发出拼命厮杀的斗志吗？因此，此战决不能给将士们留下一丝退路，唯有如此，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韩信的一番话，让将士们既听得热血沸腾，又是一阵后怕。又喜又怕之下，对韩信的惊羡之情油然而生。

正当众人觥筹交错之际，韩信却已经将目光盯上了北方的燕国。如何灭燕，韩信想听听李左车的意见。

李左车有点吃惊，毕竟，他不过是一名刚被俘虏的败军之将罢了，一个失败者给胜利者指点作战方略，听起来有点讽刺和滑稽。他一时摸不准韩信背后的用意，便自谦地说："我不过是一介败军降俘罢了，怎敢在将军您面前妄谈军机大事？实在不敢当。"

韩信明白他的心思，便宽慰说："赵军覆灭，非足下之过也，恰恰是陈馀不听你的意见，才有了今日结局。当年百里奚在虞国，虞国国君成了别人的俘虏；在秦国时，秦穆公却能称霸西戎。同样是一个人，难不成他的智商会因为在不同国家就有所不同吗？当然不是，只是国君对待臣下的态度不同罢了，任你再好的计谋，摊上个蠢货上司，也没辙!假若陈馀当初采纳了你的建议，恐怕今日就要主客移位，沦为阶下囚的是我，而不是足下了。"

李左车依然想推辞，但禁不住韩信一再请求。他看出来了，韩信是真诚地向他征求意见。才华横溢之人，犹如锥处囊中，无人甘于平庸，不想浑身本领埋没于草莽，李左车于是不再谦让。

如何评价曾经的上司，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质高低。

若对现任上司极尽赞誉，无非是为了个人职位的阿谀奉承之词；然而，对自己的前任上司，尤其是听不进正确意见、害得自己沦为俘虏的前任上司，能做到客观评价，就很不易了。

不过，李左车做到了。

他没有因为陈馀兵败身亡，就对陈馀攻击抹黑，反而在提起陈馀时，显得平和、冷静和客观。

“成安君陈馀在泜水兵败身亡并非无能，相反，他是一个富有韬略、能够做到百战百胜之士。而我，之所以提出现在看来正确的策略，并不是我多么聪慧，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罢了。”

李左车的一席话，听得韩信连连点头，对他的赞赏不由得又增长了几分。

李左车继续说：“将军您自渡河北来后，俘虏魏王、生擒夏说，井陉之战，一早上就消灭了二十万赵军，诛杀了陈馀。纵观古今名将，能与将军并肩的也不多，可谓名震四海，天下瞩目。如今，河北百姓无不胆战心惊，根本没有心思生产，生恐哪一天沦为刀下鬼。现在多数人吃好喝好，一门心思在等死。不过，汉军由于长期作战，早已疲惫不堪，若现在执意驱赶疲惫之师到燕国，一时间很难攻克燕国的坚固城池不说，反而将真实军情暴露无遗。一旦陷入长期拉锯战，粮食供给殆尽，我们必将进退两难。齐国看到我们连弱小的燕国都搞不定，自然会更加顽固抵抗到底，如此一来，势必会影响到楚汉争夺天下的大局!”

韩信一听，不得不承认李左车分析得有道理，便问道：“那么依你之见，当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呢？”

看出问题是关键，但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根本所在。

李左车很快表现出了一个高明战术家的素养，他没有提出就此见好就收，或者向汉王请求增援之类的俗人之见，而是提出一个几乎不用付出多大代价就迫使燕国投降的策略。简单说就是保持威慑，引而不发，让敌人在强大的震慑之下不战而降。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战争中流血千里、伏尸百万是最差也是最坏的结果，最好的结局是以尽量少的伤亡，或者在零伤亡的代价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李左车的具体意见是这样的：趁着战事告一段落的间隙，抓紧收复民心，治愈战争创伤，抚恤阵亡将士遗孤，尽快让赵国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让民众休养生息，犒劳将士，让部队得到休整。与此同时，要摆出一副时刻攻打燕国的架势。

战争给敌人带来最大恐惧的时刻，不是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之际，而是刀出鞘、箭上弦，引而不发之时。战争恐惧除了战争本身，而无他。

汉军灭魏、亡代，又很快打残了强赵，对积贫积弱的燕国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燕国人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汉军的下一个下手目标就是自己。

趁着燕国举国惶惶之际，密集性地向燕国派出使节，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燕国必然扛不住，会选择投降。只要燕国投降，只剩下孤立无援的齐国，那就不难对付了。

韩信听后连连叫好，立刻依计而行。

事情的发展果如李左车所料，在汉军的虚张声势之下，燕国选择了投降。

韩信在赵国北线作战时，刘邦也曾带领靳歙等将领在赵国南部开辟战线，先后攻破朝歌、邯郸等城池，邯郸周围的六县望风而降。靳歙一路穷追不舍，追及平阳，斩杀了赵国的代理国相。

没过多久，逃到信都的赵王歇也被韩信诛杀。至此，赵国在经历了秦末的短暂复辟后，再次覆灭。韩信趁机向刘邦推荐张耳为赵王，刘邦因楚军围攻荥阳，无暇顾及其他，便同意了。

汉军虽然在韩信、张耳的带领下，在河北一路过关斩将，灭魏、代、赵，迫降燕国，但处于楚汉之争的风暴眼的荥阳，战事依然空前紧张，楚军的攻势有增无减。刘邦现在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随何的身上，希望他能够说服九江王英布，从后方掣肘项羽，让自己松口气。

然而，随何的九江国之行并不顺利。

随何抵达九江国都城六县后，在驿馆一待就是三天。除了九江太宰(负责君主饮食起居的官员)出来敷衍一下外，根本连英布的影子都没见着。

随何急得团团转，他可不是跑到九江来游山玩水的，不能再这样在驿馆耗下去。他向太宰打听，英布就这样把他扔在驿馆不闻不理，到底是做何打算？

太宰不停地打哈哈：“使者一路远来，风尘仆仆，喝酒喝酒。”

随何一把拽住他的袖子说：“希望足下莫要再跟我打马虎眼，我对九江王的心思一清二楚。他知道楚强汉弱，怕得罪项羽，但又吃不准两者之间到底谁能最后胜出，所以现在还在观望。还望劳驾转告一下九江王，我愿陈情楚汉当下局势，如果说得不在理，在下及二十名随从都甘愿任大王处置，就算将我等当街斩首，也绝无二话!如此一来，他也可以在项羽那边有个交代，好摆脱嫌疑。”

太宰回去后，将随何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给了英布。

其实，就在随何抵达六县之时，项羽的使者也赶来了。

夹在楚汉两强之间，英布左右为难，一时很难下决断。英布对项羽有诸多不满，但对刘邦也谈不上有啥好感，在局面还未明朗之时，英布打算谁也不帮，楚汉两国掐得越欢，对九江国就越有利。

但是，想要置身其外，实在很困难，骑墙派一般都是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英布听完随何捎来的话后，决定见见随何，想听听他到底能说出个什么道理来。

一见面，随何代表汉王向英布致以礼节性问候，然后却并没有着急游说他站到刘邦一边，而是问道：“我有点纳闷，大王和项王究竟是什么关系？”

英布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随口说：“这还用说吗？项王是君，我是臣。”

随何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不太像。”

英布有些不悦：“你这话怎么说？”

随何见状，知道英布已上钩，便说：“我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大王您和项王都是诸侯，本来就是平等的，何来君臣之说？就算北面向他称臣，也是慑于楚国的强大罢了，但您内心又有不甘。”

英布一听，马上制止道：“此言差矣!寡人当年追随项王渡河北上，破釜沉舟，鏖战巨鹿，灭章邯二十万秦军。后又从项王西进入关，一路亲冒矢石，冲锋在前，君臣共生死，诛灭暴秦。先生出此言，实在大谬!”

英布的这番说辞，完全在随何意料之中。他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自戏下罢兵以来，诸侯纷争不止，项王四处征战。当楚国以倾国之兵北上伐齐时，大王您对项王之命置之不理，仅仅出兵四千，虚应故事。后来，汉王率领诸侯大军攻入彭城，项王远在千里之外，而大王您只不过一水之隔，却不肯发一兵一卒渡过淮河，前往救援，反而坐观彭城沦陷，这难道就是一个做臣子的本分吗？”

英布脸色很难看，一时语塞。

随何仿佛没看到英布的表情变化，仍然滔滔不绝地说道：“我觉得大王您要么真心实意做项王臣子，为楚国效力，唯项王之命是从，要么摆脱楚国自立。不过，像大王您如今这般，既想依仗强楚的庇护，又要独立自主，实在不可取。海内之士，谁不知道项王背盟自立，又杀害义帝？他在天下人面前早已丧失了道义，注定长久不了。眼下诸侯怨言四起，项王的败亡是迟早的事，而您却选择与项王为伍，无疑是将自己置于诸侯的对立面，大王难道没想过后果吗？”

一席话说得英布脸红耳赤，唯唯诺诺，却找不出话来反驳。

随何知道英布开始有点动摇了，便趁机直中要害，说道：“如今项王之所以还没拿您开刀，那是由于要先对付汉王。一旦击败汉王，诸侯势必见风使舵，重新归附于楚，届时您觉得项王会放过您吗？”

随何的一连串发问，犹如一连串炮弹，重重撞击着英布的心脏。别看英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与项羽难分伯仲，但却被随何的三寸之舌说得哑口无言，坐立不安，但他不甘心就这样俯首认输。

“先生说得固然在理，但楚强汉弱是不争的事实。彭城一战，项王以区区数万之师击溃汉五十万之众，汉王累累若丧家之犬，仅以身免。如今他被楚军困于荥阳，城破为项王擒，不过旦夕间，先生虽争得口舌之利，然于事无补耳。”英布开始反击了。

一番唇枪舌剑后，随何已看出来了，现如今，英布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只要给予最后一击，就可以彻底击垮他的心理防线。

自有战争以来，战争固然拼的是敌我双方将士的战斗力，以及各自统帅的斗争意志和智谋的较量，但更是双方财力的消耗，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往往关系到战争的结局。

军粮是战争的关键因素，随何立刻从粮食保障切入，直接反击英布：“汉王回守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西)、荥阳后，萧何从巴蜀和汉中将粮食源源不断送到前线，同时深挖壕沟，加强营垒，死防要塞。反观楚军，军粮需要从千里大后方运输，途中有八九百里的路程要经过梁地，而梁地掌握在反楚的彭越之手，请问，项王单靠老弱兵卒运粮，有多少能够最终送到自己人手中？只要汉王坚持不战，楚军又能坚持多久？假以时日，楚军别说攻破荥阳，饥肠辘辘之下恐怕连兵器都拿不稳吧!到时候，估计楚军想从战场全身而退，都很难了。

“一旦汉胜利，你觉得汉王会宽恕您今日坐观成败吗？退一步来说，就算楚军最后赢得了战争，那么，依照项王的脾气，也不会饶过大王您吧？眼前有个极好的与汉结好的机会，就看大王您如何决定了。汉王当然也知道单靠九江的兵力无法消灭楚军，只要您拖住项王几个月，为汉王争取战略时差就足够了。待汉王夺得天下，九江依然归你不说，我还可以向汉王为你争取另外一块封地。我言尽于此，至于何去何从，愿大王熟察之!”

英布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了，他神色黯然，沉默了良久，最后叹口气说：“好吧，事已至此，唯有归汉了。”

事后，英布又再三叮嘱，九江国叛楚归汉之事，是两家的秘密约定，暂且还是保密为好。

随何知道，英布其实还在犹豫，一时下不了决心，所以必须断了他的骑墙念头。

对于九江与汉的秘密交易，楚国使者毫不知情，还在不断催促英布早点出兵。一日，楚国使者又赶来催英布，随何突然闯进来，径自坐在楚使上方，厉声喝道：“目前，九江王业已归顺汉国，贵使又有什么资格前来催促九江王出兵？”

英布被随何这么一嗓子吼，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解释。

楚使一看形势不妙，立刻转身就走。

随何马上对英布说：“为了封锁消息，大王决不能让他就这样活着回去，应该赶紧下令杀掉楚使，然后立刻投奔汉王。”

英布万万没想到随何突然来了这么一手，只好派人杀掉楚使，出兵攻打楚国。

项羽得知英布叛楚归汉，立刻派项声、龙且来攻打九江国。英布誓死抵抗，苦苦与楚军抗争了数月。英布虽然英勇善战，但九江毕竟兵少将寡，哪里是楚军的对手，最终战败，九江落入楚人之手。

英布本想带上自己的残兵败将一起去投奔刘邦，但又担心目前这点兵力，一旦半道上遇到楚军，根本无力突围。思考再三，他还是决定，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先将他们留在九江潜伏起来，自己跟随何一起抄小道去投奔汉王。

一路上，东躲西藏，风餐露宿，堂堂九江王英布，一夜之间沦落到逃犯地步。想当年，英布不过是骊山陵墓工地上的一名刑徒，短短几年，实现了从囚徒到王的逆袭，但万万没想到，如今又变成一无所有。

命运啊，就是如此变幻莫测。逃亡途中，英布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不过他还是暗自宽慰自己：自己为了帮助汉王，不惜国破家亡，如今前来投奔，刘邦一定对自己感激不尽吧。

两种建议

等到十二月，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今河南叶县南二十八里旧县)一带，英布终于见到了刘邦。

然而，让英布失望的是，没有锣鼓喧天的盛大欢迎仪式，也没有隆重的洗尘宴会。

等英布见到刘邦时，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耷拉着眼皮，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那一刻，英布从失落到愤怒，羞愧交加，一瞬间想不开，要不是左右之人眼疾手快、及时拦住，英布已经拔剑自刎了。

不过，待到安排食宿时，他却发现，自己的待遇和刘邦一模一样，心理这才稍稍平衡。他心中开始替刘邦开脱，大概汉王并不是有意怠慢，可能只是一时疏忽罢了，就冲着住所室内陈设、饮食供应、侍从人员，汉王还是将自己当作一位王来看。

过了一阵，英布也逐渐调整了心态，便派人到九江国去联系旧部、迎接家人。没过多久，英布的一些旧属，约摸数千人陆续来到汉营。只是，英布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九江沦陷后，自己的妻子儿女已被项羽悉数杀害，至于九江的军队，经过改编，已被项伯接管。

刘邦遂分拨了一部分兵力给英布，命他驻扎在成皋。

刘邦对英布态度的变化，其实是有原因的。

当年一起入关灭秦的诸侯中，要论英勇，除了项羽，估计就要数英布了。因此，英布也养成了目中无人的坏习惯，所以英布初入汉营之际，刘邦就故意冷落他，杀杀锐气。

刘邦虽读书不多，但驭人之术却犹如天授，玩得炉火纯青，哪里是英布这样只懂得上阵厮杀的武夫所能相比的？

不过，刘邦现在面临的最头疼的事，还是缺粮问题。

萧何从巴蜀、汉中将粮食源源不断送来，但是运粮甬道常被楚军截断，以至于汉营中常闹粮荒。军营中出现粮荒，不仅会削弱士兵们的战斗力，更是严重打击了士气，要是处理不好，说不定还会出现士卒叛逃乃至哗变的后果。

面对困境，刘邦找来郦食其，想听听他的意见。

郦食其是儒生，推崇三代之治，对儒家而言，最美好的时代自然是周初文王、武王统治时期，当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就是天下封建。针对秦统一六国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儒生一直以为，解决之道就是恢复分

封。郦食其虽然身上有纵横家遗风，但也坚持儒家理想，所以他给刘邦提出的参考方案，就是重新扶持六国王室后裔，壮大自己的盟友，达到孤立项羽的目的。

刘邦当时已有些焦头烂额，听完郦食其的建议后，病急乱投医，也没来得及细想，赶紧让人去刻印玺。等刻印完毕后，他就让郦食其立刻到各地区，重新立六国王室后裔为王。

郦食其还没来得及动身，张良便从外地赶来，参见刘邦。

当时正赶上刘邦在吃饭，一看到张良，他顿时觉得有了主心骨，拉着张良说：“子房来得正好，有人给我出了个削弱项羽的主意，你赶紧为我参谋一下。”

张良便问到底怎么回事，刘邦便将郦食其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然后问：“子房觉得怎么样？”

张良一听差点跳了起来：“谁给您出的这等馊主意，这可是要毁掉大王统一天下的大计啊!”

刘邦有点紧张了，忙问到底怎么回事。

张良从饭桌上拿起筷子，比画着对刘邦说：“先借一下您的筷子，给大王分析一下目前的局势。当年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后，可以分封前朝后裔，但大王您却不能，为何？那是由于他们已经绝对掌握了时局，将前朝王室的命运完全操弄于掌中，故而有自信这样做，请问大王您有把握彻底消灭项羽吗？”

刘邦一听，连连摇头：“这还用问，要是有把握灭掉项羽，还用得着分封六国后裔吗？”

张良一口气向刘邦列举了许多周武王灭商后的善后举措，如表彰敌对阵营的箕子、比干，实现了敌我政治和解；将商纣王巨桥粮仓的粮食、鹿台府库的金钱散发给普通民众；把战马放养在华山之南，将牛牧于桃林(地名，又称桃原，相当于今河南省灵宝市以西至陕西省潼关县东)的北面，以示从此废除武装，天下安享太平。

“请问大王您能够做到这些吗？”张良最后问道。

刘邦马上表示做不到。

张良说：“这就对了，有些事并非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做到，周武王时代能做的，现在未必能行得通，为何？此一时彼一时，时代不同了，旧制度无法解决新问题。”

张良进一步指出：“大王与项王争夺天下，能够依靠的就是身边这些臣子，把话说得直白一点，他们抛家舍业，丢下父母妻儿，将脑袋别到裤腰带，为您冲锋陷阵，为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图的还不是有朝一日，您大业完成，论功行赏之时，能够封到一片土地？如果您现在将天下封给了六王后裔，那么他们跟着您还有什么奔头？估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舍你而去，回到故乡。届时您又靠什么与项羽一争高下？

“况且如今楚远比汉强，一旦六国复辟，他们必然会选择依附楚国，而非汉国，如此一来，您等于又亲手给自己树立了一大批敌人而已!”

张良的话很明白，如果真的让六国复辟，无疑是自掘坟墓。

刘邦本来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听张良讲解，听到最后，又惊又气，情急之下，连饭都咽不下去了，直接吐了出来，然后连声大骂郦食其：“这个腐儒，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

当下立即传令，将那些正在刻制的印信统统毁掉。

其实，郦食其出的主意，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关于封建的得失，自周以来多有争议，且不说秦统一后，就有淳于越等人建议恢复分封，被始皇帝否决。就是数年前，陈胜、吴广起事之初，张耳、陈馀就曾建议陈胜帮助重新立六王后裔，短短数月间，六国纷纷复辟，使得秦帝国疲于应对，最终崩溃。

世间事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坏，制度也是如此，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环境，它带来的效果也截然不同，比如陈胜起义之时，秦帝国是天下人共同的敌人，所以让六国复辟，等于壮大了自己一方的势力。

但自楚汉纷争以来，天下局面早为之一变，两强相争，大家没了共同的敌人，只能择强者而从之。

更何况，陈胜当时只不过在道义上给予支持罢了，实际地盘还是在秦人手中，六王后裔想要复辟，还是要靠自己。如今，形势大不一样了，魏、赵、代、燕等河北诸侯国已经被汉军拿下，如果想要立六王后裔，就等于将到手的地盘让出去。

如果复辟六国的计划最终得以实施，那么刘邦得到的最多也就是一些虚名和空头赞誉罢了，而失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土地控制权。

好在张良及时制止了这一计划，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刘邦给项羽树敌的计划落空了，而楚军对汉的攻势愈加凌厉，刘邦整日如坐针毡。

刘邦的日子很难过，这早在范增的意料之中。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翁，整日在项羽耳边不停鼓捣，鼓动项羽进一步加大攻势，决不能给刘邦丝毫喘息之机。

范增知道，如今汉军相当一部分被韩信带去平定河北，分散在各处，只要楚军不泄气，攻下荥阳是迟早的事。

一旦荥阳城破，天下格局必然为之一变，从此楚汉对峙局面将被终结，楚强汉弱将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面对攻势越来越猛烈的楚军，刘邦一筹莫展，脾气变得越来越坏。

此时，陈平站了出来，向刘邦指出：“强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己队伍内部，想要战胜项羽，单靠军队战场上正面反击，恐怕一时很难做到，我们不妨可从敌人内部下手。”

刘邦知道，别看陈平外表玉树临风，但鬼点子多，属于蔫儿坏那种，遂让他赶紧说说想法。

陈平给刘邦扳指头说道：“别看项王势力非常强大，但真正对他忠贞不贰的臣子并不多，也就是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数人罢了。只要设法使他们内部离心离德，君臣间相互猜忌，人心涣散，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刘邦忙问：“究竟有什么办法？”

陈平说："项王此人耳根软，疑心极强。只要舍得花钱，让他身边的亲信在耳边不停地说这些重臣的坏话，难保项王不会对他们起疑心，如此，我们便有机会了。"

刘邦问："大概需要多少钱？"

陈平说："需要数万金。"

尽管刘邦此时手头也不宽裕，但马上毫不犹豫地给陈平调拨了黄金四万斤，还叮嘱他使劲花，可劲儿花，完全自主，他绝不问钱的去向。

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问题。

一段时间过去了，楚营中不知从哪里流传出一种说法：大将钟离昧自认为劳苦功高，但项羽却迟迟不给他分封土地，心生怨念之下，暗自与汉军勾勾搭搭，图谋一起灭掉项羽，然后均分楚国疆土。

很快，消息传到了项羽耳中，在疑心的促使下，他疏远了钟离昧等人。

不用说，这是陈平的金子开始发挥威力了。

但陈平并不止步于此，他知道范增才是楚营中的重要智囊，只要除掉了范增，就等于卸掉了项羽的一条臂膀。

然而多年来，范增追随项家叔侄，功勋卓著，在楚营中德高望重，就是项羽见了他也是毕恭毕敬，尊为亚父，执晚辈礼。想要扳倒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单靠金钱收买，散布一些谣言，分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别出心裁，花一番心思才是。

楚汉双方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战争从来不只是在疆场上刀兵相见，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是另一种形式的战场，使者依然往来不绝，游走于两军之间。

一日，项羽派使者赴汉营，出面接待的官员正是陈平。

虽说是敌对双方，但外交礼仪还是需要讲的。楚使刚落座，面前立刻端上了丰盛的招待宴席，使者正要下筷子，陈平从外面急匆匆赶来，对负责上菜的侍者低声呵斥了几句，然后对楚使连声致歉："实在抱歉，

手下人办事马虎，让贵使见笑了，将您当成亚父的使者了。”

楚使以为陈平是在为宴席档次不够高而赔不是，正要客气一番，谁想到，侍者们很快将桌上酒席撤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换上几碟寒酸简陋的酒菜。

陈平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殷勤备至，变得很冷淡。

楚使由于受了冷遇，非常恼火，回去后立马添油加醋地给项羽汇报了在汉营的遭遇。项羽一听，立刻对范增起了疑心。

其实，陈平这一招谈不上多高明，只不过是一场稍显拙劣的演出罢了，但却成功离间了项羽和范增。此后，无论范增再提什么建议，项羽一概听不进去。

范增是个聪明人，立刻反应过来，不由得感到恼火：我已七十多岁了，本已时日无多，强撑着一把老骨头为你卖命，没想到你小子却如此不信任我!既然如此，我立刻打包行李收拾回家，剩下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范增本来多少有点负气，只要项羽服个软，挽留一下，解开心结，或许两人还能重归于好，谁料到，项羽很痛快地同意了范增的辞职请求。

如此一来，范增更加恼火，于是独自一人乘车东返彭城。

一路上，回想这些年来的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范增以古稀之年投靠项梁幕下，数年间，可谓呕心沥血，但谁料到最终却落了个如此下场。

愤怒、悲哀、落寞，各种情绪萦绕在范增心头，随着车轮辚辚，越往东走，心里越发想不通，心结越重，终于在急火攻心之下，背上生了一个毒疮，一病不起。

高龄染病，心情郁闷，加上舟车颠簸，人还没到彭城，范增便撒手人寰了。

听到范增的死讯，项羽多少有点懊悔，但人死无法重生，只能更加猛烈地围攻荥阳城。

到了五月，汉军军粮已尽，但楚军的攻势却与日俱增，荥阳城岌岌可危，城破不过旦夕之间。

将军纪信当年曾与樊哙一起护送刘邦从鸿门宴逃脱出来，如今，他再次站出来，劝刘邦趁早突围出城，另作打算。纪信主动请缨，提出自己扮作汉王迷惑敌人，掩护刘邦出城。

夜半时分，陈平下令将两千余妇女放出荥阳东门，纪信坐在刘邦的车驾上一起出城，径自驶向楚营，大声说："我们粮食已经吃完了，实在走投无路了，愿意向楚军投降。"

此时夜色正浓，一片漆黑，楚军根本分不清来者是什么人，看到城中一下子冒出许多人，还以为汉军深夜偷袭，便去围攻那些妇女。后来看到汉王车驾，听纪信从车中传话，愿意投降时，都以为刘邦亲自来乞降了。

众人大喜过望，不停地高呼万岁。等后来，才发现车中所坐之人根本不是刘邦，而是由纪信假冒的，项羽方才明白过来上当了，恼羞成怒之下，下令支起火堆，将纪信置于其上，活活烧死。

而刘邦此时早已趁着夜色逃出了荥阳城。

第九章 步履至尊

分杯肉羹

刘邦跑了，纪信死了，荥阳城内只剩下周苛、枞公、魏王豹三人守城。城内形势空前紧张，周苛觉得在这生死攸关之际，身边留下个魏王豹这样反复无常之人，实在不放心，便和枞公合计一番后，决定为了免除后患，干脆将魏王豹处死了事。

纵观魏豹一生，生逢乱世，既没有其兄魏王咎的果断担当，也没有出色才干，生性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也不令人意外。

魏豹注定是楚汉大争之世的匆匆过客，但他的一位小妾薄姬注定要后世留名，她与刘邦短暂的清风玉露一相逢后，生下一子，便是后来的汉文帝刘恒，这且是后话了。

再说刘邦逃出荥阳，在成皋短暂停留后，经函谷关返回关中，重新集结整顿军马，打算重返荥阳，与楚军再见高下。

正准备出发时，一名叫辕生(《史记》中称作袁生)的儒生拦住刘邦，劝道："汉军与楚军在荥阳相持已有数年，短期内很难取得突破。如果现在重返荥阳，难免重蹈覆辙，不如转换一下作战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比如南下出武关，摆出攻打楚国的架势，而且，做得越逼真，效果越好。项羽得知后，必然调集人马前来围堵，届时大王只须深挖沟，高筑壁垒，坚决不战。如此一来，可以缓解荥阳、成皋一带的压力，当地驻军也可以得到休整。远在河北的韩信，可以趁机扩大在燕赵的影响力，安抚民心，消化吸收当地力量，将河北一带逐渐变成汉的根据地。等时机成熟后，大王您再掉头北上荥阳，与楚军展开决战。如此，既可以让楚军疲于奔命，不得不分兵防御，而汉军也可以进一步壮大，进而一举打败楚军。"

一旦一条路走不通，就没必要硬着头皮走到黑，换个思路，另寻他路，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刘邦一听，觉得辕生说得很在理，便收住脚步，下令出武关，驻军

宛城。项羽得知后，果然引兵前来。任楚军如何叫战，刘邦都下令坚守不出，不予理睬。

没过多久，战局果然出现了变化。

在兵败彭城之后，彭越并没有追随刘邦一起西逃，而是选择留在梁地一带打游击。可以说，彭越是中国历史上游击战的老祖宗，从巨野泽起兵起，他就一直很少与对手进行正面攻防战，多数选择在敌后打游击。长期的游击战，使他有了一套丰富的不对称作战战术，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超强本领。

彭城之战，让项羽在正面战场上一举击溃了刘邦率领的五十六万诸侯联军，然而楚军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彭越。

彭越犹如幽灵，一直与楚军相伴相随，形影不离。自楚汉双方对峙荥阳以来，楚军粮草辎重无数次被彭越洗劫一空，等楚军大军赶来救援时，彭越的人马却早已消遁无形。

彭越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式，愣是在强大的楚军后方扎根壮大，成为了项羽的眼中钉、肉中刺。

正当项羽想着如何与刘邦进行决战时，后方再次传来了坏消息：原本在梁地活动的彭越，竟悍然渡过睢水，攻击下邳城，楚将项声、薛公率军迎战，不料不是彭越的对手，被一战击溃，薛公也命丧沙场。

项羽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出征，彻底除掉彭越这个肘腋之患，遂撇下刘邦，径自去攻打彭越。

刘邦终于逮着了机会，迅速北上，在成皋击败了由楚将终公带领的守军，重新夺回了成皋。

彭越不傻，得知项羽率领大军前来，才不愿意跟他拼命，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带领部下撒开脚丫子逃离了战场。项羽本想用雷霆万钧之力，一击将彭越碾为齑粉，谁料铆足了劲打出去，却犹如打在空气上，有劲使不上，只好憋着一口气西返，重新包围了荥阳。

此时荥阳防守极度虚弱，所以没费多大劲，楚军便破城而入。汉军守将周苛、枞公被俘，在城中的韩王信也落入了楚军手中。

项羽想要劝降周苛，对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称只要愿意归降，就可以拜他为上将军，封三万户，不料周苛是块硬骨头，只见他梗着脖子说：“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出路吧，你迟早会成为汉军的俘虏，还不如早点投降汉王，反正你也不是汉王对手。”

周苛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项羽，他立刻下令廊下支起大锅，将周苛投入大锅，活活给煮死了，枞公也难逃毒手，被项羽处死。

倒是韩王信，看着魁梧高大，其实胆量很小，一看就吓坏了，立刻向项羽投降。不过，他后来还是瞅了个机会，逃了出来，重新回到了汉营。

占领荥阳后，项羽立刻出兵，包围了成皋。

刘邦一见情形不妙，立刻让夏侯婴驾车，只身逃了出来，一路狂奔，渡过黄河，夜宿在小修武(在今河南获嘉县东)驿站客舍中。

尽管河北已落入了韩信、张耳手中，但刘邦此刻非但心情难以平静，反而依然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一夜难眠。

虽说韩信、张耳名义上是自己的部下，然而如今孤身入赵，身边无一兵一卒。权力斗争的奥妙就在于，哪怕你是上司，当你没有任何可以援引的力量时，其实也是相当危险的。

如今的韩信、张耳，握有数十万兵马，坐拥燕赵，一旦得知刘邦兵败只身来投，他们是否还会听自己的？人心难测啊!

万一他们翻脸不认人，杀自己还不跟宰掉一只鸡差不多？

怎么办，怎么办？

那一夜，刘邦生平第一次觉得夜如此漫长。时间一刻一刻地慢慢过去，就犹如熬过了一年般漫长，等到天色朦胧发白时，刘邦终于拿定主意：豁出去赌一把!

刘邦坐在车中，命夏侯婴以最快的速度飞驰，直接驶入韩信、张耳驻军营地。

军营守卫看见车上打着汉使的旗号，便没有阻拦。

夏侯婴驾车驶到中军大帐才停下，刘邦直接闯入韩信、张耳的卧室，夺走了兵符印信，然后挥动军旗，召集诸将升帐，快速调换了大家的职位。

韩信和张耳当时还在酣睡中，被突然出现的刘邦一下子搞蒙了，还没等完全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刘邦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掌握了局势，牢牢操控了军权。

刘邦当众宣布解除两人军权，命韩信以赵国国相身份从赵国征集兵员，前去攻打齐国。

仅用了一顿饭工夫，刘邦就从一个逃亡之人，重新拥有了数十万大军，一系列组合拳打得人眼花缭乱，观者惊心动魄，这可谓刘邦生平最大的一次冒险，但他最终赢了。

在成皋的汉军将领们，得知刘邦出逃后，再也无心守城，遂也陆续逃出城来。他们得知了刘邦的下落后，也先后赶来，成皋很快沦陷，落入项羽手中。

刘邦从韩信手中夺回了兵权后，开始信心倍增，驻扎于黄河边，打算再次与项羽决战。不过，郎中郑忠劝他说：“如今楚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急于求战，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不如暂且筑营垒、挖壕沟，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成熟后，再战不迟。”

刘邦想想也是，但就这样坐等着，项羽不会自己灭亡，如今之计，是必须设法打击楚军士气才行。楚军远离大后方，只有设法切断它的后勤补给，才能扰乱项羽的作战部署。

彭越的游击战搞得有声有色，已经够让项羽头疼了，刘邦决定乘势再添一把火，命族人(亦有说法是远方堂兄)刘贾和发小卢绾带领数百骑兵和两万步兵，悄然渡过白马津，深入敌后方，配合彭越，破坏楚军的粮草补给。

刘贾、卢绾进入楚地后，立刻吸引了楚军的注意力，楚军前来围攻，但刘贾只是坚守不出，与彭越遥相呼应，从而大大减轻了彭越的压力。

彭越趁机大展手脚，一鼓作气夺取了梁地的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

池。

眼看彭越的声势越搞越大，项羽有点着急了：按照目前这种形势发展下去，难保有一天不会被彭越彻底断了后路。到了当年九月，项羽再也坐不住了，他让大司马曹咎留守成皋，决定亲自去征讨彭越。

临行前，项羽特意交代曹咎：“我走后，要是汉军来攻城，切不可交战。你只须保住城池不失，阻止汉军东进即可。只要为我争取到十五天的时间，我便可以消灭彭越，重新返回。”

项羽率领大军风驰电掣，一路所向披靡，很快重新夺回了陈留、外黄、睢阳等地。

楚汉相争数年，双方你来我往，荥阳、成皋数易其手，刘邦开始有点泄气了，打算干脆放弃成皋以东之地，占有西部半壁江山称王，已是心满意足了。

于是，刘邦计划驻兵巩县、洛阳一带，只要能遏制住楚军西进的步伐，就谢天谢地了。

郦食其自上次分封建议后，受到了冷落和斥责，但他觉得作为谋臣，决不能眼看着君主犯错误而自己保持沉默，于是站了出来，指出楚汉两强并立，很难长期和平共处下去，迟早要分个胜负。

荥阳不仅仅是一处战略要地，而且还有闻名天下的粮食储备库——敖仓。敖仓自秦朝时起，就是著名的粮食集散中心，从各地征集而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储备起来。作为军用粮食和国家储备粮中心，敖仓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项羽占领荥阳后，犯了一个明显的战术错误：他对敖仓的战略价值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仅仅派了一些老弱士兵去把守。

郦食其说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如今上天将如此大好机会送给您，绝对不能放过它。

“现在项羽率楚军主力东去，对汉而言，正是大好时机，趁着荥阳防守薄弱之际，赶紧出兵夺回荥阳，占据敖仓，切断太行山通道，扼守白马津，向诸侯展示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决心和意志，如此，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人们，对汉也会更有归属感。此事宜早不宜迟，希望大王赶紧

行动。”

刘邦一听，觉得郦食其言之有理，便立刻派人攻打成皋。

成皋楚军守将大司马曹咎，被项羽命令，不得擅自与汉军交战，因此，尽管汉军在城下百般叫骂，他愣是装聋作哑，不肯出战。

汉军见楚军不肯出来，更加抬高嗓门，变着法子辱骂曹咎，言辞越来越难听，不堪入耳，数日下来，楚军上下被激得怒火冲天。终于有一天，曹咎实在无法忍受，暴怒之下，也顾不了项羽的将令，直接率兵杀了出来。

楚军打算渡过汜水，来追击河对岸的汉军，谁承想，大军刚渡过一半，走至河中央时，汉军突然杀出，半渡而击，将楚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死伤无数。

曹咎眼看大势已去，开始后悔不该违反军令，擅自出战，但为时已晚。他知道要是项羽回来，自己将难逃军法处置，遂在汜水之畔自杀身亡。

塞王司马欣降楚后，一直在成皋军中。他此前曾降汉，后又叛汉归楚，如今楚军战败，要是被汉军俘虏，恐怕再无活路，他不想再受羞辱，便与曹咎一起自杀了。

刘邦随即渡过黄河，攻占成皋，收复敖仓。有了敖仓，汉军便不再为军粮发愁，因而士气更加高昂。

项羽正在梁地作战，听说成皋丢失了，气急败坏，急忙率军回撤，正赶上汉军在荥阳东围攻楚将钟离昧。得知项王西来，汉军急忙撤围，驻扎于险要之地。

项羽遂驻军广武，与汉军形成对峙。

汉军上下，经彭城一战，对项羽已产生了畏惧心理，唯有紧闭营垒，不敢出战。这一晃，数月时间就过去了。

汉军粮源充足，就算拖个一年半载也不着急。项羽则不同，粮食补给线常被彭越切断，后勤供应严重不足，拖得愈久，就越是不利，他只想速战速决。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项羽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直到有一天，在忍无可忍之下，他命令在汉军壁垒前支起肉案，架起大锅，将刘邦的老父亲太公置于案板之上，命令楚军冲着汉营喊话，让刘邦赶紧出来投降，要不然就把太公扔到锅里煮了。

刘邦站在军营壁垒之上，远远地看见被按在肉案上瑟瑟发抖的老父亲，不远处一口大锅之下烈焰滚滚，锅内热浪沸腾。

汉营上下谁都不敢说话，谁也没想到项羽会来这么一手，唯有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谁承想，刘邦非但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反而笑嘻嘻地冲项羽喊道："当年你我二人同为怀王之臣，结盟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好比你的父亲。今天你既然想要煮杀你的老父，那么吃肉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也留下一杯肉羹啊!"

世间无耻之人多矣，但像刘邦这样流氓无赖之人，项羽还是头一次领教。好!既然你如此冷酷无情，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项羽正准备下令将刘太公撂入沸水之中，项伯站出来阻止了他。

项伯说："凡是想要争夺天下之人，多是心如铁石之人，刘邦也不例外，指望拿家人安危要挟他，估计用处不大，就算杀了太公，也于事无补，只不过给天下人徒留残暴不仁的话柄罢了。"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他完全是为自己着想。鸿门宴以后，他就与刘邦暗通款曲，收了不少好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眼看刘太公要被下锅，自然要站出来说几句。另外，项伯是个人精，他明白，别看如今楚军处于上风，但究竟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好说。

替太公求情，项伯也是在给自己留条后路。待到刘邦一统天下后，由于项伯多次暗中传递消息，并成功保住了刘邦的家眷，他非但没有受到株连，反而赐姓刘，官拜列侯。

项羽后来实在不想再耗下去，便给刘邦捎话："你我相争已有数年，至今仍难分高下，害得天下百姓流离失所、居无定所，何必因为你我二人，搅得天下不得安宁？现在我正式向你挑战，你要是个英雄好汉，就不要老像个乌龟似的躲在壁垒后面不敢出来，而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接受我的挑战，与我一决雌雄。败者一方向胜利者投降，也好让天下百姓不要因为我们二人再遭苦难!”

项羽是个英雄，喜欢用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来考虑问题，然而，他压根儿看错了人，实在太高看刘邦了。刘邦本来就是个流氓无赖，才不会上当。

别说单打独斗，就是百十个刘邦加在一起，也不是项羽的对手。听完项羽的建议后，刘邦觉得项羽幼稚得有点天真可爱，他笑着回话道：“真正的英雄是斗智力，而非拼蛮力，我宁肯斗智，也不愿斗狠。”

项羽非常恼火，便接二连三地命楚军将士到汉营前叫阵，但楚军一旦靠近，就被射杀。项羽后来得知，这些人都是被刘邦手下一名叫楼烦的神射手所射杀，勃然大怒，穿戴好盔甲，执戟上马，亲自到阵前挑战。

楼烦看见项羽亲来，想将他也射下马来。

据说项羽天生重瞳，双目怒睁，逼视楼烦，一声怒吼，仿佛炸雷从天际传来，愤怒的目光犹如闪电。楼烦觉得双眼几乎被灼伤，一时间肝胆俱裂，站立不稳，竟忘了张弓搭箭，惊慌失措之下，踉踉跄跄下了壁垒，躲了起来，再也不肯出来。

刘邦得知消息后，吃惊非小，暗中打听前来挑战之人是谁，后来得知竟是项羽亲自上门来，顿时感到有些惶恐，但两军对垒，如果任项羽就这样从气势上压住自己，他还是心有不甘。

你在两军阵前不断羞辱于我，我亦当反击!

刘邦提出，两人隔着广武涧(位于今河南荥阳市黄河南岸广武山上一条巨大沟壑)进行对话，项羽表示同意。

楚汉双方的最高王者，站在山壑两端，看似近在咫尺，声犹可闻，但实则犹如远隔天涯。当年，两人曾并肩反抗暴秦，谁承想，短短数年，两人已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项羽再次提出，为了生民免遭荼毒，愿与刘邦一对一单挑，不消一盏茶工夫，两人就可以分个胜负，然后消弭争战，令天下共享太平。

此次，刘邦显然是有备而来，面对项羽的蔑视和挑衅，他洋洋洒洒地宣布了项羽的十大罪状(估计事前，身边谋臣们早就草拟好的)：

一、违背怀王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将自己封到蜀、汉为王；

二、假托怀王之命，杀害卿子冠军宋义；

三、巨鹿之战救赵之后，没有请示怀王，就擅自裹挟诸侯军入关；

四、焚烧秦都咸阳宫室，盗取秦始皇陵墓，取其财物据为己有；

五、诛杀本已归降的秦王子婴；

六、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降卒；

七、驱逐原诸侯王，将最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信将领；

八、将义帝驱逐出彭城，变彭城为自家封国都城，夺取韩王封地，极力扩充自己地盘；

九、派人到江南弑杀义帝；

十、执政不公，主盟不义，为天下所不容，实属大逆不道。

刘邦一口气罗列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后，慷慨道："你口口声声要与我单挑，只是与你这等不仁不义的逆臣贼子决斗，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我才不屑为之。我身后是数十万的正义之师，只消随便派些刑犯囚徒即可与你见个高低，何须我亲自下场与你决斗!"

项羽被刘邦一阵抢白，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想再和这个老流氓耍嘴皮子，暗中张弓搭箭，冲着刘邦一支暗箭射了过来。

一切来得太突然，刘邦根本没来得及躲闪，这支箭不偏不倚，正中刘邦胸口。为了避免动摇军心，刘邦情急之下，急中生智，俯下身子，握住脚说："这家伙射到我脚了。"

负伤之后，刘邦急需卧床休息，但如此一来，难免引起汉营上下对汉王健康的猜疑，为了稳定军心，张良提出："就算是受了伤，为打消众人的疑虑，大王也要坚持到将士们中间去劳军，免得谣言四起，让楚军有可乘之机。"

刘邦听后，便强忍着疼，抱病到各营安抚将士。由于伤情严重，没坚持多久，他便被送到了成皋疗伤。

待到箭伤稍愈后，刘邦决定西入函谷关，返回关中，走一趟栎阳。他在城中短短逗留了四天后，又匆忙重返广武前线。

此时，楚汉双方战事万分紧迫，刘邦竟然还有闲情逸致跑了一回栎阳，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此举是心血来潮之下的偶然为之，还是别有用心？

辩士之死

在栎阳的短短四天内，刘邦郑重其事地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把早已自杀身亡的塞王司马欣的尸首，拖到街头再斩首一遍，而后将其头颅高悬于市口示众。

司马欣先降后叛固然可恨，但此类之人可谓众矣，比如魏王豹、韩王信等，都曾经有过投降后又背叛的经历，也没见刘邦如此痛恨，为何唯独对司马欣恨得如此咬牙切齿？

就算为了昭示叛徒的下场，大不了派人传首栎阳即可，何必亲自跑一趟？

当然，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司马欣本是栎阳人，栎阳又曾是他的封国国都，在当地肯定有不少同情者和支持者，听闻司马欣自杀身亡，难保这些人不会蠢蠢欲动，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刘邦在关东与楚军作战，要防止有人在后方闹事，保证关中的稳定。

另外，还有一层用意：刘邦担心自己负伤的消息传到栎阳后，有人趁机兴风作浪，此次亲自现身栎阳，就是告诉那些潜在图谋不轨之人，休要痴心妄想，自己活得好好的，要是有人胆敢在后方捣乱，司马欣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实，除了告诫敌对阵营之人外，估计也有震慑自己人的用意，比如萧何。自出关作战以后，刘邦将关中大后方和太子刘盈全部托付给萧何，萧何倒也兢兢业业，为刘邦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送到前线，使得刘邦能够心无旁骛地与项羽作战。

但是，人心难测，时间会改变一个人，谁能保证时间长了，萧何就不会有点想法？尤其是在自己身负重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一旦萧何有了野心，封闭函谷关，如此，前有项羽大军压境，后无可退之路，自己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王者，乃人间最危险的职业，一旦戴上王冠，不管你以前的本性如何，想要活得更久，必须心狠手辣，讲不得任何情义，更不能信任任何人!

刘邦是连自己儿女和父亲死活都可以置之不理之人，指望他绝对信任萧何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刘邦二次斩杀司马欣，震慑萧何的用意绝对不能排除。当然目前他是离不开萧何的，驭人之道，无非是一打一拉，后来他重返关东前线后，自己亲冒矢石，却屡屡派人到后方慰劳萧何。

萧何为人谨慎，是属于那种只顾忙着低头拉车，却忘了看前方之路的人。不过，有位鲍姓书生咀嚼出刘邦的用意了，他特意找到萧何，问他：“汉王在前线战场上风餐露宿，浴血奋战，却时常派人来慰劳您，您不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吗？”

萧何一听，顿时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鲍生说：“这还用问？很明显，汉王是对您有点不放心，只是暂时离不开您，于是先设法稳住您，但如果一如既往下去，恐怕您就危险了。”

萧何顿时有点慌了，自己只顾埋头干活，没想到危险已降临，便忙向鲍生请教：“接下来该如何做，才能让汉王彻底放心？”

鲍生说：“很简单，赶紧将家里子弟送到前线去，到汉王军营效力，如此一来，君臣互安，皆大欢喜。”

萧何觉得在理，便立刻将家中子侄等人悉数送到荥阳汉营，听候差遣。果不其然，此后刘邦再也没派人来慰问萧何。

不过，此时的刘邦已经遇到了新的麻烦，暂时无暇顾及其他了。

广武涧楚汉两军对峙已久，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都在耗着，在拼意志、拼消耗，刘邦精神高度紧张，常常难以入眠，就在这时，他接到

了韩信从齐地送来的书信。

拆开一看，大意是齐地基本已平定，但是齐人民风顽劣，为了防止他们寻衅滋事，请汉王暂且任命我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

刘邦一看，不由得火大了，便破口大骂："我在这里焦头烂额，你不来替我分忧，反而想着自己称王!"

在场的张良和陈平一听，连忙暗中踩了一下刘邦的脚，低声在他耳边提醒道："现在可不是得罪韩信的时候，万一惹恼了他，岂不是将他推到项羽一边？"

刘邦立刻反应过来，将计就计，顺势继续骂道："韩信这小子是不是太没出息了？既然已经平定了齐国，大丈夫要称王，就要做堂堂正正的正式之王，何必扭扭捏捏做什么假王!"

刘邦当下命令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地册封韩信为齐王。

其实，为了平定齐地，刘邦本来有两套方案：一是由韩信率军从赵入齐，二是派郦食其出使齐国，游说齐王田广，争取用和平手段争得齐国归降。

在郦食其看来，在关东六国中，齐国比较特殊：它的旧王室宗室田氏，势力非常强大，在民间影响力极其深远。况且，齐国依山傍海，地域辽阔，单靠韩信数万大军一城一池地攻占，耗时耗力不说，就算真的占领了它，收复民心也是件难事，假若能说服齐王田广归降，毫无疑问是用最小代价取得最好的结果。

刘邦现在最主要的对手是项羽，只要设法稳住齐国，让它别站在项羽阵营一边，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郦食其从成皋出发，一路车马疾驰，抢在韩信前面抵达了齐国都城临淄。

齐国在短短数年间，先后更换数王，又被项羽荼毒了一遍，可谓遍地疮痍，实在不愿再遭战火。楚汉荥阳对峙之际，齐国接受了项羽齐楚约和的建议。

齐王田广接到消息，得知韩信率兵东来、将要侵犯齐境，便派华无

伤、田解带重兵驻于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南对历山，城在山下，故名)，做好了抵御汉军的准备。

得知郦食其奉刘邦之命前来，田广倒想听听汉王究竟是何目的。

两人一见面，郦食其并没有着急劝降，反而问田广：“你可否了解如今天下大势，人心所属？”

田广说：“愿听先生高论。“

郦食其回答：“这还用问？如今天下人心，皆已向汉王。”

田广说：“此话怎讲？”

郦食其趁势展开游说：“齐王只要回顾一下近几年往事，就会明白，汉王为何深得人心，而项王却被天下人唾弃。一切还要从当初诸侯入关说起。项羽带头违反义帝定下先入关者为关中王的约定，将汉王迁到汉中，后为了给自己清除障碍，又杀死了义帝，这说明项羽自打一开始，就是个毫无信义之人。

“汉王为了替义帝复仇，发兵出函谷关，联合诸侯，讨伐项羽，此后大小战役，凡是有功之人，他都悉数封赏，毫不吝啬财物、爵位和土地，愿与天下人共享好处。所以，海内英雄都争先恐后投靠汉王，愿意供他驱驰。

“反观项羽，有功不赏，嫉贤妒能，只相信自己的家人亲信，以至于众叛亲离，属下与他离心离德，他的最终失败是早晚的事。

“如今的汉王已经平定三秦，击败魏、赵，河北之地业已属汉，并夺得敖仓，手下兵强马壮，粮食充足，吃喝不愁，成皋、白马津等战略要地皆已被汉军占据。天下终究归谁，这不是明摆着吗？

“您可要认清形势，好好把握关键机遇，要是现在抢先归汉，齐国可以保全，大王富贵自然无忧；但若是仍然迟疑不决，一旦楚汉之争结束，齐国宗庙社稷恐怕就难保了。何去何从，还望早点决断为好!”

外交场合的博弈，其背后离不开实力的支撑。否则，不管是高唱道德论调，还是危言恐吓，都是废话，没有任何实际效果。齐王之所以在庙堂上耐心听完郦食其的长篇大论，那是因为韩信率领的汉军已经不远

了。

韩信奇袭关中、平三秦、暗渡大河、擒魏豹、诛陈馀、灭魏、亡赵、降燕，战功赫赫，用兵如神，早已名满天下。如今他亲自引兵前来，田广知道但凭齐国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楚汉相争，偏安东海之滨的齐国，唯有依托其中一强方能存活，想要中立独处，已几无可能。

如果在楚汉之间，非要选择一方，田广宁愿降汉。刘邦为人到底怎么样，他不清楚，但楚国在齐国土地上犯下的暴行，依然历历在目。

思前想后，田广决定与汉媾和。为了表示诚意，他还特地下令解除了历下城的战备防守。

如此一来，双方皆大欢喜。对郦食其来说，他没有费一兵一卒，就让一国诸侯降汉，无疑是建立了一桩旷世奇功；对田广而言，宗室得以保全，齐国免遭一场刀兵之灾，他也感到很欣慰。

国家大事已了，心里没了负担，那就为汉齐两家的和好干杯庆祝吧，田广请郦食其留下来和自己痛快喝几杯。

为了让齐王安心，郦食其没有理由拒绝，便留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天天在一起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郦食其高兴得实在有点早了。他忽略了另外一个人的感受，此人正是韩信。

按理，郦食其仅靠一张嘴皮，劝降了齐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不过，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角度看，立场不同，感受自然不同。

从以纵横之术安身立命的郦食其的角度来看，此次的齐国之行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他爬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但从韩信的角度来看，作为一名将军，他的功名要从战场上取得，如今仗还没打，就已经结束了，使得此次东征齐国之行变得毫无意义，他完全成了为郦食其外交行动的陪衬，充当了摇旗呐喊、敲边鼓的角色。

心中虽然不痛快，但韩信也只能承认现实。

当时，韩信带领的汉军正准备从平原渡渡河，得知齐国已归降，便打算取消此次军事行动，不过，有人表示反对。

持反对意见之人为蒯通。

蒯通此人不简单，虽然在历史上留下的事迹并不多，但他每次露面都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自劝范阳令徐公归降赵王武臣以后，蒯通就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罕见其踪影。

他是如何突然出现在韩信面前的？是潜伏在汉营已久，还是远道赶来？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韩信后半生的命运与蒯通的出现有莫大关系。

蒯通与郦食其颇为神似，都是楚汉之争时期著名的辩士，口才了得。只是苏秦张仪可以并立，他们却难以共存，蒯通一亮相，就直接害死了郦食其。

韩信是个富有野心之人，劳师动众而来，却要无功而返，内心是很不甘心的。这一点，蒯通早就看出来了。

当一个人坐到一定高位，他就不再仅仅代表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他身上寄附了太多人的利益。如今，就算韩信打算就此止步于齐国边境，他身边那些人也不见得同意。原因很简单，唯有韩信站得更高，他们才有奔头。

蒯通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将军受汉王之命攻打齐国，如今就算郦食其劝降了齐王，但将军您接到汉王取消进攻的命令了吗？没有!那为何要停下来，不继续向前呢？

“况且郦食其不过是一介说客罢了，他单车入齐，摇唇鼓舌，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让齐国七十余城归降，与他一比，将军您率领数万大军，历时一年才攻占赵国五十余城，这难免会让世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将军您反而不如一个腐儒。我私下认为，这对您不公平!”

韩信本就不甘心，经蒯通这么一怂恿鼓动，当下决定，不理会郦食其与齐王业已达成的和平协议，下令大军开拔，继续攻打齐国。

此时齐国上下皆以为齐汉之间已经和解，早就放松了戒备，没料到韩信率领汉军趁着夜色渡过平原渡，突然发起攻击，齐军被打了个措手

不及，根本没来得及组织抗击，历下城便被攻破，汉军一路长驱直入，攻到临淄城下。

齐王田广第一反应是被郦食其耍弄了，认为汉王这是玩阴阳两手，一方面让郦食其用花言巧语蒙骗自己，另一方面却让韩信发动偷袭，吞并齐国。

气急败坏之下，田广找来郦食其，愤愤地说：“你现在如果想活命的话，就赶紧让汉军停止进攻，否则我就煮了你!”

郦食其也没料到韩信会来这一手，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明白，现在就算说破天，齐王也不会信了。

既然韩信拥兵而来，不论是他自作主张，还是暗中受命于汉王，现在想要阻止他、停下战争，已无可能。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刀已出鞘，不可无功而返。

罢罢罢，事已至此，再多的解释也是枉然，索性就不必再费唇舌了，郦食其便对齐王说：“成大事不拘小节，有大德无惧口舌，老子我也懒得替你往韩信那里跑一趟，你自己看着办吧!”

田广以为，郦食其的骗人伎俩被揭穿，词穷之下开始耍无赖了。他一时间悔恨交加，怒火冲天，当即下令在殿廊之下支起大鼎，烧沸开水，将郦食其扔进去，活活煮了。

发泄完心头的怒气后，田广收拾了一下，带领部下匆忙逃离了临淄，向东逃往高密一带去了。慌乱之间，君臣各奔一方，田横奔博阳，守相田光赴城阳，将军田既驻于胶东。

在逃亡途中，田广派人向项羽求救。

得知汉军入齐，项羽派将军龙且引兵赶来救援，对外号称二十万大军，在高密与齐王田广会师。

自项梁起兵以来，龙且便追随左右，曾在齐地东阿大败秦军，项梁死后，项羽依然对他信任有加。在战场上，龙且犹如一头猛虎，鲜有败绩。

英布叛楚归汉后，前往讨伐的正是龙且，连英布这样的猛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其他人。骄人的赫赫战功，使得龙且养成了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的性子。

虽说韩信也已是名满天下的战神，但龙且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此次奉命出征齐国，龙且志在必得。战争尚未开始，他已经开始盘算，胜利后将一半齐国国土据为己有。

有人给龙且支招儿，建议说："汉军远道而来，必然急于求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高筑壁垒、深挖壕沟，避其锋芒，设法消耗汉军粮草。同时，派人去鼓动那些已归降汉军城池的军民，将齐王尚在、楚军已赶来支援齐国的消息散播出去，争取让他们起来反抗。汉军远离本土千里之遥，一旦没有本地人的支持，将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此，士气自然会消沉，久而久之，在走投无路之下，汉军便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走。"

不过，自信满满的龙且根本听不进去，他对韩信不屑一顾，用轻蔑的语气回答道："对付汉军根本用不着这样费劲，对韩信此人，我太了解了。他早年连自己都养不活，靠在洗衣服老太太那里蹭饭才活了下来，生性怯懦胆小，连钻裤裆这种羞辱都能忍得下去，根本毫无勇气，与他作战，无须过多忧虑。我们率军前来救援齐国，如果连仗都没打，就接受汉军投降，那多没劲!还有什么功劳可言？如果在战场上击败他，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半齐国就归我所有了。"

古人云：骄兵必败。龙且注定要为他的骄傲自满付出沉重的代价。

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龙且率领的齐楚联军与汉军在潍水(今山东境内潍河)隔河相望，决战的时刻来临。

夜幕降临时分，韩信命令汉军上下全军出动，趁着夜色，扛起装满沙土的袋子急行军，赶到潍水上游，将沙袋投入河中，相当于在河面上构建了一座临时堤坝。

潍水的水流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韩信下令，一半人守在上游，另一半人渡河发起对楚军的攻击。

龙且得知汉军来袭，立刻命令出击，两军交战没几个回合，汉军便

佯装战败，纷纷泅水向河对岸逃去。

黑夜之中，龙且没发现水面的变化，以为汉军不过如此，对周围将士们说："看，我说得没错吧，韩信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便下令全军出动，务必全歼敌人。

在河对岸，韩信正关注着战场上的形势，估摸着汉军差不多已逃上岸，楚军正踏入潍水蹚水而来，于是下令上游将士扒开河面上的沙袋。失去堤坝拦截的河水瞬间向下游咆哮而来。一时间潍水大涨，等楚军反应过来后为时已晚，多数人命丧水中，沦为鱼虾的腹中餐。

韩信趁势发起反击，已上岸的楚军在慌乱中非死即伤，余者皆作鸟兽散，龙且也命丧沙场。

齐王田广眼看形势不妙，赶紧逃离战场，跑往城阳，但很快被尾随追来的汉军俘虏。就在同时，灌婴攻陷了博阳，活捉了齐国守相田光。

田横听说田广已死，遂自立为王，发起对汉军的反击，但很快被灌婴打败，仓皇间只好外逃，一口气跑到梁地，归顺了彭越。

就这样，齐地很快被平定，韩信成了齐国事实上的王。

于是，就出现了前文他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的一幕。

一念之间

韩信占据齐国后，天下的格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形成了楚、汉、齐三足鼎立的形势。韩信的态度变得非常重要，无论他倒向哪一方，另一方的局势就会吃紧。

虽说名义上，韩信还是刘邦的部属，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自陈胜起义以来，像武臣、韩广那样，一旦做大就脱离旧主自立为王的例子太多了。如今韩信占据齐国全境七十余城，手握重兵，他要是真的拥兵自立，谁也拿他没招。

再说在赵国时，刘邦趁韩信不备，强行剥夺了他的兵权，要说韩信心中没有一点怨言，说出来恐怕谁都不会信。

很快，韩信成了楚汉双方重点争取的对象。在汉自不必言，刘邦虽

然心中很不爽，但经张良一提醒，马上醒悟过来，立刻册封他为齐王。而在楚国方面，也不敢懈怠，立刻派人出使齐国，求见韩信。

龙且一死，项羽已经明白过来，靠武力消灭韩信，已无可能。

楚汉在荥阳对峙，项羽自己抽不出身去征讨韩信，派别人去，估计也是重蹈龙且的覆辙而已。思前想后，项羽觉得，如今最好的结果，就是设法将韩信拉拢到楚国这边来。

于是，他派武涉出使齐国。

武涉，盱台人，楚营中著名的策士，口才了得。一路走来，他自信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定能说服韩信归楚，退而求其次，至少让他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

然而，韩信让武涉失望了。

一见面，武涉就对韩信展开了心理攻势："自秦末以来，天下之人饱尝战争之苦。消灭秦朝后，百姓本可以安享太平了，谁承想汉王贪得无厌，项王已经按照功劳，给他封了土地，但他依然不知足，执意发动了战争，侵占了三秦不说，又东出函谷关，攻打楚国。看这架势，他是不吞并天下，誓不罢休。一个人贪婪到了如此地步，还能信得过吗？反观项王，为人胸襟宽广，大仁大义，汉王好几次落入项王手中，项王完全可以除掉他，但是项王不忍，放过了他，可他非但不感念，反而一转身就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人，有信誉可言吗？"

武涉在滔滔不绝时，韩信沉默不语，丝毫看不出他内心有何变化。

抹黑刘邦，只是武涉心理战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开始为韩信分析未来："以汉王的贪婪，他是绝对不会与人分享天下的，大王您迟早要被他除掉，之所以到现在他还没有对您下手，那是因为项王还在。楚汉两国最终的成败，就在您的一念之间，您向楚，楚胜；您归汉，汉赢。何去何从，还望您深思熟虑。不过，我需要提醒您的是，一旦今日楚亡，那明日完蛋之人就是您!"

武涉的这番话，显然击中了韩信的要害，但他努力保持着平静。这微妙的变化，被武涉尽收眼底。于是，他收起咄咄逼人的语气，放缓了语调："其实说起来，大王与项王也是故人，何不与楚联手，平分天下，

各自为王呢？如此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以您的聪慧睿智，我想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武涉所说的道理，韩信都懂，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重感情。作为一名统帅，韩信在战场上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杀伐决断，雷厉风行，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然而，韩信同时有另外一面：他做不到冷酷无情，做不到忘恩负义。他不是不知道，在权力斗争中，容不得感情用事，但他依然做不到。

多少个夜晚，韩信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之际，心头浮现的是当初淮阴乡下那位洗衣大娘的一饭之恩。

一饭之恩尚且难忘，更何况在他人生落魄之时，刘邦擢拔他于行伍之间，拜为大将军，委以重任，这才有了他后来驰骋沙场、施展才华的机会。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韩信最终下定决心，平静地对武涉说：“当年我在楚营时，不过是个执戟卫兵罢了，曾多次给项王提建议，但都被嗤之以鼻。后来，我改投奔汉王，汉王对我信任有加，恩重如山，授以高位，委以重任，才有了我今天的地位。如果我现在叛汉归楚，有何面目立足于天地间？还望您代我向项王致谢，项王的情我领了，但至于其他，恕难从命。”

一番话说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武涉知道无力说服韩信，只好告辞。

韩信会见武涉时，蒯通也在场。对武涉的话，蒯通深有同感，但韩信已经明确拒绝了，他不好意思再提，只好换一种方式劝他。

“我懂相面之术，不知大王可否一听？”蒯通故作神秘。

“说来听听!”韩信一听，倒有点感兴趣。

蒯通见韩信上钩，便说：“我观大王之面相，似乎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还有不测之虞。不过，看您的后背，却是贵不可言哪!”

韩信有点糊涂了："你详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蒯通遂不再藏着掖着，直接说出了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楚汉相争已有三年，天下纷纷扰扰，战火不休，生灵涂炭，百姓困苦，白骨遍野。然而，如今楚人兵困京县、索城一带，受阻于成皋无力前行。同样，汉王率十万大军，布防于巩县、洛阳，空有山河之险，却无尺寸之功，反而屡屡受挫，难以自保。就目前这种局势，再僵持下去，只能无谓增加无辜百姓的伤亡，短期内难以打破僵局。

"而解开这场死局的关键，就掌握在您手中，无论您倒向哪一方，另一方必败无疑。依我看，您谁也不用管，只管保持中立即可。如此，楚汉皆不得罪，还可以让他们对您有所顾忌，做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先出手。如此，也为您赢得了宝贵时间，凭借齐国的强大势力，迫使赵、燕两国归顺，牵制楚汉，调节他们之间的纷争，在诸侯间树立威望，加大力度争取民心，必然大有作为。如今，上天把大好机遇摆在您面前，可不要错过，否则将来悔之晚矣!大王还是好好思考一下吧!"

韩信听后，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说："汉王待我不薄，岂能贪图富贵忘恩负义啊!"

见韩信依然听不进去，蒯通有点着急了。

"世间最靠不住的便是情义，因为人心会变。远的不说，就说张耳和陈馀，他们当初可是生死之交，但最后又如何呢？陈馀还不是死在张耳手中，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可是您亲眼见到之事。试想，当初他们情深意切之时，会想到最终结局是这样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将这对刎颈之交一步步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是欲望!人世间最难以捉摸的便是欲望，在欲望面前，所谓的友谊，会变得一文不值!

"请问您和汉王的情谊，比得过张耳和陈馀吗？我估计没法比。但你们涉及的利益，却是他们二人没法比的。因为张耳和陈馀，充其量不过是争夺赵国一隅之地而已，但您和汉王面对的，将是整个天下!

"或许大王您认为，只要您对汉王忠贞不贰，他就绝对不会对您下手。如果您这样想，那就有点天真幼稚了。昔日春秋之时，文种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诸侯，这功劳够大了吧？文种对越王始终忠诚如一，

但最后还不是兔死狗烹，难以幸免!大王您扪心自问，您对汉王的忠诚比得过文种吗？

“论情谊，您和汉王之间，没法与张耳、陈馀比；论忠心，您比不上文种。面对古今血淋淋的先例，您真的还有信心能够确保全身而退吗？

“一个臣子建立的功劳，一旦大到让君王坐立不安、无赏可赏时，他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如今您无论归汉，还是降楚，都必将无法容身，怎么还不早下决断呢!”

蒯通的一番话，说得韩信心乱如麻，无言以驳，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干脆打断了他：“先生不要再说了，容我再想想。”

时间过得很快，几天后，蒯通再次找上门来。

“大王不要再患得患失，是时候下决断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切不可再犹豫不决了。”

但是，韩信仍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他对刘邦始终抱有一丝幻想，认为自己有大功于汉，料想刘邦总不至于无情无义吧，因此，最终还是没有听进去。

蒯通算是看明白了，便悄然离去。此后，他假装疯疯癫癫，扮作巫师，装神弄鬼，潜藏在民间。

韩信下定决心后，便发兵攻楚。

由于彭越在背后捣乱，楚军后勤供给一直不畅，军中普遍缺粮，如今又遭到了韩信的攻击，项羽一时首尾难以兼顾，疲于应付。

就在此时，刘邦派使者侯公来到楚营，向项羽提出，希望归还自己的家眷。

此前，刘邦就曾派辩士陆贾跑了一趟楚营，但被项羽拒绝了，但刘邦显然不死心，再次派侯公前来。

扣押刘太公、吕雉后，项羽本指望能使刘邦投鼠忌器，谁料对刘邦根本没有用，反而杀也不是，放也不是。

既然刘邦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求放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同时他提

出，楚汉之争已有数年，兵戈不止，双方皆难以再进一步，不如就此罢兵，以鸿沟(战国时，魏惠王开凿的运河，自今河南荥阳市北引黄河水向东，经中牟县北、开封市东南，南流经通许县东、太康县西，至淮阳县东南入颍水)为界，西归汉，东归楚，双方自此相安无事，岂不更好？

连年的征战，让汉军上下也已疲惫不堪。得知项羽罢兵言和的消息，刘邦自然求之不得，马上表示赞同。

汉高帝四年九月，项羽派人将太公和吕雉送了回来，然后，楚汉约和，项羽自行领兵东归而去。

太公、吕雉至汉营，汉军将士悉数列队欢迎，齐声高呼万岁，声彻云霄。

一家人劫后重逢，夫妻团圆，父子相聚，按理说应该高兴才是，但很明显，刘邦一家子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本来是一家人，但现在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彼此之间都已感觉到了这一点。家人之间经过数年的分别，已经开始生疏起来。

生活的艰辛，加上在楚营的人质生涯，使得吕雉变得憔悴不堪，身心备受创伤。然而，当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刘邦身边时，却发现他身边早已多了许多女人，人老珠黄的自己置身她们中间，不由得自惭形秽。

为了弥补吕雉这些年吃的苦，刘邦很快宣布立她为王后。

不过，这些外在的光鲜，还是难以弥补吕雉内心的痛楚。

以前，刘邦吊儿郎当，整日不务正业，虽说日子过得艰辛，但好歹一家人在一起，也算穷开心。但如今她发现，虽然人回到了丈夫身边，但再也拢不住他的心了。

刘邦身边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人，尤其是有个定陶戚夫人生得花容月貌，勾引得刘邦魂不守舍，一门心思扑在她身上，对自己则很少正眼相看。

更令吕雉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刘邦对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视若掌上明珠，总是带在身边，几乎形影不离，而自己的儿子刘盈却被扔

在栎阳，不闻不问。

将来怎么办？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在吕雉心头。

以前日子虽然过得苦，但好歹有个盼头，儿女就是自己最大的希望。为了回到丈夫和儿女身边，就算忍受再多屈辱，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但现在，挥之不去的恐惧压在吕雉心头，她昼夜不安、不知所措。

不过，刘邦根本没有觉察到吕雉的心思，或者说他根本无暇顾及。

和项羽谈和后，刘邦觉得有了大半天下已知足，于是在项羽东归以后，也打算返回关中。

但是，张良和陈平却站出来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项羽如今与汉约和、罢兵东归，是因为兵疲粮尽，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让楚国缓过神，必然会卷土重来。因此必须抓住机会，乘势追击，一举灭楚，否则等于养虎为患，后患无穷。

刘邦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遂改变主意，率兵东进，追击项羽。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冬十月，刘邦率兵抵达阳夏南，命令大军暂时停止步伐，派人去通知彭越和韩信，命他们火速率军赶来，一起聚歼项羽。

过了一阵，刘邦率军继续前行，抵达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彭越和韩信前来。

援军没到，却与楚军遭遇，刘邦只好下令迎敌，结果一仗下来，就被楚军击溃。刘邦只好命令修筑壁垒，坚守不出。

但是老躲着也不是办法，就算是铜墙铁壁，时间一长，也迟早会被项羽攻破。

日子一天天过去，依然不见彭越和韩信的影子，刘邦急得团团转，大骂彭越和韩信言而无信、见死不救，催促张良赶紧帮忙拿个主意。

张良在一旁不露声色地问道：“按照路程算，他们应该早到了，但迟

迟不见人，大王可知其中缘由？”

刘邦急得火烧眉毛了，哪有心情琢磨这些：“子房倒是说说看，他们到底想干吗？”

“原因很简单，他们这是在待价而沽。谁都看出来了，楚国灭亡在即，所以他们想趁机和大王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先说韩信，当初您封他为齐王，是有些不情愿的，只是迫于现实，不得已点头应允，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所以有点不放心。韩信本是楚人，他的心思很明白，就是想回到家乡为王，大王何不许诺，只要打败项羽就将楚地给他，封他做楚王？至于彭越，梁地本来就是他打下来的，只是大王那时候碍于魏王豹的面子，封他做了国相，如今魏王豹已死，何不顺势封他做梁王？只要大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断定他们会立刻引兵前来。”

刘邦听完张良的一番话后，又是大骂了一阵彭越、韩信，但还是立即派人传诏给二人，许诺打败项羽后，从陈县以东到海边之地，悉归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封给魏国相彭越。

果不其然，韩信和彭越接到诏书后，很快就率兵前来。

不过，此事进一步加深了刘邦对韩信、彭越这些诸侯的忌惮和嫉恨，也为以后剪除他们埋下了伏笔。

决战垓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一月，刘邦堂兄刘贾奉命渡过淮河，至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西南)，派人策反了项羽部下——楚国大司马周殷。

周殷归降后，立刻调动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的兵力，屠戮六县，发动九江士兵一起叛楚。九江本是英布的地盘，所以他们立刻去迎接英布，而后赶来跟刘贾会合。

各路人马汇集后，汉军声势大涨，至于楚军，由于不断减员，加上军粮供应不上，士气逐渐低落。虽然项羽此后发起了数次反击战，但都没有取得胜利。汉军将包围圈逐渐缩小，终于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

时值十二月，天气逐渐严寒，楚军躲在壁垒内，始终没有突围。

经过多次战役后，项羽麾下尚有十余万将士。汉军汇集了齐、梁、九江等诸侯军后，兵力倍增，仅齐王韩信的兵力就有三十万之众。

或许是吸取了上次在广武涧被项羽射伤的教训，这一次，刘邦将自己置身于重重护卫之下。韩信做前卫，孔将军(姓名不详)布兵在左，费将军(姓名不详)布兵在右，周勃、柴将军(姓名不详)殿后，层层防卫之下，恐怕连只苍蝇都靠近不了。

不过，就算汉军人数比楚军多数倍，但面对项羽这样的战神，想要一举击溃，也是很难的。韩信率先对楚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结果被项羽击退，不得已，韩信只好暂时引兵后退。

孔将军、费将军见状，从两翼对楚军发起攻击，楚军受挫。韩信趁机从正面发起反击，面对三路进攻，楚军大败，退入壁垒不出。

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楚军粮尽人乏，项羽本人也情绪低落。夜幕降临，楚营内不时传来幽怨哀叹之声，项羽坐于中军大帐内，饮酒消愁。

项羽有一名爱妾，名叫虞姬，时常陪伴在他左右，从不曾分开，两人情感笃深。此时虞姬在旁陪侍，项羽面上笼罩着愁云惨雾，他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美酒入口却只剩下苦涩，佳人相伴恐难长久，大丈夫何至于沦落如斯？正当项羽低头喝闷酒之时，远处忽然传来楚地之歌，起初歌声细弱，忽高忽低，不绝如缕。渐渐地，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乡音切切，击中项羽的内心，他大惊之下，立刻出帐，原本以为是自己属下在唱歌，但发现四下一片悄然。

很明显，歌声是从远处汉营传来。

歌声低回幽咽，声声如怨如诉，诉不尽游子思乡之意，道不完征人厌兵之情。

楚营的士卒们，很明显受到了歌声感染，起初大家还在驻足而听，后来四下传出了一片抽泣之声。

项羽开始狐疑，汉营怎么冒出这么多操着楚音之人？难道是楚地已经被汉军悉数占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涌上心头。

屈辱和不甘心交织在一起，虐噬着心口，一种莫名之痛，令他难以言表。

罢，罢，罢!天下事且付秋风，今夕但饮杯中酒，且尽半晌之欢!

杯中酒，梦中人，今夜过后一切将成空。

一切的愁绪、悲凉、屈辱、无奈与不甘，皆融入酒盏，滑入喉咙。忽然一曲苍凉楚曲，从他胸腔澎涌而出——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骓者，项羽爱马，乘骑多年，伴着他冲锋陷阵，建功立业；虞姬，生平所爱，终生未曾辜负。如今大势已去、英雄末路之际，唯有骏马和美人难以割舍。

项羽慷慨悲歌，周围侍从之人都被感染，无不情难自禁，泪流满面，莫敢仰视。

最后诀别的时刻来临了，项羽集结了属下八百精装随从骑兵，跨上乌骓马，趁着夜色冲出壁垒，从汉营中杀出一条血路，从南面突围而出。

天色大亮之时，汉军才觉察到项羽已经从包围圈突围出去。刘邦命令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羽。

项羽一路向南，胯下乌骓马风驰电掣。然而他手下的许多骑士根本追不上他，渐渐走散。等他渡过淮河时，身边只剩下了百十来人。

等到达阴陵县(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时，因只顾仓皇逃跑，项羽一时间难辨东西，迷了路。

他遇到一个农夫，向其问路，农夫认出了项羽，故意骗他，往错的方向指路，让他沿着左边道路跑。

项羽难知底细，催马继续飞驰，谁承想前方是一片大沼泽地。他来不及勒马，一头扎了进去，在沼泽淤泥中挣扎了好久，才终于爬上岸。如此一来，耽误了不少时间，被汉军追撵了上来。

眼看汉军就要咬上来，项羽只好领着身边为数不多的二十八名骑士，一路向东狂奔，抵达东城。此时汉军的追兵越来越近，人数有好几千人，项羽看出来了，想摆脱汉军追兵，恐怕很难了。

一路逃亡，已是人困马乏。项羽不想再跑了，索性豁出去了，便回过头对身边骑士们笑道："我自起兵至今，征战已有八年，身经大小战斗不下七十余次，从未打过败仗，故而才霸有天下。谁承想，今日被困于此，看来是上天有意亡我，而非我用兵出了什么差错。既然如此，何不痛快决一死战，我愿率诸公斩敌将之首级，砍倒汉军军旗，连胜三次，也好让你们明白，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并非我项籍不会打仗，而是上天要灭我!"

项羽率领二十八人，居于一高岗之上，汉军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包围在中央。项羽命手下骑士们分成四个小队，面朝四方，分头飞驰杀出，约定在山的东边分三处会合。

项羽对部下骑士们笑道："诸公且看，项籍为君等斩杀汉军一员大将!"说完催马执戟，呼啸而下，所到之处，汉军非死即伤，无不闻声倒地，余者闻风丧胆，纷纷避让，无人敢向前。

汉郎中骑杨喜试着靠近项羽，项羽回过头来，怒目圆睁，目光犹如利剑。他暴喝一声，震得杨喜的耳朵嗡嗡作响，人马俱受惊，吓得不由自主向后退了好几里地。

汉军见楚军分头行动，但不知项羽在哪一路，便兵分三路，重新将楚军包围起来。项羽遂纵马回驰，左冲右撞，不多时，约百十号汉军士卒皆死于项羽戟下，一名汉军都尉也被斩杀。

等楚军骑士们重新聚拢时，项羽清点人数，发现二十八人仅仅折损了两人而已。虽然刚刚结束战斗，项羽依然毫无倦色，神采奕奕，他傲然向众人说："诸公刚才看见了，觉得怎么样呀，我所言非虚吧!"

大家无不对项羽的神勇折服惊羡，都在马上躬身致敬道："大王真乃神人也，一切正如大王所言!"

项羽遂率最后二十六骑，一路南驰，想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乌江镇附近)。及乌江浦时，乌江亭长早在那里将船停泊在渡口等他。

看见项羽，亭长催促他赶紧上船，说："江东虽然土地狭窄，但好歹有方圆千里，民众虽寡，但亦有数十万，足以称王一方了。请大王火速上船，我将您摆渡过江，纵然汉军追来，他们没有船，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渡江。"

自垓下兵败以来，项羽一路奔驰厮杀，很少有闲暇思考，此时，乌江亭长的一席话，倒是提醒了他，使他冷静下来，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自当年渡江以来，短短数年间，他率领江东子弟纵横天下，救赵、灭秦、分封诸侯，哪一桩事不是震铄古今？然而他如今却孑然一身，从者不过二十余人，纵然安然渡江，南面称王，然而以后呢？

在余生中，自己心怀愧疚，想我项籍，大半生都傲然立于天地间，何曾窝囊过半日!大丈夫在世，与其含垢忍耻苟活，还不如光明磊落地死去。

想通了，释怀了，坦然了!

项羽对亭长笑语道："既然上天要亡我，我又何必渡江？想当年，我率江东子弟八千余人渡江西来，而今物是人非。纵然父老怜悯我，仍然拥我为王，但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啊？就算他们不会对我说什么，但我自己良心上能过得去吗，难道就不会惭愧吗？"

项羽目视乌江，看似在对亭长说话，实则在拷问自己。半晌，他叹了口气说："还是算了吧。看得出来，您是个忠厚长者，是个值得托付之人，我这匹马已经伴我五年，战场上所向无敌，曾经日驰千里，我实在不忍心杀了它，还是将它送给你吧。"

乌江亭长见项羽态度坚定，无奈之下，只好载马渡江而去。

此时，汉军追兵已近在眼前，项羽招呼众人一起下马，操起利剑扑向汉军。不多时，数百汉军士兵接连死于他的剑下，而项羽本身，在混战中也深受重创，伤口不下十余处。

面对浑身是血的项羽，汉军虽已将他层层包围，但一时无人敢上

前。项羽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骑司马吕马童，便笑道：“你是我的故人吧!”

吕马童以前认识项羽，他不敢正眼相看，只好回过头，对郎中骑王翳说：“这就是项王。”

项王慨然对吕马童说：“听闻汉用千金、万户封邑，购我人头，今天我就给你送份人情吧!”言毕，拔剑自刎而死。

看着项羽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众人有点不相信，这位战神就这样轻易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一时间，天地间一片寂静，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

半晌，人们才反应过来，发了疯一般扑了上去，像一群豺狼扑向鲜肉一般，你撕我扯，瞬间肢解了项羽的尸体。

为了争夺，汉军骑兵相互踩踏，发生火并，数十人因此丧命。

最后，王翳割了项羽的脑袋，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抢得一节残肢。

五人扛着项羽的肢体去向刘邦请功，刘邦尚有点不信项羽就这样死了，五人便将尸体拼凑起来，发现确实是项羽本人无疑。

刘邦大喜之下，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羽死后，楚地很快被悉数平定，唯有鲁县(今山东曲阜市东北二里古城村)拒绝投降。

项羽生前，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地儒风浓厚，得知项羽兵败，鲁地父老决定守节，拒不投降。其实，鲁县百姓并非得到过项羽什么恩典或者特殊照顾，而是在坚持一种信仰和理念：绝不向暴力和淫威妥协。

刘邦被鲁县父老的态度激怒了：我已征服整个天下，小小一隅之城竟敢与我作对!当下点齐人马赶赴鲁县，打算在破城后，立刻屠城，狠狠教训一下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同时也告诫那些潜伏在暗处不甘心失败之人。

汉军抵达鲁县时，眼前情景让刘邦有点疑惑。

鲁县上下，丝毫看不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息。相反，从城内不时地传来弦乐和诵读诗书之声。

自春秋以降，数百年来，鲁县深受诗书浸融，礼乐之风盛行。刘邦素来瞧不起儒生，动辄谩骂、抢过帽子在里面撒尿这样的事没少干，但如今面对这样一座城市，或许是受到了文明力量的感染，本来气势汹汹的刘邦竟有些迟疑了。

鲁县父老忠于自己的君主，有什么错？况且自己马上将要成为整个天下的王，也需要海内百姓忠诚和顺从。因此，对鲁县人不但不能杀戮，反而要大力表扬，要将他们在天下人面前树立成忠君爱国的典型。

以前，自己是弱者，必须狡诈和狠毒，心肠不狠，地位不稳；但如今不同，自己已经成了天下最强大之人，是时候表现出宽容大度了，这是一种王者应有的风范，也是绝对自信的体现。

于是，刘邦取消了攻城的命令，派人向鲁县父老展示项羽的头颅，至此，鲁地人确认项羽已死，再为他守节，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便开城投降。

随后，刘邦按照鲁公的待遇，为项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下葬之时，刘邦亲自到灵前致祭。葬礼仪式上，刘邦不禁悲从中来，哀伤不已，追念往事，泪流不止。

不可否认的是，刘邦的泪水，有政治作秀、收买人心的成分，但也不全是如此。估计在那一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

项羽尽管残暴，但他耿直、率性，纵横天下，所向无敌。纵览三代以来，像他这样，仅仅用三年时光就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之人，绝无其二。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刘邦也得承认，项羽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举世无双的大英雄!

刘邦自己是个流氓无赖，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英雄的敬重。正如当年他不惜千里迢迢，去追随名士张耳一样。

英雄的凋零，总是难免引起人的伤感。以前，刘邦总是被项羽巨大的阴影笼罩，感到压抑、愤懑，时刻欲除之而后快，如今斯人骤然远

去，内心却又莫名怅然、失落和孤独。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耳!

没有了英雄的时代，注定将是流氓无赖横行的世界。

随着项羽的死去，一个属于贵族的时代黯然落幕，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对于项羽尚在世的族人，刘邦没有株连。项伯由于一直暗中跟汉营勾勾搭搭、通风报信，所以刘邦将项伯等四人封为列侯，赐姓为刘。

当然，这样做肯定有安抚人心的考量。

项羽死了，没有了这个最大的死敌后，昔日并肩作战的那些诸侯王，开始成为隐患。

刘邦故伎重施，待大军抵达定陶县时，他突然冲入齐王韩信的军营壁垒，接管了韩信的军队。

如今，当初项羽分封的十八位诸侯，只剩下临江国仍然拒不投降。此时，临江王共敖已死，其子共尉袭位。

临江国国小民弱，很快被刘邦派去的卢绾、刘贾所灭，临江王共尉被俘。

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掀起反秦风暴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年头，至此中原大地的战火终于熄灭，天下再次统一。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和彭越出力最多。一个在正面战场，一个在敌后战场，战功赫赫，如今天下归一，当然必须对他们做出封赏。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春正月，刘邦下诏，将原齐王韩信改封为楚王，建都下邳，下辖淮河以北之地；原魏国国相建城侯彭越被封为梁王，建都定陶，下辖原魏国故地。

为了昭示天下归一，刘邦下诏，宣布天下战事已终止，赦免天下判斩刑以下的所有罪犯。

随后，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原衡山王吴芮

(吴芮的王位在被册封后不久，便被项羽剥夺)、赵王张敖(此时张耳已死，其子张敖袭位)、燕王臧荼联名上书劝进，给刘邦上皇帝尊号。

在装模作样地谦让了一番后，刘邦接受了请求。

皇帝即位，是举国的盛典，当然要办得隆重无比。大典的日子也不能丝毫马虎，必须选个吉祥尊贵之日才行。

大典择日的重任落到了叔孙通肩上。叔孙通本为始皇帝之时的博士，通晓古今礼仪，他在经过各种推算后，与群臣商议，将皇帝即位大典之日定于二月初三。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春二月初三，刘邦在群臣、诸侯王拥立下，即位于氾水以北的济阴，是为汉高祖。

高祖即位同日，追封已去世的母亲刘媪为昭灵夫人，立王后吕雉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

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汉王朝就此诞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

第十章 功臣宿命

皇帝也愁

七年前，已经四十七岁的汉高祖，依然在大秦帝国的最底层艰难挣扎。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用了短短七个春秋，曾经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泗水亭刘季，竟然一统四海，成了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称帝这一年，高祖已是五十四岁。

陈胜、吴广、武臣、张耳、陈馀、项梁、项羽、范增，本来开创历史的应该是他们，但上天就像跟这些曾经显赫一时之人开了个玩笑，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客串一把后，却将最终的胜利桂冠，丢给了看似最不可能的刘邦。

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抑或上帝选择天命之子时，拿错了剧本？

巨大的问号摆在每个人面前，要如何回答它？

不过，高祖自己倒有清醒的认识。

称帝后不久，高祖在洛阳南宫摆下酒宴，宴请群臣。酒酣耳热之际，君臣追忆往日，感慨良多。

酒喝多了，人就松弛下来，气氛变得很轻松，高祖趁势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今日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朕为何最终夺得了天下，而项羽却失掉了江山？各位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拘束，可不要藏着掖着啊!”

群臣不知皇帝为何突然问起这个话题，用意又是什么，一时间大殿上静了下来，谁也不敢贸然接话茬。

王陵是个直性子，没想太多，见众人不言语，便回答说：“陛下厚待功臣，凡是在战场上攻城略地、开疆拓土之人，从不吝啬赏赐，按照功劳大小赐予土地钱财，愿与大家共享好处，将士们也乐于为陛下效力卖命。反观项羽，只要部下建功，就嫉妒万分，为人刚愎自用，对有才能之人心怀猜疑，不肯重用，故而他的败亡，在情理之中。”

王陵从利益角度切入，认为刘项成败的原因在于，高祖乐于利益共享，项羽只顾吃独食。

高祖一听，哈哈一笑，说道：“你说得对，但不完全。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至于镇守国家，安抚百姓，做好后勤粮饷供应，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及萧何；要说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对于这三位杰出之士，我都能做到用人不疑，这才是我能得天下的根本原因。再看看项羽，本来还有一个智谋高参范增，但他却做不到完全信任，最终还是弃之不用，这才是我能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

地位决定眼界高度。王陵与高祖的境界，高下立现。

人是决定一切政治军事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认识，君王亦不例外。

作为君主，他的作用不是去做具体的事情。一切具体的工作，无论是制度设计、战术制定，还是后勤保障，都是臣子的事，君主只要指明战略规划，做到人尽其才、明确赏罚就行了。

高祖的高明就在于，他明白自己的位置，从来不与臣下就具体事务争长短、论高低，只管做好战略方向的把控，并敢于在关键时刻以非凡的魄力下决断，这才是他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反观项羽，对自己的定位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他刚愎自用，处处要表现得比臣子高一等，一直将自己摆在一名统帅乃至一名战将的位子上，每逢作战，必然冲锋在前，纵然神勇无敌，然对整个大局，并无大用；而在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之时，比如在鸿门宴上，他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错过了战略机遇。

直到临死时，项羽还没明白自己为何失败，仍要在部下面前一展神勇，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命，实在可悲。

因此，成败有因，高祖的胜利绝非仅仅靠侥幸和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群臣听完高祖的一番解释后，豁然开朗，无不对皇帝心悦诚服。

此后的一段时间，高祖念及将士们劳苦功高，自然少不了时常摆下

酒宴，犒劳大家。

刘邦与众臣生死与共多年，在战争时期，根本顾不上繁文缛节，君臣之间无拘无束惯了，以至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彼此身份的转变。尤其是从沛县一起出来的老弟兄们，酒后本性毕露，撩衣服、撸袖子有之，猜拳吆喝者有之，大呼小叫者有之，有些人甚至发酒疯，拔出刀来砍大殿柱子。

刚开始，高祖尚能容忍，但时间一久，他感到很扫兴。但念及旧日情谊，他也不好发火，为此感到苦恼不已。

皇帝的烦心事，让叔孙通看出来了。

叔孙通是从秦朝庙堂走上大汉朝廷之人，此前一直很低调，不轻易在群臣朝会时发言，这与他的生平经历有关。

叔孙通，本是薛县人，由于知识渊博，被征召为待诏博士(即候任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博士，战国时泛指学者，秦统一六国后，设置博士，由学识渊博的学者出任，参与政议，以备皇帝顾问。

秦二世即位没多久就出现了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军先后攻占了蕲县和陈县，消息传到了咸阳。秦二世召集了在朝的博士、儒生，征询他们的意见。

由于受赵高蒙蔽，秦二世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群蟊贼在捣乱罢了，根本没当回事，之所以让博士、儒生们发表意见，也是走走过场，虚应故事罢了。

然而，博士们出于维护大秦的安宁，当即建议皇帝立刻派重兵前往镇压，绝不能任其蔓延开来。

秦二世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这帮书呆子给点颜色就想开染坊，为了沽名钓誉，不惜夸大其词，扬贼寇的志气，灭朝廷的威风!他一怒之下，气得脸色都变了。

叔孙通站了出来，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大可不必为这些书生之见而动怒，他们寻章摘句还行，至于国家大事，能有什么见解？现在海内一家，城垣已堕、池沟已填、兵戈已废，向天下人昭示永不用剑戟，九州

再无战火。况且有圣主君临天下，法令完备，凡天下官吏百姓，只须遵循法令而行，社会便能安然有序，哪有什么犯上作乱之人？只不过是在边远地带，发生了一桩盗窃事件罢了，根本不值一提。如今地方郡守官员们正在抓紧搜捕，将他们捉拿归案也是早晚之事。这些博士、儒生困坐书斋久了，听风便是雨。其实，这样的事，哪需要劳烦陛下您过问？”

叔孙通的一番话，让秦二世听得非常畅快，心花怒放，连声说好，回过头，他又再次问博士、儒生们意见，有些人识时务，便改口说是盗贼偷盗活动，也有些人固执己见，坚称陈胜一伙是造反。

朝会结束后，秦二世命人彻查，凡是说造反的全都下狱治罪，说盗贼的悉数罢免职位。倒是叔孙通，由于回答得体，正合秦二世的胃口，被赏赐了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被任命为博士。

由于是待诏博士，叔孙通在咸阳没有正式宅邸，暂居客舍。他从宫里出来后，回到客舍，许多不明真相的儒生看见叔孙通一下子得了这么多赏赐，围上来询问：“到底发表了什么高论，博得皇帝如此欢心？”

谁料，叔孙通却惊魂未定地说：“诸位哪里知道，我是刚刚虎口逃生。”说完，他丢下一脸错愕的众人，简单收拾一下，一溜烟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县。此时，薛县已落入楚军之手。

后来，叔孙通得知项梁至薛县，便前去投奔。及项梁死于定陶之战，叔孙通转而侍从楚怀王。等到秦朝覆灭，怀王被项羽撵出彭城，迁往长沙，叔孙通没有跟随，而是选择留在项羽身边。

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没过多久，项羽就从齐地杀了回来，汉军战败，仓皇西撤。

多年来，叔孙通屡次改换门庭，没有一个君主被他侍奉到底，周围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认为此人朝秦暮楚，毫无原则，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主儿。

但是在秦宫的那次经历，使叔孙通明白了一个道理：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完全不需要部下讲真话的君主，没必要为博个直臣的虚名，做无谓的牺牲，秦二世如是，项梁、项羽叔侄亦如是。

因此，当高祖彭城兵败西归时，叔孙通没有留下来，而是选择跟汉

军一起西去。世人都颇为诧异，这次叔孙通为何没有见风使舵？

但具体内情，唯有叔孙通自知，他经过观察，觉得高祖为人豁然大度，嬉笑怒骂，皆出自本性，看似颇有无赖状，实则胸怀大志，将来必成大事。

叔孙通初见高祖时，峨冠博带，一身儒生装束。高祖生平最讨厌装腔作势、咬文嚼字的儒生，看到叔孙通这身行头，就心生厌恶，没给他好脸色看。

叔孙通从来都不是执著于表面形式之人，他处事善于圆融变通。他在摸透高祖性子后，再次求见时，便换上了楚人的短袄，高祖一看，颇为高兴，便让他留在身边。

叔孙通投奔汉营时，身后追随着百余名儒学弟子。大家的目的很简单，无非是希望奔个好前程。可是，时间一久，众人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发现叔孙通利用他能在高祖身边说上话的机会，推荐了一些人，但都跟他们无关。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人多为盗贼出身，都是些胸无点墨、只懂逞强斗狠的家伙。

儒生们感到愤愤不平，少不了私下聚在一起发牢骚：“我们跟随叔孙通都有些年月了吧，自投奔汉王以来，他倒是日子过得滋润了，却把咱们给忘了。大伙儿瞅瞅，他向汉王推荐的都是些什么货色!不过是一帮子莽夫罢了，这是哪门子道理!”

一来二去，这些话传到了叔孙通耳中，他倒不以为忤，反而开导弟子们：“你们有些情绪，我能理解，但是你们不想想，如今汉王正在与项羽争夺天下，需要的是能够冲锋陷阵之人，请问你们有谁能上阵杀敌？所以只能推荐那些能够驰骋沙场之辈，对于你们，我心中自有数，权且耐心等候吧!”

高祖称帝时，登基大典仪式由叔孙通负责。高祖讨厌繁文缛节，所以秦朝时那些烦琐的礼节都被统统抛弃，即位大典相当简单明了，举行了一些简单的礼仪就结束了。

事后，叔孙通被任命为博士，封稷嗣君。

如今，看到皇帝被手下这帮无法约束的臣子搞得头疼不已，叔孙通

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向高祖提出为朝廷制定礼仪规范，无论朝会，还是燕饮，朝臣们都须按照礼仪来。

高祖一听，还是很有些顾虑，因为他本人对儒家那一套烦琐礼仪，从内心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你该不会又搬出秦朝时那一套啰唆的仪式吧？"

叔孙通胸有成竹地说："每个时代，都有符合当下的礼仪，从五帝三皇起，经夏、殷、周三代，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增减。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礼乐规章，后世也无须完全照搬和重复前代的东西，我会在总结古代礼仪、参考秦朝典范后，制定出大汉的全新礼仪来!"

高祖一听，那行，你姑且先试着办吧，但前提是一定要简单易懂，让我一看就懂那种。

制定新兴王朝的典章礼仪，这是一项大工程，单靠叔孙通一人之力绝对不行。它既要对以往传统礼仪制度进行梳理，删繁就简，又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此大事，丝毫不能马虎。

鲁地，是孔孟之乡，是儒学的发祥地，虽然历经五百年春秋战国的战火，但礼乐文化薪火相传，保存比较完备，有不少精通礼仪的儒生。因此，叔孙通决定走一趟鲁地，招揽人才。他先后召集了三十余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叔孙通大张旗鼓地帮朝廷制定礼仪典章制度的行为表示赞同，鲁地有两位儒生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他们看来，叔孙通人品有问题，他先后侍奉过十余位君主，很少从一而终，从没见他干过什么正事，不过是个阿谀奉承之人而已。如今又别出心裁，搞什么礼仪典章，不过是讨得君王欢心的手段罢了。

这两位儒生认为，目前国家刚刚摆脱战乱，整个社会面貌千疮百孔，首要任务是稳定民生，而不是搞面子工程。这些虚头巴脑之事，还是等百年之后，国家兴盛、人民安乐之时，再搞也不迟。

想做你就自己去干，别拉我们下水!

不能说这两位的观点不对，但他们和叔孙通所考虑的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叔孙通听完后，也懒得跟他们解释，只是笑道："你们实在目光

短浅，只知固守陈见，也不看看现在世道已经变了，怎么就不懂得变通呢？”

由于时间太紧张，叔孙通没空在鲁地做太久停留。他带领三十名鲁地儒生，急匆匆地返回洛阳，立刻着手礼仪培训工作。他决定，先从皇帝身边的侍从抓起。

叔孙通先在郊外旷野处选择了一块空地，拉起绳子，按照职位尊卑立上茅草，模拟宫廷建立了一处习礼场地，带领大家演习礼仪。

经过一个月坚持不懈的练习，大家已经基本都能做到行礼如仪。

叔孙通邀请皇帝来现场观摩。高祖视察之后，觉得很不错，便下令群臣们都前来跟着叔孙通学习礼仪。

相对于朝廷礼仪这些务虚之事，高祖心头还有一桩隐忧，让他感觉坐卧不安，那就是齐王田横。

侠者仁心

韩信灭齐之后，田横曾暂时栖居彭越处，待高祖灭项羽后，天下尽皆归汉，田横觉得再待在梁地也不安全，索性带了身边约五百名坚定的追随者，一起逃窜到了齐地外海的一座海岛上。

此时的田横，知道天下大势已定，再也无法复兴齐国了，便只想做个逍遥自在之人，在荒岛上度尽余生。

但在高祖看来，田氏在齐国朝野声望极高，像田横这样具有强大号召力之人，让他活跃在碧涛荒岛间，终究是个隐患。就算他自己没有野心，谁能保证他身旁之人不会裹挟着他起来闹事？

思前想后，高祖决定派人出海召见田横。使者见到田横，传达了皇帝的旨意，称只要田横愿意赴洛阳，以前所有恩怨都可以一笔勾销。

田横曾是一国之君，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一旦到了人家的地盘之后，生死还不是掌握在人家手里？算了，还是把话挑明了说吧!

“我曾经烹杀了郦食其(实则为田广，但田横当时为国相，当然也难逃干系)，听说他的弟弟郦商在朝廷为将，所以我很忧虑，不敢前往京

城。还请贵使回禀皇帝陛下，如今他已经拥有四海，就让我在海岛上做一个平民吧。”

使者无奈，只好返回洛阳，将田横的原话转告给高祖。

对于郦食其的死，不要说郦商，就是高祖本人，也难以释怀。纵观满朝文武，和他脾气相投之人，也唯郦食其一人而已，但在江山社稷面前，一切个人恩怨，都只能放置在一旁。

很快，高祖下旨警告郦商，如果齐王田横来京，要是有人敢动他身边之人的一根毫毛，马上满门抄斩!

随后，高祖再次派使者带上皇帝符节赴海岛，将给郦商下诏之事传达给田横，并捎话给他：“田横如果主动来京城，往大了说，可以封王；再不济，至少可以封侯。但如果依然推诿不来，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等着朝廷派大军前来围剿!”

田横陷入了两难之地：当初拥有全齐之地，都被汉军歼灭；如今困守海岛，单凭身边区区五百人负隅顽抗，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己死则死耳，只是这些人多年来生死相随，始终不离不弃，岂能只顾逞一时血气之勇，置他们的死活不顾？!

经过一番心理较量后，田横答应汉使，愿意随他一起赶赴洛阳。

望着渐渐消失在大海深处的小岛，田横的内心五味杂陈。为了复兴齐国，他努力过、拼搏过，谁料到了最后，不但全齐七十余城难保，就是苟安荒岛这样的最低愿望，看来也难以做到了。

渡海之时，陪伴田横的只有两位门客。

登陆后，田横乘坐着驿站备好的车马，一路向西，往洛阳方向赶去。

一路上，车马颠簸，田横思绪万千。秦末以来，诸侯纷争不休，齐国趁势复辟，自先王田儋为救魏国、死于章邯之手后，齐国只求保全自己，不再掺和天下纷争。

然而，大秦虽亡，楚汉之争又起，最终还是殃及齐国，乃至覆灭。

当年，汉齐并立，各自称尊一方，如今刘邦富有四海，号令天下，而自己却亡国败家，已无立锥之地。此去洛阳朝拜皇帝，纵然暂时不被问罪，但觍颜相见，岂不令人愧煞？

想我田氏，立国东海之滨，已有数百载，虽已亡国，但王者尊严不能丢!岂能受刘邦这等流氓无赖的折辱!

等车辆行至距离洛阳三十里外的尸乡(在今河南偃师市西)，田横一行被安顿到一家小驿站。他打定主意，不再西行，便对使者说："人臣朝觐天子这样庄重的大事，礼节上不能有丝毫的怠慢，请容许我先沐浴一番，然后再上路。"

这种理由，让使者没法拒绝。

田横利用这个机会，将两位门客召集到身边，对他们倾诉心声："想我田横和汉王曾并肩称王，如今他做了天子，而我却沦为亡国之臣，卑微地匍匐在他脚下称臣，大丈夫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更何况，我曾烹杀郦食其，如今却要与他的弟弟郦商同殿共事，就算郦商慑于皇帝的命令，一时间不敢对我下手，但日子一长呢？这种尴尬和别扭的日子，能忍多久？算了，皇帝召我进京，不过是因我在人世，令他感到不安，所以一心想见到我，我只有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他才能安心。如今此地去洛阳已不远，你们现在拿着我的头颅速速去见皇帝，料想快马加鞭之下，区区三十里地，我的模样还不至于走样，让皇帝看到我的头颅，他也就安心了。同时，这样一来，你们大家也就安全了!"

说完，田横就拔剑自刎了。

两位门客遵照遗命，捧着田横的头颅，跟随使者纵马疾驰入洛阳，献给高祖。

高祖万万没想到，田横竟然如此刚毅，心头既有些失落和惋惜，又对田横添了几分敬意，不由得流下泪来，当下命人按照诸侯的礼遇规格安葬了他，并下诏任命田横两位门客为都尉。

谁料，在田横的葬礼结束后，两位门客就在田横墓地之旁挖了一个洞，然后自刎倒在里面，双双追随田横而去。

高祖听说后，非常吃惊，没想到田横竟然如此深得人心，又得知田

横还有五百部属在海岛上，心想这些人的存在，终究是个不稳定因素，便下令紧急召他们入京。

这些人不明就里，待到抵达洛阳时，方知田横已死，都不想再苟活于世，集体在田横墓地祭奠一番后，悉数慷慨自杀(另有说法，田横五百士，得知田横死讯后，蹈海自杀)。

宁愿为了自由和尊严去死，也不愿向强权低头。田横五百士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激励和感动着后人，为了心中的理想，绝不妥协和退让，哪怕为之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每每王朝鼎革之际，总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新兴王朝采取不合作主义，比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以不食周粟的姿态，表示不向周王朝妥协。

高祖战胜项羽后，并不意味着自此四海升平。相反，在民间，像田横这样对大汉王朝持抵触态度的人，还大有人在。

其中就有一个人，让高祖恨得咬牙切齿，下令务必将他捉拿归案。

此人便是季布。

季布原本是项羽手下大将，楚汉之争时期，曾多次围困高祖，让他难堪不已，这份羞辱让高祖耿耿于怀，难以释然。

高祖千金悬赏，务必捉住季布，他发誓要将当年蒙受的羞辱，加倍还给季布，同时严令，谁敢窝藏包庇季布，株连三族。

为了活命，季布东躲西藏，先躲到濮阳一户周姓人家。风声越来越紧，濮阳与洛阳近在咫尺，时间一久，难免走漏风声，周某非常着急，对季布说：“朝廷追捕你的人，估计很快就要上我这里搜查，情况非常紧急，我有个主意，说出来恐怕会引起你的误解，这样吧，如果你觉得我错了，我立马在你面前自刎谢罪!”

季布说：“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些，快说说看，只要能保命，什么方式方法都无所谓了。”

周某一听，这就好办了，便给季布剃了头发(古称髡刑，表示因罪被罚为奴)，脖子上套上铁箍，换上粗布衣服，然后安插到数十名奴仆中，

装入大车，跋山涉水，运到鲁地，卖给了大侠朱家。

春秋战国以来，游侠之风盛行，这些人并非那种仗剑游走江湖的剑客，他们或许手无缚鸡之力，只因为人仗义、侠肝义胆，重信诺、轻生死，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声望，就连列国诸侯都不敢小觑。正因为如此，韩非曾明确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要求君王将游侠作为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

只是，秦朝统一天下不过十五年而已，根本不可能将具有数百年影响的游侠铲除，因此，汉初在山东一带，游侠之风依然盛行。

鲁地本是诗书礼乐之乡，但朱家却不同，他不习儒学，以侠义闻名于世，生平最乐于扶危助困，被他救济帮扶的著名豪杰人士不下数百人，至于普通无名之辈，更是不计其数了。

与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人仗义疏财不同，朱家不过是一介平民，没有那么大财力，他帮助人只能分轻重缓急，先从最穷困、最迫切需要帮助之人做起。

因帮助别人，朱家常把自己搞得一贫如洗——家无余财、罐无储粟，身上穿的也是破衣烂衫。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施恩不图报，凡是帮助过的人，不但不求回报，反而设法回避他们，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为了帮助他人，朱家的行为有时候难免游走于法律边缘，甚至触犯了法律，但他觉得只要所作所为合乎道义，一切就都无所谓了。

朱家的声望越积越高，犹如一位无冕之王，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市井，追慕者无处不在，他们以结识朱家为荣；函谷关以东的山东豪杰，也无不渴望与朱家做朋友。

朱家心中从来没有个人私事，时刻考虑的都是如何去帮助别人，可以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但同时，朱家也是一个危险的人，他的巨大声望和耀眼光芒，足以震慑任何一个人，就算是朝廷衮衮诸公，也对他忌惮几分。

朱家生平阅人无数，季布卖身为奴，进他家家门没多久，就被认了出来。一个真正的英雄，纵然沦为卑贱的奴隶，但仍难以掩盖浑身散发

出来的英雄气质。季布为人仗义，重诺言，言必信，行必果，以至于楚国民间流传“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样的人自然对朱家胃口。

但表面上，朱家做得不露痕迹，他安排季布到田间劳作，只是私下告诫儿子：“往后田间耕种之事，一切听从这个用人的安排，你要做到和他同吃同住。”

安排完毕后，朱家简单收拾一下，动身赶赴洛阳，他要去见一个人——夏侯婴。

皇帝身边文武群臣无数，但要说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夏侯婴是其中之一。虽然萧何、张良、曹参、陈平都备受高祖重视，但要说私交，无人能出夏侯婴之右者，原因很简单：作为高祖多年的车驾驭手，对皇帝的生活习性和脾气爱好，谁能比他摸得透？

一见到夏侯婴，朱家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说道：“当初楚汉相争，各为其主，季布为自己的君主效力，难道有过错吗？如今皇帝刚即位，为了泄私愤，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悬赏通缉季布，这让天下人怎么看？难道拥有四海的天子，心胸竟如此狭窄，如此难以容人？况且曾经效力项羽的人，何止千千万万，难不成全都抓起来杀掉？如今见朝廷急切地捉拿季布，他们必然会惶惶不安，这难道就是皇帝所乐见的？皇帝就不怕逼急了季布，他或北上投靠匈奴，或南下投奔百越，以季布的能力，一旦鼓动敌国闹腾，恐怕非大汉之福啊!伍子胥掘墓鞭尸的先例不远，还望您劝劝皇帝，好好考虑一下!”

夏侯婴一听，觉得朱家说得在理，便抽了个机会，将朱家的意思转达给了高祖。高祖听后恍然大悟，立刻下令取消季布的通缉令，然后亲自召见他，当场赦他无罪，并授季布郎中之职。

季布后来成为了一代名将，但终其一生，朱家拒绝再与他见面。

因为朱家的缘故，季布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但他的舅舅丁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说起来，丁公还对高祖有恩。

当初，汉军兵败彭城后，高祖狼狈西撤，丁公率领楚军紧追不舍，

逼得高祖无路可逃。走投无路之下，高祖只好停下来装可怜，用近乎乞求的语气说："咱们两个都是好汉，好汉之间何必如此苦苦相逼，非要分出个死活来？"

或许是高祖的可怜样打动了丁公，他一时心中不忍，便停下来，放了他一马，径自掉转马头，撤兵返回了，高祖这才趁机逃出生天。

可以说，高祖欠丁公一个人情。

等项羽覆灭后，丁公自信满满地来找高祖，觉得皇帝封他个一官半职应该没问题，谁料到一见面，高祖二话不说，下令将丁公拉出去斩了。

众人都很诧异，高祖解释说："丁公作为项王之臣，却心怀二心，为臣不忠，正是有了丁公这号人的存在，才害得项王失了天下，今天杀他，就是要让那些敢对君王不忠的臣子引以为戒!"

高祖杀丁公这件事，看上去很蹊跷，因为楚汉之争时期，双方阵营之人，投奔对方的多了去了，且不说韩信、陈平都是来自楚营，就是项羽叔叔项伯，也暗中和汉营勾勾搭搭，也没见高祖治他们的罪，但为何单独杀了丁公？

其实，其中缘由很简单，一句话：形势不同了。

在楚汉之争之际，高祖自然敞开大门欢迎楚营之人，怪就怪丁公选错了时机。如今，高祖一统天下，自然希望别人对自己绝对忠心。当众杀丁公，实际是用来杀鸡骇猴，以震慑部下们，不要背着自己搞小动作。

对季布和丁公，一赦一杀，恩威并施，显示了高祖高明的政治手腕。

不过，目前高祖面临另外一桩头等大事，就是新兴大汉王朝的定都选址问题。

各有不同

秦朝灭亡后，高祖曾一度想定都关中，但由于项羽一把火将昔日帝都咸阳化为白地，所以楚汉之争结束后，他改变了主意。

定都咸阳的大秦帝国二世灭亡；而洛阳自周公营建以后，作为周朝都城，享国数百年。因此，他更倾向于定都洛阳。朝堂上，群臣们也是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此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出现，终结了关于定都何地的争论。此人名叫娄敬，齐国人，本是一名戍卒。他要前往陇西换防，经过洛阳时，特意去找了一位姓虞的老乡，希望帮忙引荐一下，称有要事对皇帝讲。

虞某是一位将军，具体职位不详，大概比较容易接触到皇帝。

按照一般逻辑，像娄敬这样底层的戍卒，在大汉帝国境内何止千千万万，想见皇帝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娄敬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总之，成功说服了虞将军，带他参见皇帝。

只不过，虞将军看见娄敬身上裹着一件羊皮袄，觉得实在寒酸：你要见皇帝，起码也要将自己收拾得体面一些，装扮得精精神神才行。于是他想给娄敬找一身像样的衣服，让他换上之后再去拜见皇帝。但娄敬婉言谢绝了，表示现在穿的衣服就很好，不必刻意收拾。

虞将军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进去向皇帝报告。

估计恰好赶上心情不错，高祖当时就答应接见娄敬。

一见面，娄敬就问道：“听说陛下要定都洛阳，这是打算要模仿走周朝的路，想和周朝一样兴隆吗？”

为定都的问题，高祖正在头疼，群臣各执一词，让他难下结论。如今，见娄敬这样一个戍卒也问出这个问题，顿时来了兴趣，想听听他有啥说法，便回答说：“是啊，你有何高见啊？”

娄敬遂接过话题，说：“臣以为定都洛阳不可取!”

“为何？”

“周从始祖后稷被尧帝分封至邰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算起，行德政历十世，积累了空前的民望和势力，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期，诸侯逐渐归附，才得以灭商，建立周朝，做了天子。

“及周成王践祚，奉行以德治国，周公之所以营建洛邑，作为周朝的都城，主要考虑到洛阳居天下之中，便于四方诸侯进贡。周强盛之时，天下和睦，诸侯、四方夷狄无不宾服。待到周朝衰弱时，无人前来朝贡，致使天子无法约束诸侯。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因为周朝衰弱、力不从心，也是受京城地势所限之故。

“陛下取天下，与周朝截然不同。陛下自丰、沛起兵，诛灭暴秦，席卷蜀郡、汉中郡，平定三秦，而后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对峙作战。数年间，大规模战争不下七十场，小规模战役超过四十次，天下百姓被卷入战火，死伤无数，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暴骨荒野，战争带来的伤痛至今尚未治愈，陛下自认为能做到德隆成康吗？我私下认为没法比。”

高祖默不作声。娄敬说的是事实，无法反驳。

娄敬话锋一转，说道：“秦地有山河之险，依山凭河，易守难攻；且关中沃野千里，乃是天府之国。陛下若定都关中，就算万一关东地区发生叛乱，只要牢牢掌握住函谷关，秦地依然完好无损，陛下可以进退自如，犹如将天下脖子捏在手中，从后背就可以进攻了。如此一来，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高祖听完，觉得言之有理，当下询问群臣的意见。

大臣们多是关东之人，多数人还是坚持定都洛阳，高祖便将目光投向了张良，想听听他的意见。

张良回答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洛二河，虽地势也不错，但方圆不过几百里，况且土地贫瘠，容易四面受敌，这也是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再难以振兴的原因。关中则不然，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关隘险阻，防守不成问题，况且土地肥沃，南有巴、蜀，资源富饶，北有胡地，畜牧便利。关东诸侯无事，可借黄河、渭河转运天下之粮，以供给京城，一旦诸侯有变，亦可顺流向东，第一时间将战略物资运输到前线。娄敬说得很到位，愿陛下采纳。”

听到张良也赞同定都关中，高祖当下力排众议，当即决定动身西进，定都长安。

娄敬建议有功，高祖命他不用再远赴陇西戍边，任命他为郎中，封

为奉春君，并赐姓刘。于是，娄敬就变成了刘敬。

高祖至关中后没多久，当年七月(《史记》称十月)，燕王臧荼反了，成为大汉建立后首个造反的异姓王。

大汉建立之初，为了安抚异姓功臣，裂土封王者共有七人，分别是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英布起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高祖封其为淮南王)、燕王臧荼、韩王信、楚王韩信(先封齐，后徙楚)。

原六国诸侯宗室在楚汉战争中基本消亡殆尽，而又有另外一批人兴起壮大，这几个人中除了楚王韩信是崛起于楚汉之争外，其余基本都是在灭秦战争中兴起。

这几位异姓王，情况各自不同。长沙王吴芮实力弱小，态度恭敬，而且复位之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其子吴臣袭位，国弱主幼，根本就不足为虑。另外，赵王张耳亦早死，其子张敖继位，张敖年轻且胆小怕事，难成气候。

韩王信作为原六国诸侯宗室中唯一仅存的硕果，能力平平，素无大志，无法与朝廷抗衡。

高祖最为担心的倒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这三人身经百战，在楚汉战争中战功赫赫，手下兵多将广，加上拥有独立的王国，实力不可小觑。

高祖称帝前，充其量也只是诸侯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而已，当时面临共同的敌人项羽，诸侯们自然会与汉同舟共济，合力向前。但如今项羽已灭，他们是否还甘愿俯首称臣，高祖心里没谱。

毕竟权力会滋长人的野心。退一步来说，就算他们安于现状，难保手下的那帮臣子为了追求个人荣华富贵，不会怂恿上司造反。

但是，高祖万万没想到，首先挑头造反的竟然是燕王臧荼。

臧荼与其他几位诸侯不同，他与高祖没有任何交情；相反，和项羽倒是颇有渊源。

当年巨鹿之战时，臧荼率领燕军助阵，随后又追随项羽入关灭秦，

由此，项羽封他为燕王，徙原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由于韩广不愿意挪窝，后被臧荼吞并，他一人兼领燕、辽东两国。

及韩信渡河北上灭赵、魏、代后，臧荼一看形势不妙，迫于现实，只好降汉。

臧荼是反楚诸侯联盟的后来者，是被动参与者，对楚汉战争贡献甚微。高祖称帝后，臧荼之所以能保住燕王王位、封地得以保持不变，一方面是因为燕国偏远，且北靠匈奴，不宜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大局。

总之，臧荼与高祖的关系比较微妙，臧荼也知道自己处境尴尬，平日过得战战兢兢，行事谨慎，生怕摊上事。

然而，高祖即位之初，接连通缉季布、诛杀丁公、追查昔日项羽的追随者，这让臧荼愈加坐卧不安。毕竟，他是诸侯中唯一多年追随项羽之人，说不定，皇帝下一个下手的对象就是自己。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毕竟燕国地处北境，皇帝新即位不久，不如趁大局未稳之际，豁出去一搏，或许今日天下，究竟姓谁，尚未一定呢。

于是，臧荼扯旗造反了。

臧荼谋反的消息传来后，高祖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带兵出征。多年的战争，已让高祖身心疲惫，其实，他完全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征，自己坐镇关中即可，但是他还是毅然决定亲征，目的就是向天下人展示朝廷对反叛者的零容忍态度，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剿灭一切敢于挑战皇帝权威之人。

高祖明白，蠢蠢欲动者绝非臧荼一人，他们都在暗中窥伺。因此，灭燕之战必须干净利落，否则一旦战事拖而不决，就会给其他人产生有机可乘的错觉，如此则后果无法想象。

平叛战争进行得很顺利，燕国叛军很快被平定，燕王臧荼本人被俘，后来被处死。至于其他诸侯，还没来得及行动，战事就已经平息。

此战可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只是，臧荼虽然被捉，他的儿子臧衍却得以逃脱，逃往匈奴。

高祖与臧荼的恩怨至此告一段落，但刘氏和臧氏两家的渊源并未就此结束。很多年以后，高祖和臧荼早已尘归尘、土归土，高祖的孙子却与臧荼的重外孙女结婚，他们后来生下一子，那便是大汉帝国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本是生死仇家，最终却得血脉相连，历史就是如此阴差阳错，奇妙无比。当然，对于这些身后事，高祖是无法得知的。

灭臧荼之后，高祖任命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卢绾与高祖是同乡，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打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燕国这样的北部屏障，必须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高祖思来想去，觉得唯有卢绾最合适。

要说功劳比卢绾大的人，群臣中大有人在；然而要论与皇帝的情谊，恐怕没人比得上。因此，卢绾出任燕王，没有人敢不满。

此后，虽然又发生了项羽旧部举兵谋反，但都是些零星叛乱，根本不成气候，很快被高祖亲自带兵镇压了下去。

相对于臧荼等人，高祖最放心不下的其实另有其人，那便是楚王韩信。

高祖得天下，主要靠萧何、张良、韩信，后世称他们为汉初三杰。

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萧何负责后勤，张良赞襄军机，韩信冲锋陷阵。

高祖称帝之初，群臣之中，不少人都认为自己功劳最大，为此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最终的册封结果公布出来后，众人都觉得有点意外，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萧何，封酂侯，食邑八千户(即享受八千纳税户的赋税)。

众人都感到愤愤不平：“数年来，我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满身伤痛，到最后却要屈居萧何之下!他萧何有什么功劳？整日安居后方，舞文弄墨，动动嘴皮子而已，我们可是冒着枪林箭雨，拎着脑袋往前冲，陛下如此封赏对我们不公，我们不服气!”

高祖听后并不生气，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可都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吗？”

大伙儿一头雾水："这还用问，当然知道!"

高祖说："那就好，打猎想要捕获兔子，得靠猎狗。但猎狗的绳子却操持在猎人的手里，猎狗们捕获猎物，主要还得靠猎人调度指挥。而你们的作用，就跟猎狗差不多，至于萧何，他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猎人。现在你们该明白与萧何之间的差距了吧？"

一时间，众人哑口无言。

至于张良，高祖让他在齐地任意挑选三万户作为自己的封地。

张良当场谢绝了，说："当年我于下邳起兵，幸与陛下在留县(治今江苏省沛县东南)相逢，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后来，我的一些计策幸得陛下采纳，有时成功，只是侥幸罢了，这一切有赖陛下天威，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微薄的贡献罢了，根本不值一提，更不敢贪功，食邑三万户更是万万不敢接受的，如果陛下执意施恩，假若能够得到留县，我已经感恩不尽!"

高祖不再勉强，便封张良为留侯。

不得不说，张良实在太聪慧了。他对人心，尤其是对帝王内心洞察之深，使其他人望尘莫及。

自古帝王，无不将天下视为个人私产，一旦夺得天下，唯恐别人觊觎，为了能让自己安心，也为了将江山顺利传至子孙万世，恨不得把所有潜在的威胁全部铲除殆尽。

而最容易对帝王构成威胁的，便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昔日你我皆一样，今日却在朝夕之间，定下君臣名分，谁能保证他们心服口服？况且，这些人多是功勋卓著，有的甚至功劳大到无法封赏的地步，那怎么办？

对于帝王来说，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构成威胁!

与历代开国历史相生相伴的，便是数不尽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故事，数千年史不绝书。

只是，权势和富贵，让大多数人丧失了理智，更容易一时误判君臣

的界限。

君臣相处的奥秘，就在于对自己能力的正确认识。

诚然，能够成为开国功臣的，要么是身经百战、开疆拓土的猛将，要么是满腹经纶的治国干才，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

个人的本领在君王打天下之时，自然是晋升的资本。然而，一旦天下平定、四海无事之时，你的本领或许就是置你死地的利器，而且本领越大，死得越早。

能力出众、德高望重、拥趸无数，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杀死功臣的利刃!

被屠戮的开国功臣之鲜血，浸透了史书，但仍然无法惊醒后来者。大多数人要么对自己过于自信，要么对权力的游戏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

不过，张良却是个例外。早年的张良，也曾一时热血冲动，搞过刺杀始皇帝这样的冒险行动，但类似之事，他生平唯有这一次。

张良的身体一直不好，体弱多病，这使得他无法像韩信一样到战场上征战杀伐，唯有躲在帷幕之后，出谋划策。

张良可以称得上政治精算师，高祖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其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张良几乎可以做到算无遗策，使得后世的那些谋略大师也难以望其项背，或许唯一能和他一比高下的，就是汉末的诸葛亮，但是诸葛亮的功业，根本没法与张良相提并论。

或许，张良若有个好的体魄，他的人生将是另外一副模样，但历史不容假设。体弱多病长期困扰着张良，他一直在研习道家养生之术，估计老子藏拙守雌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

阴柔未必弱，刚硬未必强，藏拙方能活得长。

张良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君臣之间的微妙分寸，他之所以选择留县为封地，就是向皇帝表示，他始终没有忘却初心，以消除皇帝的戒心。

等高祖重返关中之后，张良干脆闭门不出，专心在家修道，练习辟谷之术，希望能像传说中的赤松子一样脱尘出世、得道成仙，自此不闻世俗之事。

像张良这种顶级智商的人，说他会沉迷于神仙之类的虚无缥缈之事，不知当时有没有人信，反正司马光说，打死他都不信，他直接点出，张良这是在明哲保身。

张良是个聪明人，高祖也不笨，他自然懂得张良的用意，你既然对朕无异心，我也赏你终生平安，所以，张良最终得以善终。

除了张良，高祖的另外一位重要谋臣陈平，被封为了户牖侯。陈平在封侯之际，没忘引荐他人，他特意向皇帝提到了魏无知。高祖赞赏他不忘根本，遂又赏赐了魏无知。

对张良，高祖多少有些敬重。陈平性格卓荦不羁，高祖对他是赏识。至于萧何，高祖就有点忌惮了。

相对高祖而言，萧何的人生起点高，政务能力强，且为人谨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但越是这种无可挑剔的臣子，越是让人放心不下。

虽然如此，但皇帝是离不开萧何的。萧何在朝堂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高祖听从了刘敬的意见，决定定都关中，但是栎阳地方狭小，又地处关中偏东，根本无法承担起帝国京城的重任，昔日恢宏的秦都咸阳，又被项羽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看来，只有新建一座帝京了。

兴建宫室的任务，又落到了萧何肩上。

萧何在咸阳附近的渭河南岸，选择原秦兴乐宫旧址上，建设一座宫室，取名长乐宫；再后来，他又主持修建了未央宫，后世又历经数十年扩建，城市规模日渐壮大，形成了汉长安城。

长乐宫建成后，举行了盛大的朝会。

当日，大典廊下布满了手执兵器和各式旗帜的仪仗队，各地诸侯和

群臣按照司仪的引导，鱼贯而入，按照官职高低站在自己的位置，武将居西，文官居东。

朝会大典秩序井然，仪式庄严肃穆，昔日的那些强横悍将，都被驯化得中规中矩，在司仪官员的引导下，向皇帝行礼如仪，山呼万岁。

朝贺仪式结束后，在大殿举行了宴会。诸侯和群臣们都敛声屏气，依次向皇帝敬酒祝贺。斟酒九巡后，谒者宣布宴席结束。

整个仪式，全程都有监督官员，一旦发现有不符合礼仪要求、举止失当之人，当场就带走。宴会现场再也没有了以前大呼小叫、乱哄哄的景象。

高祖高高地端坐在宝座之上，身边簇拥着负责礼仪的官员，他俯瞰着匍匐在脚下的诸王和文武百官，感觉犹如置身云端，一种莫名的快感，荡漾在心头。

这是掌握了至高权力带来的快感，让他感到陶醉，有些目眩神迷。

朝会仪式后，高祖还停留在朝会带来的美妙感觉里面，久久难以回过神来，不由得感慨道：“时至今日，我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啊!”

高祖当下任命叔孙通为太常(秩中二千石，位列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丧葬礼仪，兼管文化教育)，赏赐五百金。

叔孙通趁机推荐了追随他的儒生弟子们，高祖让他们都担任郎官。叔孙通把皇帝赏赐的五百金，分文不取，全都分给了手下的儒生们。

本来对叔孙通满腹牢骚的儒生们，现在既得官，又得钱，自然非常开心，马上变换了口吻，称赞叔孙通是当下的圣人。

自孔孟开创儒学以来，儒家的成长发展，都是与权力相伴相生的，儒生是寄体，权力是母体，而叔孙通开创了儒生与大汉王朝合作的先河，也开启了儒生们正式寄附于权力的生涯。

智擒韩信

高祖的滋润日子没过几天，新的烦忧又来了，他接到举报，楚王韩信暗中计划谋反。

举报者是真为了大汉的安宁着想，抑或是出于打击报复心理的投机行为，我们不得而知。

高祖对韩信的忌惮由来已久，只是苦于不得时机，无法下手而已。要论作战，汉朝朝堂上，曹参、樊哙、灌婴等人，无论哪一位，都不是韩信的对手，要是派兵前往、正面交锋，恐怕他们心里都发怵，毕竟韩信可不是燕王臧荼那么容易对付的。

但是，是人都有弱点。韩信的弱点，在于太看重人情。

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韩信已从一名落魄子弟，变成了堂堂楚王，但故乡情结一直系在他的心头，难以割弃。

当年离开淮阴时，他只身一人，去国远行，书剑飘零，而今归来，已是王袍加身，身后千骑相从。

一回到故乡淮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报恩。

他找到当年对他有一饭之恩的那位洗衣服老太太，厚赠千金；同时，又找到曾经蹭过饭的南昌亭亭长，赏赐百钱，并不忘揶揄一番："您当年对我曾经有过帮助，可惜有始无终，不配做一名长者。"

接下来，韩信召见了让他蒙受胯下之辱的屠夫少年。此人一听新来的楚王，就是自己当年逼着钻裤裆的韩信时，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心中做好了接受一万种死法的准备。

但没想到，韩信接见他时心平气和，非但没有折辱他，反而任命他为中尉，并笑着对周围的属下们说："这位壮士当年当众羞辱我，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勇气杀掉他吗？不是，只是那样做毫无意义，我之所以忍受当日的羞辱，就是为了成就今天的功业!所以说，是他成就了我。"

其实这些年来，韩信心里估计一直盘算着，如何报复这位令他蒙羞之人。但是，如今当他再次看见仇人时，两人地位已是天壤之别，现在杀死他，与碾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谈不上复仇的快感，只会增添莫名的怅然而已。

征服一个人，并不一定要从肉体上让他消失，而是从精神上彻底碾压，当韩信看到当年的屠夫少年畏惧怯懦的眼神时，已得到莫大的复仇快慰。

杀死他，显得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留他在世上，反而彰显出了王者风范。同时，每天看着他，对自己也是一个警惕，不要贪图一时的安逸，而忘了居安思危。

恩已报，怨已了，此刻的韩信心中非常坦然，多年以来压在心头的巨石，瞬间消除了。

不过，韩信入楚没多久，就有一位故人找上门来了，此人便是钟离昧。

钟离昧曾在项羽帐下备受重用，项羽疑心颇重，就连范增都难以避免，唯独对钟离昧一直信任有加。项羽覆灭后，钟离昧东躲西藏，藏匿于民间，后来得知韩信被封为楚王，便找上门来。

当年韩信在楚营时，与钟离昧的关系一直不错。如今走投无路之下，钟离昧也只有投奔韩信这一条路可走了。

然而，钟离昧当年威名显赫，天下无人不知，所以，他前脚刚到韩信住处，后脚就走漏了风声，马上捅到了皇帝那里。

时在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

朝堂上众将领一听，立刻炸了锅。众人纷纷说，请求朝廷立刻发兵征讨，活捉韩信这小子，就地活埋了他!

唯有高祖默不作声。

陈平在一旁看出来了，皇帝这是处于两难之中。

别看这些将军表面上义愤填膺，嘴上义正词严，但如果真让他们去攻打韩信，估计十有八九腿肚发抖，没人愿意前往。

高祖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没有轻易表态，陈平自然也懂得皇帝的心思：一旦开战，就必须得赢，否则朝廷一旦战败，新兴的大汉王朝会立马土崩瓦解。

陈平试探性地询问皇帝："有人向朝廷揭发韩信谋反之事，韩信自己知道吗？"

高祖摇头说："他目前肯定还不知道。"

陈平说："如此说来，事情还有转机。"

高祖问道："此话怎么说？"

陈平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陛下自认为朝廷军队和楚军一比，谁更强呢？"

高祖回答道："那还用问，自然没法跟楚军比。"

韩信自出汉中以来，一路灭三秦，转战河北，灭魏、代、赵三国，迫降燕国，后东进消灭齐国，进而在垓下一战，歼灭了项羽最后的主力部队，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大汉江山，都是韩信打下的。

韩信手下的将士们，几乎跟他转战了大半个中国，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朝廷的汉军根本没法跟他比。

一旦轻启战火，意味着爆发第二次楚汉战争，这一次开战，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些人不见得会再次与汉合作，战争胜负实在难料。

说心里话，高祖对韩信有点惧怕。

陈平见皇帝一脸为难，便再次问道："陛下觉得朝堂上众将，论行兵布阵，可有人是韩信的对手？"

高祖再次摇头："他们哪里是韩信的对手？"

陈平庄重说道："如今，无论是作战士兵，还是指挥将领，都远不是韩信的对手，朝堂上却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嚷嚷着要与楚国开战，这实在很危险啊!韩信本来还在踌躇不定，一旦消息传开，等于是逼他造反哪!"

高祖一脸无奈，问道："事已至此，又该如何呢？"

陈平很自信地说："其实，这件事根本不须劳师动众，对韩信只可智取，不能力敌。陛下可对外宣称，要仿照古代天子巡游云梦泽，传召诸侯们，到楚地边境的陈县会合，韩信见陛下出巡，必然会放松警惕，只身前来，届时只要一名大力士即可擒拿他。"

高祖本来满面愁云密布，谁料陈平风轻云淡的三言两语，就解除了他的烦忧。高祖觉得此办法可行，便依计而行，传令诸侯们会集陈县。

得知高祖前来，出于一个军事家的本能，韩信隐约觉得皇帝此次的巡游恐怕没那么简单，十有八九是冲着自己来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自己又没有什么把柄落到皇帝手中，谅皇帝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至于轻易下手。

正在韩信患得患失之时，有个人给他出主意说："为了打消皇帝的疑心，不妨杀了钟离昧，皇帝见状，龙心大悦之下，必然不再追究您。"

韩信听后，觉得可以一试，遂去钟离昧住处。

钟离昧见韩信找上门来，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韩信这是为了保全自己，要出卖自己。他便指着韩信骂道："你以为只要杀了我，拿我的头颅献给刘邦，就能得到平安符？错!你可仔细想想，刘邦为何迟迟不敢发兵攻楚？那是因为我在你这里，你我合力，使他不得不有所忌惮，谁想你却先要打起我的主意了，也罢，你只管拎着我的脑袋前去领赏，但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只要我死了，那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说完，钟离昧就拔剑自刎了。

钟离昧说得很对，只要他在，就算韩信只身去了汉营，因为怕钟离昧率领楚兵反汉，高祖也不敢轻易下手。

韩信此刻内心多少有些悔意，但为时已晚，只好抱着侥幸心理，带上钟离昧的首级，前往陈县朝觐高祖。

高祖抵达陈县时，内心依然七上八下。当看到韩信遵命前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待到韩信一进汉营，高祖立刻下令武士将其拿下，给他戴上了刑具，投入随行车辆。

那一刻，韩信才恍然大悟，懊恼后悔不已，觉得自己实在太冤屈，便赌气道："古人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敌亡臣死'，果然没错，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已经用不到我了，我是时候该死了!"

高祖懒得跟他解释，只是面无表情地扔给他一句话："有人揭发你要谋反。"

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在有惊无险中，安然落下帷幕。高祖将韩信带回了洛阳。

关于接下来要如何处置韩信，高祖费了一番心思。如果就这样下令处死他，实在是难以跟天下人交代，毕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

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滥杀像韩信这样有大功之人，必然会招来天下人的非议。说不定，在兔死狐悲之下，其他诸侯王也被逼造反，如此则得不偿失。

高祖思前想后，决定还是采取比较稳妥的折中办法，废黜韩信楚王的封号，改降为淮阴侯，让他留在京城，不许再返回封地。

韩信这一头猛虎，一旦远离封地和部下，就等于被拔掉了爪牙，料他再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经此变故，韩信身心备受打击，虽然命是保住了，但自此昔日容光焕发顾盼自如的韩信不见了，只剩下一具心灰意冷的躯壳。他对外称病，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不与朝臣交往。

表面上，韩信收敛了锋芒；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了屈辱和不甘。

韩信当年驰骋天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骄人战绩使他养成了目空一切的毛病。纵然他如今已失势，近乎沦为了阶下囚，但依然改不了臭毛病。

一次闲谈中，高祖和韩信聊到带兵打仗的本领。高祖有意无意地问道：“你看看，我能指挥多少兵马？”

若是聪明人，肯定要投其所好，将皇帝狠狠地吹捧歌颂一番才对，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皇帝也是人，也希望能够得到属下的认可，尤其是在韩信这样本领举世无双的大将面前找回面子，虚荣心会得到极大满足。

可惜的是，韩信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政治情商极低，他当下回答道：“陛下带兵不过十万。”

高祖多少有些意外，但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地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人马？”

韩信傲然回道：“至于臣下吗，自然是越多越好了。”

高祖一听，便语含讥讽地笑道：“你既然领兵越多越好，那为何被我捉住了？”

韩信虽然政治灵敏度不高，但人不傻，立刻明白过来，马上改口说：“陛下虽说不擅长带兵，但却善于驾驭众将，况且陛下有上天赋予的才华，这哪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相提并论的？”

虽说韩信最终服软了，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高祖表面上哈哈一笑，但内心已生杀机。

然而，韩信依然没有吸取教训。

已经被罢黜王爵，栽了大跟头，但韩信仍然不自醒。他长期称病在家，根本不去参加朝会，摆明了是闹情绪，在软性示威。

都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抓紧时机，和朝中同僚们搞好关系才是。想要在权力旋涡中活得久，就必须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才对。

但韩信依然放不下诸侯王的架子，根本不屑于与周勃、灌婴等人为伍。如此一来，等于进一步孤立了自己。

有一次，韩信估计实在闷得慌，就前往樊哙府上串门。

樊哙为人比较憨直，加上他素日比较钦佩韩信的军事才华，韩信的突然造访，让他多少有点意外，赶紧亲自到门口迎接，一见面就下跪，行君臣之礼，谦虚地说：“没想到大王能屈驾光临寒舍，实在荣幸之至。”

樊哙是什么人？他可是当今皇帝的连襟，又是与高祖一起从沛县出来的老弟兄，多年患难与共的情谊，是一般朝臣难以比拟的，更别提像韩信这样的戴罪之人了。

韩信本该趁着这难得的机会，抓紧时机和樊哙套近乎才对。谁承想，他驴死不倒架，竟然坦然接受樊哙的跪拜大礼，临了，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门口跪送的樊哙，自嘲说：“没想到啊，我韩信竟然沦落到与樊哙这号人为伍了。”

说完，他将樊哙撂在尘埃中，头也不回，径自扬长而去。

樊哙作为一代猛将，自沛县起兵以来，在战场上勇猛无比，多次第一个冲上敌人城头，也是战功赫赫之人。可是他的一片盛情，却遭到韩信的奚落，试问，当时他作何感想？

可以说，韩信在作死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第十一章 外患内忧

事出有因

秦朝灭亡之后，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认为，秦朝之所以会快速崩溃，是因为始皇帝拒绝分封宗室子弟，导致一旦天下生乱，朝廷孤立无援，只有坐等灭亡。

高祖对此论深以为然，只是此时膝下诸子皆年幼，而弟兄又少，无人可堪大任。天下初定，需要能力强的诸侯王镇抚一方，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同族中选取刘姓族人为诸侯，取代异姓王。

好歹都姓刘，总比那些外姓人要靠得住。

韩信被徙为楚王后，齐王之位出现了空缺；如今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楚国亦无王。齐楚皆大国，高祖觉得必须交给自家人，才能信得过。

高祖诸子中，嫡子刘盈已册为太子，其余诸子多为稚子，唯有早年与曹氏私生的庶长子刘肥年龄稍长，便将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地七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齐王。

楚国太大，遂一分为二，分为荆国和楚国，族兄刘贾有战功，以淮河以东五十三个县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等地，共计三十六县，为楚国，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

就是老实巴交的二哥刘喜(即刘仲)，高祖也将云中、雁门、代郡等地五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代王。

经过这番大洗牌，天下多半已攥在刘家人手中，高祖为此沾沾自喜，觉得往后可以稍微安心了。

至于那些功臣宿将，虽说已经封了二十几位，但还有好多人一时没来得及封赏，慢慢地，就耽搁了下来。

众人眼看高祖将自家人大肆裂土封王，天下的好地方，差不多都快分完了，一股不满的情绪开始弥漫：当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我们提着

脑袋往前冲；如今到了分享成果的时候，却为何没咱们的份!

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天桥上信步走过，俯视桥下，发现不远处将领们各自三五一群，聚在一起，对着脚底下的沙地不知在比画着什么。他觉得很好奇，便问身旁的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

张良一脸庄重地回答说：“他们在商讨谋反!”

高祖一听，大吃一惊，忙问张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良回答道：“陛下请想想，您是白手起家，能够从一介平头百姓坐上皇帝宝座，依仗的正是眼前这帮人为您舍生忘死打天下，但是请恕我直言，您如今江山还没完全坐稳，就开始大肆封赏自己的家人和亲信(比如无大功的卢绾被封为燕王)。然而，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他们眼看自己有功却没得到封赏，心里肯定有怨气，又担心因功劳被猜忌(暗指韩信之事)，惹来杀身之祸，只好聚在一起谋划造反。”

高祖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便问张良该如何处置才好，要设法稳住人心才是，总不能等这些人扯旗造反后再想办法，到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张良想了想说：“陛下生平最恨之人是谁？”

高祖狠狠地说：“当然是雍齿，这家伙当初害得我无家可归，让我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我恨不得马上就宰了他!只是考虑到他后来有功，暂时不便下手罢了。”

张良马上接过话茬说：“好，那就从雍齿着手，请陛下马上下诏，先给雍齿封侯，如此，人心自然就会稳定下来。”

于是，高祖大摆宴席，宴请群臣，当场宣布封雍齿为什邡侯(封国在今四川什邡县)，并命令丞相、御史等人抓紧时间，按照功劳大小草拟个封赏名单出来。

雍齿是高祖的死敌，这是世人皆知之事。群臣一看，如今连他都被封赏了，那咱们还担心什么。于是，他们便畅怀饮酒，局面总算稳住了。

有了皇帝的指示，办事进度自然加快了不少，很快群议结果出来

了：首批一级功臣十八人，但究竟谁为功臣之首，争议比较大，多数人认为，曹参应居第一。

理由很充足，自沛县起兵以来，曹参一路攻城略地，立功无数，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身上创伤不下七十余处，功臣首位，理所应当是他了。

关于谁是首席功臣，在楚汉战争结束以来的几年间，争论从来就没结束过，尽管高祖以前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明确表示，萧何位居第一，但是，如今争议再起，其背后蕴含的意思，就值得琢磨了。

首席功臣之争，绝非简单的个人功劳大小的争执，而是军功派和行政派两股力量的较量。

萧何、曹参都是原沛县官吏，曹参为狱掾，萧何做主吏，两人后来都随高祖起兵反秦，只是，两人分工不同，曹参在前方冲锋陷阵，而萧何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灭秦之后，高祖从汉中重返关中，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数年间，曹参依然追随高祖，在前方打仗，比如魏王豹叛乱后，曹参就与韩信、灌婴一起渡河平乱。

萧何则一直留在关中，负责镇守后方。楚汉之争中，高祖数次在战场上被项羽击败，仅以身免，濒临灭顶之灾，但都能迅速起死回生，其中离不开萧何为他保持后方的稳定，提供源源不绝的兵力和粮草，使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前线作战。

对此，高祖心中有数。

如今，首席功臣之争再起，是时候下个定论了，再拖下去，会撕裂朝局的稳定。

但如何说服群臣、稳妥处理两派之争，高祖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此前，高祖曾以猎狗猎人之说，试图说明萧何的功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还是未能彻底说服群臣。

看目前的局势，军功派显然占了上风。

此时，有名叫鄂千秋的谒者站了出来，替高祖解了围。

“诸位所论大谬，萧何和曹参岂能置于同一层面比高低!”

群臣一听，不由得感到一阵错愕，便停止争论，听他有何高论。

鄂千秋环视了众人一眼，说：“曹将军功勋卓著，这一点无人否认。但试问，在楚汉对峙的五年间，汉军数次近乎全军覆灭，如此危局之下，纵然曹将军神勇，置生死于度外，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于全局又有多大用处呢？是谁在陛下数次大败之后，及时提供了兵源？是萧何!又是谁在粮草殆尽之际，提供了充沛的后勤补给，帮助陛下度过了危机？是萧何!正因为萧何之故，陛下屡屡兵败后，又能东山再起，重新投入战场，最终反败为胜!”

众人都在静静地听，无人站出来驳斥，因为鄂千秋说的都是事实。等鄂千秋说出下面一段话时，众人彻底哑然了。

“数年来，崤山以东之地，数易其主，荥阳、成皋屡次非我所有，试问要是没有萧何为大汉保住关中后方，纵然有百余名曹参又有何用？诸公还有机会在此争论孰之功劳高低吗？一句话，萧何之功关乎全局，建立的是万世之功，而曹参之功不过是涉及区部，建立了一时之功罢了!”

够了，就凭这一番话，已无须高祖表态了。

萧何的首席功臣之位，至此成为定论。

为了表彰萧何、突出其地位之尊崇，高祖特许他可以佩剑着履上殿(一般大臣朝会，必须脱履、去剑)，也可以不行趋步礼(在朝会时，御前快速小碎步行走，以示尊敬)，又加封萧何两千户食邑。同时，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皆得到封赏。

鄂千秋为平息这场争议做出了贡献，高祖特意将他的封爵从关内侯擢升为安平侯。

争议是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两派之间自此就心平气顺、握手言和了。裂痕已经形成，岂能在朝夕之间就弥合？

为了朝局的稳定，高祖决定将萧何、曹参分开。

萧何留在朝廷为丞相，主持朝廷大计；而曹参调往齐国，襄助齐王刘肥，担任齐国相国。

功臣之争告一段落，但在天下诸侯中，尚有不少异姓王存在，这始终让高祖感到隐忧。

除了已软禁于京城的韩信，异姓王还有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长沙王吴臣、燕王卢绾、赵王张敖。其中，燕王、赵王属于自己人，长沙王比较弱小不足为虑，淮南王、梁王属于刺儿头，但暂时也没把柄，不能动，所以只能先从韩王信下手了。

韩王信是异姓王中仅存的原六国宗室后裔，其下辖地境背靠巩县、洛阳，南至宛城，东及淮阳，地理位置实在重要。而且，宛城、淮阳这些都是军事要地，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把这些地交到一个外人手中，高祖实在放心不下。

思来想去，高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异地安置韩王信，将北方太原郡三十一个县，划为新韩国，建都晋阳，诏命韩王信即刻前往就国。

当然，表面文章还是要做足的，高祖对外宣称，如今大汉初建，天下未稳，四方多事，像防备北方胡人滋扰中原这样的重任，非得由像韩王信这样雄才大略的诸侯王扛起来不成。

韩王信不傻，对皇帝的用意心知肚明，这不就是将自己送到北部边境，想借刀杀人吗？

但即使明白也不能说破，抗命造反，他没勇气。为免皇帝起疑心，韩王信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反而摆出了一副高高兴兴、敲锣打鼓、为国戍边的姿态。

他立刻给皇帝上书，主动要求加码：既然北上御边，待在晋阳怎么行呢，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想组织兵马都来不及。于是他坚决要求将国都迁到边境附近的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市东北三十三里马邑村)，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敌人，保持大汉边境的安宁。

高祖一听，自然求之不得，马上批准。

韩王信心里有苦说不出，只能收拾行囊，辞别故国，一路北上。

越往北走，越荒凉，满目黄土，到处丘壑，经过秦汉之际的连绵战争，北方的荒芜更远胜中原。

一路走走停停，等抵达马邑时，已是深秋。

马邑城建在一座小山包上，周围地势险峻，附近不远处还有涧溪，可谓易守难攻。

马邑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此地本属于赵国，后来秦赵大战，赵国的主将赵括曾在此筑城养马，故得名。

秦统一天下后，始皇帝曾下令大将蒙恬北上驱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此后，帝国北部边疆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然而，随着蒙恬被杀、王离率大军南下镇压内乱，导致边防出现空虚，军事设施形同虚设。大秦灭亡后，刘项争夺天下，数年间中原烽火连天，根本无暇顾及北部边疆。

如今，中原战事基本平息，高祖自然开始高度关注起北方边境的安宁来，徙韩王信固然有权力斗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出于新兴大汉边境安宁的需要。

韩王信以前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中原腹地，他打过交道的对手有秦军和项羽，但对于北方的匈奴人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他将面对的敌人，远比以前的对手更加狡猾、残忍和剽悍。

在长城以北的辽阔大漠草原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与居住在城郭村落的中原农耕民族不同，他们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生活飘忽不定，犹如天上的白云，时而聚居，时而分散。苍茫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豪爽洒脱的生性；同时，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远比中原艰辛，所有的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畜牧展开，牛羊牲畜是牧民一切生活的来源，也是全部的财产。然而，相比农业，畜牧业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更加脆弱。或许，一股风暴、一次大旱、一场雪灾，都会让草原牧民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想要在草原上活下去，唯有遵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存法则，让自己变得更强、更狠。所谓的仁义道德，那是建立在丰裕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伦理规范。管子说得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

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中原那一套礼法制度，根本行不通。

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特定环境基础之上，是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协作和分工的总结和积累。

自夏商周以来，中原三代文明叠加，宗法、礼乐、分封这些政治文化制度已经稳固，并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血与火的锤炼，统一于秦。秦虽覆灭，但统一的大汉也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崛起。

然而，在草原上，时间似乎过得更慢，在过去的千百年漫长岁月中，时光近乎停滞，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居穹庐，食肉衣皮，饮牛马之乳，居无定所，来去如风。

草原上，一拨人来了，另一拨人走了；就如草原上的野草，青了黄，黄了青，一岁一枯荣，一茬又一茬；就像大漠中的风，吹过后，了无痕迹。

他们没有文字，更谈不上记载历史，一切行动都是靠习俗和口头约定，简单明了。

关于他们的名字，在中原史书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诸如山戎、獫狁、荤粥等等，至于这些人，是出自同一族源，还是来自不同的族群，我们不得而知。至战国时期，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兴起于今天内蒙古阴山至河套地区，逐渐进入中原人视野，他们被称作匈奴。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索隐》引张晏之说，称商汤灭夏后，夏朝末代之王履癸(即夏桀)被流放，三年后死去。桀有一子叫作淳维，国破家亡后远遁大漠，其后裔后来逐渐演变成匈奴。但这种记载的可信度究竟有几成，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测，匈奴的族源并非单一族群，而是由周边不同民族逐渐融合而成，其中有可能就有为逃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大漠的群体。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生产与战争一体，平日为民，战时为兵，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其一生大多数时光都在马背上度过。为了适应骑射生活，匈奴人从孩童时代就开始接受训练，幼童无法骑马，便骑在羊背上练习射猎鸟鼠。年龄稍长些，就会射杀狐狸和兔子之类的小动物。正是这种长期的生活训练，让每个成年匈奴男子都是能够上马用弯弓作战的战士。

活下去，是草原人最大的目标。一家人、一个部落，想要活下去，能依靠的只有内部的青壮男人。所以有好吃的，青壮之人享有优先权，老弱次之，非但没有尊老传统，相反，老弱之人会被轻视。

至于婚姻习俗，父兄死后，除生母之外，庶母、寡嫂皆被子弟收继，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家庭和部落的人员不减员、财产不流失。

弓箭、弯刀，既是匈奴战士的常用武器装备，也是日常生活生产用具，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战斗时刻，都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严酷的生存环境让匈奴人明白，为了活下去，唯有弱肉强食。劫掠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部族之间相互抢夺牛羊是稀松平常之事，越境南下，抢劫中原北部边境附近的村落和城郭居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无论作战还是劫掠，匈奴人奉行的原则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绝不为面子硬撑，遇到实力不济之时，便果断逃遁，并不以为羞。

战国之时，七国纷争，匈奴趁势南下烧杀抢夺，无数边境百姓深受荼毒。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为了御敌，纷纷在北部边境修建长城，不过，依然没法从根本上消除祸患，匈奴还是时不时地绕过长城南下滋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始皇帝统一六国。

中原完成秦汉政权更迭之时，匈奴也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一个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逐渐形成。

韩王信在马邑立足未稳，匈奴人就像是潜伏已久的狼群，开始悄然逼近。

大漠苍狼

匈奴君主被称作撑犁孤涂单于，这是对匈奴语的直接音译。“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撑犁孤涂单于，按照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之子之意，与中原尊君王为天子类似。撑犁孤涂单于一般简称为单于，单于姓挛鞮氏(《后汉书》称，单于姓为虚连题)，此时的单于名叫冒顿。

冒顿虽说不像高祖那样白手起家，他的权力是来自父亲头曼单于，但他也并非是守成之主，而是相当于自我创业，重新打下了江山。

由于匈奴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关于匈奴单于的世系，长期以来处于一片空白，往上能追溯到的，也只有冒顿的父亲——头曼。

头曼的运气不好，他在位时，正赶上始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六国，然后，派大秦三十万劲旅抵达匈奴南境，一举将匈奴驱逐出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秦人沿黄河修筑边塞，迁徙罪犯戍边，实行耕战一体的策略，将大秦的边境推移到草原边缘。

面对大秦铁骑，匈奴人根本不是对手，头曼只得率众远遁大漠。

更令人泄气的是，头曼在位时，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比较强盛，匈奴夹在中间，日子并不好过。

头曼年老，无雄心壮志，只想得过且过，但其太子冒顿野心勃勃，志在振兴匈奴。

冒顿之母早死，头曼续弦。之后，新阏氏(即王后，读音胭脂)为头曼生下一子。老年得子，令头曼欢喜无比，遂萌生废掉冒顿、立幼子为太子之念。

太子乃国之储君，不能轻易更替。古往今来，由于废长立幼而引发的宫廷血案，史不绝书。头曼也明白，若是无故废除冒顿，必然引来匈奴内部动乱，所以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的馊主意。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冒顿突然接到命令，头曼命他前往月氏做人质。身为王族，不仅仅意味着能享受尊崇和富贵，同时也要肩负起家国责任。在两国或者两族之间，为了取信于对方，常常会将王族成员送到对方那里，称其为人质，无论中西方，都曾经盛行这种政治游戏，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作为太子，冒顿无法推卸掉肩上的职责和义务，只得上路，前往月氏。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曼只须渐进式地打击冒顿的亲信，培养小儿子的势力，假以时日，冒顿在国内的根基自然会被清除干净，变成无根浮萍，再无法对小儿子构成威胁。那时候，让小儿子顺利接班，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不知是头曼太过性急，还是自感年岁已高，来日无多，想早

点斩草除根。总之，冒顿到达月氏还没几日，头曼便急吼吼地率领大军攻打月氏。

月氏没想到匈奴人如此背信弃义，前脚送人质，后脚就攻袭。在月氏人看来，头曼摆明了是先用人质麻痹自己，然后乘机攻其不备。月氏人大怒之下，便想拿冒顿祭刀。

谁承想，冒顿不但机智过人，且身手了得，在提前得知了消息后，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一溜烟跑回了匈奴。

得知儿子从月氏安然无恙地跑了回来，头曼只好撤兵。或许是觉得自己做事过于狠毒，感到心中有愧，头曼对外宣称，从月氏至匈奴，千里迢迢，冒顿能够安然脱离虎口，实在不愧是匈奴的勇士，为了嘉奖他，头曼特许给他调拨一万骑兵，供其调遣。

此后，父子间表面上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然而，头曼注定要为他的昏聩付出代价。

在以后的日子里，冒顿暗中加紧训练只听命于自己的嫡系人马。为了统一号令，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在箭杆上绑上哨子，射向空中时，发出啷哨声，冒顿称其为鸣镝。

冒顿规定，大军行动，一切以鸣镝为号令，我射向哪里，你们也必须射向哪里，敢有不遵者，定斩不赦。

起初，冒顿率领部下去射猎。他将鸣镝射向鸟兽，一旦发现有跟不上步调者，立刻斩首。经过一段时间的演习，部下们基本能做到整齐划一。

为了检验成果，冒顿有一次将鸣镝射向了自己的宝马，将士中有人有所顾虑，没敢张弓，冒顿二话不说，当即下令，凡是不射之人，统统杀头。

又过了一阵，冒顿又用鸣镝瞄准了自己的爱妻。部下中有人心中犯嘀咕：上次宝马虽说名贵，毕竟是畜生，但眼前可是个大活人，实在不敢相信，冒顿会将自己妻子做靶子，便没有拉弓。

下场可想而知，这些人无一例外，全被处死。

再后来，冒顿又对着自己的爱马射出鸣镝时，将士们毫不犹豫地齐刷刷射出了箭矢。

冒顿用将士们的血，塑造了号令如一的权威。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和磨砺，冒顿这只草原狼觉得，是时候亮出獠牙了。

此时，头曼仍然被蒙在鼓中，对此一无所知。

没过多久，头曼还是跟往常一样，带领阏氏和小儿子及群臣外出狩猎。

忽然，一支清脆的鸣镝划过天空，头曼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时，但见铺天盖地的箭雨从天而降，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头曼根本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射成了刺猬。

冒顿当即下令，处死后母、幼弟及不服从自己的群臣，然后当众宣布自立为匈奴新单于。

一夕之间，草原变了天，实现了改朝换代。

是年，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就在这一年，陈胜、吴广在中原揭竿起义，大秦走向了崩溃，统一的帝国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逐渐结束了草原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开始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

然而，统一草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冒顿首先需要面对强盛的东胡的挑战。

根据《东胡源流史》记载，周武王灭商之际，消灭了商朝属国归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东)，归国有一支脉称作胡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西北胡城集)，胡国人在亡国后，向北迁徙，聚集于今天河北、山西西北部，与当地原住民融合，渐渐形成一个新的部族，称作胡人。

后来胡人一支留在今山西北部林区地带，被称作林胡；而另一支继续向东北迁徙，来到了今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等广大地区，活跃在

辽河流域和滦河中上游地区，因所处地区在匈奴之东，被称作东胡。

东胡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沿途部族，规模逐渐壮大，至战国时，已成为东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

东胡人的生产以畜牧为主，兼狩猎生活，作战骁勇，时常威逼周围匈奴、燕、赵诸国。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在七国中争雄，并抗击北方匈奴的入侵，要求赵人向东胡人学习，在赵国境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胡服骑射”军事变革。赵军的战斗力迅速得到提升，很快消灭了中山国，以至于诸侯列国再也不敢小觑赵军。

仗着强大的军力，东胡时常南下滋扰劫掠燕赵两国，也不把同样弓马娴熟的匈奴放在眼里，当冒顿弑父自立的消息传开后，东胡王便派使者到匈奴，想试探一下冒顿，看他与其父头曼有何不同。

使者的态度很蛮横，一见面，就要求冒顿将头曼的千里马献给东胡。

冒顿不动声色，咨询群臣，到底给还是不给，群臣回道：“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岂能给外人，坚决不能给!”

与群臣激烈反对的态度不同，冒顿的反应倒是很平静，说：“不就是一匹马吗？犯不着为此得罪强大邻国。算了，既然东胡王想要，我情愿双手奉上。”

东胡王见使者牵着千里马返回，喜出望外之余，对冒顿心生轻蔑，没想到匈奴新单于，竟然是个如此胆小怕事之辈。

没过多久，东胡的使者再次出现在匈奴单于之庭，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傲慢，张口就要求冒顿将阏氏献给东胡王。

此言一出，匈奴群臣顿时气炸了锅，没想到东胡人如此嚣张，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对匈奴的公然羞辱和挑衅!当下纷纷向冒顿请命，要求立刻发兵东胡，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胡王。

谁承想，冒顿非但没有被激怒，反而出人意料地说：“为了两国和平，区区一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东胡王想要，径自带去便是。”

看着东胡使者得意洋洋地带上阏氏扬长而去，匈奴上下既感到羞

辱，又倍感泄气，本以为新单于是个胸怀大志的王者，能够带领匈奴走出困境，实现富国强兵，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窝囊废。

人性的贪婪没有止境，东胡王接连得逞后，更加得意忘形，自然就放松了对匈奴的戒备。没过多久，他又派使者捎信给冒顿，要求将匈奴与东胡接壤的千里之地划给东胡。

冒顿再次召集群臣，征求众人的意见："东胡要马要人不算，又来索要土地了，大伙儿说说，该怎么办？"

大臣们以为冒顿现在要割地了，多数人都气呼呼地不说话，个别人觉得，冒顿连自己女人都肯送人，土地又算什么，便没好气地回答道："那一块地区，本来就是空旷无人之地，东胡与我们匈奴人只是在两边修了哨所而已，形同废弃，给也可以，不给也行，一切由你大单于看着办!"

不料冒顿听后，当下勃然大怒，喝道："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岂能轻易给人!"说完，立即下令，将说可以给地的大臣拉出去斩了，同时传令集结兵马，立刻发兵东胡。

东胡王此时还在美滋滋地等着匈奴割地的消息，根本没料到冒顿率军前来。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很快被匈奴人打得狼狈逃窜。

冒顿一战而灭东胡，无数东胡百姓连同他们的牲畜都成了冒顿的战利品。消除了东部的敌人后，冒顿趁势向西拓展，月氏人不是匈奴的对手，被迫西迁。

紧接着，冒顿率领匈奴大军南下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称作新秦中)，吞并了楼烦(部落名，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和白羊(部落名，在河南地一带)河南王的地盘，一举收复了当年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去的土地，攻占了汉朝北疆要塞朝那县(属北地郡，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肤施县(属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并不时侵扰燕国和代国。

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冒顿基本统一了大漠，建立了匈奴历史上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其疆域横跨大漠南北，东至大海，西至西域。此时，冒顿麾下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草原军团，无论机动性，还是战斗力，远非仍然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可比。

然而，韩王信对北方邻居的了解，依然是近乎空白的。

其实，何止是韩王信，当时中原地区，对匈奴的了解都停留在传闻阶段，对于匈奴的历史、政治、军事，人们一无所知。直到头曼单于时，中原史官才开始对匈奴有零星的记载。

韩王信虽然以前依稀了解一些匈奴不时滋扰汉朝边塞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想到，在他抵达马邑城没多久，一觉醒来，匈奴人突然降临，将小小的马邑围了个水泄不通。

初来乍到就陷入重围，韩王信叫苦不迭，只好先派使者前往匈奴大营周旋，为汉军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谁承想，韩王信与匈奴使节往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却招来了朝廷一些人的疑心，怀疑韩王信暗中与匈奴勾结，迎匈奴南下。

高祖本来就对韩王信不太信任，听到匈奴围困马邑的消息，更加深了对他的猜忌，便派使者斥责韩王信。

可怜的韩王信，本来就够倒霉的了，先失去了中原封地，后被撵到北方苦寒之地，还没来得及舒口气，又面临外有敌军层层围困、内有朝廷不信任的窘境。

绝望之下，韩王信索性选择了投降匈奴。

九月，韩王信献马邑于匈奴，冒顿趁机率兵南下，翻越句注山(又名陉岭、西陉山、雁门山，位于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进攻太原郡，前锋抵达晋阳(太原郡治所，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

韩王信降敌、匈奴南下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已是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时值岁首，朝廷上下刚刚办完长乐宫落成庆典。

外敌入侵，使得高祖来不及好好体验一下新宫室带来的愉悦，只好集结兵马，共征发三十二万大军，踏上了北征之路。

一路北上，天气越来越寒冷，没多久，天空中便下起雨夹雪来，而且愈下愈大，汉军冒着风雪，顶着北风，踩着泥泞，艰难前行。

等大军抵达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时，遭遇了韩王信的军队。大

军很快将之击溃，并斩杀了大将王喜，韩王信见势不妙，再无心组织抵抗，一溜烟潜逃到匈奴境内去了。

不过，韩王信的部下曼丘臣、王黄不甘心，他们重新聚拢了残军败将，拥立原赵王后裔赵利为王，打算联合匈奴与汉军再见高低。

高祖在击溃韩王信后，乘胜进军，入驻晋阳。

就这样，长达三百年的汉匈战争，悄然拉开了帷幕。

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笔者按：匈奴官职，单于以下，左贤王最尊贵，为单于副储，单于死，即为单于；然后依次是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等)率一万多骑兵与王黄所率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得知高祖进入晋阳，便南下攻晋阳，结果被汉军打得落花流水，匈奴将领胡白题被斩杀，狼狈逃窜至西河郡离石(今山西离石)，再次被汉军击败。后来，匈奴重新在楼烦集聚，旋即被汉军击破。

汉军以前都是在中原作战，跟匈奴没有正面交锋过，对敌人的战力虚实不太了解，故而，刚交战时还比较谨慎。然几次交战下来，目睹了匈奴与韩王信联军一触即溃之后，汉军觉得匈奴也不过如此，于是渐生轻敌之意。得知冒顿单于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高祖决定亲自与冒顿一决雌雄。

就在汉军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殊不知，战争的梦魇才刚刚开始。

在发动攻击战之前，高祖决定先派人去一探虚实。

斥候们陆续从各个方向迫近匈奴，暗中侦察敌情。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匈奴士兵多老弱病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至于匈奴的战马，亦多羸弱，三三两两零散地分布在山谷之中。

来来往往，斥候往复了十多次，向皇帝汇报的结果都很一致：匈奴兵马虚弱，应该抓住机遇，突袭匈奴，生擒冒顿。

高祖毕竟是久经战争之人，面对匈奴这个陌生的敌人，依然不敢大意，便又派刘敬出使匈奴，探听虚实。

刘敬前往代谷，途中看到的景象，正如之前几位斥候汇报的情形，但他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再次观察之后，他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眼睛看到的恐怕未必是真相，这很有可能是匈奴人故意制造出的假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迷惑和麻痹汉军。

就在刘敬出使匈奴后不久，高祖按捺不住求胜的冲动，率领大军越过句注山，向匈奴进发。半道上，高祖迎面遇到了出使匈奴归来的刘敬。

刘敬向皇帝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匈奴人有点反常。在接连的溃败之下，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是为了恫吓敌人，此时匈奴更应该加强警戒，摆出最强势的阵势，耀武扬威才对；但代谷的匈奴人却一副松松垮垮、不堪一击的样子，这实在不合情理。

刘敬诚恳地建议高祖，在敌我军情不明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发动对冒顿的攻击。

事实的真相，正如刘敬所料。

匈奴长于野战，短于城池攻防，何况高祖率领的汉军，皆是久经战火洗礼的精锐之师，故而晋阳城下，匈奴初战遇挫。

冒顿不仅仅是天才的军事家，更是一名伪装和隐忍的大宗师。他无师自通，师法自然，犹如大漠草原上的苍狼，潜伏、隐忍，然后出其不意，果断出击，咬断敌人喉咙，一击置敌于死地，绝不给敌人任何反击的机会。

他对付自己的父亲头曼，对付东胡王，都是靠这种策略，如今他打算故技重施。晋阳战败后，冒顿就立即决定调整战术，将精兵藏匿起来，故意派一些孱弱士兵参战，战则一触即溃，以达到迷惑汉军、诱敌深入的目的。

在汉营方面，高祖率领数十万大军北来，自然胸怀壮志，试图一战永绝后患，岂能因刘敬三言两语，就停下行军的步伐？

面对刘敬的一再劝阻，高祖非常恼火，冲着他一通破口大骂：“你这个浑蛋，以前不过侥幸凭借摇唇鼓舌，在我面前耍嘴皮子，捞了个一官半职，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胡说八道，想要动摇军心，阻拦我军前行!”

当即下令，将刘敬拷上刑具，押解到广武，囚禁起来，打算在打败匈奴后，再收拾他。

处置完刘敬，高祖便率领汉军继续行军。

途中，又有一位名叫成的御使劝阻高祖。他说："匈奴人行踪犹如鸟兽一样飘忽不定，找他们作战，就好比跟自己的影子博弈，根本打不到，还不如就此作罢。"

但高祖此时已经铁了心，任谁劝都已听不进去了，他执意前行，率领着一支疲惫之师，踏上了征伐匈奴的道路。

白登迷雾

晋北地区多山，道路崎岖，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尽管有三十二万之众，但在如此艰险的地区，大军根本没法展开布阵。因此，当高祖带领少数前锋骑兵，抵达平城县(属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八里古城村)时，汉军的二十多万主力部队还在马邑、楼烦一带。

抵达平城后，高祖驻扎在平城以北三十里处的白登山(距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二十里处马铺山)。

时值冬季，天气越来越冷，汉军普遍衣着单薄，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而天公也似乎故意跟汉军过不去，北风卷着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不少汉军将士在超低温之下，都患上了冻疮，士卒中十分之二三都冻坏了手指，根本无力拉弓，更别说参加战斗了。

一场无情的大雪，剥夺了汉军的战斗力，战士们对战争充满了悲观，士气普遍低落，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笼罩在大家心头。

一日凌晨，汉军被冻醒过来，突然发现，匈奴人犹如被风雪卷来，一夜之间将白登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从山顶登高望去，但见旗帜招展，军帐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白登山已沦为匈奴铁骑海洋中的孤岛。

令高祖吃惊的是，匈奴骑兵阵容雄壮，所乘战马，按照不同方位区分，毛色整齐划一：西面白马，东面青马，北面黑马，南面黄马。

要知道，高祖称帝之时，天子的车驾都没法凑齐七匹同色纯种之马，因为自秦末大乱以来，连绵的战火把中原的家底基本都打光了。天子都如此，至于普通大臣，上朝更是只能乘坐牛车。

因此，汉军以步兵为主，既是现实战争的需要，也是被迫无奈的选择。

山下匈奴人欢马嘶，山上汉军看着战战兢兢。高祖此时终于看清了匈奴真实的实力，开始有点懊悔不该轻率冒进，但为时晚矣。

不过，冒顿似乎并没有急着发动冲锋，而是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

自得知汉军北来的消息后，冒顿引而不发，一直设法藏匿自己的实力，直到高祖被引诱上钩、驻军白登山后，他才果断出击，出其不意地率三十万大军(《资治通鉴》称四十万)杀来，靠着匈奴战马极强的机动性，在汉军根本没反应过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白登山。

冒顿之所以不急着开战，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目前匈奴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汉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如果轻率地发起仰攻，显然对匈奴不利。而且山地战，匈奴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况且，冒顿在发兵之时，曾派人通知王黄及赵利，要求他们引军前来，一起围歼汉军。

因此，冒顿便打算先耗着，等到盟友到来后，再作打算。

就汉匈双方而言，匈奴人耗得起，但汉军耗不起。匈奴人穿皮裘，随身携带肉干奶酪，衣食无忧。但汉军远离后方，军需有限，根本没法长期对峙下去。

冒顿相信，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需他动手，漫天风雪和北国酷寒就会消磨掉汉军最后的勇气，让他们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下，精神会彻底崩溃。

汉军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切断。经不住饥饿和严寒，不少士卒毙命于风雪之中。

高祖自起兵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小战役，九死一生、虎口逃命也有过好几遭，但像目前这种境况还是头一次。

君臣上下苦苦煎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援军早日赶来。

然而，且不说消息根本传递不出去，就是后方汉军得了消息，等他们徒步冒着风雪从马邑等地赶来时，估计不需匈奴人动刀，高祖君臣十之八九已经命丧白登之上了。

每天都有人死去，许多汉军士卒手指都冻残掉地，成为残废。

更令人担心的是，眼看粮草一点点消耗殆尽，绝望之下，难保士兵不出现哗变。军队一旦失去军纪约束，后果不堪设想。面对严酷的形势，高祖君臣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就这样，汉匈双方山上山下隔空相望，漫天风雪中散发的战争气息令人近乎窒息。时间好像停滞一般，过得出奇地慢。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匈奴军营外出现了一名汉军使者，此人正是陈平。

不过，陈平并没有急着求见冒顿，而是先去拜见冒顿阏氏。

一见面，陈平便向阏氏献上了厚礼，多为金银珠宝。毫无疑问，这些奢侈品对一个长居大漠的女人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哪怕她是尊贵的匈奴阏氏。

趁着阏氏心情愉悦之际，陈平表示，他此行给大单于也带了一份厚礼，还要劳烦阏氏代为转交，说完献上了一幅画卷。

阏氏展开一看，只见画面上是一位艳丽无比的中原女子。

陈平在临行前，又再次重重拜托阏氏，一定要代替大汉天子，向大单于献上礼物。

等陈平一离开，阏氏立刻脸色大变，心中暗想，汉使献上的女子就如此漂亮，一旦匈奴打败汉军，不知会有多少美貌汉家女子被带到单于周围，到那个时候，自己必然会失宠。

阏氏越想越怕，最后打定主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能让单于击败汉军，遂对冒顿大吹枕边风，说：“匈奴就算是夺取汉地，单于也不能在此久居。况且大汉皇帝也有神灵保佑，不可以轻易欺侮，还望单于多加慎重考虑才是。”

冒顿听了阏氏的一番话，心中开始动摇，于是下令解开包围圈的一角。当时正赶上大雾朦胧，视野不清，高祖得知匈奴网开一面，数日的围困早已使他焦灼不已，遂打算抓紧时间快马加鞭逃离而去。

陈平马上站出来反对，指出越是在这危急关头，越要表现出淡定从容，切不能在强敌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慌乱和怯意。否则，一旦被匈奴人看出破绽，趁势合击，发起突袭，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高祖一听，恍然大悟，当即吩咐太仆夏侯婴，在驶出匈奴包围圈时，要按辔缓缓驾车而行，尽量显得从容不迫。在行驶过程中，为了防止匈奴人突然袭击，皇帝车驾四周护卫将士都手持劲弩，箭矢向外，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直到汉军全部安然驶离，匈奴始终没有发起攻击。高祖逃离重围之后，立刻下令全军疾驰，直到与前来增援的大军会合，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算起来，从被围到脱困，高祖君臣在白登山上，整整被包围了七天。对汉军来说，这七日带来的煎熬，不亚于七年般漫长。

后来，大雾散尽，冒顿亦下令匈奴大军撤退，只留下一片空旷原野。短短七日，高祖君臣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围困之后，尚未回过神来，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如梦如幻，离奇而又不可思议。

汉匈战争史上的首次数十万主力大军的正面遭遇战，就这样在数日的对峙之后，意外地落下帷幕，给后世留下了一团迷雾。

冒顿率倾国之兵南下，又费尽心思设下圈套，好不容易引高祖入彀，却由于轻信妇人之言，就放弃大好战机，这种说法，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解释不通。

冒顿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让妇人左右军国大计的君主，他眼里只有两样东西：权力和江山，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在此之前，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女人，甚至弑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试问这样一个心如铁石之人，岂会因为阏氏的三言两语，就放走敌人？

显然，实在说不通。

其实，不只是后人，就是汉朝之际，白登之围后，七日之内两军对峙之际，双方高层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外交攻防和博弈，已经不大清楚了。

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汉书·张陈王周传》

可以想象，陈平出使匈奴期间，绝非仅仅行贿阏氏这么简单，必然经历了一番折冲樽俎，甚至不排除可能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以至于事后被朝廷严令不得外泄内幕。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平很好地拿捏住了冒顿的软肋，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只好放弃了一场对汉军的绝地击杀。

至于说冒顿将包围圈打开一角，放高祖出逃，是因为冒顿听信阏氏之言之类的说法，其实也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说辞罢了，当不得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冒顿最终放弃了围攻白登的计划？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此时尚未做好与汉全面摊牌的准备。

匈奴人在白登困住汉军，完全是一场意外。在此之前，冒顿根本没有全面入侵中原的计划，韩王信的突然投降，让他无意中卷入了汉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斗争。

冒顿此次南下，本来就是抱着捞一把就撤的念头，而不是决意全面入侵中原。因此，当他将汉朝天子围困于白登山方寸之地时，反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故而迟迟没有发起攻击。

此前，秦人铁骑的战斗力给匈奴留下的战争阴影尚未完全消失，而晋阳一战，汉军的战斗力也让冒顿印象深刻，想要一战而歼灭驻扎在白登山上的汉军，他没有绝对把握。

况且，汉军数十万大军正在赶往平城的途中，待汉军援军赶到，里

外夹击，形势对匈奴不利。

本来是一场意外遭遇战，但一旦战争僵持不下，对于新兴的大汉固然不利，但对匈奴又何尝不是？严冬已降临，草原上正是风暴肆虐、各种天灾频仍之际，也是各种矛盾激化的高峰期。冒顿悬师在外时久，难保不会有人趁势闹事。要知道，冒顿的权力整合此时尚未完全完成，东胡等新征服部族，还需要消化和融合。在这个时候，又发起一场与南方强邻的大规模持久战，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另外，冒顿曾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等约定，共同围击汉军，但匈奴将汉军围在白登山后，却迟迟不见他们的踪影，使人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与汉军暗中串通。

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大战，最终也没有爆发。

不管如何，对汉匈双方来说，这样的结局都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白登之围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匈奴人赢得了对汉的心理优势，而汉军此后对匈奴的畏惧心理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扭转。

再说高祖狼狈逃离白登之后，心中又是懊恼，又是气愤，但苦于无处发泄，便将气都撒在那些鼓动他与匈奴作战之人的头上，下令把他们拉出去统统斩了。

不过，高祖有个优点，就是敢于承认错误。他一回到广武，就马上将刘敬释放，并亲自向他致歉："我没听你的话，以至于兵困平城，那些劝我进兵的家伙，都已被我杀了。"

当下，封刘敬为建信侯，食两千户。

不过，自从见识了匈奴的强大兵力后，高祖就明白，匈奴以后注定是大汉的祸患，想通过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以后该如何应付匈奴的滋扰？他想听听刘敬的意见。

毕竟白登之围证明了刘敬眼光很毒，看事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刘敬说："臣认为，短期内想要解决匈奴之患，显然不可能。对于冒顿这种弑父自立的草原狼，给他讲什么仁义道德，一切都是扯淡，如果想要让他屈服，唯有比他更加强大。但是如今中原满目疮痍，将士们普

遍厌战，实在无力支撑一场持久的战争。

“更何况，对于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想要彻底打败他们，短期内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寄希望于冒顿的子孙，但是恐怕陛下做不到。”

高祖说：“你尽管说，只要为了江山社稷，一切切实可行的方案，都可以讨论。”

于是刘敬给出了他的答案，就是和匈奴政治联姻，对外美其名曰——和亲。具体做法就是，将皇帝和皇后所生的嫡公主嫁给冒顿，等过了若干年后，公主生下王子，即位为单于，外孙肯定不会与外公作对。如此一来，汉匈两国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了。

高祖听完刘敬的一番分析后，当下表示同意。只是，高祖和吕后只有一子一女，男为太子刘盈，女为鲁元公主，吕后视鲁元为心头肉，听说皇帝要将女儿远嫁匈奴，急得团团转，围着高祖日夜不停地哭闹，埋怨数落他：“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孩子这些年吃的苦还少吗？陛下怎么忍心将她远嫁到蛮夷!”

经不住吕后连哭带闹，高祖心头一软，只好放弃让长公主和亲匈奴计划，随便找了个宫女，以公主的身份顶替出嫁。和亲之事，是刘敬提出的，改由他人陪假公主出使，高祖不放心。所以，出使匈奴、与冒顿签订联姻盟约的差使，还是交付刘敬，比较稳妥。

当然，刘敬此行，绝非仅仅给匈奴人送钱送粮送女人，到草原上吃一顿手把羊肉、喝一通奶酒这么简单。他其实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就是到匈奴腹地，侦察敌情。

高祖和刘敬都明白，将两国的和平安全完全寄托在一个弱女子身上，无疑是痴人说梦。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盟约这东西从来靠不住。通过玉帛女子换来的盟约，更是难以长久得了。

冒顿之所以同意与汉朝方面和亲盟约，是因为他同样需要一个缓冲期，但并不意味着他会就此遵守盟约，与汉和平共处。狼性是嗜血和贪婪的，指望草原狼能够良心发现，与羊共舞，根本不可能。

对于这一点，汉朝君臣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汉匈和亲，是通过女子

财帛，暂时换取时间差，将大规模热战往后推延而已。但这种冷和平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只能看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

接下来怎么办，就是抓紧时间蓄积力量，为不远的将来、两国的决战做好准备。

出使匈奴期间，刘敬一刻也没闲着，他仔细观察沿途山川地貌，一草一木皆了然于心。

刘敬一边走，一边在脑海中酝酿应对方略，等一返回长安，马上拜见皇帝，汇报他此行的见闻。

“匈奴已占据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两部，从河南地至长安，无险可守，一旦形势有变，匈奴轻骑一天一夜便可达关中，兵临长安。如今，关中凋敝，人烟稀少，一旦大敌当前，根本无力抵抗。另外，关东地区诸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三族等等，六国旧宗族势力依然不可低估，假若一朝匈奴南侵，难保这些人不会趁机作乱。如此，陛下两面迎敌，事则危矣。当今之计，是必须设法将这些六国宗族和名门豪强全部迁徙到关中，一则可以充实京畿地区人口，二则使六国宗族远离故土，失去根基，再无法对抗朝廷!这也是强化中央、削弱地方的最佳方略。”

高祖听完后，马上批准执行，将关东十余万人迁徙至关中。

当然，高祖没有忘记，白登之围时，正是陈平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自己才得以脱身，转危为安。在他返回长安的途中，路过曲逆县(在今河北顺平县东南)，发现经过秦末之乱后，当地依然房舍俨然，仍有五千余户人口(秦朝时有三万余户)，实属不易，便将陈平改封为曲逆侯。

汉初群臣中，除了张良，就数陈平多次在危难时刻，帮助高祖扭转乾坤、化险为夷。因此，高祖对陈平也始终高看一眼，封赏不绝，先后六次给他加封土地食邑，这种恩宠，实属罕见。

祸起萧墙

高祖从匈奴人的围困中逃离出来，历经辗转，终于回到长安。

汉匈在北疆剑拔弩张之际，在帝都长安，丞相萧何主持的以未央宫为首的各项建设工程，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未央宫是在秦章台宫废墟基础上改建而来，位于长安西北部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气势雄伟，亭台楼阁，绵延数里。据《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其壮丽可见一斑。

高帝一看，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老子差点将这条老命扔在白登山上，你萧何却在后方大兴土木，要是我丧命在外，如此宏伟的宫殿还不知留给谁享受呢!当下召来萧何，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萧何静静地等高祖骂完后，才慢条斯理地回答道：“正由于现在天下还未平定，所以才要修宫殿以安人心。宫殿巍峨壮丽，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天子的威严；同时，也是一步到位，避免被后世子孙的宫室超过!”

这分明是一派混账逻辑!

其实，对高祖的心思，萧何还是非常了解的，现在根本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也不需要讲大道理。

果不其然，骂归骂，没过几天，高祖还是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未央宫。

但舒心日子没过上几天，新的烦恼就又来了。

与匈奴外患相比，现在困扰高祖的问题，多是来自自己的家人。

首先是自己不争气的二哥刘喜，就在高祖回师南下之际，匈奴人又来攻打代国，代王刘喜吓得仓皇弃国逃跑，一口气跑到了洛阳。好在高祖临行前，命樊哙留在代地，总算没出大乱子，很快平定了乱局。

高祖心中一直有一个心结解不开，那就是他自小就被老父亲拿来和二哥做比较，总觉得他不如二哥能干持家，久而久之，心中难免有怨气。

高祖即位之后，分封家人，也没落下这位二哥。

但值得玩味的是，庶长子刘肥被封到齐国，异母弟刘交被封到楚国，都是富庶之地，二哥刘喜却被封到了代国。谁不知道代国苦寒贫瘠，又临近匈奴，让刘喜这位庄稼汉去做代王，不明显是难为他吗？

代王其实应该有个更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刘贾。他是高祖的堂兄，属于宗亲，又是一位战将，让他去镇守北境，显然远比刘喜强。但是，高祖却从原楚国分出了一部分土地，新建立荆国，让刘贾出任荆王。

参考高祖迁徙韩王信去守边一事，就可以看出，高祖让刘喜去做代王，明显不怀好意，虽不能就此断定，他是想让自己的同胞二哥去送命，但至少是想整他一下。

如今，刘喜被匈奴人吓得屁滚尿流，捡了一条命跑了回来，高祖也算出了一口恶气，毕竟是同胞兄弟，况且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威胁，遂废为合阳侯了事。

整了二哥刘喜之后，高祖也没忘戏弄一下老父亲刘太公。

要不是出了个高祖这样的皇帝儿子，太公作为一名老农民，在秦末乱世中，要是运气好一些，就终老丰邑中阳里；要是命运不济，说不定和一家老小早已命丧兵燹之祸。

在他以前的数十年中，大半辈子都在丰邑中阳里巴掌大的地方度过，中阳里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故而，以太公的眼界，觉得老二刘喜勤俭持家、踏实肯干，远比早年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高祖强，这本身并没错。

为人父母，哪个不希望自己儿子有出息？

只是，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命运给予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人生舞台，勤俭持家的刘喜的舞台就是自家一亩三分田，而高祖却被推上了历史浪尖，置于天下的中央。

如今的高祖已非当年丰邑的刘季，但今朝的刘喜依然是昔日的刘仲。按理说，高祖已贵为天子、当胸怀四海时，早年的家长里短、陈芝麻烂谷子，早该视若云烟，随风而去了。

但他心中的坎儿还是过不去。

实际上，刘太公因为他这个皇帝儿子，吃尽了苦头，一把老骨头能够撑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多年前，高祖与项羽争夺天下之时，太公与吕后被俘虏到楚营，差一点被扔到大锅里煮了。

试问，当一个父亲在两军阵前、众目睽睽之下，在生死关头，被自己儿子弃之不理，儿子还恬不知耻地说要喝他的肉汤，内心是何等悲哀、凄凉与无奈。

但是历史的聚焦点终究集中在他那无赖儿子身上，因为他后来成了皇帝，没有人在意他这个糟老头子的感受，他的死活，与历史大势无关紧要，哪怕他是那个改变历史的皇帝儿子的父亲。

不过，估计在刘太公内心中，自始至终，还是刘喜合他胃口。爷俩凑在一起，比较说得来。

儿子做了皇帝，按理说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刘太公始终开心不起来。如果有可能，太公宁愿回老家侍弄自家的菜园，过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也比待在深宫内院舒心。

然而，一切都回不去了。

儿子称帝后，刘太公除了物质条件好了一些外，父子间的关系基本没啥变化，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跟昔日丰邑中阳里老家一般，随随便便，该干吗就干吗。

做了皇帝又咋的，我还是你老子!

但是，很快有个家令告诉太公，这样下去可不行，您虽然是皇帝的爹，但皇帝毕竟是君，您还是他的臣子，君臣大义要高于父子礼数，不能因为您是皇帝长辈，就乱了国家法度。

那怎么办？总不能见了儿子下跪吧。

几天后，高祖像往常一样，来看望太公，却发现老爹有点不对劲。只见他远远地抱着一把扫帚，倒退着往里走，恭恭敬敬地迎接自己入内。

高祖一看，大吃一惊：老父亲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样折腾自个儿？他心里过意不去，赶紧下车扶住了他。

对于老父亲的为人和性子，高祖再了解不过，他肯定想不出这样的花招，必定是有人在一旁支招儿。一问，果不其然。高祖便封赏了那位家令，然后尊太公为太上皇，如此，父子之间便不再是君臣了。

不过，刘太公不太明白，给自己封个太上皇有啥用，心情还是很郁闷，整日闷闷不乐。

日子一长，高祖看出来了：老爹这是想家了，但现在总不能将他送回老家去。后来，高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老家的街坊邻居们整体搬迁到关中来。

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下令，在骊邑县(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十四里阴盘城)，按照丰邑老家的状貌，复制修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城，取名为新丰，然后将老家的街坊邻居们全都搬迁过来入住。

据说，由于修建得过于逼真，各家的鸡犬放开后，都能找到自家家门，而不用担心走错。

新丰建成后，刘太公时常去串门，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跟街坊们在一起拉家常叙旧的日子，心情舒畅了许多。

就算对老父亲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但高祖心中对他当年偏袒二哥之事，依然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两年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冬十月，时值岁首，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刘交等诸侯王，至长安朝贺天子。

高祖在未央宫设宴款待诸侯及满朝文武大臣，殿廊之下皆坐满王侯公卿，群臣频频举杯敬酒，高祖备感春风得意，酒喝多了，就开始有点把持不住了。

他回头看见坐在殿上的太上皇刘太公，往事历历在目，心想老爹之所以能够享有今日的尊荣，还不是由于我的缘故，亏你当初还低看我一眼，试问，今日二哥还能和我比吗？

高祖趁着酒意，举起手中玉杯，冲着太公，揶揄道：“当年我年轻时候，父亲总嫌弃儿子没出息，不能置办家业，不如二哥勤劳能吃苦。今天，请您看看，儿子我创下的家业，跟二哥比，到底谁的多？”

高祖说完，惹得大殿之上诸侯及群臣哄堂大笑，齐声山呼万岁，声震殿宇，萦绕不绝。

太公当时的态度如何，或是赧然愧恨，或是愕然气愤，史书上没留

下任何描述。尽管被尊为太上皇，但坐在大殿之上，太公充其量不过是个仪式道具罢了，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史书留下的只是权力的威赫，而刘太公没有任何话语权。

就算裹上锦衣，他还是那个乡下老农。

这次当众羞辱，不知是否给年迈的刘太公留下了心理创伤，九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七月十四日，刘太公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历程。

人死为大，高祖与太公的父子恩怨，也到此为止，他为老父亲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葬于万年邑。

皇帝的父亲去世，如同国丧，按礼，各地诸侯都要来京城吊唁。楚王刘交、梁王彭越等诸侯都来送葬，不过送葬的人群中始终没出现代国国相陈豨的身影，这引起了高祖的不满。

当时代国王位空缺，代国国相相当于在署理国政。如此重大的时刻，朕的父亲去世，陈豨不来京城出席葬礼，就是在蔑视朕这个皇帝!

说起来，陈豨也是高祖的老部下了，但高祖万万没想到，刚将父亲下葬、丧礼尚未结束，当年九月，陈豨就造反了。

陈豨，宛朐(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早年随高祖入关，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后来曾参与平定燕王臧荼之乱，封阳夏侯。

陈豨被委任为代国国相，一方面，是因高祖念他多年追随左右，没功劳也有苦劳，对他比较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

当时，大汉北部边境的形势空前严峻，匈奴对汉虎视眈眈，韩王信及其部下王黄与赵利，勾结匈奴，不时滋扰代、燕诸国，边防非常吃紧。

代国身后就是赵国，代、赵两国唇齿相依，而此时的赵国刚刚经历一场大变故，国政尚未平稳。

赵国本封给张耳，张耳死后，其子张敖继位。高祖念及与张耳的交

情，同时为了笼络住新赵王，便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张敖。

高祖为人豁达，但也有不少毛病，比如爱骂人。这个毛病让他坏了不少事，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始终改不了骂人的习惯。结果他没想到，骂了一顿自家女婿，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

白登之围后，高祖曾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早晚伺候在床边，言辞恭敬，极尽礼数。估计高祖对女婿有点看不顺眼，加上当时心情极差，对张敖叉开双腿，动辄叱喝谩骂，吆来呼去，完全没拿他当一方诸侯，使唤他的语气犹如吆喝自家奴才一般。

张敖为人胆小谨慎，对皇帝丈人的坏脾气，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一旁赵国国相贯高看到君上受辱，异常气愤，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贯高跟张敖父亲张耳一起起事，是看着张敖长大的，两人之间名为君臣，实则多少有点长辈和晚辈的亲情。

高祖的蛮横，激发了他的护犊心切之情。

贯高心想，张耳也是一代英雄豪杰，怎么生下如此窝囊的一个儿子，一气之下，便联络赵午等人，共劝张敖干脆趁机除掉皇帝。

张敖一听，吓得咬破了手指，血顺着指缝间流下来，一时都没觉察到，战战兢兢说道：“我父亲当初亡国后，幸亏皇帝帮忙才得以复国，王位得以传承子孙后世，如此恩情，怎么敢忘记？希望你们不要再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了。”

见张敖如此不成器，贯高、赵午恨铁不成钢，退出来后，私下商议道：“大王下不了手，但我们做臣子的，眼睁睁地看着君王受辱，能无动于衷吗？绝对不行!不如这样，咱们绕过大王，独自行动，事成则功归我王，事败则由我们承担罪责。”

为了避免牵连张敖，贯高没有选择在邯郸下手，但私底下一直在谋划刺杀皇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次年冬(高帝八年)，高祖率军赴东垣县(属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后改为真定县)攻打韩王信的余党，经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

贯高觉得机会来临了，遂暗中派人藏在厕所的夹墙中，只等皇帝如厕之时就下手。

高祖本来准备留宿，但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一打听，得知此处名叫“柏人”，便喃喃自语道：“柏人，就是受迫于人呀!”思前想后，觉得此地不能久留，便很快离去。

就这样，贯高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流产了。

纸里包不住火，贯高未遂的刺杀行动，后来被他的仇家得知。仇家自然不会放过私仇公报的机会，马上向朝廷揭发了他。

高祖在震惊之余，立刻下令捉拿赵王张敖及贯高等赵国君臣。

事情传开后，赵午等人打算自杀，以死效忠赵王，但被贯高拦住，指着他们大骂：“这次行动赵王根本不知情，你们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但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

大伙儿想想也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赵王，但如果反而因此害了他，那么，我们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众人决定，陪张敖一起赴长安。

车马辚辚，在囚车中的贯高目光坚定而又从容。

至长安后，在狱中，贯高忍受了千般酷刑折磨，任狱吏鞭笞、刀刺，他只有一句话：“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与赵王毫无干系。”除此之外，不发一言。

没过多久，在牢中的贯高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一口气，但依然撬不开他的嘴。

张敖下狱的消息传到了吕后耳中，为娘的心疼女儿，一旦张敖被处死，岂不是让鲁元公主守寡？所以，她不停地劝高祖说：“张敖都娶了公主，属于一家人，应该不会参与谋反之事。”

高祖不由得怒火冲天，恨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气得破口大骂：“你眼里只有女儿，要知道一旦张敖夺了天下，他还会缺少女人吗？还会少你一个女儿!”

骂完，气咻咻地，不再理睬吕后。

日子一天天过去，主持审问贯高的官员仍旧一无所获，只好回去，向皇帝如实汇报。

得知贯高是个硬骨头，高祖反倒对他多了几分敬意，觉得此人敢作敢当，是条汉子。他明白，对付这种人，来硬的绝对没有用，看来只能改变审讯方式，打情感牌，或许还有用。

中大夫泄公是贯高的老乡，高祖便让他去狱中套话。

狱中见老乡，别有一番感慨，一番叙旧之后，泄公小心翼翼地问道：“乡党，说句实话，赵王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谋反计划？”

自打泄公一进牢门，贯高就猜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其实，他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他知道，在酷刑之下，一切的供词和辩解，都难以让皇帝相信。

如今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了，或许这样的环境下的供词，反而能让皇帝相信。

贯高很平静地回答道：“纵然赵王对我有恩，但君臣情义，总没法与父母妻儿相比吧。现如今，我家人和三族之人都已被定为死罪，请问我有什么理由，为了包庇赵王而搭上自己的亲人呢？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赵王确实不曾谋反，事情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干的。”

泄公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长叹一声，转身回去。

张敖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了出来。

这些日子以来，贯高在狱中坚贞不屈的精神头打动了高祖，他有意放他一条生路，遂让泄公第一时间赶赴监狱，将张敖已被赦免的消息递给他。

乍听到消息后，贯高还有点不敢相信，略带迟疑地问道：“我王真的

被放出去了？”

泄公重重点头，确认无疑后，贯高开心得像个孩子。

泄公趁机转达了皇帝有意赦免他的意思，让泄公感到意外的是，贯高并没有激动万分，反而表现得很平静，从容地说：“入狱以来，就算被打得遍体鳞伤、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也不肯死，这绝不是因为我贪图苟活，而是为了证明赵王之清白。现在赵王既然已被无罪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可以死而无憾了。至于我，谋害皇帝是事实，即使皇帝不愿杀我，我就不心中有愧吗!”

说完，就掐断自己的颈脉，自杀身亡了。

至于张敖，在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后，命是保住了，但王位再没法保住了，被降为宣平侯。

女婿毕竟是外人，终究靠不住。掌握江山，还是要依靠儿子。

刘喜从代国逃回后，代国的王位出现了空缺，高祖立刻封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为代王。

如今，赵王的位置空出来了，高祖马上让这位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出任赵王。

赵国毕竟是个大国，无论哪方面都比代国强。

相比忠厚文弱的太子刘盈，高祖觉得这位小儿子性格更像自己，对他的疼爱也远超其他诸子。刘如意当时年方十岁，高祖当然舍不得让他小小年纪就北上赴赵就国。

因此，刘如意虽然被封为赵王，但人还是留在长安，陪在高祖身边，不离左右。

多年来，吕后与皇帝的感情早已生分，高祖只是念及她是自己微贱时的原配夫妻，不忍离弃罢了。

高祖觉得，皇后的尊荣和地位，足以弥补吕后早年的吃苦受累，现在已经不欠她什么了。

至于他的感情，早就全倾注在戚夫人身上，沉醉在老夫少妻的欢愉

中。

戚夫人知道，皇帝年事渐高，陪她们母子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皇帝不在了，她和儿子的性命还不是攥在吕后手中，她想一想都害怕。

好在高祖每次出巡，都将自己带在身边。戚夫人趁着机会，向皇帝撒娇、哭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只有儿子将来掌握了最高权力，母子二人才能确保安全无虞。

看着心爱的女人整日哭得犹如梨花带雨，高祖心疼不已。然而，朝堂上的权力博弈很微妙，就算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也不是所有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的。

像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必须赢得群臣拥护才行。

每当高祖流露出废黜刘盈、改立刘如意的意思，就会马上招来群臣反对。有一次，高祖的态度有些强硬，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堂上，梗着脖子与皇帝较起劲来。

高祖一怒之下，让周昌必须给他说出个理由来。

周昌，沛县人，与高祖是同乡，其堂兄就是死守荥阳的周苛。

周昌为人耿直，性子急，但又患有严重口吃，所以一激动，说话就磕磕巴巴，憋得老脸通红。

他知道，高祖让他当众讲理由，其实是在故意刁难他，有意让他出丑，情急之下，便结结巴巴地说道："臣口不能言，但臣期期知道不能这样做，陛下要废太子，臣期期不奉命!"

高祖被他的窘迫样逗得哈哈大笑，但立刘如意为太子的事，也只好作罢。

周昌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之时，吕后正在东厢房侧耳聆听，朝堂上的一言一行，她全都听在耳中。朝会结束后，她特意召见了周昌，一见面，就马上跪下，向周昌致谢，说："今天要不是您，太子的位置差点保不住了。"

经过此事之后，高祖便想设法将周昌从朝堂上支开，让他出任赵国

国相，赶紧去邯郸上任。

高祖本想让周昌这头犟驴远离自己的视线，让耳朵清闲一阵，但没想到歪打正着，正是周昌揭发了陈豨。

陈豨虽是代国国相，但为了抵抗匈奴，整合代、赵两国军力，朝廷命他统领代、赵边防部队。

他到代国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大肆招揽门客，笼络人才，门前车辙交错，四方士人云集，大有战国孟尝君的派头。如此张扬，自然会引来万众瞩目，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懂得收敛。

有一次，陈豨带领门客去赵国邯郸，一路上招摇过市，随行的车辆多达一千多辆，手下门客之多，竟然住满了邯郸官舍。

正是陈豨的此次邯郸之行，引起了周昌的注意。他觉得情况不妙，立刻上书朝廷，反映情况。

接到周昌密报后，高祖觉得兹事体大，立刻下令调查。经查，果然发现，陈豨门客中有多人违法乱纪，不少事还扯到了陈豨头上。

陈豨得知后慌了，此时燕王臧荼已灭，赵王张敖、楚王韩信被贬为列侯，他担心有一天会清算到自己头上，便私下联络韩王信旧属王黄、曼丘臣密谋造反。

高祖十年九月，陈豨公开造反，自称代王，发动叛乱，劫掠赵、代两地，亲自统率十万军队，以程纵为副帅，侯敞、宋最、陈武为将，打算自东垣县南下。

陈豨命曼丘臣率另外一路大军攻战马邑，然后两军合一，南下迎战汉军。

得知陈豨公开谋反，高祖统领大将樊哙、灌婴、夏侯婴、郦商、靳歙等，亲率三十万大军经邯郸北上东垣迎敌。另外，命周勃率一路大军经晋阳，赶赴马邑与曼丘臣的叛军作战。

此时张良正在生病，得知陈豨叛乱，也抱病随周勃北上。

在挥师北上的同时，高祖下诏各诸侯调军队一起讨贼，但他很快发

现，各异姓诸侯王接诏后大多虚与委蛇，坐观成败。

韩信以生病为由，拒绝同往，梁王彭越也托病不来，只是派部下前来应付一下差事。

高祖明白，现在只能依靠自己了。

第十二章 遗恨未央

钟室之祸

陈豨造反，出乎高祖意料。

在这之前，高祖一直对他信任有加，封侯不算，还任命他为代国国相，署理一国之政务，兼领代、赵两国军队，可谓待他不薄。但没想到，陈豨在权欲膨胀之下，受到韩王信这样投身事敌之辈的蛊惑，公然谋反作乱。

陈豨的谋反，也让高祖彻底看清了哪些人可以倚重，哪些人与自己貌合神离。

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这些人只想保全自己，根本不想出力，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称病，不肯到阵前效力。倒是留侯张良，明明身染重病，却抱病随行。

异姓诸侯王们看来根本指望不上，在平叛期间，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在这些日子里，陈豨在赵、代大肆邀买人心，自然是笼络了不少人。对于陈豨的追随者，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而论，全部列入围剿对象，他们定会负隅顽抗，誓死抗争。

为了分化敌人、减少己方不必要的牺牲，必须重点孤立和打击陈豨及其死党，至于广大受煽动和蛊惑的普通人，则要区别对待。

在北上邯郸的途中，高祖得知，陈豨营中有不少人是商人出身。商人从来都是重利轻义，为了逐利，他们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商人从来就没有绝对效忠的对象，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祖不惜重金，对他们加以收买。果然，没过多久，这些人就纷纷背弃了陈豨，改投汉营。

等到抵达邯郸时，令高祖感到庆幸的是，邯郸尚未沦陷，依然掌握

在自己人手中，便兴奋地对周围人说：“陈豨没有长远目光，放弃防守漳水，也没有及时夺取邯郸，没有占据这些军事战略要地，他注定长久不了。”

进入邯郸后没多久，高祖就接到了赵国相国周昌针对常山郡郡守和郡尉的弹劾书，要求立刻将此二人斩首。

原来，自叛军作乱以来，常山郡二十五城，已经有二十城丧于敌手。周昌性子耿直，觉得二人作为一郡政、军长官，对于常山境内城池接二连三地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杀他们，不足以振奋军心。

高祖倒没有急着下结论，反而问周昌说：“此二人是否参加了陈豨叛乱？”

周昌如实回道：“那倒没有!”

高祖说：“如此说来，他们只是由于兵力不足，无法抵抗叛军，才导致如今的局面，并没有故意送地给叛军的想法。因此，也谈不上有多大过失。”

皇帝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置，令周昌感到非常诧异，随军将士们也都感到不满。常山郡郡守和郡尉守土有责，不追究他们战败责任，往后要是谁都以自身兵力不足为由，为自己开脱，队伍还怎么带？

众人心里憋着火，但也不便当着皇帝的面表示不满，只好暂时忍着。

高祖心知肚明，但也没有挑破。

随后，他让周昌推荐一些赵地本地的年轻人，想从中选拔一些人，委任为将军，以充实作战需要。

作为赵国相国，周昌自然有一些当地人脉，随即举荐了四名年轻人。谁知，刚一见面，高祖就没有好脸色，劈头盖脸骂道：“看看你们的样，还能做将军吗？”

四人被皇帝冷不丁一通臭骂，顿时感到惶恐不安、不知所措，马上趴在地上，叩头不止，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不过，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皇帝骂完之后，并没有将他们轰出来，而是当场宣布任命他们为千户。

其实，高祖这是在玩帝王驭人之术，目的就是让这些本地人一时间根本搞不清皇帝的内心，以免让他们感到皇帝有求于他们，先打一巴掌，然后再给好处，使他们对皇帝既害怕，又感恩。

帝王之心深如海，旁人哪里能窥得其中奥妙？

部将中有些人实在忍不住了，常山郡郡守和郡尉不追究罪责也就罢了，怎么突然给四个白丁授予如此高位？

数年来，我们追随皇帝一起走出汉中，翻越秦岭，平定关中，又与项羽征战数年，凭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命，才换来今天的爵位，况且，有不少人的封赏，到如今还没有完全落实下来。而眼前的这四个臭小子，尚未建立尺寸之功，一下子就如此突击提拔，如何让大伙儿心理平衡？

将领中有心直口快之人，当即站出来，向高祖询问其中原委。

高祖明白大家心里有情绪，便解释说："如今陈豨反叛，赵、代都被他占据。然而你们都知道，尽管我已传达了召集天下军马的命令，但诸侯多在观望，不肯出兵相助。现在我能依靠的就只剩下赵国本地之人，只要激发他们的斗志，协助我与叛军作战，我又何必吝啬区区几个官职呢？"

大家一听，恍然大悟，明白了皇帝的一片良苦用心。

众将领思考的只是个人利益得失，而高祖考虑的却是战略问题，君臣之间，高下立判。

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曾联合诸侯，打败强大的齐国，攻占齐地七十余城，只是后来由于燕惠王听信谗言，罢黜乐毅官职。

乐毅担心受到迫害，只好远走赵国避难，其后一直生活在赵国，直到老死。像乐毅这样的名门望族，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想要赢得战争，获得他们的支持很重要。

于是，高祖派人打探，找到乐毅的孙子乐叔，封之于乐乡，号称华

成君。

一场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更在民心所向。很显然，高祖很快在民心的争夺战中占据了上风，民意风向渐渐倒向了朝廷这一边。

许多受陈豨蛊惑之人，本来就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很快改变了立场，放弃追随叛军。

待到第二年，由樊哙、灌婴率领的汉军先锋部队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与侯敞带领的叛军激战，结果侯敞及部将共五人，被灌婴斩杀。

灌婴乘胜攻击王黄占据的曲逆(今河北东南)，王黄的手下大多已被收买，作战很不积极，结果被一举击溃。差不多同时，汉将郭蒙在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将陈豨的部下张春击败。

各路叛军节节失利，唯有赵利盘踞东垣，死守不出。东垣城下矢如雨下，尸体枕藉，然激战月余，战事没有丝毫进展。

眼看各路诸将一路气势如虹，战场捷报频传，而自己亲自攻打的东垣却久攻不下，高祖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汉军受挫，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他们立于东垣城头，高声嘲弄辱骂高祖，使他感到既尴尬，又难堪，恼羞成怒之下，给将士们下死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拿下东垣。

汉军在付出了沉重伤亡的代价之下，终于攻破东垣城。城内叛军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降。

高祖激怒之下，下令将所有辱骂过他的叛军全部处死。东垣这个名字让高祖很厌恶，为了显示征服意志，他决定将其改名为真定。

攻克东垣后，高祖趁势挥军北上，一举收复卢奴(今河北定州)，上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安国(今河北安国市东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等失地。至此，叛军占领的常山、清河两郡，基本全部被收复。

至于周勃、张良一路，率军攻克晋阳后，将韩王信的老巢马邑团团围住。马邑地势险要，守军据险而守，拒不出战，久攻不克。

后来，张良设计将韩王信引出城来，被汉军大败。韩王信率残部落荒而逃，马邑遂落入汉军之手。围攻马邑之战中，周勃费尽了周折，吃了一番苦头，因此，为了泄愤，占领了马邑之后，他下令屠杀城中军民，一个不留。

韩王信出逃后，路遇陈豨残部，两家合在一起，犹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逃奔楼烦。汉军穷追不舍，在参合(今山西阳高县南大白登镇)追上敌人。

汉军将领柴武致信韩王信，劝他投降，韩王信觉得自己曾投降过项羽，后来又投降匈奴，此时再归汉，恐怕唯有死路一条，所以决定死撑到底，结果在交战中被柴武斩杀，其部将王黄被俘。

陈豨趁着两军混战之际，逃离战场，又苦苦支撑了大半年，于高帝十二年初，被樊哙(或说周勃)斩杀。

韩王信死了，与他同名同姓的淮阴侯韩信的死期也不远了。

高祖带领汉军将士征讨陈豨之际，远在长安的韩信也是如坐针毡。

这些日子以来，韩信的日子过得很苦闷。他志在驰骋天下，没想到如今却被困在京城的方寸之地。

韩信虽然被剥夺了王位和封国，但至少还保留了淮阴侯的头衔。从理论上讲，作为列侯，他是有人身自由的，只要不离开京城，就可以随便走动。

但实际上，他现在就是戴着无形镣铐的囚徒，哪里都去不了，不过到如今，他也无处可去。

不久前，韩信是尊贵无比的诸侯王，是纵横疆场的统帅。但如今，基本上跟行尸走肉差不多，这种日子过得生不如死。

他心中不甘、委屈、痛苦、彷徨，可惜身边却没有一个值得倾诉之人。偶尔他会想起蒯通来，隐隐有点后悔，后悔当初没听进去他的话。要是当年，他趁着占领齐地、如日中天之际，待价而沽，在楚汉之间保持中立，进而三分天下，或许今日的人生，又会是另外一番境界。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忍气吞声、仰人鼻息了。

但是，一切都晚了。

被剪除了爪牙的老虎，与一只病猫差不了多少。

命运之神不会多次垂青同一个人。韩信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现在已根本无力翻盘，他的生死都操持在皇帝手中。

实际上，高祖对韩信的态度一直很复杂，很难用一句话说清，归纳起来是三个词：赏识、忌惮、嫉恨。

曾几何时，高祖对韩信赞赏有加：当年，他困顿汉中、处在人生低谷时，正是由于韩信的出现，才得以起死回生，重新杀回了关中。

此后数年间，韩信率领大军，几乎席卷了大半个天下，最终击败项羽，取得了天下。可以说，大汉帝国的万里江山，一多半是韩信打下的。

然而，自古以来，功臣的功劳簿，也是催命符。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

长期的戎马生涯，让韩信只知道往前冲，却不知权力场不同于战场，不能只顾向前冲锋，要懂得进退自如。有时候，退缩和收敛也是一种进取。

自古帝王最忌讳受制于人，尤其是被武将要挟。

然而，韩信恰恰将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在荥阳之战时，趁着高祖受困于项羽，他要求做齐王；再后来，高祖发兵固陵，对项羽发起总攻之际，他又坐地起价，按兵不动，直到高祖答应了他的要求，才出兵伐楚。

种种做法，无不犯了君王的大忌。按照权力游戏的逻辑，赏罚从来都来自于上，决不能自己主动伸手去要，但韩信不但要，而且是胁迫式的索取，毫无疑问，这是任何君主都不能容忍的。

无论是翻旧账，还是为了巩固权力、为子孙后世计，高祖有一万个理由除掉韩信。

作为帝王，高祖是冷酷无情的。但同时，他也是个真性情的人，他

嫉恨韩信，同时对韩信的赏识也是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就算在巡游云梦、智擒韩信后，他也一直犹豫不决，始终下不了决心对韩信痛下杀手。

如果韩信聪明一些，被押回洛阳后，立刻服软学乖、放低姿态，如此，皇帝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多少会顾忌舆论，他至少可以保全性命。

可惜的是，韩信一直自视甚高，做不到放下身段。

韩信的姿态和处境，让一位阴谋家嗅出了不寻常的气息，觉得可以利用一下，此人正是陈豨。

陈豨早年与韩信有过一段时间的交集，他接到委任他为代国国相的任命后，在上任出发前，特意私下里跑去和韩信道别。

韩信府前车马稀，一片萧瑟，无人来访，陈豨的忽然出现，使得韩信深感触动，觉得患难之际见真情，没想到自己落魄如斯，陈豨依旧念及旧情，两人在一起长吁短叹，说了许多话。

叙旧之词说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说点知心话了。

不过，韩信知道，皇帝始终对自己放心不下，府中少不了安插一些耳目，暗中监视自己。有些话在大堂上不便说，韩信遂牵着陈豨的手，二人挽手到庭院漫步，趁着四下无人之际，韩信仰天长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我心中有些知心话不吐不快，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陈豨求见韩信，本来就动机不纯，并非简单地与故人辞别，而是别有目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有些话不能主动挑明，就等着韩信自个儿说出来。

等了半天，他觉察出来了，方才韩信尽管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了半天，最终还是按捺不住，露出本性了。

于是，他立刻一脸恭恭敬敬地回答：“将军您对我还不了解吗？一切全凭您吩咐就是!”

韩信听后，颓废已久的面容，瞬间变得神采奕奕。他当年曾灭代、降赵，对代、赵一带的风土人情、地域风貌、军队布防等了如指掌，如

今得知陈豨北去，觉得可以引为外援，便说：“您此去代国，兼领代、赵两国之兵，而代、赵历来肩负防御匈奴重任，天下精兵尽会聚于此，你去之后，定要好好利用，有所作为。”

陈豨边听边频频点头。韩信缓了口气后，又徐徐说道：“您尽管放心好了，就算闹出点动静，也没啥大不了，要是有人举报您图谋造反，以陛下对您的信任，估计多半会置之不理。但若再次被揭发，就难保不会招来猜忌，时间一长，如果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检举，估计皇帝盛怒之下，会亲自带兵前来征讨。届时，我在京城为你做内应，咱们一内一外，里应外合，何愁大事不成!”

多年的共事，让陈豨对韩信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用兵如神，当今之世，无人能敌。就算当今天子，要是两军对垒，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见韩信说得头头是道，陈豨心中多了几分底气。

之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韩信所料。陈豨去代国以后，大肆招揽门客，扩充班底人马。

只是这种事，换成一般人，设法藏着掖着都来不及，但陈豨自恃有皇帝的信任，搞得唯恐天下不知，结果自招灾祸，引来朝廷大军征讨，最终自取灭亡。

总之，韩信选错了队友，搞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叛乱。

或许，以韩信的聪慧，早就看透陈豨，知道他难成大事，但处在绝望之中，他别无选择，即使是一场无望的抗争，他也要试一下。

陈豨谋反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韩信心中还是抱有一丝幻想，希望奇迹出现。万一陈豨在前方战场击败了高祖，那么，自己就有了翻身的机会。

因此，当皇帝要求他随军出征时，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等高祖一离开京城，韩信就偷偷派人捎信给陈豨，鼓励他放开手脚，大张旗鼓地与皇帝对着干，后方的事，就交给自己好了。

穷途末路的韩信不愿坐以待毙，想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他召集家臣，暗中为即将来临的政变做好布防准备。只是，如今手中无一兵一卒，单靠府中的那些没有做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仆从，显然没

有任何胜算。

经过一番盘算，韩信策划了一个方案：他打算趁着夜色，假传诏书，释放罪犯和奴隶，将他们组织发动起来，捉拿吕后和太子，如此便可一举控制京城。

所有前期准备工作都已到位，现在就等陈豨的消息了。

韩信不指望陈豨能够击败高祖，唯愿他在战场上拖得更久一些，让皇帝陷入战争乱局之中，一时抽不出身，无暇顾及其他。

只要时间一久，天下局势必将大变。韩信相信，彭越、英布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非甘于久居人下之辈，一旦风向改变，他们必然会蠢蠢欲动。

如此，大事成矣!

虽然久困京城，但韩信不愧是天才的军事谋略大师，只要一涉及战争，整个人就变得非常兴奋和激动，头脑非常敏捷。可以说，他的计划天衣无缝，胜算很高。

一直以来，韩信喜欢冒险，爱出险招、搞突袭，当年，他兵出汉中，奇袭关中，再后来渡河北上，奔袭魏国，莫不如此。

这一次，韩信同样想搞突然袭击，在京城演一出腹内开花，杀皇帝个措手不及。

然而，与以往的冒险行动不同，这一次韩信的计划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被斩断，他无法及时掌握代、赵地区的战争进展，只有被动等待陈豨派人来送信。

但恰恰由于信息不通，使得他所有的政变计划，最终沦为泡影。

就在韩信在家静等前方消息时，家中出现了意外。不知什么缘故，府上一名家臣惹恼了韩信，一怒之下，韩信下令将家臣关起来，准备杀了他。

这位家臣的弟弟得知消息后，情急之下，溜了出来，跑到宫中向吕后揭发韩信的阴谋。

乍闻韩信谋反，吕后大惊失色，如今京城空虚，一旦生乱，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

不过，她很快冷静下来，决定主动出击，抢在韩信前面，先下手为强。

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韩信尚未得知阴谋败露之时，诓骗他入宫，然后一举铲除。只是，这种做法风险太大，韩信既然铁了心谋反，警惕性肯定很高，万一被他觉察，情急之下铤而走险，闹不好打蛇不成反被蛇咬。

想要诓骗韩信入宫，派去之人必须是韩信万分信任、不会产生疑心的人，这样的人在朝堂上并不多。因为，韩信一贯自视甚高，朝臣中能够入他眼的没几个。

更何况，在韩信失势后，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鲜有人与他来往。

吕后思来想去，唯有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丞相萧何。

萧何对韩信有知遇之恩，当初正是由于萧何向高祖举荐了韩信，他的命运才得以扭转，萧何对他的情义，韩信一直记在心里。

此时，韩信尚蒙在鼓里，对吕后的阴谋一无所知，还在盘算如何干净利落地拿下长安，占领未央宫。

就在此时，韩信府上出现了一位稀客——丞相萧何。

萧何称："使者从代国前方带来消息，皇帝已经击溃叛军，陈豨也已被俘处死。如今在京城的列侯及文武官员，都已入宫向皇后和太子祝贺，如此重大的时刻，将军您不去露个面，实在说不过去吧!"

对韩信来说，这绝对是最糟糕透顶的坏消息，万没想到，陈豨竟然如此草包，这么快就兵败身亡，自己的一切盘算全被打乱了。一瞬间，他感到心烦意乱，便假意对萧何说："我现在身体染病，实在难以入宫庆贺。"

谁知，萧何态度很坚决，执意劝他："就算抱恙在身，以将军您目前的处境，在这样普天同庆的时机，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入宫向皇后和太

子道贺才对啊!”

韩信想想，觉得萧何的话也在理。如今陈豨已死，失去了外援，恐怕短期内再难以有所行动，为了避嫌，免得招来猜疑，也只能入宫一趟了。

韩信不懂得，在权力斗争中，朋友是可以用来出卖的。

萧何为了保全自己，只能牺牲他了。

韩信一入宫，在毫无预兆之下，就被武士扑倒在地，捆绑起来。任你满腹韬略、一身本领，一旦只身陷入绝境，就与凡夫俗子别无二致，只能束手待毙。

吕后根本不给韩信申诉的机会，直接下令将他带到长乐宫钟室处死。

可叹韩信英雄一世，身经百战，从来都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谁料最终没有战死沙场，却命丧妇人之手。命运如此造化弄人，他实在不甘心，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取蒯通的意见。

临死前，面对屠刀，韩信愤愤然扔下一句话：“真后悔啊，没听蒯通的计谋，终被妇人所欺，命丧于此，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韩信死后，吕后立刻下令，夷韩信三族。

兄弟恩仇

韩信被诛杀之时，高祖正在返回京城的途中。

等他抵达长安时，才得知韩信已死。

乍闻此信，高祖一时间内心五味杂陈，亦喜亦怜，既有终于除掉心腹大患的如释重负，也为这位军事天才的骤然凋零感到不舍。

这正是吕后所担心的，她知道高祖一直为如何处置韩信而举棋不定，所以她才抢在高祖返京之前，快刀斩乱麻，根本没有任何审讯，就快速处死了韩信及其族人。

她担心，万一皇帝念及韩信昔日功劳，一时犹豫，下不了手，就后

患无穷了。

事已至此，高祖便问吕后，韩信临终前，可否有什么遗言。吕后便将韩信悔不听蒯通之语之事告诉了他。

对于蒯通，高祖以前听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一名齐国策士，如今韩信已死，死无对证，他便迁怒于蒯通，觉得都是这家伙到处搬弄是非，才出现了目前局面，便下令捉拿蒯通。

没多久，蒯通便被缉拿归案，押送到长安。

高祖倒想见见他，所以蒯通人一到长安，便很快被带到皇帝面前。

高祖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是不是你这家伙，怂恿韩信谋反？”

令人意外的是，蒯通不但没有否认，反而痛痛快快地承认了。

高祖听后，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喝令左右，让他们将蒯通拉出去扔到锅里烹了。

谁承想，话音未落，蒯通大声叫屈。

高祖一时觉得好奇，便令人将他押回来，想听听蒯通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说辞。他没好气地问道：“你挑唆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的？都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虽然刚从生死边缘游走了一回，但蒯通并没有惊慌失措、跪地求饶，反而一副从容的样子，面不改色地回答道：“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就如猎犬，只知道维护自家主子，顾不了被撕咬之人是尧舜，还是桀纣。我当时只知道齐王韩信，不知陛下您，难道有错吗？自秦朝失去纲纪，天下大乱，海内英雄蜂拥而起，犹如群鸦争食，想争夺帝位之人多了去了，谁不想成就陛下这般大业？只是时运不济，最后半途而废罢了，难不成陛下全要抓起来烹了吗？”

高祖听完，半晌不语，最后还是下令放了蒯通。

烹杀一蒯通易耳，然要是由此激起人心惶惶，局面恐怕就不好控制了。那些当初权力争夺中的失败者，本来已安于现状，但要是高祖不停地追杀昔日政敌的追随者，难保他们不会重新铤而走险。

其间，孰轻孰重，高祖掂量得清。

蒯通经过此番死里逃生，反而因祸得福，返回齐国后，名气更大了。齐国相国曹参，身边正缺人，风闻蒯通大名后，便将他招揽在名下。

此时的齐国，齐王刘肥尚年轻，国政基本靠曹参主持。齐国虽说没出什么大乱子，但问题多多，首要大事，便是实现社会各方势力的大和解。

众所周知，楚汉之争中，齐国一直保持中立，始终没有追随楚国，招来了项羽的严重不满。当时的齐王田荣曾为了抗衡项羽，裹挟了大量士人。后来，田荣失败后，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蒯通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曹参举荐了其中的东郭先生、梁士君等人，随着这些人的出仕，齐国也稳定下来。

蒯通，这位曾在楚汉大争中差点改变历史走向的策士，随着天下一统，他再也没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此后的生涯过得平淡无奇，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随着蒯通的淡出，高祖对韩信余党的追查也告一段落，不过却在无意间，从一名原是陈豨部下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陈豨在企图作乱的过程中，除了与韩信暗中结盟、相约共进退外，还曾与燕王卢绾勾勾搭搭。

初闻此信，高祖从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卢绾是谁？他可是高祖的发小，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朋友。两人的父亲关系好得不能再好，高祖和卢绾，恰好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当日四邻八舍的街坊邻居们抬着羊、拎着酒涌入两家祝贺，一时在中阳里传为美谈。

后来，高祖和卢绾一起上学读书，整日形影不离。乡亲们瞅着这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两家人父辈的情谊，在下一代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实在难得，又再次聚在一起为两家人道贺。

年轻时候的高祖很不安分，闯祸添乱是家常便饭，每次外出避祸，卢绾总是像跟屁虫一样，陪伴在他左右。

高祖沛县起兵反秦时，卢绾第一个站出来追随他。与萧何、曹参、樊哙等沛县老弟兄相比，在此后的岁月中，卢绾与高祖从来没分开过。就算卢绾后来官拜太尉，两人也跟小时候一样，彼此之间从来不避讳，他可以自由进出高祖内室。两人之间的关系，名为君臣，实为兄弟，这种情谊，是任何人都没法比的。

萧何、曹参、张良、韩信这些人，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与高祖在一起，君臣之间礼数不敢有半点逾越。但卢绾和高祖在一起，两人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亲密无间。

说白了，萧何、曹参与高祖只是职场上下级关系，但卢绾与高祖那可是好兄弟，犹如家人一般。

正因为如此，每逢有赏赐，卢绾得到的都要比他人要丰厚得多。实事求是地说，卢绾的才能很一般，在高祖成就帝业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勋，根本没法和萧何、曹参、陈平、张良等人相比。但是，在大汉王朝初建、分封列侯时，卢绾却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原来秦朝帝京咸阳，将帝都京畿之地封给卢绾做食邑，这种优渥的封赏，就是被称作汉初功臣之首的萧何都没法比。

高祖称帝后不久，就发生了燕王臧荼造反之事，平叛之后，高祖立刻将燕国封给了卢绾。

谁都知道，要论功劳，卢绾根本没资格封王，但谁让人家跟皇帝的关系铁呢，嫉妒羡慕都没用。

越是被在意的人背叛，受伤越深。

此前，燕王臧荼背叛，高祖求之不得。后来，陈豨叛乱，高祖愤怒不已。如今，卢绾阴谋作乱，高祖却感到非常痛心。

如果说陈豨的背叛让高祖感到失望，那么，卢绾谋反则让高祖感到失落不已。连卢绾这样的好兄弟，都被权力迷昏了头，这世上还有值得信任的人吗？

但高祖仍然不肯死心，不相信自己对卢绾那样推心置腹、恩宠备至，他会如此狼心狗肺。不行，这事必须调查清楚，绝不能就这样听信他人的一面之词，必须当面向他问个清楚。

高祖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就算卢绾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和不满，哥俩当面说清楚不就得了？他就不信两人之间，还会有什么心结解不开。

于是，高祖派使者去召卢绾。

没多久，使者就从燕国回来了，回复高祖说，燕王称病，没法亲自到长安来。

高祖听后不死心，便又派人去燕国调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搞个清清楚楚。负责此次调查之人是辟阳侯审食其和御史大夫赵尧，二人抵达燕国后，却一直没有见到卢绾。

原来，卢绾得知前来调查的是审食其，心中不由得慌了。

审食其是吕后的亲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现在派他前来，到底是皇帝的意思，还是吕后的意图，他吃不准。

近年来，吕后参与政事的意图愈加明显。她趁着皇帝不在京城，擅自处死淮阴侯韩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眼看着异姓王一个个被除掉，卢绾也日夜坐卧不安。

他对高祖还是信任的，相信皇帝还不至于昏聩到拿他下手，但对吕后，他心中没底。女人一旦发起狠来，可是不择手段、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的。

吕后对异姓王下手，是帮助皇帝铲除政敌，还是为儿子的将来扫清障碍，这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卢绾算是看出来了，如今的吕后早已不是当年那位贤淑的嫂夫人，她已变成一位心狠手辣、手腕高明的狠主儿。

他现在百口莫辩，君王一旦怀疑臣下谋反，恐怕就很难解释得清了。

朝廷这次派人来调查，到底是真想了解情况，还是为了罗织罪证，好坐实罪名，卢绾根本搞不清。思来想去，他干脆躲起来不见人。

卢绾认定，只要拖上一阵子，两位使者见不到人，总不能长期赖在燕国不走，只好回去长安复命。

谁知这样一来，反而坏事了。

审食其和赵尧见不到卢绾，便决定从燕国官员身上寻找突破口。不料，卢绾躲起来后，连他身边的近臣也以各种理由躲起来，根本找不到人。

审食其不死心，绝不能就这样空手回去。

他决定利用一切手段，搜集燕国都城内的街谈巷议，就不信查不出个端倪来。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挖掘出一个关键性人物——张胜。

燕国地处北疆，与匈奴接壤，是搬不走的邻居。地缘政治决定了，两者之间无论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都必须正视对方的存在。世间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燕国和匈奴必须打交道，至于是战是和，只是具体环境下的手段罢了。

因此，燕国国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无论谁上台，和匈奴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太好，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就算双方边境保持基本稳定之时，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和边境摩擦还是免不了；就算双方大打出手之时，边贸生意还是照常进行，使者继续往来。个中缘由为何？形势使然，不得不为之。

及高祖讨伐陈豨时，卢绾一边派兵进入赵国，从东北方向进攻叛军，配合朝廷作战，一边又派人出使匈奴，探听匈奴的虚实。

毕竟，有了白登之围的前车之鉴，要尽量避免匈奴人趁机浑水摸鱼，插足中原战争。

此前卢绾就得知，陈豨派王黄到匈奴求援，所以他特意派人出使匈奴，到处散布陈豨已经被汉军击溃的消息，以打消匈奴搅局的企图。

而此次奉命出使匈奴之人正是张胜。

谁承想，张胜此次离间匈奴不成，自己却被策反了。这一切都源于他意外遇到了一个人：前燕王臧荼之子臧衍。

臧荼被灭后，臧衍出奔，流落到匈奴。

数年来，臧衍东躲西藏，在大草原上到处流浪，渐渐积攒了一些人脉资源。不过长期的流浪生涯并没有湮灭他心中亡国灭家的仇恨，得知张胜出使匈奴后，他找上门来。

“听说先生在燕国备受重用，不知是否属实？”臧衍问道。

对于这一点，张胜很自得：在燕国，要说跟匈奴打交道，还真离不开他，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匈奴情况，他是名副其实的“匈奴通”。

“先生可知，燕国之所以重视您，那是您对燕有利用价值。试想，有一天，匈奴的威胁不存在了，您还会如今日般受到重用吗？”

张胜没回答。他不得不承认，臧衍说得在理。

“同样道理，燕国想要久存，就必须保持目前汉与诸侯之间的紧张局面，只要汉与腹地诸侯纷争不断，皇帝疲于应付，必然有求于燕，就无暇打燕国的主意。假如您真的是为燕国的长远利益着想，那么就不应该急着对付陈豨，因为一旦陈豨被消灭，恐怕下一个就轮到燕国了，您与燕王沦为阶下囚的日子就不远了。”

张胜听后，半晌无语，最后问臧衍：“那么，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望足下不吝教我!”

“何不劝燕王暂缓攻击陈豨，同时与匈奴结好？如此一来，燕国可保无虞，就算汉廷对燕下手，也可以援引外援。”臧衍侃侃而言。

张胜心动了，于是，他临时调整了出使目标。张胜此行，本打算稳住匈奴，不要参与大汉内部战争，现在临时改为私下劝匈奴出兵，帮助陈豨反击燕军。

消息传到燕国后，不知内因的卢绾气急败坏，以为张胜叛国投敌，立刻上书朝廷，要求以叛国罪，将张胜全家处死。

给朝廷的奏书递上去没多久，张胜从匈奴回来了，向卢绾汇报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卢绾听后，恍然大悟，张胜这是为自己谋划长久生存之道啊，但是给朝廷的奏书已经送走有些日子了，想要追回，恐怕已是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卢绾最终随便找了个借口，将罪名推卸到别人身上，找几个人做了替罪羊，然后将张胜的家人无罪开释，从牢中放了出来。

此后，卢绾让张胜作为密使，来往于燕国与匈奴之间，负责燕国与匈奴之间的联络事宜。同时，卢绾又私下派范齐去陈豨那里，帮助陈豨与汉军纠缠，尽量拖着就好，不要与朝廷做决战。

陈豨之所以在被击溃后还能坚持那么久，与燕在背后暗中支持有莫大关系。

审食其一回到长安，便将审察得知的一切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皇帝。

高祖本来还有些将信将疑，但恰好此时，他从有些自匈奴过来的人口中得知，张胜作为燕王密使，现在正活跃在匈奴。这样一来，等于印证了审食其的汇报的真实性，由不得他不信了。

至此，高祖确信卢绾背着他暗中谋反。大怒之下，于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以樊哙为将军，率军征讨燕。

后来，又改周勃为主将，取代樊哙。

周勃率十万大军进攻燕国，在进攻途中，宣扬高祖诏令：对燕国六百石以上官员没随卢绾造反者，加爵一级；曾追随卢绾造反者，只要弃燕归汉，一律免罪，并加爵一级。那些摇摆不定的燕国大小官吏风闻后，纷纷归顺朝廷。

周勃大军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攻下蓟(今北京东南)，俘获燕国大将抵、丞相偃、蓟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大破燕军。卢绾节节败退，周勃趁势收复了上谷郡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

卢绾兵败之后，率领家人和数千骑兵出逃，隐匿在汉匈边境的长城一带。他感到委屈、沮丧、失落，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没打算背叛高祖，所作所为只为求自保而已，谁承想却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决不能背上叛国和背弃好兄弟的罪名。卢绾坚信，以他和高祖之间的情义，即使目前两人之间出现了一些误解，但只要当面说清楚，就没有化不开的心结。

就这样，卢绾在塞上风寒交迫中苦苦挨着，等待机会，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赴京城，向皇帝澄清。只是高祖当时病重，根本没法见人。

最终，直到高祖病逝，两人都没有见面。

高祖带着对兄弟的怨恨，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卢绾以残暮之年，在百般无奈之下，去了一片陌生地域，远走大漠，投靠匈奴。

虽然匈奴人封卢绾为东胡卢王，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罢了，没有人会拿一个走投无路的降人当回事。卢绾常被人欺凌羞辱，随身携带的财产也成了匈奴人觊觎的对象，隔三岔五就被劫掠一次。

草原上朔风凛冽，日子过得艰难。卢绾夜卧穹庐，梦中全是故乡情景，挥之不去的是楚地的桃红柳绿，萦绕在耳边的皆是楚地乡音，离别愈久，思念愈深。终于，在一年后，他也撒手人寰，卒年六十三。

卢绾出走后，汉立皇子刘建为燕王。

假如冥冥之中，真的有彼岸世界，高祖和卢绾重逢，是否还会执手相对，冰释前嫌？

兔死狗烹

多年的征战，严重地摧残了高祖的健康。

本来，高祖以为，在诛灭项羽以后，天下自此一统，海内晏安，可以与民休息。故而在高帝五年的诏书中，特意宣布将士得到抚恤后，可自主回家，享乐田园。

谁知帝国重新一统后，战争并没有终止，新的征战接踵而至，使得他的身心根本得不到调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拖着疲惫的身躯出征。

陈豨的叛乱，犹如试金石，使他看清了许多人。

就连卢绾这样的好兄弟都背着他搞阴谋，至于其他异姓王更可想而知了。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的接连背叛，使得他除了相信手中的权力，不再相信任何人。

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虽说基本每年都到京城朝见，维持着作为

地方诸侯的基本礼数，但一旦需要实际行动，多口惠而实不至。彭越接到出兵征讨陈豨的命令后，自称生病没法随行，就随便派了一些人马，到阵前装装门面。

高祖很恼火，派使者前往梁国，申斥彭越。彭越有点害怕，打算亲自到京城，向皇帝请罪。

此时，彭越的属下将领扈辄站出来劝他："大王最初接到皇帝命令不去京城，如今接到皇帝责备才去解释，您不觉得有点晚了么？"

彭越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扈辄回答道："您现在去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反正皇帝已经对您起疑，不如索性豁出去反了!"

彭越犹豫不决，一时拿不定主意，没听进去，于是继续称病。他觉得，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入皇帝手中，有什么好担心的？

彭越自认为与扈辄的私下谈话保密得十分到位，不为外人得知。很显然，他没有从韩信的下场中吸取经验教训。

韩信之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千万不要随意得罪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对你知根知底之人。他们一旦反目，足以置你于死地。

不幸的是，彭越犯了同样的错误。

太仆(掌管君王车马的官员)属于贴身官员，他们与君王形影不离，对君王的行为举止了如指掌。

彭越的太仆不知犯了什么事，自知难逃罪责，撒开脚丫子跑到京城，向皇帝举报彭越谋反。

得到举报信后，高祖决定出其不意，奇袭梁国。此时，彭越尚对此一无所知，根本没做任何准备。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梁王宫被包围，一脸茫然的彭越被活捉，羁押后送回洛阳。

经过审讯后，相关司法部门一致认为，彭越谋反罪证确凿，请求依法判处。高祖念及彭越昔日战功，特意赦免了彭越死罪，贬为庶民，流放至蜀郡青衣县(今四川省名山县北，又说为今四川芦山县)。

彭越从洛阳被押往蜀地，向西走到郑县(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上从长安前往洛阳的吕后。彭越觉得自己委屈，于是向吕后哭诉，为自己辩解，表示现在也不在乎封国王位这些了，只希望回到故乡昌邑，度过残年。

吕后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称只待回到洛阳，定向皇帝代他求情。彭越感激涕零，跟着吕后一起返回洛阳。

其实，彭越哪知，在吕后看来，像彭越这种人活着就是祸患，消除威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让他彻底消失，还走什么司法程序，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吕后一回到洛阳，立马变脸，劝高祖说："将彭越流放到蜀地，就等于自留祸患，为了防止遗祸后世，不如现在就杀掉他。人，我可是给您带回来了。"

高祖估计当时多少有些顾虑，毕竟已经公开审判，这样出尔反尔，总是不大体面。

在吕后眼里，这些都不是问题：要一个人死，这还不简单？她立马指使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阴谋造反，由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三族。

事已至此，彭越断无活路了。高祖批准，诛杀彭越，灭其家族。彭越的封地被一分为二，为梁国和淮阳国，封皇子刘恢为梁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

彭越死后，高祖下令，将其头颅高高挂在洛阳城门上方示众，并放出话来："有谁胆敢收殓或探视，就马上拘捕。"

至于彭越的肢体，则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警告大家收起野心，不要对皇帝有二心。

自彭越的头颅悬挂示众以来，众人避之唯恐不及，远远地绕行而走，谁也不想惹祸上身，自寻霉头。

然而，这世上真的有不惧死的。没多久，有监守官员汇报，有人竟然在彭越头颅下正大光明地举行祭祀仪式，哭声甚哀。

震怒之余，高祖倒想见见这个自寻死路之人，看他到底是何来路。

此人名叫栾布，是梁国的大夫。

栾布与彭越名为君臣，实则颇有渊源。栾布本为梁地之人，早年就与彭越有着不错的私交。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他们或许就在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终老一生，然而，秦末的历史大潮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栾布由于为生活所迫，跑到齐地的一家酒坊做起了佣工；而彭越，则沦落江湖，在巨野泽落草为盗。

天下大乱之际，人命如草芥，不少普通百姓常常一不小心就被人口贩子盯上，强掳贩卖为奴。不幸的是，栾布也摊上了这号事，他在齐地做佣工没多久，便遭人劫持，被贩卖到燕国。

人生的际遇总是充满戏剧性。沦为奴仆后，栾布跌入人生低谷，谁承想却因此因祸得福。在此期间，栾布的主人家不知遭受了什么大的变故，总之，最后栾布替主人复了仇。

消息传开后，被当时的燕国将领臧荼得知，他觉得栾布为人仗义，便推荐他为将。但是好景不长，臧荼称王后不久反汉，被高祖镇压，栾布也沦为战俘。

此时，彭越已经贵为梁王，得知故人蒙难，遂向皇帝提出，愿意为栾布赎取自由身。对于这样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高祖当然愿意卖个人情给彭越。

就这样，栾布跟着彭越到了梁国，很快被任命为大夫。

彭越被捕的那阵子，栾布恰好奉命出使齐国。等他返回时，彭越已经被夷三族，两人已是阴阳两隔。

彭越之死，已经生成了寒蝉效应，昔日的故交臣僚等无不集体失声。如果栾布选择沉默，估计没有人会谴责他，毕竟他的力量实在太过微渺，根本无法扭转乾坤。

面对弥漫朝野的恐怖氛围，我们无法得知栾布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只知道，最终他站了出来。

他没有偷偷摸摸，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仰望着彭越的头颅，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汇报出使齐国之行的经过。

栾布当然明白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他依然选择坦然面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这绝非简单的君臣忠义，或者感恩图报，而是士之风骨，侠之魂魄，对强权血腥杀戮的蔑视和抗议!

这份蔑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高祖之所以召见他，而不是直接下令将他处死，就是想杀杀他的威风，以儆效尤。

一见面，高祖就辱骂栾布："你明知我禁止任何人为彭越收尸，却偏要与我对着干，当众哭祭，这摆明了是想和彭越一起造反，既然如此，来人，给我将他拉出去烹杀了!"

话音刚落，左右之人立马抬起栾布，往殿外大鼎走去。

大鼎内水正沸腾，鼎下柴火正旺。

栾布被高高举过头顶，向大鼎的位置移动，命悬一线之际，他大声说："反正一死，还望皇帝能允许说完话后再去死!"

高祖示意左右将他放下："说!"

栾布没被刚才一幕吓到，而是淡定自如地说："陛下可曾记得，当年先困于彭城，后败于荥阳、成皋之间，虽然时局屡屡不利于汉，但是项羽却始终无法西进，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彭越扼守梁地，在后方掣肘，使得项羽一直没法摆脱后顾之忧。

"当时的形势是，彭越与项羽联合，则汉败；与汉联合，则楚败。在彼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梁王手中，不过，他毅然选择归汉。后来，等到垓下会战时，要是彭越观望，不在关键时刻出兵，项羽也不会灭亡。

"如果彭越真有反汉之心，为何不选择在当初对自己最有利之际，反而要在如今天下已定之时谋反呢？

"如今，彭越已接受符节，被封为王，亦想传之子孙，过上太平日子。陛下只因向梁国征一次兵，彭越因病不能前来，遂疑心他造反，实

在说不过去。

“况且，彭越造反之事在没有证实之下，就以小事诛杀了他。恐怕往后，功臣们会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屠刀会落到自己头上。

“算了，反正现在彭越已经死了，我也生不如死。话也说完了，请陛下快点下令烹杀我!”

高祖一时无语，内心不得不承认栾布说得在理。

但作为皇帝，知错改错不认错，高祖是绝不会承认诛杀彭越有错的，但如果搞得朝堂上功臣们人人自危，显然不利于帝国的稳定。

于是，他当场宣布栾布无罪，还委任他为都尉。

其目的，就在于向天下人展示，只追究谋反之人罪责，不会任意株连他人，一如当初他释放蒯通一般。

不过，诛杀彭越并没有吓到所有人，反而激发了淮南王英布的反叛。

当彭越的肉泥传到淮南国时，英布正在围猎。

自从得知韩信被杀之后，英布就开始有了兔死狐悲之感，如今目睹彭越的惨状，他本能地预感到，皇帝的下一个下手对象就是自己了。

英布作战勇猛，对打仗很有信心。为了不步韩信、彭越的后尘，他暗中蓄积力量，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皇帝对自己下手，决不坐以待毙。

只是，像谋反这种事，需要做大量前期准备。英布打定主意后，就设法将与皇帝摊牌的时间往后推、为战备工作争取时间。

谁知，一桩意外事件，打破了英布的部署，逼得他不得不提前造反。

造反缘起于一桩捕风捉影的绯闻事件。

英布有一爱妾，体质不太好，常生病，常常到宫外一家医师家治疗(不知为何不直接召医师到王宫治疗)。

中大夫贲赫和医师家住对门，很快掌握了英布爱妾的行踪，利用她去医师家治疗的机会，送了许多厚礼，有时候，还留在医师家，陪她一起饮酒。

至于两人之间究竟有没有发生见不得人之事，外人不得而知。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女人多喜欢贪小便宜，英布爱妾得了那么多好处，自然免不了在英布枕边说贲赫的好话。

一来二去，次数多了，就引起了英布的疑心。

一个女人隔三岔五往外跑，还时不时在自己面前称赞另外一个男人，难道是她在外偷腥？

越想越不对劲，英布一怒之下，下令逮捕贲赫。

不料，贲赫提前得到风声，知道淮南国是待不下去了，如今想要活命，唯有扳倒英布，便日夜兼程跑到长安，告发英布要造反，要朝廷趁叛乱未发之前，先发制人诛杀英布。

刘邦征求了萧何的意见，萧何认为英布不会造反，恐怕是有人因仇怨诬陷，便建议先把贲赫关押起来，派人暗中去调查。

得知贲赫潜逃，英布不由得怀疑他会说出自己暗中部署兵力的情况，现在朝廷派使臣来调查，无疑是坐实了猜想，便杀死贲赫的全家，起兵造反。

英布认为，高祖年事已高，已无力亲征，况且韩信、彭越这些名将已经被诛杀，朝中其他将领，皆不足为惧。

英布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高祖当即释放了贲赫，封他做将军，召集将领们商议如何迎战，大家齐声说：“这事还有什么好商量的？直接出兵，活捉英布，活埋了这家伙!”

汝阴侯夏侯婴有个门客叫作薛公，他以前担任过楚国令尹，眼界宽，见识广，遇事颇有见解，深受夏侯婴器重，夏侯婴每当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常常征询他的意见。

如今出了英布谋反这种大事，夏侯婴回到家后免不了跟薛公谈起此

事。薛公听后，认为英布之所以造反，完全是由于看到韩信、彭越被杀，恐惧大祸将至，不得已而为之。夏侯婴觉得薛公说得在理，便向高祖举荐了他。

薛公替高祖分析了英布接下来的走向，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计：上策，向东夺吴国，向西夺楚国，吞并齐国，占领鲁国，然后传一纸檄文，稳住燕国、赵国，若如此，山东地区就不再归汉；中策，向东攻占吴国，向西攻占楚国，吞并韩国，占领魏国，占据敖仓粮食，封锁成皋要道，如此一来，双方胜负难料，将进入长期对峙；下策，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下蔡，把辎重财宝迁到越国，自身跑到长沙，如果这样，英布注定难成大事，朝廷就安然无忧了。

高祖询问道：“以先生之见，英布会采用哪种策略？”

薛公笑道：“英布早先不过是一名骊山刑徒，没有雄心大志，后来因缘巧合下做到了一国之君，业已知足，并没有长远目标。眼界决定人生，他不会考虑百姓安危，更没有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他会选用下策。”

高祖认为薛公分析得在理，赐封他为千户侯。之后战事的发展，果然完全证实了薛公的预测。

英布造反后，先发兵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出逃至富陵，被杀。英布收编了荆国部队，渡过淮河，对楚国发起攻击。

楚国的军队兵分三路，互为犄角，在徐、僮之间(今安徽泗县、宿县一带)摆下阵势，准备迎击英布。

有人劝楚国为首的将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百姓们一向怕他。况且兵法说：‘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和敌人作战，一旦士卒感到危急(因为怕敌军会触犯到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就会逃散而去。’如今我们兵分三路，敌人只要战败其中一路，其余两路军队见势不妙，就会自顾自跑散，怎么能互相救援呢!”楚将不听。

果不其然，后来，待英布击溃一路楚军后，其他两路都作鸟兽散了。

打败楚国后，英布继续一路向西挺进。

在长安，高祖为了防止自己出征期间后方生乱，下令调集上郡、北地、陇西的骑兵和巴、蜀两地的材官士(经考试选拔出来的勇猛之卒，不同于一般士兵，类似后世特种兵)，与京师中尉的军队三万人，作为太子警卫部队，一起集结驻扎霸上。

出征前，留守大臣们齐往霸上，为皇帝践行。重病的张良也挣扎着赶来送行，一路送至曲邮(今陕西临潼县东七里)，才不舍地道别。

君臣二人握手唏嘘良久，当年二人是何等的壮志满怀，如今却都已病恹恹，但为了天下安宁，不得不一次次踏上征途。临别之际，高祖将太子托付给张良，希望张良在自己出征期间，尽力辅佐太子，保证关中的安宁。

按理，每次出征时，托付后方之人是相国萧何，但如今，萧何与高祖早已不如早年那样亲密无间了。

不过，对于张良，高祖一直信任不减，始终如一。

部署妥当后，高祖带兵去征讨英布了，行至蕲县以西会甀(今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大营镇)时，与英布率领的叛军相遇。

高祖看到英布麾下兵强马壮，异常精锐，不敢贸然交战，只好躲进庸城(在今安徽宿州市南蕲县镇西)壁垒，以避锋芒。

高祖从壁垒上远远望去，但见英布军容布阵与当年项羽的军队一模一样，犹如项羽楚军重新集结一般，这勾起了他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他内心中，既嫉恨，又厌恶，但又有些忌惮和无奈，便远远地和英布搭话：“你何苦要造反呢？”

英布是个急性子，不习惯拐弯抹角，懒得说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反正都已扯旗造反了，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很干脆地回答道：“我也想过把皇帝瘾!”

话说得很直白，言辞之间，分明是没将高祖放在眼里。

在两军阵前，皇帝的尊严和权威竟遭到如此赤裸裸的挑衅，高祖一时间怒火冲天，再顾不了太多，直接下令开战。

战争异常惨烈，混战中，高祖被叛军的流矢射伤，血流不止。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齐王刘肥和国相曹参率十二万大军进入蕲北参战，汉军一时气势大振。

随同高祖作战的车骑将军灌婴，奋力厮杀，接连斩杀英布三员大将，与曹参兵合一处后，进击英布北翼，英布的上柱国和大司马之军被接连击败，汉军渐渐占据上风，乘胜又击溃叛军别将肥诛，俘虏一名左司马，斩杀十余名将校。

兵败如山倒，英布眼看大势已去，再无心恋战，率残部南撤，等渡过淮水时，身边只剩下一百余人。

英布起兵时气势如虎，谁知一战便溃不成军，只得仓皇往江南逃窜。

穷途末路的英布，此时想起了大舅哥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吴芮之女嫁给英布)，如今唯有指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了。

吴臣很快回信了，称自己愿意陪妹夫一起到南越避难。英布感激涕零，到底是姻亲靠得住。

但他万万没想到，吴臣落井下石，所谓的一起流亡南越，只是编织出的一个美丽谎言罢了。

对不住了，长沙国虽然弱小，但好歹有一方自己的天地，怎么能舍得放弃呢？怪只怪英布太天真了，在权力富贵面前，什么血缘亲情，统统薄如纸，根本靠不住。

可叹英布英勇一世，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政治头脑实在简单，傻乎乎地跟着吴臣一起前往番阳。

等走到兹乡(今江西鄱阳地区)，在一处民宅歇脚时，行迹败露的英布被当地百姓杀死，时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

平定英布之乱以后，高祖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荆王刘贾被杀后，由于没有后代，便改荆国为吴国，立侄儿刘濞(高祖二哥刘仲的儿子)为吴王。

自陈胜首倡反秦以来，群雄并起，为了追逐至尊宝座，英雄血流遍了郊野，一顶顶王冠落地，张耳、陈馀、田荣、魏豹、韩信、韩王信、

臧荼、卢绾、英布，这一个个曾裂土封疆、南面称孤的王者，最终都化为了云烟。谁都没想到，能够存活到最后的却是当初弱不起眼的吴芮子孙。

吴臣用英布的人头，向皇帝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同时，长沙国实在弱小，根本不足为虑，高祖也乐于保留这样一个政治点缀物，向天下昭示，韩信、彭越、英布被诛灭，是他们犯上作乱，自取灭亡，而非自己刻薄寡恩，不容功臣。

自燕王臧荼叛乱以来，历时七年的剪除异姓王之战，至此终于基本平息。

征战结束了，但高祖的人生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多年来，他四处征战，难有片刻歇鞍之时。如今，高祖已明显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了，此刻，他心中的一个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利用人生最后的时光，回到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去看看。

游子归乡

狐死首丘，代马依风。

世人无不留恋乡土，而楚人尤甚。项羽曾言，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不惜放弃关中，毅然东归。其实，高祖又何尝片刻放下过对故乡的思念!

人愈到暮年，思乡之心愈切。

在击溃英布之后，高祖决定顺道回沛县老家看看。他已经有预感，现在再不去，恐怕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决不能带着遗憾离开尘世。

高帝十二年冬十月，阔别故乡多年后，高祖回到了沛县。

故乡的一草一木，还是如此熟悉，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只是已物是人非。当年，他离开故乡时，前程茫茫，生死未卜；如今归来时，却已黄袍加身，威加海内。

人生得意，莫过于衣锦还乡，让乡邻们看看，那昔日备受奚落的刘季，如今已是大汉皇帝!

此刻本当豪情万丈、自信满满才是，但高祖总觉得有点高兴不起来，徜徉在心头的却是挥之不去的失落和伤感。

从现在起，在这短暂的时刻，朕再不是至高无上的大汉天子，只是一名离家多年的游子。这一刻，往日的恩怨统统化为乌有，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街坊邻居们凑到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熟悉的乡音，听起来是那样的悦耳和亲切!

沛宫内大摆宴席，酒香弥漫。高祖将手中的酒杯高高举起，劝大家不要拘束，尽管开怀畅饮，休管它今夕何夕，今宵不醉不归。

酒意浓，情更深。酒酣之际，高祖亲自击筑，高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英雄梦，帝王业，一切皆入杯中物，且随大风舞，揽月入我怀。在场的沛县儿郎们都被皇帝慷慨悲壮的歌声所感染，不由得一起合唱。

歌声苍凉悠远，高祖趁着酒意，随歌起舞，尽兴之时，却难禁莫名惆怅涌上心头，不觉泪流满面。

停下舞步，半依阶前。高祖面对着故乡父老，动情地说："游子无论走多远，但一颗心永远牵挂着故乡。朕现在虽身处关中，但心无时无刻不和乡亲在一起，梦中皆是故乡的山水。将来朕去世后，魂魄一定会回到沛县故地。当年，朕从沛县出发，兴义兵，诛灭暴秦，终得天下。在此，朕宣布沛县为朕的汤沐邑，免除父老徭役，世世代代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

此后数日，高祖与乡亲们在一起，醒又醉，醉复醒，大家聚在一起，追忆皇帝当年旧事，提到昔日趣事，不禁哈哈大笑。

和乡邻们在一起的那几天，是高祖多年来最为欢畅的日子。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十天就过去了。高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是时候离开故乡了。

欢聚意味着就要别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随行人员太过庞大，多待一天，就等于给乡亲们多增加一日负担。况且，朝堂上千头万绪的事，还要他去做决定。

沛县乡亲们都明白，皇帝此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全城的百姓倾城而出，至城西，为皇帝献上牛和酒，只想挽留高祖，让他再停留几日。高祖不忍拂逆大家的盛情，只好再次停下来，与乡亲们欢饮了三天。

当年雍齿据丰邑背叛，害得高祖差点无家可归。因此，丰邑是高祖心头的一个死结，多年后，依然无法释怀。

乡亲们趁着高祖喝酒高兴时，想替丰邑讨个恩典："幸蒙陛下垂怜，为沛县免除了徭役，只是丰邑尚未获准，还望陛下一并免除。"

高祖听后，有些不愉快，冷冷地说："丰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份情义我绝不会忘。只是丰邑百姓背叛我，追随雍齿，去帮助魏国，此恨实在难以忘怀，朕实难同意。"

不过最后，高祖经不住众人的苦苦央告哀求，还是同意免除了丰邑的徭役。

在依依不舍中，高祖辞别了故乡，踏上了返京之路。途中路过鲁地，他特意到孔子墓前用太牢祭祀。高祖生平不喜读书，厌恶儒生，但如今却以最高礼节向这位儒家先圣致敬，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还是要依靠读书人。

经过一个月的漫漫旅途，高祖终于返回长安。

车驾临近长安郊区时，一大群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们是京郊一带的百姓，在这里已经等候许久了，只待皇帝归来告御状。

状告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相国萧何。大伙儿围着御辇，七嘴八舌地控诉萧何，说他肆意压低价格，强买京郊周围数千户百姓的田宅，希望皇上为大家作主。

大家本以为高祖听后会勃然大怒，谁知他竟然哈哈一笑了之。

萧何是治国干才，是国之巨匠，环顾朝堂之上，萧何的地位无人可替。吕后之所以能够除掉韩信，也离不开萧何的出卖。事后，高祖拜萧何为相国，增食邑五百户，并特意给他增派了一支五百人的护卫队，以保证人身安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强化监控)。

萧何属于一心干事的人，对于权力的斗争并不热衷。一直以来，他的每一步升迁，都是皇帝自愿给予的，他自己从来不主动争取。

作为臣子，他勤勤恳恳，一心谋国，无暇顾及其他，很少刻意琢磨皇帝的心思。

早在高祖征讨陈豨期间，就不时地派人回来慰问萧何。朝臣们聚在相府恭贺萧何：你看看，皇帝多么重视相国，统兵在外作战，还惦记着您。

一来二去，便朝野皆知了。

就在此时，有位瓜农找上门来，求见萧何。此人名叫召平，并非一位普通的乡下人，在秦朝时，他身份显赫，封爵东陵侯，只是经过了秦汉交替，改朝换代后，沦落为平民，日子过得很清苦，只好在长安东郊开辟了一处菜圃，以种瓜为生。

召平的瓜个大味甜，很受欢迎，渐渐在十里八乡声名鹊起，形成了品牌效应，人们都称之为东陵瓜。

此次，召平上门，并非为了推销自己的瓜，而是另有目的。虽然已经彻底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但凭着当年的人生阅历，他敏锐地意识到萧相国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所以特意前来提醒一下。

“皇帝在外征战，亲冒矢石，整日风吹日晒，可谓艰辛无比。而相国您留守大后方，安然无恙，皇帝却还要派卫队保护您，并时不时派人慰问您，难道您就不感到有点奇怪吗？”召平问道。

经召平一提醒，萧何猛地有所醒悟，想起楚汉之争时，皇帝也是常常派人到后方慰问自己，为了避嫌，他还把家中子弟都送到前线去。可现在，总不能自己亲自到前线效力吧，遂赶紧向召平请教。

召平说："我担心相国大祸将至，淮阴侯韩信谋反之事刚平息，陛下现在远离京城，而相国您又位高权重，岂能不有所怀疑？如今抓紧补救，还来得及，您应该赶紧推辞封赏，并将家产捐助为军需之用，唯有如此，或许才能打消皇帝的猜忌。"

萧何听完，急忙连夜将皇帝的封赏及家产捐出来，送到前线去。高祖见状，自然很开心，遂放松了对萧何的警惕。

等这次英布叛乱、高祖出征期间，高祖又派了人来，询问相国最近过得怎么样，是否吃得香睡得安稳？

有了以往的经验，萧何再次将自己的家底全部搜出来，一起打包送到前线去。

堂堂帝国相国，没了家产，这日子怎么过？总不能像个叫花子一样吧？怎么办，只能从老百姓身上索取呗!

只是如此一来，皇帝安心了，民怨沸腾了，便出现了京郊拦驾告状一幕。

得知皇帝返京，萧何急忙去拜见。

君臣二人一见面，高祖便将百姓的揭发信扔给萧何，戏谑他说："没想到，现在连相国都开始打起百姓的主意了啊，这可是稀罕事哪!"

萧何一脸惶恐，连忙谢罪。

不过，高祖看上去却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只是揶揄萧何说："我可懒得理你这号破事，自己惹的祸，自己看着办，要请罪，还是亲自去向百姓们解释吧!"

这件事，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其实，这仅仅是表象，实际真相是，这是一场萧何自我抹黑的苦情戏罢了。

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捞点钱、占点田产算不了什么，反正整个天下皆是皇帝的产业。臣子捞再多，也只不过暂时寄放在他那里而已，想要索回，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让他在一夕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无能的臣子，皇帝当然不喜欢，但太能干，且道德上没有任何瑕疵的臣子，对皇帝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手中没有把柄，如何驾驭他？

长期以来，高祖多在外征战，关中的治理都靠萧何。萧何勤勤恳恳，一心为国为民，将关中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巨大的声望。

如此下去，百姓只知有相国，不知有皇帝，这还了得!

萧何之所以对百姓下手，也是亏了他手下一位门客提醒——

“您的功勋，在朝堂之上无人可比，现在已是位居相国，作为人臣，您已经到了极限，皇帝已经赏无可赏了，但您还如此为国勤勉做事，民望一日高过一日，要是您是皇帝，又该如何办？

“恐怕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灭您全族，永绝后患!

“如果您还想活命，就不能只顾做加法，现在是时候做减法了，赶紧用一切卑劣手段，与民争利，多买田产，捡起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设法把自己搞臭，只有这样，皇帝才会对您放心。”

果不其然，经过萧何这番“自黑”，高祖对他也就暂时放心了。

然而，萧何始终改不了为民谋利的本性。

没多久，他彻底惹恼了高祖。

原来长安一带地少人多，百姓的耕地实在有限，而供皇帝游猎用的上林苑圈了大片的土地，任其荒芜。

一边是老百姓无地可种，一边是空旷原野上长荒草，萧何觉得怪可惜的，趁着皇帝心情好，提议是否可以让百姓们到上林苑垦荒，秋收之际，粮食归百姓，留下的秸秆归鸟兽食用。

萧何本以为这是一桩一举两得的美事，谁知皇帝勃然大怒：“相国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开始打朕的上林苑的主意，定是背后偷偷收了奸商的好处。”

当下，命令将萧何交付廷尉，严刑审讯。

萧何下狱后，廷尉府犯难了。

这是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不敢有丝毫怠慢，但嫌犯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牵涉的罪名又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这可如何是好？

皇帝是一时怄气，还是背后别有深意，实在吃不准。皇帝和萧何可是从沛县一起出来的老兄弟，别因误解了皇帝的用意，就给自己挖个坑跳进去啊。

几天后，有位姓王的卫尉决定，到皇帝那里去探探口风。

“不知道相国犯了什么大错，陛下突然间将他关进大牢？”王卫尉小心翼翼地问道。

高祖愤愤地说：“我听说，始皇帝时期，李斯为丞相，有功归皇帝，有错揽到自己身上。他萧何倒好，收取奸商钱财，为他们说话，分明是拿了他人的好处，如今竟然打我的苑林的主意，自己捞了好名声，反而让我背上恶名，所以，我才把他铐起来治罪。”

王卫尉听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恼火的根本原因，是萧何太爱出风头了，便说：“为百姓谋利，本是宰相分内之事，陛下为何怀疑相国私收商人钱财呢？如果相国真的想为自己谋利，且不说与项羽征战的那几年，就是近几年，在陈豨、英布造反时，陛下亲自带兵在外平叛，相国留守关中，他只要动动手脚，恐怕函谷关以西，就不归陛下所有了。

“相国放着如此大好时机，不为自己攫取好处，现在却要贪图一些商人的财物，这实在说不通吧？至于说始皇帝与李斯的事，更不值得一驳。要是始皇帝知道自己的过错，会丢掉天下吗？一对亡国君臣，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高祖听后，感到心中很不痛快：说来说去，敢情还是我的错!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王卫尉说得对。

高祖的毛病不少，但他有个优点，就是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失。他当天就派人释放了萧何。

萧何平常为人谨慎细微，如今年事已高，经过这番牢狱之灾，备受摧残，已是心如死灰。

从牢里出来后，他第一时间到宫中谢恩。

高祖看见萧何光着脚丫子，颤颤巍巍入得宫来，远远地匍匐在地，向自己请罪，当下心中有些不忍，便略带歉意地说：“行了行了，相国赶紧起来吧，相国是为民请命，我却因为一时糊涂，而将你关了起来。算了，我就是桀、纣那样的浑蛋君王，相国老成谋国，是我大汉的贤相，我把你铐了起来，也让老百姓知道了我的过错。”

经过此事后，君臣二人总算相安无事了，但皇权和相权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因为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权力实在太大，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得不有所提防。在萧何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宰相和皇帝的权力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膨胀，而相权日渐削弱，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为止。

朝堂上的君相之争告一段落，但后宫的斗争却已是愈演愈烈。

鸿鹄悲歌

高祖年事已高，经过多年征战，早已疲惫不堪。征讨英布时，又中了流矢，再加上一路上车马颠簸，故而返回长安之后，高祖的病情日渐加重，时常进入半昏迷状态。

吕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到处为皇帝寻医问药，后来觅得一位名医，引荐给高祖。高祖强撑着病躯，问他自己病情如何。

医生查看了一番后，宽慰高祖说：“陛下尽管宽心，只须安心调养休息，相信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自己的病自个儿最清楚不过，高祖知道自己已是油尽灯枯，离大限不远了，医生的话，不过是宽慰人的应景之词罢了，便当即骂道：“我以一介布衣提三尺剑夺得天下，大丈夫在世，生死有命，现在就算是扁鹊再世，对我的病情也会束手无策，何况像你这样的无名庸医!”遂让人赏赐医生五十金，当即打发出宫。此后，高祖就拒绝治疗。

高祖的一生，数次死里逃生，早已淡看生死。对于死，他并不怕。对于一个从尸山血海中爬过来的人来说，死亡不过寻常事，相对于生死，他更担心身后之事。

高祖知道，自己一手创建的大汉王朝，其实现在依然很虚弱，想要

让它稳固强盛，道路还很漫长。

假若上天再给自己几年时光，让自己能够亲眼一睹帝国走出战争废墟、给后世子孙留下一副海晏河清的盛世景象，该多好!

可惜天不假年，如今他不得不带着遗恨抛下亲手打下的河山，然而，未来的帝国会怎么样？高祖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疑虑。

究其原因，是他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放心撒手而去的继承人。高祖目睹了曾经无比强大的大秦帝国的崩溃，秦，之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还不是因为始皇帝骤然谢世，没有选对一个优秀的继任者吗？

对于太子刘盈，高祖颇有些恨铁不成钢。这孩子实在太过文弱，身上哪有半点自己的影子？想我刘邦英雄一世，诛暴秦，灭项羽，削列王，没想到临了，竟然生下这么一个窝囊不成器的儿子!将朕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交到他手中，怎么让人放心？

如今的大汉表面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元老重臣手握大权，他能应付得过来吗？

地方异姓王虽然已被铲除，但在民间，肯定还潜伏着不少不甘心失败之人，谁能保证这些漏网之鱼不会起来闹事？

朝堂上衮衮诸公，哪个不是满腹权谋，身经百战，以刘盈的性子，如何驾驭得住？

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虽然年纪尚幼，但小小年纪，言谈举止之间倒隐隐透露着一股英气，与文弱不堪的刘盈形成了鲜明对比。高祖越看越觉得，小如意颇有自己的神韵。

于是，他就动了废黜刘盈、改立刘如意为太子的念头。

不料，他刚一提出这个提议，就被周昌这头犟驴顶了回来!

面对朝堂上反对的声浪，高祖感到很泄气。失望之下，他干脆躲在宫中养病，拒绝见任何人。

大臣们见不到皇帝，急得团团转，周勃、灌婴等人想进宫觐见，都被拦在了宫门口。

朝堂上的大事都要皇帝定夺，但高祖使性子，拒绝露面，想用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迫使大臣们改变态度。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过十几日。

舞阳侯樊哙是个急性子，实在按捺不住了，径自闯入宫去。群臣见状，也一并尾随，鱼贯而入，来到皇帝寝宫。

偌大的寝宫空空荡荡，一片寂寥。樊哙看见高祖一人独卧，头枕在一名宦官腿上假寐。

数日没见，没想到皇帝竟然颓废如斯。樊哙看在眼里，不由得鼻子一酸，流下泪来，冲着高祖说道："回想当年，陛下与臣等一起起事，纵横天下，是何等英武雄壮!没料到如今天下初定，陛下却已如此颓唐，群臣得知陛下病重，却又难见天颜，无不心急如焚。朝堂上国事积累如山，陛下却忍心拒见臣等，难道就让这个宦官陪你到死吗？赵高篡权的前车之鉴不远，陛下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

樊哙的一顿抢白，让高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苦笑一声，起身，强拖着病体，重新理政。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英布叛乱。

高祖一身疲惫，实在不想拖着病体去征战了。便打算让太子刘盈代替自己去平叛。

高祖觉得，是时候让儿子去亲身经历一下征战，唯有上过战场，目睹战争的残酷，去掉文弱的习气，人才能变得成熟起来。

但是，由于废立之争，凡是事关太子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格外敏感。太子刘盈的位子是否坐得稳，已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命运前途，更代表着许多人的利益，尤其是吕后和她的家人，吕后将吕氏未来富贵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太子身上。

自高祖动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后，吕后每日都心惊胆战，生怕高祖一朝强行废掉太子。有人给她出主意："放眼朝中大臣，要论皇帝最信任之人，非留侯莫属，况且留侯一贯足智多谋，何不让他出马劝劝皇帝？"

张良已闭门谢客多年，早已不问政事，想要请动他，恐怕不易。不

过，为了儿子，吕后可以不择手段。她让二哥建成侯吕释之跑到张良府上，威逼说："如今陛下打算换掉太子，先生作为皇帝重要的谋臣，发生如此大事，怎能装聋作哑，在家躺着睡大觉，不闻不问呢？"

面对气势汹汹的吕释之，张良面露难色，回答道："当年情形危急，皇帝身处险境，才听取了我的一些意见，如今天下已定，我的话皇帝未必听得进去。况且废立太子，完全是出自皇帝的个人偏爱，无论换哪个，都是皇帝的亲生骨肉，我只不过是个外人罢了。别说是我去劝谏，就是像我这样的百人集体上书反对，皇帝也未必听得进去啊!"

吕释之不相信以张良的聪慧还拿不出个法子来，他这是为了明哲保身在耍滑头(其实，是张良不想蹚这趟浑水)，便耍横说："那不行，先生务必给我支个招儿!"

张良看出来了，要是不出个主意，吕释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便只好说："秦时，有四个大贤之士，分别名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皇帝也久闻他们的贤名，对他们非常仰慕敬重，在大汉建立之初，就曾派人去邀请他们出山，希望他们出来为朝廷效力。只是这四人如今年事已高，加上因皇帝傲慢待士，动辄谩骂儒生，所以这四人效法伯夷叔齐，不肯向大汉称臣，特意跑到商山隐居起来，世称商山四皓。如果您能设法让他们出来辅佐太子，必然会加重太子在陛下心中的分量，但去邀请时，一定要做到态度谦和，礼数周到。"

吕释之回去后将张良的意见转述给了吕后，吕后立刻派人备足了厚礼，带上以太子刘盈的名义书写的邀请信，信中的言辞非常恳切、谦恭。不知是张良在背后运作，还是被太子诚意打动，总之，这四位世外高人答应出山了。

商山四皓被吕释之用舒适的车马迎到长安后，先接到了自己府上。但见四位老先生须发皓白，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看看都已相当高寿，不过精神矍铄，远远望去，犹如仙人临凡一般。

吕释之自然不敢怠慢，每日殷勤伺候，唯恐有所疏漏。后又将他们引荐给了刘盈，让他们成为了太子的座上宾。

如今，高祖要让刘盈出征，自家外甥的性子，吕释之再了解不过，这无疑是赶羊驱虎，凶多吉少，便让商山四皓拿个主意出来。

四人回答说："让太子去征讨英布，就算赢得战争，建立大功，对太子也没多大帮助，因为太子已经是储君，地位无法再上升；但要是太子兵败，肯定会成为他人的把柄，降低太子的威望，招来灾祸。

"如今之计，是赶紧让皇后到陛下面前哭诉，就说英布的勇武名扬天下，且善于作战，肯定很难对付，况且此去征战的我方将领，多是跟随陛下一起出生入死的悍将，让太子指挥他们，无疑是让羊去驱使狼，必然难以驾驭，根本使唤不动。

"陛下虽然病重，但为了妻儿的安危，也只能勉为其难了。只要陛下能够临阵，哪怕是躺在车上指挥，将士们焉能不用命!"

吕释之讨得主意后，立刻连夜进宫，求见吕后，转达了商山四皓的意见。为了儿子，吕后顾不了太多，设法去求见了皇帝，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并将四位老先生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高祖。

高祖听后，既感到沮丧，又感到气恼，只恨儿子不中用，自己疾病缠身还要带病上阵，只好无奈又赌气地说："我本来就没指望这臭小子，看来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平定英布回来后，高祖又故事重提，决心在自己闭眼之前，完成太子的废立。

朝堂上，大臣们风闻这一消息后，立刻再次掀起反对废立太子的声浪。最后，连躲在府里修道的张良都坐不住了，跑出来多次劝谏，但依然没法说服皇帝。

不过，让高祖有点意外的是，这次群臣中，反对态度最激烈的是叔孙通。自未央宫礼仪大典之后，叔孙通基本将弟子们推向前台，而自己退居幕后，安心做了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只不过是一个名誉闲差，平常很少参与朝政。

由于以前屡次变更门庭，叔孙通给人的印象很差，许多人觉得他就是个没有是非观念的老滑头而已。

但这一次，叔孙通一反常态，言辞非常坚决，他向高祖历数历史上因废立太子引起国家动荡乃至亡国的先例，比如晋献公废黜太子，造成晋国几十年内乱；始皇帝迟迟不定扶苏为太子，使赵高钻了空子，最后

让胡亥做了皇帝，导致大秦覆灭。

“况且，皇后与陛下是贫贱夫妻，多年来患难与共，太子仁孝，没有大过失，怎么能轻率背弃皇后，废长立幼呢？如果陛下执意这样做，请先杀了我，我愿将一腔热血洒在陛下面前!”

高祖没想到叔孙通竟然为了太子，不惜摆出豁出老命的架势，顿时感到好气又好笑，只好哄他说：“我就是开个玩笑罢了，看把你急的!”

叔孙通却没笑，一脸严肃地说：“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拿来开玩笑!”

高祖实在没脾气了，只好答应他，不再提废长立幼的事了。

然而，高祖并不死心。

高祖已经领教了吕后的手腕和心狠手辣，明白一旦自己撒手人寰，戚夫人母子断无生路。他知道，自己现在在跟死神赛跑，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将刘如意立为太子。

戚夫人和吕后，这对女人为了各自的儿子，两人之间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双方都知道，皇帝时日不多了，现在必须分出个你死我活。戚夫人围着高祖，没日没夜地哭泣个不停，让皇帝早下决断，救救她们母子。

看着心爱的女人哭得梨花带雨，高祖既心疼不已，又深感无力。

吕后也没闲着，加紧联络朝臣，壮大吕氏外戚的力量。

对于吕后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高祖非常反感，也曾敲打过她。樊哙娶了吕后妹妹吕媭，当然很自然被划入了吕氏外戚力量。

在征讨卢绾时，高祖本来派樊哙率兵前往。但大军出发不久，就有人告发樊哙与吕后勾结在了一起，只等皇帝一死，就要危害赵王刘如意。

高祖一听，顿时非常恼火：我还没死，你们就开始谋划害我儿子，这还了得？立刻命令陈平与周勃同车快速前往军中，要求他们一到军中，就立刻处死樊哙，由周勃代替主将的位置。

陈平比较机智，觉得目前政局比较微妙，皇帝病重，龙驭上宾是早晚的事，万一现在杀了樊哙，皇帝死后，要怎么跟吕后交代？

陈平在和周勃商量后，干脆做了一下变通，将樊哙打入囚笼，押送回长安，要杀要剐，还是让皇帝亲手去做，免得事后皇后赖到他们头上。

然而，陈平押着樊哙，一路向长安前进，还没到目的地，就传来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高祖是带着绝望离开人间的，他终究没有达成废长立幼的目标。

彻底压垮高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场宴会。

那是高祖生平最后一次宴会，太子刘盈也出席了这场酒宴。宴席间，儿子身后陪侍的四个老头，引起了高祖的注意。

这四位一个个浑身上下一团雪白：白头发、白眉毛、白胡须、白袍子，看年纪至少都在八十开外。

高祖看着眼生，儿子这是从哪里收集了四个老古董？便向他们询问姓名。

四个老头一一报出自家姓名——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

高祖一听，吃了一惊：“难道是传说中的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吗？我三番五次地邀请您几位，你们都不肯出来露面，为何现在和我儿子搅和到一起了？”

四人回答道：“陛下素来看不起士人，还爱骂人，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实在不想受人羞辱，只好避而不见。现如今，听说太子仁孝，又敬重士人，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效力，就算去死，也在所不辞，所以，我们也愿意出来辅助太子。”

高祖听后，讪讪一笑说：“那就有劳各位多多指教一下太子!”

四位老头给高祖敬酒后，便缓缓离去。高祖看着四人远去的背影，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这四个老鬼，说什么因儿子仁孝出来辅佐，这都是糊弄鬼的屁话，背后肯定是吕后捣的鬼，看来她不但已经掌控了朝中大臣，连这些民间意见领袖都已收买了，想要废黜刘盈太子之位，已几无可能了。

于是，高祖唤出了躲在屏后的戚夫人，无奈地说：“太子羽翼已丰满，恐怕再也动不了了。”

戚夫人在绝望之下，号啕大哭。

高祖说：“事已至此，哭也没有用了，不如你给我跳一段家乡的楚舞吧，我给你伴唱。”

戚夫人只好强忍悲痛，在堂上婆娑起舞，高祖亲自击筑，趁着酒意高歌：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安所施？

一曲舞毕，戚夫人早已泣不成声。高祖知道，此时说再多的宽慰之词都已经没有用了，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世间有些事，就算是天子也无力改变，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命数吧。

曲已尽，酒已残，人亦终究各自离散。

既然吕氏的崛起，已经无法阻止，那么就做点最后的努力吧。高祖始终放心不下如意，便让年仅十岁的小儿子赴赵国就国。

但愿如意离开长安这个权力斗争的旋涡后，能在生性耿直的赵国国相周昌的呵护下，逃过吕后的魔爪吧。

最后，高祖召集群臣，对身后事做出交代。

高祖命现场杀死一匹白马，君臣共同歃血为盟，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要是自己活着，哪怕是仅存一口气，高祖也不能容忍有人谋反，必将亲自征讨。但身后事，他管不着了，只能寄希望于神圣的盟誓，用这种方式约束那些明里暗里的心怀野心之人，使他们不得觊觎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

其实，高祖最担心的不是他人，而是吕氏外戚。吕后现在的权力日渐稳固，已无法扳倒了，只能寄希望于誓言震慑住他们，让他们不要危害自己的子孙。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盟约这东西，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或许，高祖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吕后上门来了，她望着眼前这个垂死的男人，内心很复杂：当年父亲一念之间，将自己嫁给他，此后自己的一生荣辱悲欢都与他联系到一起。

爱过他，也恨过他，但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身在帝王家，没有任何儿女私情可言，一切都是为了权力。皇帝和皇后注定比不得寻常百姓夫妻，在高祖弥留之际，二人对望，既没有殷殷惜别，也没有家长里短。

二人的谈话没有丝毫的温情，语气也是冷冰冰的，而谈话的重点只有一个：高祖去世后，未来的权力格局如何安排。

“陛下百年之后，萧何相国也时日无多，陛下认为相国一职由谁来接替比较合适？”

“曹参可以接任。”

“那么曹参之后呢？”

“王陵可以接班，只是他性子太耿直，陈平可以在一旁给他搭把手。至于陈平嘛，智谋有余，果断不足，难以独自挑起重任。另外，周勃此人虽然话不多，但为人敦厚，将来国家有难，能够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他，太尉一职就让他担任。”

“那么，以后呢？”吕后继续问道。

曹参、陈平、王陵、周勃这些人都是跟高祖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年事都已很高了，而且大多久经征战，身体不太好，吕后觉得他们都维持不了多久。

高祖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

此后没多久，高祖驾崩于长乐宫，时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高祖享年六十二岁。

三天后，即四月二十八日，朝廷向天下人宣布了高祖驾崩的丧讯。五月十七日，葬于长陵，尊庙号太祖，上谥号高皇帝。

高祖出生时，正值战国末期，天下纷争，战乱不休；他去世时，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

高祖起于市井，为人无行，颇有无赖状，然嬉笑怒骂皆出自性情，最终位至九五之尊，依然不改本性，卓荦不羁，洒脱自在，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言谈举止从不做任何雕饰。

他来到人间大闹一场，然后欢腾而去。

他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王朝，四百年的大汉帝国自此犹如红日东升，冉冉升起于神州大地。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